



四川大學古籍整理研究所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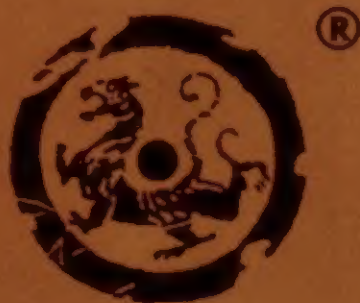
儒藏

史部 第八十二冊

四川大學出版社



B222
30
(82)



儒藏

B222
30
(82)

四川大學古籍整理研究所 編

儒藏·史部

儒林年

譜

第三十二冊

四川大學出版社 二〇〇七年

國家「211工程」重點學科建設項目

國家「985工程」創新基地規劃項目

中國孔子基金會重大項目

目錄

顏習齋先生年譜	清·李塋 編撰	王源 修訂	一
閻潛丘先生年譜	清·張穆 編撰	二三九
萬季野先生繫年要錄	王煥鑣 編撰	五〇一
張文貞公年譜	清·丁傳靖 編撰	五一九
文貞公年譜	清·李清植 編撰	五六九
南昀老人自訂年譜	清·彭定求 自編	彭祖賢 重編	八四三



儒藏

目錄

顏習齋先生年譜

清·李 塏 編撰

清·王 源 修訂

楊世文 校點

郭 齊 一審

周 斌 二審

劉 琳 三審

清康熙四十六年刻本

《顏習齋先生年譜》二卷，清李塉編撰，王源修訂。清康熙四十六年刻本。

顏元（一六三五—一七〇四），字易直，又字渾然，號習齋，直隸博野（今屬河北）人。清初思想家、教育家。青年時曾從事「耕田灌園」，晚年主講肥鄉漳南書院。在學術上主張恢復孔子「禮、樂、射、御、書、數」六藝的實學，強調「習行」、「習動」，反對讀死書的學風。對宋儒「讀書靜坐」和空談「心性命理」之學予以猛烈抨擊。經濟上主張「以七字富天下：墾荒、均田、興水利」。嚮往「天地間田宜天地間人共用之」的土地制度。軍事上主張「以六字強天下：人皆兵、官皆將」。政治上主張「以九字安天下：舉人才、正大經、興禮樂」。著作有《四書正誤》、《四存篇》、《習齋記餘》等。近人編入《顏李遺書》。

李塉（一六五九—一七三三），字剛主，號恕谷。保定蠡縣（今屬河北）人。康熙間舉人。少時曾遊學南北，從學於顏元，發揮顏元學說，世稱「顏李學派」。著有《周易傳注》、《恕谷文集》等。王源（一六四八—一七一〇），字昆繩，一字或庵，直隸大興（今屬北京）人。少有節概，喜言兵。晚歲偕李塉往師顏元。著有《易傳》、《兵論》、《或庵文集》等。

是譜三十歲前為李塉據顏元戊辰自譜及素所見聞者為之，以後則據顏元日記。顏元為學極重躬行，立日記記錄功過，平生所記達七十餘帙。此譜據以載其嘉言懿行以及省躬、改過、遷善、為學、著述、交遊等甚詳。功過並錄，不為粉飾。顏元交遊論定者則各附小傳。編成之後，王源又加修訂。是譜對研究顏元學術思想及生平事蹟價值極高。

顏習齋先生年譜序

源于癸未价李子剛主執贄于先生。越歲先生死。時源在關中。既反。剛主以所輯先生年譜使源訂。源爲稍易體例。芟繁。間有所補益。既成。爲之序曰。孔孟以前。無所謂儒者。儒卽君若臣。功卽德。治卽教。孔孟窮而在下。始以儒名。然德卽功。教卽治。視二帝三王。益舉伊傅周呂。寧有殊哉。先生嘗謂孔子不得已而周流。大不得已而刪訂。蓋著書立說。乃聖賢之大不得已。奈何以章句爲儒。舉聖人經天緯地。盡性贊化之能。一歸于章句。而徒以讀書纂注爲功乎。噫。此聖人之澤。所以不被于天下者。二千年于茲也。先生崛起無師受。確有見于後儒之高談性命爲叅雜二氏而



亂孔孟之真。確有見于先王、先聖學教之成法、非靜坐讀書之空腐。確有見于後世之亂、皆由儒術之失其傳、而一復周孔之舊、無不可復斯民于三代。于是砥行礪德、一以禮樂爲準、射御書數並成其能。毅然謂聖人述可學、而終身矻矻于困知勉行、無一言一事之自欺自恕、慨然任天下之重、而以弘濟蒼生爲心。於戲、先生年譜具在、可考而知也。譜自三十歲以前、剛主據先生戊辰自譜及夙所見聞者爲之、以後則據日記。後之學者苟能以先生之學爲學、絕去空虛文字之習、合體用、經權、文武爲明親一致之功、何德不可就、何治不可興、何亂不可除、而三代之盛、何不可以再見乎。源與剛主及及門弟子共勉之、且願與天

下後世之有志斯道斯民者共勉之矣。

吉

康熙四十六年丁亥季秋大興門人王源頓首拜撰。



儒藏

顏習齋先生年譜 序

顏習齋先生傳

顏習齋先生名元，字渾然，博野人。父杲，爲蠡縣朱翁義子，遂姓朱，爲蠡人。先生孕十四月而生。生之日，人望見其居上有氣如麟，忽如鳳，皆驚異。既生，啼甚壯，有文在手曰生，古曰中，足紋蟬翅甚密。時崇禎八年乙亥三月也。戊寅，歲內兵，先生父被掠去遼東。甲申，鼎革，癸巳，爲庠生，名朱那良。先生幼穎異，讀書二三過輒不忘。學神仙導引，取妻不近。既而知其妄，乃益折節讀書。朱翁以訟遁，先生被繫而文日進，塾師異之，歎曰：「此子患難不能動，豈可量乎？」年二十餘，尊陸王學。未幾，歸程朱。初，先生父被掠去，久之無音問，母亦他適。先生時思父涕泣，而事朱翁嫗至孝。初不知



父非朱氏子也。翁納妾生子晃、稍疏先生、後更讒害謀殺之。先生孝愈篤、姐卒、泣血數日、毀幾殆。朱氏一老翁憐之、私謂曰、若遇哀徒死耳。若祖母從來不孕、安有若父。若父異姓乞養者耳。先生大驚、訪之信。及翁卒、乃歸顏。自宋周濂溪得陳搏、僧壽涯傳、以魏伯陽水火匡廓、三五至精爲太極圖、言性與天道主靜、立儒宗。程朱因之、謂之道學、以爲遠述孔孟、高山漢唐諸儒上、實雜佛老、非孔孟之真。故秦漢以來二千年、天下不得儒者之用、並佛老爲三教、而世運以雄俠爲興衰。先生初奉程朱甚謹、後以居姐喪、覺家禮有違性情者、較以古禮非是、因悟堯舜之道在六府三事。周公教士以三物、孔子以四教。靜坐、禪也。讀書講注、

空言也。于是著存性、存學、存治、存人四編以立教、名其齋曰習齋。帥門弟子力行孝弟、存忠信、且習禮、習樂、習射、習書數、究兵農水火。堂上琴、箏、弓、矢、籌、算、森列。嘗曰：必有事焉、學之要也。心有事則存、身有事則修、家之齊、國之治皆有事也。無事則道與治俱廢。故正德、利用、厚生曰事。不見諸事、非德、非用、非生也。德、行、藝曰物。不徵諸物、非德、非行、非藝也。乾坤之甌、莫甚于釋老之空無。宋儒之主靜。故先生之學、以事物爲歸。而生平未嘗以空言立教。孫徵君奇逢、容城人。時講學河北。先生與之書曰：宋儒言氣質不及孟子言性善。將作聖之體。雜以習染。而謂之有惡。失踐形盡性之旨矣。周公以三物教萬民。而賓與之。孔門身通六



藝者七十二人、一如唐虞之盛。乃陰陽之秘寄于易、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近世言學者、心性外無餘理、靜敬外無餘功、與周孔若不相似。然卽有談經濟者、亦不過空文著述。元不自揣、撰有存性存學二編、欲得先生一誨正之、以輓士習、而復孔門之舊。顧今天下以朱陸兩門互競、先生合而同之、意甚盛。然元竊以爲朱陸卽獨行于天下、或合一同行于天下、而終此乾坤、亦只爲兩宋之世、終此儒運、亦只爲空言著書之學、豈不可爲聖道生民長太息乎。先生將何以處此也。又與太倉陸世儀書曰、漢唐訓詁、魏晉清談、虛浮日盛、而堯舜周孔之學所以實立天地、育萬物者、不見于天下、以致佛老猖熾、大道淪亡。宋儒之興善矣、

乃修輯注解、猶訓詁也。高坐講論、猶清談也。甚至謂孝弟忠信不可教、氣質本有惡、與老氏以禮義爲忠信之薄、佛氏以耳目口鼻爲六賊者、相去幾何也。元爲此懼、著存性編、謂理氣皆天、氣質雖殊、無惡也。惡也者、蔽也、習也。纖微之惡、皆自玷其體、神聖之極、皆自踐其形也。著存學編、明堯舜周孔三事、六府六德六行六藝之道。道不在章句、學不在誦讀。期如孔門博文約禮、實學、實習、實用之天下。乃二千年來無人道、而元獨爲之惴惴焉。恐涉偏私、毀謗前賢以自是。頃聞先生先得我心、喜而不寐、故奉書左右、祈一示宗旨、使聾瞽得所尊奉、爲依歸、斯道幸甚。世儀號梓亭、隱居不仕、著思辨錄、學教以六藝爲本、言性善卽在氣。



質與先生所見畧同云。先生既歸宗、欲尋親、時方亂、且嗣未立、久之、乃如關東、誓不得親不反。既而果得其踪于瀋陽、歿矣。一女適人、尋其墓、哭奠如初喪禮、招魂題主、奉而歸、遂弃諸生、終三年喪。自是用世之志愈微、曰、蒼生休戚、聖道晦明、責實在予、予敢偷安自私乎。遂南游中州、張醫卜肆于開封、以閩人所遇甚衆、倡實學、明辯婉引、人多歸之。然執宋儒之見者比比、未能化也。商水李子青大俠也、館先生、見先生攜短刀、目曰、君善是耶。先生謝不敏。子青曰、拳法諸技、本君欲習、此先習拳。時月下飲酣、子青解木演諸家拳數路、先生笑曰、如是可與君一試。乃折竹爲刀、舞相擊、數合、中子青腕。子青大驚、擲竹拜伏地曰、吾謂君

學者聞技至此乎。遂淡相結、使其三子拜、從游。又于開封市上見一少年甚偉、問其姓字、沽酒與飲、叩其志不凡、半醉起舞、爲之歌曰、八月秋風凋白楊、蘆荻蕭蕭天雨霜、有客有客夜徬徨。徬徨良久、鶴鶴舞、雙眸炯炯空千古。紛紛世儒何足數、直呼小兒楊德祖。尊中有酒盤有餐、倚劍還歌行路難。美人家在青雲端、何以贈之雙琅玕。少年朱越千也。蓋先生自幼學兵法、技擊、馳射、陰陽、象緯、無不精、遇豪杰、無貴賤、莫不接交之。而其論治、則以不法三代爲苟道、舉井田、封建、學校、鄉舉里選諸法、作王道論、後更名存治編。又著會典大政記、曰、如有用我、舉而錯之耳。乃隱居數十年、不見用于世。且老、令長及大吏數表其門、或造廬



儒藏

顏習齋先生年譜 傳

而請有勸之仕者笑不答也。肥鄉有漳南書院。邑人郝文燦修之。請先生往設教。辭。三聘始往。爲立規制甚宏。中日習講堂。東一齋曰文事。課禮樂書數天文地理等科。西一齋曰武備。課黃帝太公孫吳諸子兵機攻守營陣水陸諸戰法射御技擊等科。東二齋曰經史。課十三經歷代史制誥章奏詩文等科。西二齋曰藝能。課水學火學工學象數等科。門內直東曰理學齋。西曰帖括齋。皆北向。凡習程朱陸王及制舉業者居之。欲羅而致之。以引進之也。北空二齋。左接賓。右宿來學。門外左六房設客榻。右六厦容車騎。東更衣亭。西射圃堂。東北隅庖廚倉庫。西北積薪。立學規甚備。從游者數十人。遠近翕然。乃先生至。卽雨。經月不已。

日益甚。書院臨漳，漳水盛溢，瀰漫七八十里，人跡絕，垣圯，堂舍悉沒。先生歎曰：此天意也。乃辭歸。文燦與門人不能留，俱痛哭送之。于是先生之教亦不能大行焉。先是，自孫徵君外，先生自謂父事者五人：曰刁文孝，名包，字蒙古，祁州人，崇禎舉人；高隱，字明性，字羽叔，高邑人，高隱；諡曰文孝先生；曰李孝愨，名明性，字羽叔，高邑人，高隱；諡曰李孝愨先生；曰張公儀，名來鳳，寧晉人，曰石卿，名義，字清苑人，為難光；曰張公儀，名來鳳，寧晉人，曰王五公，名餘佑，字介祺，新城人，隱；而朝夕共學者曰王養粹，字法乾，人。其後諸君子相繼歿，養粹亦亡。先生泣然曰：吾無與為善矣。天乎！其終棄予也乎！然進修益刻厲不懈。年七十，寢疾七日而卒。卒之時，謂門弟子曰：天下事尚可為，若等當積學待用。言罷而逝。先生生平不欺暗室，年



儒藏

顏習齋先生年譜 傳

三十、與王養粹共爲日記、凡言行善否、意念之欺歎、遂時自勘注之。嘗暮行委巷中、背癢欲搔、旋自省曰、昏巷無人、容貌不莊、何以服鬼神。又嘗曰、吾尊孔學而抑程朱、苟一事自欺、何以逃程朱之鬼責。故勇于改過、以聖人必可學、勤必遵古禮、老而彌篤、鄉里有聖人之目。乃遭人倫之變、艱危貧阨終身。一子殤、遂無子、以族孫爲之後、而傳其學者、李孝慈先生之子塋一人而已。

王源曰、孔孟不得志、天下變爲秦。王道熄、而天下無復能平矣、非明行其道之無人哉。宋儒自謂能明能行、而道其所道、愈失其真。先生起而辨正之、躬行以實之、古今剝復之分、不在是歟。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而堯舜君民之業

終不獲親見于其身亦可惜矣。

凡例

一、顏先生年譜。甲辰三月以前本之先生追錄稿及堦所傳聞以後皆採先生日記。然日記共七十餘帙。嘉言卓行不可勝收。又堦守先生省減讀覽之戒。每歲日記不下七八十葉。堦修年譜起乙酉六月二十有五日訖八月十有二日。除應他事外。一日務完一歲。則其涉獵而錄出者畧亦甚矣。故每言如有再爲修譜者。將其日記節錄。尚可得五六編。編各不同。皆可傳世。亦一快也。

二、二帝三王之道。至孔子而集其成。然秦火以後。興衰劃然一分。漢唐之士抱殘守缺。宋明之士僞襲僭篡。而聖道幾委于地矣。先生崛起而羣陸緒。全體大用。煥然重



明、天心世道、所關非輕、有志者詳諦之、可以興矣。

一、孔子不可得而見矣。然子以爲孔子生知安行、如魯論鄉黨所載、人或尚疑高遠、以爲非中材可以步趨。先生年譜日日改過、時時省躬、雖愚柔觀之、亦不可托言自諉也。誠爲後人作聖模範。且講道透快、剖陳世故、剴切修己治人之方、皆具于是。

一、先生平居教學、每歎先儒伐異黨同、虛學欺世。一次河北諸儒爲孫徵君祝壽、王五公先生代先生作一詩。後先生以書規曰、祝徵君鄙意也、但某不知而代爲吟咏、則非立誠之道矣。其嚴如此。故今譜先生功過並錄、一字不爲鑊飾、以守先生之教也。王崑繩規我曰、詞慙非



述尊者體、可易而婉之。予曰、謹受教。然終無曲隱者。
一、先生交游論定者各附小傳。或謂先生年譜不宜傳他人、然先生會友輔仁之學、見于是焉、故寧贅勿削。
二、是編成、王子崑繩訂之、實裨不逮。然終愧識淺學薄、不足寫狀先生、或再有賜訂者、萬乞無吝金玉。

丁亥七月、李塉識。

習齋先生年譜卷上

門人 李塉纂

王源訂

明崇禎八年乙亥三月十一日卯時先生生。

先生姓顏、諱元、字渾然、號習齋。父諱景、博野縣北楊村人、蠡縣劉村朱翁九祚養爲子、遂姓朱、爲蠡人。妻王氏、孕先生十有四月、鄉人望其宅有氣如麟、忽如鳳、遂產先生、啼聲甚高。七日能翻身、適園甃井、因乳名曰園兒。數月後、母瘡損一乳、乳缺、朱媼抱乞孀隣媼不得、則與朱翁嚼棗肉、胡麻薄餅交哺之。先生頂圓、後一凹、髮少年甚長、晚歲尺許。面方腴、少紅白色、晚蒼赤隱白。





顙微時準方正而鉅孔有豪。睛黑白分中年病目上翳、左目遂眇、然卒視之若目睛如故者。左眉下瘡痕如橫小棗核、眉晚出毫三五耳有輪郭珠垂。額豐博、橫有紋。天庭一凹大指頂。口方正有髭、豐下、鬚約四寸左右、髯五六株。兩輔各一志、生毫二寸餘。身五尺、胖白。手紋生字、掌紅潤、舌有文曰中、足蟬翅文甚密、其言中行潔之象乎。朱翁號盛軒、有才智。少爲吏、得上官意。滄桑變、偕衆守蠡城及劉村有功。妻劉氏無出。父杲、形貌豐厚、性朴誠、膂力過人、愛與人較跌、善植樹。

丙子二歲。

丁丑三歲。

戊寅四歲。

冬、畿內警、兵至蠡。先生父不安于朱、遂隨太闕東、時年二十有二、自此音耗絕。

己卯五歲。

朱翁爲兵備道稟事官、移居入蠡城。

庚辰六歲。

崇禎十三年、歲凶、人相食。朱翁納側室楊氏。

辛巳七歲。

朱翁爲先生訂張氏女爲室。女長先生一歲、博野王家莊李芳潤女、因亂棄野、蠡人張弘文收爲女。至是弘文爲道標巡捕官、故聯姻。

壬午八歲。

就外傳吳洞雲學。洞雲名持明、能騎射、劍戟。慨明季國事日靡、潛心百戰神機、參以己意、條類攻戰守事宜二帙、時不能用、以醫隱。又長術數、多奇中。蓋先生之學、自蒙養時卽不同也。

癸未九歲。

朱翁時以錢給先生、令買餅餌、先生俱易筆。

甲申十歲。

三月、賊李自成陷京師、烈皇帝殉社稷。五月、

大清兵入、是爲順治元年。先生嘗言、曾戴藍絨晉巾二頂、明之服色也。



乙酉十一歲。

始學時文。朱翁側室楊氏生子晃。

丙戌十二歲。

吳師洞雲納婢生子，妻棄之櫪下，先生連血胞抱至家，告朱媼劉乳之。吳妻怒，捶其婢，婢逃，復道之朱家，匿之。乃緩頰洞雲夫妻，卒還養子，遂成立。然終以吳妻怨怒，不得從吳遊矣。母王氏改適。

丁亥十三歲。

蠡生員蔣爾恂，明戶部主事蔣範化子也，以衆入城，殺知縣孔養秀，稱大明中興元年。朱翁挾先生辟之博野。爾恂東畧河間，衆敗遁去，乃還里。從庠生賈金玉學。

戊子十四歲。

看寇氏丹法、遂學運氣術。見斥奸書、知魏闖之禍、忿然累日夜、恨不手刃之。

己丑、十五歲。

娶妻不近、學仙也。

庚寅十六歲。

知仙不可學、乃諧琴瑟、遂耽內。又有比匪之傷、習染輕薄。朱翁爲先生謀、賄入庠、先生哭不食、曰、寧爲真白丁、不作假秀才。乃止。縣試策問、弭盜安民、先生對畧曰、淫邪、情肆、身之盜也。近官百骸、身之民也。弭之者在心。君心主靜正、則淫邪、情肆不侵、而四體自康和矣。亂臣



儒藏

賊子、國之盜也。士農工賈、國之民也。弭之者在皇極。皇建其極、則亂賊靖息、而兩間熙皞矣。縣幕客孫明明太奇之。試四書文亦異、迎見如上賓、騎遇輒下。朱媼之母王氏患瘡、先生日爲拭血穢不倦。後卒、祭其墓者二十年。

辛卯十七歲。

浮薄酣歌如故。冬、會友夜讀書、二三過輒不忘。

壬辰十八歲。

習染猶故也。然无外欲、雖邪媚來誘、輒峻拒之。

癸巳十九歲。

從賈端惠先生學、習染頓洗、而朱翁以訟遁。先生被繫



訊作文倍佳。端惠喜曰：是子患難不能亂，豈凡人乎。一日役繯之行，遇妓揖不顧。役曰：此而敵所嫖者，盍求之解。先生笑不答。大書其前室曰：養浩堂。未幾，入庠，諱邦良，訟解。因思父，悲不自勝。端惠名珍，字襲什，蚤庠生。幼有文名，長莊慤，厭蠡城紛囂，棲西北野，從而居者廿家，因名廿家莊。攝邑篆劉公請見，不往。懸扁餽餼，以致之，亦不往。及釋任去，乃往謝。一姻屬捕廳有訟，艱包苴，曰：聞汝賈文學，嫺也，持渠隻字來，即免。端惠笑曰：必令嫺有進，寧貸之財耳，字不可得也。禁及門結社，酣歌及子弟私通饋遺。先生遵其教，故力改前非。及卒，先生爲持心喪五月，私謚曰端惠先生。

甲午、二十歲。

訟後家落、告朱翁曰、時輩招筵構會、從之喪品、不從媒禍。且貧不能措城費、不如旋鄉居。翁遂返鄉、以年邁、日費盡責之先生。先生身任之、耕田灌園、勞苦淬礪、初食藟稗如蒺藜、後甘之、體益豐、見者不以爲貧也。與鄉人朱參兩、彭恒齋、趙太若、散逸翁父子友。參兩名湛、端謹士也。恒齋名士奇、頗有學、先生嘗與究天象地理及兵畧。初負節高尚、後技癢、以拔貢、康熙四年授長洲令。厲禁婦女遊虎丘、欲有爲、終累繁劇、失官卒。太若少學問、麤直、先生每謂其能攻已過也、而友之。散逸翁姓彭、名之炳、能詩字、善飲、爲莊老學。子通亦如之、更



工畫、雖極貧困、夷然無累也。炳弟之燥、甲申後棄家出、南遊蘇門、至順治戊戌、謂孫徵君、高薦馨日、吾不願生矣。遂坐餓死于百泉之嘯臺。

乙未、二十一歲。

閱通鑑、忘寢食、遂棄舉業。雖入文社、應歲試、取悅老親而已。

丙申、二十二歲。

元日、望東北四拜父、大哭慟、作望東賦。以貧、爲養老計、學醫。

丁酉、二十三歲。

見七家兵書、悅之、遂學兵法、究戰守機宜。嘗徹夜不寐。

技擊亦學焉。源按、宋儒不知兵、以橫渠之才、一講兵法、卽爲范公所斥。其屈于遼夏、辱于金元、不亦宜乎。先生初學未幾、卽學兵法、此所以遠邁宋儒、直追三代經世之學也。

戊戌二十四歲。

始開家塾、訓子弟。王之佐、彭好古、朱體三從遊。名其齋曰思古、自號思古人。謂治不法三代、終苟道也。舉其田、封建、學校、鄉舉里選、田賦、陣法、作王道論、後更名存治編。好古父通號雪翁、以往來孫徵君、刁文孝間、時作道學語。先生問之、乃出薛文清、王文成、蔡文莊輯要及陸王要語、復言孫、刁行蹟。先生浹喜陸王、手抄要

語一冊。漸爲人治疾。

巳亥二十五歲。

三月初六日、將之易州歲試、生子、名之曰赴考。抵易、訪王五修于山廨、訂交。五修名之微、保定新安人、孫微君高足。安貧志道、自號尋樂子。作大盒歌、畧曰、盒誠大兮誠大盒、大盒中兮生意多。此中釀成盤古味、此中翻爲叔季波。興亡多少藏盒內、高山拍掌士幾何。此處就有開匣劍、出脫匣外我婆婆。小盒歌、畧曰、盒誠小兮盒誠小、小盒生意亦不少。箇中錦繡萬年衣、就裏佳餚千古飽。如何捧定無失却、如持盈御朽索^①忽而千里向誰覓、返而求之惟孔老。識得孔叟便是吾、更何乾坤不



儒藏

顏習齋先生年譜 卷上

熙皞。嗚呼、夫不知哭、得乃知笑。

庚子、二十六歲。

得性理大全觀之、知周程張朱學旨、屹然以道自任、期于主敬存誠。雖躬稼胼胝、必乘隙靜坐、人羣譏笑之、不恤也。一日、朱翁怒不食、三請不語、大懼、辟席待罪、又祇請、呵曰、汝棄身家耶。蓋聞人議先生不應秋試也。謝曰、卽赴科考、遂入京、寓白塔寺椒園。有僧無退者、大言曰、念經化緣僧、猶汝教免站營財秀才。叅禪悟道僧、猶汝教中舉會試秀才。先生曰、不然、吾教中中舉會試秀才、正是汝教念經化緣和尚。吾教自有存心養性秀才。僧又侈誇佛道、先生曰、只一件不好。僧問之、曰、可恨



不許有一婦人。僧驚曰。有一婦人。更講何道。先生曰。無一婦人。更講何道。當日釋迦之父。有一婦人。生釋迦。才有汝教。無退之父。有一婦人。生無退。今日才與我有此一講。若釋迦父與無退父。無一婦人。並釋迦。無退。無之矣。今世又烏得佛教。白塔寺上。又焉得此一講乎。僧默然頽首。踰日復來。先生迎謂之曰。無退。參禪悟道。連日何輕出禪關也。曰。僧之削髮師。卽生父母。參禪師。卽受業師。今憫衆寺和尚。某削髮師也。將歸西矣。貧無葬力。募竣事耳。先生曰。吾知汝不募緣久矣。今乃爲卽生父母破戒。非卽孝親之意乎。曰。然。僧紹興人。因詰之曰。紹興有父母否。曰。無。有墓否。曰。有。孰拜掃乎。曰。有兄。先生

曰、卽生父母尚多一卽字、遂破戒以盡孝、真父母宜何如。乃舍其墓于數千里外而不省、舍汝兄于數千里外而不策、此際不當一思歟。僧俯首泣下、長歎曰、至此柰何。曰、未晚也。是下年方富、返而孝策、何難。先生行後、无退南歸、設教于西五夫村、徐之琇等從遊。

辛丑二十七歲。

先生晝勤農圃、夜觀書史、至夜分不忍舍、又懼勞傷、三念交爭久之、嘗先吹燭、乃釋卷。祁州刁非有以母壽托彭雪翁求詩、先生因兩書問學、俱有答書。入祁拜謁、得其所輯斯文正統歸、立道統龕、正位伏羲至周、孔、配位顏、曾、思、孟、周、程、程、張、邵、朱、外及先賢虞、龔。非有名



包祁州人。舉天啓丁卯鄉試。嘗曰：作時文不作古文者，文不文。作時人不作古人者，人不人。甲申聞變，設烈皇帝主于所居之順積樓，斬衰朝夕哭臨。聞命敦趨，七書拒之，幾及難，遂不仕。孝，缺研程素習。蔚州魏敏果公象樞甚重之。月送日記，求正。所居立益友會，朔望拜。及卒，江南高彙旃等公呈當道，入主東林道南祠。五公山人私謚曰文孝。

壬寅二十八歲。

時爲康熙元年，與郭敬公、汪魁楚等十五人結文社，立社儀。至日夙集，社長焚香，同拜孔子四起，分班，長束幼西，北上再拜，遂列坐。各據所聞勸善規過，或商賈經史。

訖。乃拈題爲文。先生嘗言敬公端恪、不面折過。禮畢、嘗秘授一小封規失。敬公構文好步思、先生或對衆有溢語、輒遙讀曰、願无伐善。先生浚投好、爲子赴考聘、其次女。敬公名靖、共養庠生。通州任熙宇聞先生名、寄書言道不外飲食男女、應事接物之間、惟在變化氣質、力行不倦。先生答書云、君抱蕭曹之才、兼慕孔孟之道、以其長刀筆也。熙宇又書至、曰、凡譽人失實、卽已身離道。僕之驚下、輕誣以蕭曹、卽道丈須臾之離道。先生展書、竦然感佩、每向人道之。後復書至、規先生進銳恐滋退速。

癸卯二十九歲。



朱翁及側室楊子見與先生日有間言。先生不知其父非朱氏子，第以爲翁溺少子耳。奉翁命，與朱媼劉別居東舍，盡以蕭王溝村民田讓焉。劉病劇，先生禱神求假壽，跪伏醫仆，忽聞空中聲若大鼓者六，病頓瘳。日之西，舍事翁媼常。作文社，規勉會友共力聖道。作求源歌示門人，畧曰：六經註腳陸非誇，只須一點是吾家。廿史作鐵經作鍊，誠敬枯槔勿間歇。去層沙壤又層泥，滾滾源頭便在茲。溉田萬頃均沾足，滌盪汚塵如洗卮。小子勿驚言太遠，試爲開塞負一番。辛未年後，先生追錄之，識曰：此與大小盒歌乃予叅雜于朱陸時所作也。幾許虛憍，幾許幻妄，周程所謂孔顏樂處，陸王所謂先立

其大致良知、與釋氏之洞照萬象、自謂極樂世界者、想皆以此也。一追憶之、堪羞堪恨。使當日而卽死也、豈不爲兩間妄誕之鬼哉。堯舜周孔自有正途、錄之以爲同病者醒。而彼三途者、亦不得以此誤人矣。聞王法乾焚帖括、讀經、投佛像于井、居必衣冠、率家衆朔望拜祖祠、父母相其生母拜嫡母、人曰癡。先生曰、士皆如此癡、儒道幸矣。馳書獎之。後又聞法乾自稱真武化身、曰、此則无輔而癡矣。乃先達信、十二月、齋戒三日、廿六日往拜之。王子法乾名養粹、蠡之北泗人。少狂放、十六歲入定州衛庠、嘗以文事從先孝慤于會、孝慤語以道。迄年十九、奮然曰、不作聖、非人也。遂取所讀八股焚之、誦



五經依朱文公家禮行禮。先生聞之、納交、爲日記、十日一會考功過。及後先生悟周孔正學、王子終守程朱、後亦移其說曰、程朱固一家學問耳。每會二人規過辨學、聲色胥厲、如臨子弟、少頃和敬依然。大約先生規玉、腐曠而王子規先生以流雜霸也。初、王子志聖學、力于行習禮、習射、習舞。退食、輒令門人站班、高聲歌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王子竦起拱聽、乃退。已連遭妻子喪、心頗冷、因嗜南華、至謂孔學亦佳、有益于中人。先生力攻之、數年乃出。生平以明理爲學、自慊爲驗、于非道事、非道人收視靜坐、不屑一睇也。或盜其柴、曰、吾欲周之、非渠盜也。糧被竊、人以告、曰、不我竊、當誰竊者。遭

禋絕炊、忻然曰、今乃得貧之益也。嚮家人不勸、比皆力操作矣。^②死日、吾每念命蹇、牛或斃、天乃斃驂而不斃牛、幸也。其善處拂逆類如此。

甲辰三十歲。

正月四日、王法乾來客拜、約十日一會、會日焚香拜孔子四、乃主東客西再拜。主人正客座、客一拱、主人下同。客揖。客爲主人亦然。乃就坐、質學行、勸善規過。三月、與王法乾爲日記、先生序之以月之十七日、法乾王子謂予曰、邇者易言、意日記所言、是非多少、相見質之、則不得易且多矣。予曰、豈惟言哉、心之所思、身之所行、俱逐日逐時記之、心自不得一時放、身自不得一時閒。會日



彼此交質功可以勉過可以懲。王子喜于是爲日記。四月行家禮。朔望隨祖拜先祠四拜祖父母四東向拜父四。元旦冬至則六拜拜先聖孔子四拜炎帝黃帝四。以行醫也日寅起掃先聖室揖掃祖室祖母室昏定晨省揖出告反面揖經宿再拜五日以往四拜。院亦自掃有事乃以僕代躬耕耨灌園鋤蕒暇則靜坐五月定每日躬掃室令妻掃院晨昏安祖枕衾取送溺器冬炙衣夏扇進祖食必親必敬妻供祖母枕衾飲食終日不去衣冠讀書必端坐如古人面命。朔望前一日齋戒勉力寡慾。睦十五日起甚早行禮畢靜坐觀喜怒哀樂未發時氣象覺和適終齊治平都在這裏。源按宋儒靜坐與

二氏何殊。先生當日原遵此學，後乃能脫去窠臼，直追孔孟正傳，豈不異哉。柳下坐記曰：思古人，引篋，搖驂，披棉褐，馱麥里左，僕稌，獨坐柳下，仰目青天，和風令然，白雲聚散，朗吟程子雲淡風輕之句，不覺心泰神怡。覆空載厚，若天地與我外更無一物事。微閉眸觀之，濃葉蔽日，如綠羅裏寶珠，精光隱露。蒼蠅繞飛，聞其聲不見其形，如躋虞廷聽九韶奏也。胸中空焉洞焉，莫可狀喻。孔子疏水曲肱，顏子簞瓢陋巷，不知作何心景。今日或庶幾矣。所愧學力未純，一息不敬，卽一息不仁。一息不仁，卽一息不如聖，不如天。以當前卽是者，如隔萬重矣。吾心本體，豈易見也哉。雖然，亦可謂時至焉矣。一時之



天與一日、一月、一歲之天、有以異乎。密克復之功、如天之於穆不已、豈不常如此時哉。辛未後、自錄而談之日、暑月被棉、馱麥、貧且勞矣、猶能自娛、不謂之窮措大、微長不可、然卽生許多妄想、爲如許大言。嘗論宋儒之學、如吹猪膀胱、以眇小爲虛大。追錄之、自懲自勉也。塏以爲此禪悅也、而宋儒誤以爲吾心之仁體、聖學之誠敬、所謂主一無適、灑落誠明者、皆此也。是指鹿爲馬矣。存養遂岐于異端矣。豈祇虛大哉。約王法乾訪孫徵君、以事不果。徵君名奇逢、號鍾元、容城人。成童卽交定興鹿忠節公、善繼、道義氣節共淬磨。十七歲舉鄉試。居憂廬于墓。時左光斗、魏大中、周順昌爲魏璫所陷下獄、徵

君與鹿忠節公父正、張果中、藏匿其子、弟、醢、金謀完、擬、賊、時稱三烈士。鼎革後、移居輝縣之夏峯。鹿忠節公、夙、與徵君講學、宗姚江、及後徵君過東昌、訪張司空、鳳翔、鳳翔主晦庵、徵君遂著論調和朱王、而接人樂易、道量、甚廣、兼以氣誼鼓舞天下、故從遊者甚衆。明清間、徵聘、者累次、皆不就、天下稱之曰孫徵君云。六月、與王法、乾、纂、灑、掃、應對進退儀注、作勺詩舞節、按勺詩舞節、塋、從學時、先生以儀節未備、亡其槩、塋後輯勺歌舞儀、具、小學稽業。時往隨東村看嫁母、夜聞風雷、必起坐、食、必祭。閏六月朔望、偕妻行禮。已而夫妻行禮、身南面、起拜、再、妻北面不起拜。四。八月九日、欲視非禮、忽醒、



遂止。往耕田、行甚敬。日雞鳴風興。二十二日、妻不敬、愧無刑于之道、自罰跪。朱媼命起、妻亦悔過、乃起。自勘過、易怒多言。九月三日、晚坐側、覺卽正坐。又躡履行、覺卽納。定日功、若遇事寧錄讀書、勿缺靜坐與抄家禮。蓋靜坐爲存養之要、家禮爲躬行之急也。朱翁疾、禱于醫神先祠。自此時病、藥餌服食、竭力將以敬。同王法乾訪五公山人問學。五公山人、王姓、諱餘佑、字介祺、保定新城人、父行昆、弟皆宦于明。少有才譽、長念明季多故、乃讀孫吳書、散萬金產結士。甲申、闖寇據京師、遂從父延善及從兄餘厚、兄餘恪、弟餘嚴、雄縣馬于等起兵討賊、破雄縣、新城、容城、誅其僞官。已而賊

敗、清師入、衆散、隱居五公山雙峯。每登峯頂、慷慨悲歌數行下。益博讀書、尤達于韜鈴、嘗集廿一史兵畧、爲此書十卷、曰兵行先、知所向、曰兵進必有奇道、曰遇敵以決、戰爲先、曰出奇設伏、曰招降、曰攻取必于要害、曰據守必審形勝、曰立制在有規模、曰兵聚必資屯田、曰克敵在無欲速。又著通鑑獨觀、工詩字、豪氣清風、見者傾倒。入蠶城、晤張鵬舉、文升、與論通鑑、勉以實修于內、勿尚發露。內子歸寧、返塗失銀花、問曰、反面禮行否。朱媼云、失銀花不悻、何行。曰、失銀花小事、違廢禮大、得失當何如。命行之。書范益謙七不言及正蒙數語于記額、一不言朝廷利害、邊報差除、二不言州縣官員



長短得失、三不言衆人所作過惡、四不言仕進官職、趨
時附勢、五不言財利多少、厭貧求富、六不言淫媾、就媾
女色、七不言求覓人物、干索酒食。正蒙云、言有教、動有
法、晝有爲、宵有得、息有養、瞬有存。思省察、操存、交濟
爲功。近講操存、不講省察、故多過。十一月四日、馱棉
之五夫市、騎至朱祖墓、恐下不能上、不下心則不安。下
步至五夫、乃知凡事心安勝于身安。十三日、子赴考
痘瘍、慟甚、猶強慰祖母及妻。查禮不及下殯者、以日易
月、服十二日、素衣冠、革纓、麻履、常功俱廢、惟事親儀不
廢。十四日、奠告以哀、畧曰、自汝之稍有知也、不啻人
不與羣兒聞。吾表弟三視時與兄鬪、輒引目、無然、恐長

者嗔。自汝能執筆也。遇我之貧蔬精者、麪白者以奉祖。祖母、我夫妻食其粗黑。汝孩赤、當同老食。汝每惟取粗黑、祖母強以分、輒辭曰、奶老矣、當食此。自爾能舉止記憶也、每晨午飯後至我前、正面肅揖、側立、誦名數歌三遍、認字三四句、乃與我擊掌唱和。歌三終、又肅揖、始退。汝所欲爲者、畏吾卽止。所不願爲者、順吾卽起。入人家、玩好不取、餅果之賜、辭而不受。遭吾不德、與叔異產、少汝者寸草知私、汝無分毫爲吾累。未病一二日、猶同三祝行禮于祖、又至東院拜祖母、且笑三祝不揖而叩、傍鞠躬伏興以示之。爾以六載之身、于曾祖父母稱孝、孫、于父母稱順子。嗚呼慟哉。二十五日、復常功。往北



酒、會塗風寒射面、側跨驢上、忽醒曰、豈可因寒邪其身哉。正之。以明歲元旦祭先聖先靈。二十一日戒、廿八日齋。朱媼率先生內子亦致齋三日。

乙巳、三十一歲。

元日、書一歲常儀功于日記首。常儀常功逐年酌定、詳後。又書日記額曰、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每月朔日書云、操存、涵養、省察、務相濟如環。遷善改過、必剛而速、勿片刻躊躇。二月九日、訪塚父問學。先生淡慕先君子、此後入盩城、嘗謁先子。先子返鄉、曹家叢途去。先生居伊邇、不往報也。先生同王法乾邀先子入會、先子不往。復法乾書曰、有道之士、文章皆秋實。浮狂之士、道德亦

春華。今足下與易直

先生直朱時字。

結道義交、以文會友、以友

輔仁、愚知學問將大進矣。氣質將大變矣。其浮者其將
渾融乎、矯強者其將自然乎、圭角者其將沉潛乎。愚于
二賢之好學、因而思顏子之好學、何其當時後世莫有
及也。所以異于人者何哉。子曰、不遷怒、不貳過。又曰、回
也如愚。或其所難及者、卽在如愚乎。曰、如愚不惟不見
圭角、亦聰明睿知之毫不露也。卽實學之曾子、追而思
之、亦惟日以能問于不能、以多問于寡、有若無、實若虛、
犯而不校。曾子之得于顏子淺哉。承邀入會、則愚不能、
一居家多故、二騎乘不便、三質腐學薄、無能爲役、謹辭。
又復先生問學書曰、承下詢、無可言、必妄言之。當涵養



沉潛煉至如愚光景、則英姿不露、浮俗全銷。至此效孔子之無言可、罕言可、卽終日言、有何不可。故孔子于時然後言、不輕爲公叔文子、信也。至涵養之功、務以誠篤而已。又復書畧曰、人之相知、貴相知心。或易直至寒家、不能相候、或當往貴府、不克必往。此中有情理可諒也。祈如君子之汪汪源按、李先生諱明性、字洞初、號晦夫、蠡縣人、明季諸生。事親孝、日雞鳴趨堂下、四拜然後升堂問安。親日五六食、必手進。疾侍湯藥、潔拂廁牕。夜間輾轉、或寤噫咳、則問睡苦若何、思何飲食。比三月如一日。妻馬氏亦篤孝、相之無違。親歿毀瘠、遵古禮三年事。兄如父。兄嘗怒而罵、舉履提其面、則惶恐柔色以請曰、

弟罪也。兄胡爲爾氣得無損乎。時年六十七矣。初崇禎末、天下大亂、先生方弱冠、與鄉人習射禦賊、挾利刃、大弓、長箭、騎生馬疾馳、同輩無敵者。甲申變後、聞然毀晦、足迹不履市闕。念聖學以敬爲要、顏其堂曰主一、慎獨、功甚密。祭必齋、盛暑衣冠必整、力行古禮。讀書乏膏火、則然條香映而讀。晚年益好射、時時率弟子值候比耦、目光箕張審固、無虛發。元旦設弧矢神位、置弓矢于傍、酌酒祀之、曰、文武缺一、豈道乎。顏先生嘗謂生平父事者五人、刁文孝、張石卿、王五公、張公儀與先生也。及卒、率同人私謚之曰孝慤先生。作婦人常訓三章。儲田卽存心于擔步。夢自矢曰、臨財勿忘義、見義生可



輕。一日耘、蒜下雜蒿苳、工細繁、欲已。思嘗言學耐煩、豈可任已便乎。遂耘至半、靜坐息片時、耘終畦。王法乾將赴真定、先生贈之言曰、千萬人中須知有已、中正自持、千萬人中不見有已、和平與物。又云、良嘗往、祁常思、如與賢弟對、則少過。大凡人每如諍友在前、可無大失。又曰、人有一分意、必未化、卽不能保不爲伯鯨。有一分財、色心未去、卽不能保不爲桀紂。有一分怨、君父心、卽不能保不爲亂臣賊子。會友李貞吉達先君子候言、及半止、先生詰曰、不曾言圭角太露乎。貞吉笑曰、言君能直規友、惜少一人直之。先生因乞言郭敬公、徐藍生規代善。思人不論過惡大小、祇不認不是、卽終身

真小人、更無變換。一日聞客至、行急、心亦忙、忽思急行耳、心何必忙、乃急步而緩心。王法乾批日記曰、清剛所長也、似涉粗暴。言語明盡所長也、似少簡約。先生淡納之。五月、增常儀事、親必柔聲下氣。六月、赴試易州。遇朔望、望拜朱翁媼。七月、訪張石卿問學。石卿曰、敬者德之聚、所聚者何德。誠者自成、所成者何事。仁而已。仁須肫肫、屯、肉象也、厚之至也。石卿名羅喆、保定府清苑人、甲申城守死難、吏部主事張羅彥之弟也。于時棄諸生講學、以仁爲主、對乞丐如賓。貧甚、非賢友之周不受也。一侄婦改醮、聘金皆入其母家、或尤其過廉、曰、吾何忍食亡侄之婦乎。卒後、魏一鰲、連陸立、劉靜修



等五賢祠、祔食焉。王介祺來談經濟。一自初爲學、訓
理性情甚難、定每靜坐、以十四事自省、心無妄思、口
無妄言、與耳無妄聽、目無妄視、足無妄走、坐如
尸、歟、立如齊、歟、事親愛而敬、歟、居家和而有禮、歟、啓蒙
嚴而寬、歟、與人平而正、歟、對妻子如嚴賓、歟、讀書如對
聖賢、歟、寫字端正、歟。與王法乾言、六藝惟樂無傳、御
非急用、禮樂書數宜學。若但窮經明理、恐成無用學究。
堦按、此時正學已露端倪矣、蓋天啓之也。始教內子
讀書。思齋則一身之氣皆上升。聖人以禮治天下、合
乾坤共作一敬、自然淑氣上騰、位育可奏、其所謂篤恭
而天下平歟。集曾子言行。有所感、思父悲愴。思

所爲既已離俗、居以薄木、猶可容世、而浮躁稜厲、始于絕物、終于殺身、可不畏哉。乃擬勿輕與人論理、勿輕責人過、非有志者、勿與言學、勿露已長。十一月、晤先君子。先子言冬日可愛者、再、先生曰、教我矣。十二月、往見石卿。石卿言性皆善、而有偏全厚薄不同、故曰相近。義理卽寓于氣質、不可從宋儒分爲二。又言天者理而已、是溷語無極、非是。訪呂文輔。文輔言四書朱註有支離者。先生時宗程朱、皆不然之。問文輔天文。文輔名中、清苑人、習天文、六壬數、講經濟。

丙午、三十二歲。

正月、定行見墓則式、見災異、民變則式。式者、騎據鞍而



起、在車憑箱而起。思日記纖過不遺、始爲不自欺、雖
閤室有疾、不可記者、亦必書隱過二字。至喜怒哀樂驗
吾心者、尤不可遺。二月王法乾謂曰、李晦夫先生言、
吾子欠涵養、且偏僻、恐類王荊公。先生曰、某嘗謂如有
用我者、可諫議叅謀、而不可以宰政、總師、亦自知耳。
朱媼耳聾、先生歎曰、人子不早自盡、至此雖欲柔聲下
氣、豈可得乎。定日記、每時勘心、純在則○、純不在則
×、在差勝則○中白多黑少、不在差多則黑多白少、相
當則黑白均。三月看紀効新書。四月思學者自欺
之患、在于以能言者爲已得。勘靜坐心有所馳、目便
勁闔、忽忘則又睜開、必是主一無適、睫毛間、乃得不卽

不離之妙。塔拔、以此爲主一無適、乃外氏之垂簾內說矣。爲先儒誤、乃爾、不謂一轉而卽悟也。五月、益日功、以詔言爲要。七月、侍朱翁坐交股、覺卽開之。入京秋試、拜尋遠東人、求傳尋父報帖。八月、凡達友書必下拜、接友書必拜乃展。十一月、思孔孟之道不以禮樂、不能化導萬世。十二月、思吾身不修、受病莫過于口。吾心不正、受病莫甚于慾。除夕、寫先儒主、稱周濂溪爲先聖。塔拔、先生亦嘗稱朱子爲聖人、卽宗信之、亦何至是。蓋先生性篤摯銳往、故早年見似而以爲真也。丁未、三十三歲。

年儀增過祖墓經時四拜、月再拜、旬揖望墓式。先生



以先君子不答、拜稍疎。二月朔日日、此非所以親賢也。復入城謁先子。先子言、行古禮必以誠。先生約翌日再會。及次辰至、則以事出矣。見先子日記有易直、立朝、必蹈矯激之僻、先生竦然。觀先子學規、又擗先子骨力勁特、爲學惟日不足及。年高習射事、歎息而去。曰、王介祺春風和氣、李晦夫闇然恂恂、吾羨之、不能之。卽見賢不能齊、不善不能改、柔莫甚焉、雖有猛厲方強、是暴也、非剛也。二十日、新興村延往設教、石鷺、石鷺、孫秉彝、齊觀光、賀碩德、張澍、李仁美、王恭已、朱希廉、李今美、石繼搏從遊。立學規、每晨謁先聖孔子、揖出告反面、揖。揖師不答。朔望率拜先聖、揖師。師西面答揖。節令拜師、師

答其半。朔望令諸生東西相向揖、節令相向拜。思得仁則富、行禮則貴、言多言賤、言少言貴。四月、先君子有書至云、易直凡事皆有卓見、吐時事之務。先生曰、謂我有卓見者、是規我好任已見也。謂我吐時務者、是規我輕談時事也。王法乾亦附書規以默以悠。先生書李晦翁、王法乾六字于筆筒、每坐一拱、敬對之。養一朱族子、名之曰詡言。先生每外出、過朔望、內子必望肅拜四、先生遙答之。九月、先生辭新興館歸。十一月、旗人賈士珩從遊。辯性善、理氣一致、宋儒之論不及孟子。

戊申、三十四歲。



二月十四日、朱媼病卒。先生擬以爲父出亡、宜代之承重三年服也。三日不食、朝夕奠、午上食必哭盡哀、餘哭無時、不從俗用鼓吹、慟甚、鼻血與淚俱下。不令僧道來弔者、焚疏四日、斂入棺。易古禮朝一溢米、夕一溢米、爲三日一溢米。薦新如朝奠。朱翁力命廿四日、塋乃具櫛朝祖、祖奠及墓觸棺、號咷悶絕。旣寢、王法乾叱曰、宜奉主歸室堂、爲孝何得爾。乃返、行三虞禮。廢業、惟讀喪祭禮、不廢農醫、以非此則養祭俱無也。三月行朔望奠、後以禮士、惟朔奠、乃望日會哭不奠。四月六日、修倚廬于殯宮外、大門內、寢苦枕塊三月、晝夜不脫衰經。思齊衰不以邊坐、曰近過矣。自此疲甚、寧卧坐勿偏。五月十五

日行卒哭禮。已後惟朝夕哭。其間哀至不哭而泣。寢地傷濕。四肢生小瘍。朱翁命造地炕。六月三日夜始解衰經。素冠著常衣寢。七月病。八月十四日聞妻病遙問之。十月一日責詔言以其詐傳祖不用辰饘致誤也。時朱翁日必六食。卯一、辰一、巳一、午一、申一、昏黑一。先生以祖母恩浚且慟。父出亡不能歸與斂葬。故過哀病殆。朱氏一老翁憐之。間語曰。嘻。爾哀毀死。徒死耳。汝祖母自幼不孕。安有爾父。爾父乃異姓乞養者。先生大詫。往問嫁母信。乃減哀。時晃唆朱翁逐先生。先生乃請買居隨東村。翁許之。先生居喪一遵朱子家禮。覺有違性情者。校以古禮非是。著居喪別記。茲哀殺思學。因悟周



公之六德、六行、六藝、孔子之四教、正學也。靜坐讀書、乃程朱陸王爲禪學、俗學所浸淫、非正務也。源按、先生自此毅然以明行周孔之道爲己任、盡脫宋明諸儒習業、而從事于全體大用之學、非二千年學術氣運一大關乎。十一月十一日夜、夢納一秀才主于文廟、初言用火香點之、一老婦隨後。寤而思曰、子點主、非死兆乎。養子拈香、非終無後乎。然主婦已老、則死期尚遠也。惟學程日退焉、得入孔廟乎、或後有妄傳妄信者乎、愧矣。因知所居喪不同。又王法乾主古禮、父在爲母期、定十一月而練、期而除、仍心喪三年。思厲言暴色加于人者不仁、致人加者亦如之。十二月十五日、盛奠、隨衆

翁致祭几筵以練告甚哀。去負版辟領、焚麻冠、仍懸衣練衣前。乃復外寢、枕布枕、解衣帶、止朝夕哭、惟朔望哭。若無時哭則記食菜果、仍非疾不御酒肉。

曰、衰表心之衰痛也、去之何以名、斬衰、齊衰。

巳酉、三十五歲。

正月、著存性編、原孟子之言性善、排朱儒之言氣質不善。畫性圖九、言氣質清濁厚薄、萬有不同、總歸一善。至于惡、則後起之引蔽習染也。故孔子曰、性相近、習相遠。塏後并爲七圖。覺思不如學、而學必以習、更思古齋。



日習齋。戒講著多言、服膺王法、乾語曰、口邊纔發出、
內力便已少。二月、思宋儒不特斥氣質之性、是染禪、
見人輒言性天、卽爲禪染。十四日、行忌祭、大哭思父、
益慟哭十五日、除服、祔主于朱氏祠。朱參兩贈聯曰、
譚天下事何得容易、做身上功還要安詳。二十一日、
遷居隨東、春祭、倩晃辦而佐之。時先生雖知身非朱氏、
而念翁媼撫養恩、又以翁性厲、未敢質言也。與王法
乾言、書數功、卽治心功、精粗一貫。自移居、每出無所
告、反無所面、卽悵然。晨盥後無所謁、輒悲楚、乃議立爰
生主。始知齊禮飲酒不至醉、食肉不如葷、向之不御
酒肉、爲異端亂也。時往劉村問朱翁安、朔望往行禮、

米麴踰月一送、酒錢日需、物無時。三月入祁州、以隻雞清酒哭奠、乃文孝。十一日、以初度望拜父、妻拜答之。往鄧村拜朱翁、奠朱媼。嫁母貧、時周問。曰、天下小過、聖人必爲提撕、恐陷于惡也。天下大壞、聖人必爲包荒、恐絕于善也。故陶詩云、亟亟魯中叟、彌縫使其醇。東平宋瑜從遊。五月、入府哭奠張石卿、遂入山巾。王介祺父喪、會坎下田、沛然及子經筵、界筵遊雷溪而還。六月二十九日戌時、書曰、兩時之收心、不敵一時之肆口。大自恨。七月、學習數、自九九以及因乘歸除、漸學九章。聞太倉陸桴亭自治教人、以六藝爲主。八月、爲王法乾書農政要務、耕耘收穫、辨土醱糞、以及



區田水利、皆有謨畫。思心如天之清、毫無遮蔽如地之寧、一無震搖、豈不善乎。思五福惟飲好德可自主、此一福不自享、真無福人矣。六極惟憂惡可盡去、此二極不自遠、真極禍人矣。甲雇耕欲少直、平留之、不悅。思不獲利而怒人、與不與人利而致人怒一也、卽出錢與之、仍立一可受名、甲悅。十月、學習冠禮。冠禮、告祠堂朔日、主人拜、告家祠卜上旬日、若庶子庶孫則以月之中旬。戒賓、賓擇親友賢而有禮者一人爲之。前期三日、主人使子弟冠服、奉莊啓詣其堂、再拜致辭曰、某之子某年漸長成、將以某日加冠于其首、敬煩吾子教之。賓辭曰、某不嫻于禮、恐不堪供事、以玷大禮、敢

辭。使者再懇，賓再辭。使者固懇，賓曰：「某辭不獲命，敢不敬戒以俟。」使者再拜而退。賓俱答拜。宿賓前期一日，使子弟奉主人帖宿賓，揖致辭曰：「某將以某日加饗于其子某，承吾子許以辱臨，敢宿。」賓曰：「承再命，敢不齋宿趨事。」陳設用時制，冠服三加各異，以次加盛。設房中，桌上皆有覆，韡帶、雜佩皆具。梳櫛、綵盛匣中，酒餚、果品、盞箸、盤席、盥盤、巾架、瓊八條，大門掛紅綵。厥闕風與，安置內外灑掃。房外近東向西布席，加罍置其後，移梳櫛匣于此。房西置筵南向，筵南北各一瓊，筵上列餚果。筵西有酒尊所，置盞盞盤其上。堂中東布一瓊爲主位，西向。西布一瓊爲賓位，東向。稍後在賓左布一瓊爲



贊位。東之對贊者、僎立位也。西階下西壁置一桌、移安三冠各盤、仍覆之。階下之東安盥盆、巾架、西向。西階之南少東布一壇、南向、爲冠者字位。稍南近西布一壇、東向、爲賓答拜位。其衣帶鞶佩等存房中。各用司執一人、非嫡長子孫、仍冠位而醮。賓至、賓自擇贊禮者爲贊、至入更衣所、其門亦掛小紅綵、子弟迎候、一茶洗塵、更衣。或路遠、畧用酒飯。執事者告備、子弟延賓立大門西、東向、贊在賓左。僎入揖、告賓至、請迎賓。主人出、立大門東西向。僎立主人右。僎贊唱揖、讓、再揖、再讓、三揖、三讓。賓入門、先左足、主人先右足。每門一揖一讓。及階、三揖三讓、唱同前。升堂、僎贊唱就位、賓主各就位。僎唱拜、賓

鞠躬、俯伏、興、再拜、平身。贊唱答拜同。僎唱、執事者各司其事。將冠者出房、南面立。贊降兩階、盥洗、升、唱、賓揖將冠者卽席。將冠者就冠位、西向。僎唱、將冠者跪。贊跪其後、爲之梳櫛合紒。贊復位、唱、行始加冠禮。詣盥洗所引賓降、勺水淨巾。僎亦引主人降階下、對賓立。盥畢、贊僎唱、復位。賓主一揖、讓、升、復位。僎唱、執事者進冠。贊唱、降階受冠。賓降階一等受冠、執之。贊唱、請冠者前。賓正容徐詣冠者前。贊唱、祝冠。賓祝曰、吉月令日、始加元服。棄爾幼志、順爾成德。壽考維祺、以介景福。贊唱、跪加冠。贊者佐整冠纓畢、起、唱、興。復位。僎唱、冠者興。贊唱、賓揖冠者適房、易禮服鞞帶。僎唱、冠者出房、南面立。贊唱、賓



揖冠者卽席。僎唱、冠者跪。贊唱、行再加禮。僎唱、執事者進、再加冠。贊唱、降階受冠。賓降階、二等受冠。贊唱、詣冠者前。執行如初、加儀。贊唱、祝冠。賓祝曰：吉月令辰，乃申爾服。謹爾威儀，淑慎爾德。夙壽永年，享受遐福。贊脫前冠、唱、跪、加冠。佐整如初。唱、興、復位。僎唱、冠者興。贊唱、賓揖冠者、適房、易職服。具雜佩、職服如其祖父。冠者出房如初。贊唱、行三加禮。僎唱、執事者進、職服冠。賓降沒階、受冠。餘同再加。祝曰：以歲之正，以月之令，咸加爾服。兄弟具在，以成厥德。黃耇無疆，受天之慶。餘同再加。贊唱、行醺禮。賓揖冠者卽醺位。詣醺席右、南向。僎唱、執事者酌酒。贊受之、授賓、唱、祝醺。賓北面祝曰：旨酒既

清嘉薦芬芳。拜受祭之。以定爾祥。承天之休。壽考不忘。
冠者受爵。置于席。儼唱。鞠躬。俯伏。興者再。贊唱。復位。東
向。答拜亦再。儼唱。冠者席前祭酒。冠者升。取酒進席前。
南向。儼唱。跪祭酒。興。退就席。末跪啐酒。授執事者盞。興。
席前謝賓。鞠躬。俯伏。興者再。贊唱。賓答拜同。儼唱。拜贊
者。鞠躬。俯伏。興者再。贊答拜同。平身。唱。賓字冠者。詣
字位。引賓降自西階。冠者從之。儼引主人降自阼階下。
西向對賓。賓東向立。冠者在階東南面立。贊唱。祝字。賓
祝曰。禮儀既備。吉月令日。昭告爾宇。爰字孔嘉。髦士攸
宜。宜之于嘏。永受保之。曰。某甫。冠者對曰。某雖不敏。敢
不夙夜祇奉。儼唱。謝字。鞠躬。俯伏。興者再。贊唱。答拜如



之。平身唱禮畢。主人延賓贊就次。使子弟陪之而退。率冠者見于祠堂。冠者從拜。拜父母四拜。見家諸父兄各如常儀。見宗親鄉尊長皆使年長子弟引之。主人出醴賓。向賓曰。某子加冠。賴吾子教之。敢謝。鞠躬俯伏。興者再。賓答如之。謝贊者禮同。如僮非子弟亦謝之。凡親友預者皆爲禮升坐。主人獻酒進饌。筵終。主人奉幣以盤進賓。賓受之。授從者。賓謝。主人答拜如前儀。力能酬贊僮皆奉幣謝。答禮同。送大門外。揖俟上馬。歸賓俎。十一月著存學編共四卷。大要謂學者士之事也。學爲明德親民者也。周官取士以六德。智、仁、聖、義、忠、和。六行。孝、友、睦、婣、任、卹。六藝。禮、樂、射、御、書、數。孔門教人以

禮、樂、兵、農。心意身世一致加功，是爲正學，不當徒講。講亦學習道藝，有疑乃講之，不專講書。蓋讀書乃致知中一事，專爲之則浮。學靜坐則禪學。定自力常功，日習數存理去慾，日記時，心在則○，不在則●，以黑白多少別在否，分數多一言則○，過五則×，忿一分則○，過五則×。中有×，邪妄也。十二月，邑士民以先生居喪盡禮，將舉賢孝，先生自引不德，且曰：以親亡得名，良所深悼。力止之。與邑諸生爲遊孔林會。自驗無事時，種種雜念，皆屬生平聞見言事境物，可見有生後皆因習作主。聖人無他治法，惟就其性情所自至，制爲禮樂，使之習乎善，以不失其性。不惟惡念不叅，俗情亦不入。此

堯舜三王所以盡人之性而參贊化育者也。朱肖文從遊。

庚戌三十六歲。

正月、學習書射及歌舞、演拳法。膳存學編曰、存學將以明學、而書多潦草、卽身謗之一端。古云、明無人非、幽無鬼責。今抑程朱而明孔道、倘所學不力、何以辭程朱之鬼責哉。二月、與孫徵君書論學、畧曰、某思宋儒發明氣質之性、似不及孟子之言性善最真。將天生作聖全體、因習染而惡者反歸之氣質、不使人去其本無、而使人憎其本有、晦聖賢踐形盡性之旨。又思周孔教人以禮、樂、射、御、書、數、故曰、以鄉三物教萬民而賓興之。故



日身通六藝者七十二人。故諸賢某長治賦、某禮樂、某足民。至于性天、則以其高遠不達、而得聞也。近言學者心性之外無餘說、靜敬之外無餘功、與孔門若不相似。然僕妄著存性存學二編、望先生一辨之、以復孔門之舊。斯道斯世幸甚。有聘作館師者、以方解正學、恐教時文費功、辭之。口占曰、千年絕業往追尋、才把工夫認較真。吾好且須從學習、光陰莫賣與他人。劉煥章、齊泰階來訪。煥章名崇文、蠡人。崇禎己卯舉于鄉。後任荊州興山縣、以寇據不得之任。巡撫委署襄陽宜城縣事。及解組、絛巾布袍、恬如也。母性嚴、晨昏朔望拜侍惟謹。五旬後、母怒輒跪受責、曲意務得歡心。聞先生學、忘



年爵來拜。入會、力滌風習、立日記、以聖賢相規勉者幾二十年、至卒不懈。身頗直、客莊而和、見人謙抑、善譚論、七十五歲、無疾而逝。門弟子甚衆。泰階名治平、荊州人。性通豪、官至都司。訪先生問禮。遙哭奠任熙宇。定州某聘爲館師、甲价、先生辭曰、家有子翁、以買宅累之、不得往。价曰、還所假。曰、義不得也。价曰、聘儀甚厚。曰、以義不以利。閏二月、迎朱翁養于隨東、復事祖常儀、同寢。嘗夜出溺、朱翁曰、披吾裘、不禱可。對曰、出門如見大賓、脫披裘不禱、敢見大賓乎。孫夜出、必衣冠具也。曰、溺室中如何。對曰、不敢露體。先生時知父爲博野顏氏、而不得其鄉、乃往博野訪之。有王翁者、爲先生父居間。

過嗣于朱氏者也。訪之王莊亡矣。其子在。問之悉。導之北楊村一巷。皆顏姓。果其父鄉也。祖母張氏尚存。八十矣。先生悲喜淚零。族衆歡留。次日乃返。劉煥章謂先生曰。朱翁撫育恩不可負。年迫旦夕。俟其終歸宗。情理乃合。先生然之。見王法乾日記曰。婦人性陰。可束而不可順。是之。語法乾曰。我輩多病。皆不務實學所致。古人之學。用身體氣力。今日只用心與目口。耗神脆體。傷在我之元氣。滋六氣之浸乘。烏得不病。思後儒每以一警策。便與天地相似。自多。不知人子原是父母血氣所生。但不毀傷點污。便可髣髴父母形體。然必繼志述事。克家幹蠱。乃爲肖子耳。三月朔日。始不往謁朱氏。



家祠、朱翁祭拜仍隨之。馬遇樂從遊、能規先生過、先生欣然謝之曰、吾之于人、雖良友、非責吾善、其交不浚。雖嫌隙、但責吾善、其憾卽釋。出弔歸、過友人、留酒食、辭以弔、友曰、非弔處也。先生曰、昔固然也。後讀禮記曰、弔喪之日、不飲酒、食肉、豈特弔處哉。然先生自謂此禮凡三斷而後能行。初未決也、斷之自弔柏氏始、移處猶飲食也。終日自讀禮始、歸家晚、夜猶飲食也。旣思日戒而夜違之、僞也、又一斷也。思世人儘有聰明慈惠、而交人無善道、應事無成法者、亦有內外善交而德性不修、禮樂不明者、又有嫻習技藝而邦家多怨、秉彝不可問者、乃知周禮之三物、缺一不可也。五月、著會典大

政記、摘大明會典可法可革者標目于冊。罷道統龕所祀炎帝、黃帝、唐帝、虞帝、殷、西伯主不祀、專祀孔子。以劉煥章言士不得祀帝王也。行端午禮以內子病、令免、曰、佳節忍見相公獨爲禮乎。勉起行之。先生曰、能自強矣。王法乾如元氏、先生有憂色。內子問之、曰、良友遠離、恐自倒塌耳。曰、無慮、外無強輔、妾當努力相規、勿卽于邪。先生喜曰、果如此、雖古賢女何以過焉。家人私假人器讓之、曰、小事。曰、小事亦不可私。齊泰階曰、天下之元氣在五倫。先生曰、元氣虛矣、何以壯之、六藝所以壯之也。如父慈子孝、豈托空言、自有父子之禮。四倫皆然、故禮序此五倫者也。樂和此五倫者也。射御書



數濟此五倫者也。舍是而言倫常，卽爲空虛，卽爲支離。
七月，朱翁子晃唆翁百計凌虐先生，一日謀殺之，先生踰垣逃，憂甚，旋自寬，益小心就養。十月二十九日，立父生主，刺指血和墨書牒，出告反面，晨參，朔望行禮，一如在堂，但不敢獻酒食，恐類奠祭也。十一月，常儀增過祠則下，淫祠不下，不知者式之，所惻所敬皆式。定不答弟子拜，遵明典也。訪王介祺于河間。介祺出所著此書及通鑑獨觀示先生。思已近墨，王法乾近楊，宜返于中。十二月，以貧斷自新歲禮節，再減虛門面，再落身家勤苦事，再加。此卽素貧賤，行乎貧賤，自古無袖手書齋，不謀身家，以聽天命之聖賢也。解乾卦。

九三爻辭、舊解終日乾乾、父惕若爲晝夜惕厲、未晰也。終日乾乾、乃終日加力習行、子臣弟友、禮樂兵農、汲汲皇皇、一刻緊于一刻。至夕無可作事、則心中提撕警覺、不自怠息。觀下釋曰、終日乾乾、行事也、可見。以王法乾言、立五祀主、春夏季夏、秋冬分祀之。

辛亥、三十七歲。

正月、增常儀齊戒禮。戒食肉、不茹葷、飲酒不過三盞、不入內、不與穢惡、不弔喪、不問疾、不刑怒。齊、遷坐、變食、沐浴、著明衣、不會客、不主醫方、專思神。小祭一日、時祭三日、大祭七日、戒三日、齊。凡食必祭、祭必齊如也。惟餽餘不祭。內子言、隱過不可記、先生曰、惡是僞也、何如不



爲記。且卿欲諱吾過、不如輔吾無過。夫凡過皆記、雖盈冊無妨、終有改日也。若不錄、卽百過盡鎖、更愧以終無改機也。之楊村、拜祖母、叔母及族尊長。劉煥章評先生日記、規以靜穆先生服之。二月、之楊村、隨族長致清明祭。止孔子神位前、出告反、面禮以事親儀、非所以事神也。謂王法乾曰、甲辰、乙巳、功程頗可對、至夫婦三月一榻、身未嘗比、不意後反退也。相約自新。學習士相見禮、祭禮。士相見禮、來見者先使介通姓名于主人、主人使辭曰、吾子辱顧、不敢當也。請暫旋驛、卜日往見。賓固請、楨入告曰、賓至、請迎賓。賓立大門之西、東面、介在其後、稍北立。主人出、立大門之東、西面、楨

在主人後、稍北立。贊揖賓、介贊答揖。揖介贊讓、再揖。讓三揖、三讓。賓入門、先左足、主人先右足。每門讓一拱。及階、揖介贊三揖、三讓。全前。賓先左、主人先右。同前。每階聚足登堂、僨介贊就位。揖贊拜賓、介贊答拜。若賓敬主人、則介贊拜主人、揖贊答拜。鞠躬、俯伏、興者、再、平身。揖贊安座、展坐。賓拱揖。揖贊獻爵、賓拱揖。揖贊獻箸、賓拱揖。主人降、並揖。介贊爲主人同、並揖畢。揖介贊卽席、乃拱讓就坐。若非食宴、去獻酒、獻箸。祭禮、副通唱、執事者各司其事、排班。班齊、分獻官就位、獻官就位、擦毛血、通贊唱、迎神。鞠躬、俯伏、興。俯伏、興。俯伏、興。平身。獻帛、行初獻禮、引贊唱、詣盥洗所。勺水、淨巾。詣酒尊。



所。司尊者舉簋酌酒、詣至聖先師孔子神位前、祭他神隨宜。跪獻帛。初獻爵、俯伏興、平身。詣讀祝位、跪讀祝文。副引跪獻官之左、讀祝畢、引贊唱、俯伏興、平身復位。凡引贊神前唱、伏興、通贊贊、陪祭者俱同。通唱、行亞獻禮、儀注同初獻、但無獻帛、不讀祝。通唱、行終獻禮、儀注同亞獻。平身後、引唱點酒、詣脩食位。主人立門左、引唱出燭、執事者皆出、闔門。若祭家祠、五祀主婦立門之右、引唱、初脩食、祝祝曰、請歆。再脩食、三脩食、並同。啓門然燭、通唱、飲福受胙。引唱、詣飲福位、跪飲福酒、受胙、俯伏興、平身復位。通唱、拜興、同引。通唱、謝福胙、鞠躬俯伏興、俯伏興、平身。徹饌送神、四拜、與迎神同。讀祝者捧祝、執帛者捧

帛各詣燎所焚帛、焚祝文、望揖、副通唱禮畢。從王法
乾學琴、鼓歸去來辭、未就。後從張函白學客窗夜話、登
瀛洲諸曲。王泐乾曰、宋儒孝女也、非孝子也。先生曰、
然明末死節之臣、閨中義婦耳。四月習恭。日日習之、
卽論語居處恭也。自驗身心氣象與學靜坐時天淵。
十二日寅、盥畢、把巾出室門。內子諫曰、君昏夜從無露
首出、今何有此。先生卽整冠曰、吾昏放矣。十七日、思
習禮一人亦可、乃起習周旋之儀。凡習禮以三爲節、轉
行宅巷、必習折旋。五月、張公儀遙贈頤生微論、乃達
以書、摘存性、存學數篇相質。習卜、備遯行及朱翁終
壽父資也。七月、蠡縣教諭王心舉先生行優、先生達



書力辭、邑令單務嘉請見、不往。補六藝、六府于開蒙三字書內、端蒙識也。十一月、定凡飲酒不過三爵、極歡倍之、過一盞必書。赴曲阜會、以其饌豐減食。先生與人騎行、馬逸、先生善御無失、其一墜、衆因共言、明朝生員騎馬、必一二人控轡、近失其規。先生秘歎、不悔不慣乘、而悔不多控僕、士習爲何如哉。張公儀約會于祁州刁宅論學、浚以存性、存學爲是。公儀、寧晉人、原名來鳳、中崇禎年鄉試魁、鼎革後易名起鴻、號河朔石史。逆闖屢徵不起、特下偽勅、擢爲防禦使、怒罵不受。僞守執之、檻解北上、至保定、而李自成敗奔、監送者碎檻放歸、笑曰、幾追文文山揖矣、乃不及。十二月十六日、

先生因會日王法乾憚學習六藝、自古人以交會友後世以友會話。譚論聲話也、紙筆畫話也、敬靜之空想、無聲未畫之話也。三十日立祖神主、用父稱曰顯考王莊顏翁諱發神主、側題孝子杲奉祀。于其祭也、曰孝子某使豕孫元致薦。王莊翁娶張氏、于萬曆四十五年舉先生父、曰者言難育、遂以天啓元年因宅主王翁過給蠡東朱氏爲子。至三年、復舉先生叔父愉如。家貧而尚禮、嚴內外、因賃居王莊以卒也、故以追號。是時先生易名元。元、園同聲、先生念初生名園、父知之也。自此日記書朱翁媼稱恩祖、恩祖妣。

壬子、三十八歲。



二月、謂王法乾曰、人資性其庶人耶、則惟計周一身、受治于人。其君子耶、則宜明親兼盡、志爲大人。若兩俱不爲、而敢置身局外、取天地而侮弄之、取聖賢而玩戲之、此僕所惡于莊周爲人中妖者也。哭奠師吳洞雲、助其塋。三月、與陸桴亭書論學。桴亭名世儀、字道威、太倉人、隱居不仕。其學重六藝、言性善、卽在氣質、氣質之外無性、著思辨錄。先生喜其有同心也、致之書、畧曰、漢唐訓詁、魏晉清談、宋人修輯註解、猶訓詁也。高坐講論、猶清談也。甚至言孝弟忠信不可教、氣質本有惡、其與老氏以禮義爲忠信之薄、佛氏以耳目等爲六賊者、相去幾何也。某爲此懼、著存性編、大旨明理氣一致、俱是

天命。人之氣質雖各有差等、而俱善惡者、乃由引蔽習染也。爲絲毫之惡、皆自玷其本體、極神聖之善、止自踐其形骸。著存學編、申明堯舜周孔三事、六府六德六行、六藝之道、大旨明道不在章句、學不在頽惰誦讀、而期如孔門博文約禮、身實學之、實習之、畢生不懈者。閏七月、族壻貽菴食之、又食蔡米商瓜二條。先生平日非力不食、用識人紙半張、留錢三文。吳氏強食片瓜、曰、數載猶在胸中未化。至是日、近思吾與斯人爲徒、若貽我以情、欸我以禮、不宜過峻以絕物也。八月、哭奠彭朝彥。朝彥、劉村傭者也、狷介勤力、少有餘、卽施人力爲善。先生敬而筵之。朝彥曰、生平非力不食人一盂。先生曰、



翁守高矣。然請大之。爲述如其道。舜受堯天下事。朝彥猶辭。又述徐穉食茅季偉事。乃食。九月。先生以王法乾遭妻子凶變。遂航莊周南華。而情正學也。乃告以止會。自矢獨立不懼。十五日。祭孔子。自是每季秋致祭。祝文畧曰。夫子一身之仕止久遠。卽天時也。繼掖章甫。卽水土也。府事行藝。卽堯舜文武也。爲學爲教爲治。皆是也。迨以無能用者。不得已而周流。又大不得已而刪述。蘇張學夫子之不得已。漢後以至宋明。儒學夫子之大不得已。而俱舍其爲學爲教爲治之身。則非矣。元不自揣。妄期博文約禮。實由聖教。惟神相之。俾無顛躓。且佐帝牖民。多生先覺。聖道重光。元庶免罪戾焉。十月。

至楊村、叔父愉如自山西歸、拜聚。十一月、王法乾來、悔過、請復會、定仍以月之三、六、日。十二月、王法乾曰、兄遭人倫之窮、歷貧困之艱、而不頹、可謂能立矣。蓋是時先生盡以朱氏之產與晃、且代償其債百餘緡、而晃又欲奪其自置產、屢與變難也。內子病、不服藥、曰、妾既不育、夫子有年、堅不置再醮、而處女又不輕爲人貳。不如妾死、使相公得一處女、猶勝于待絕也。先生曰、此有天焉、汝勿躁、強之藥。書孫徵君聯云、學未到家終是廢、品非足色總成浮。

癸丑三十九歲。

正月朔、祭顯祖考、望祭恩祖妣、因限飲三盞、改齊戒、飲



云、飲酒不至三盞。凡恩祖生日、父生日、已生日俱同。朔望儀、凡掃祠及恩祖室、自東而西、從容挨次、轉則面向尊而身自移、却掃至門除出。夏則先灑、每晨一次、非重故、或疾病不令入。室人不用命、罰之、跪至二鼓謝過、乃命起。與人曰、窮苦至極、愈當清亮、以尋生機、不可徒爲所囚。^⑤同會人如曲阜遇風、次日大風、吟云、谷風凜凜、逆行人、繼日塵霾日倍昏。山左揚鞭遊孔墓、不堪回首望燕雲。二月三日、至曲阜、齊戒具牲。五日、祭孔子廟及墓、思聖人之道、若或臨之。九日、登泰山、賦詩云、志欲小天下、寧須登泰山。聊以寄吾意、身步碧雲天。旋里至楊村、過祖塋、下拜。入里門、下。出里門、乘。後爲常。

思吾身口及心何嘗有從容二字、須學之。與王法乾習祭禮、法乾曰、勞矣、可令子弟習、觀之。先生不可曰、所貴于學禮者、周旋跪拜、以養身心、徒觀何益。乃同習。

四月五日、朱翁卒、先生哭盡哀。是日三不食、次日辰始食。與王法乾議律、異姓不許過嗣、卽同姓而其養父有子者許歸宗。今若以孫禮服期、是二本矣。可義服大功、旣葬、練、復內、復常食。若葬緩從俗、以五七日可也。越五日、以遭變中之變、不能朝夕會哭、定哀至北向跪哭。先生本族叔父羽洙來呼歸宗、先生求俟畢葬終喪、羽洙又促之、先生曰、塋秋以爲期、倘踰時、卽歸。羽洙語以危行言孫、謹慎保身。五月九日、練、惟朔望往哭。



殯宮、不與燕樂、不歌。復常功、如習書數類、仍廢常儀、如朔望拜類。晨謁告、面生祠、不廢。十四日、買食豆腐、當然涕涕。蓋先生養恩祖、祖母十一年、未嘗特食一腐、今傷腐之入口也。投呈于縣、轉申學院、求定服喪畢、歸宗、批評歸宗、服以期、乃將讓產。後凡存朱氏物、盡還之。令養子訥言亦歸宗、曰、吾不忍訥言之徒父子也。給以物。六月、至楊村、携叔父之子至、名曰享、教之讀書。聞劉村孝子朱莪貧、餽以錢。論明政四失、設僧道職銜、信異端也。立宦官衙門、寵近倖也。以貌招選駙馬、王妃、非養廉耻也。問罪充軍、以武爲罪徒也。誰復敵愾。七月、思無事之時、朔望前一日、必齋戒、迨遭三年喪、則

無日不哀、亦無日不齊且戒矣。故朔望節令哭奠皆不云齊戒。若期功以下既葬、則飲酒食肉非常戒、哀不及重喪之純、亦不得言常齊。凡朔望前一日、仍當齊戒。遇橫逆不校、然鬱鬱思君子有終身之憂、無一朝之患、愧悔久之。一日覺氣浮、思氣不自持、其灾乎。已而傷手。十一月十五日、哭奠恩祖考妣墓以出、館博野楊村、告又哭。招亡子赴考之魂、令從而西。蓋楊村族人公議挽先生還家教子弟也。時朱晃復謀吞先生隨東產、起釁、先生不校、且使人解之、不肯與絕往來也。十九日、楊村顏氏族、人來迎先生歸、復爲顏氏告父祠、奉生主升車、隨之西歸。朱族及劉村、隨東各鄉諸親友餞送、或



村首、或至蠡城、或及楊村、皆哭泣不忍別。劉煥章贈園
榼一內果、曰、外無圭角、美在其中。先生受之、謝曰、敢不
佩教。至楊村次日、風興、易吉服、告新宅五祀之神、畢、反
接服。宅本其祖踞、先生復之者也。邊之藩、顏士俊、玄信、
士鈞、士侯、士鎮、士銳、夏希舜、王久成從遊。王法乾述
煥章規先生之言曰、對賓言長不能盡人之意、偏向不
及遍人之歡。先生謝之。十二月朔望、拜哭朱翁于野
所。

甲寅四十歲。

正月朔、哭祭朱翁于南寧。五日大功服闋、以學憲批期
定內除常儀、俱復祭先與神吉服、餘服素終期。乃之蠡

哭奠朱翁墓、告大功闋、期服內除。以大明會典、品官
祀四世、庶人祀二世、立顯祖考諱子科、祖妣某氏神主、
笏書孝元孫杲奉祀、及顯考諱發神主、以先生殤子赴
考耐食。春祀祖、以考配享。秋祀祖、不及祖。蓋髣髴程伊
川所撰禮、而謂分時專祀一主、齊心乃一、乃能聚渙。又
祭尊得以援卑、祭卑不可援尊也。後以爲誤、改之。二
月、率家人行忌祭禮于恩祖母墓、并哭恩祖。閩族供
清明祭于墓。先生奉族長命、立族約、約孝、約弟、約行冠
昏喪祭諸禮、約周郵、約勿盜賄、奸欺、詳載家譜。四月
五日、期服闋、率家人舁供入蠡、祭恩祖考妣于墓、告以
歸宗、易吉服、延朱晃及朱氏族長賢者共餞、遍拜辭。



先生既歸宗、謀東出尋父。值三藩變、塞外騷動、遠在戒嚴、不可往、日夜悽愴。思向謂有心作欺之害大、無心爲欺之害小。今知有心作欺之害淺、無心爲欺之害深。或勸先生獻策、曰、張齊賢不以此出乎。先生笑曰、王文中何以不出、人隱見命耳。天之用吾也、揆隱而人求焉、故劉穆之困卧無袴、一朝而相宋。天之廢吾也、揮標自市而終不售。韓昌黎三上宰相書、何益哉。魏帝臣來訪、先生待以脫粟、帝臣欣然曰、君以君子待我矣。帝臣名弼直、博野縣庠生、善容儀、周旋喜賓客、譚論欬欬然、終日無倦。施目疾藥、遠來者輒延欸下榻。嘗僕馬居數月、疾逾、乃去。與妻宋氏相敬如賓、每外退、必入宋榻。

宋氏嘗請之副室、或已至副室、宋氏輒來、副趨出垂手迎、率簾肅入。夫妻坐譚久、副侍不命不坐也。及宋氏卒、副祝氏以哭病亦死。帝臣晚年聞先生學、甚重之、致敬盡禮焉。士鈞問、孔子稱管仲爲仁、而孟子不許、何也。曰、孔孟因時立論、所謂時中也。春秋周室卑、荆楚逼、不有管仲、孰爲尊攘。至七雄之世、功利誇詐之習成、發政施仁之道息、孟子自不得傍孔子曰叻也。後之講學、則不然、虎豹已鞞矣、猶云寧質邢衛已亡矣、猶云差管、虛言已蠹世矣、猶云講讀纂修、而生民之禍烈矣。九月、修家譜、其目十七、曰姓氏源流、曰世系派衍、曰遷移離合、曰別嫌明微、曰莊居宅第、曰墳塋圖像、曰祭田樹株、



曰饒宴儀注、曰家禮儀注、曰家法勸戒、曰人才刻傳、曰嘉言善行、曰先人遺影、曰珍器文章、曰簡書誥命、曰婦女甥壻、曰拾遺雜記。買田氏女爲婢。王法乾爲子加冠、宿先生爲賓、行如禮。王法乾謂先生曰、凡食、祭先代、造食之人、敵客、客先自祭、降等之客、主人先祭、導客、客從之。臣侍君食、則君祭而已不祭。若君以客禮待之、命之祭、乃祭。大兄凡食、自祭、非禮也。先生曰、此禮久廢、故吾獨行以爲人倡。承教、敢不如禮。自勸有美言、傷信之過。或言、天下多事、盡濟諸。曰、僕久有四方之志、但年旣四十、血嗣未立、未敢以此身公之天下耳。因愴然。

乙卯四十一歲。

正月增常儀灑掃。惟冬不灑。清明十月朔祭墓。恩祖考妣忌日亦往祭其墓。時及門日衆乃申訂教條。每節令讀講教條。諸生北面恭揖。令一長者立案側高聲讀講畢。又一揖而退。有新從遊者。必讀講一次教條。一孝父母。須和敬並進。勿狎勿怠。昏定晨省。出告反面。各一揖。經宿再拜。旬以上四拜。朔望節令俱四拜。惟冬至元旦六拜。違者責。有喪者不爲禮。但存定省。告而父母有喪者亦然。一敬尊長。凡內外尊長俱宜小心侍從。坐必隅。行必隨。居必起。乘必下。呼必唯。過必趨。言必遜。教必從。勿得驕心傲氣。甚至戲侮。于犯者責。一主忠信。天生人祇一實理。人爲人祇



一實心。汝等存一欺心、卽欺天。說一謊話、卽欺人。務存實心、言實言、行實事。違者責。一、申別義。五倫若父子之親、君臣之義、長幼之序、朋友之信、其義易曉、獨夫婦一倫、聖人加以別字、洵經綸大經之精義也。七年男女不同席、行路男子由右、女子由左、叔嫂不通問、男女授受不親、此皆男女遠嫌之別也。至于夫婦相敬如賓、相成如友、必因子嗣、乃此御夫婦之天理也。必齋戒沐浴而後行。別義極精、小子識之。一、禁邪僻。自聖學不明、邪說肆行、周末之楊墨、今日之仙佛、及愚民之焚香聚會、色門頭、皆世道之蠹蟲、聖教之罪人也。汝等勿爲所惑、勿施財修淫祠、勿拜邪神、勿念佛、勿呼僧道爲師。若崇

族隣里戚遠者、須感化改正。至于祖父有誤、諭之于道、更大孝也。違者責、罪重者逐。一、勤赴學。清晨飯後務期早到、一次太遲及三次遲者責。一、慎威儀。在路在學、須端行正坐、輕佻失儀者責。一、肅衣冠。非力作不可太褻衣。雖燕居昏夜不可科頭露體。一、重詩書。凡讀書必鋪巾端坐、如對聖賢。大小便後必盥較潔淨、方許展讀。更宜字句清真、不許鼻孔唔唔。違者責。一、敬字紙。凡學堂街路、但見字紙、必拾積焚之。或不便、則填壙縫高處。一、習書。每日飯後做字半紙、改正俗語、教演筆法。有說落忘記者責。一、講書。每日早晨試書畢、講四書或經、及酉時講所讀古今文字。俱須潛心玩味、不解者不妨反復。



問難、回講不通者責。一、作文。每逢二七日、題不拘經書、史傳、古今名物、文不拘詩、辭、記、序、誥、示、訓、傳、願學八股者聽。俱須用心思維、題理通暢、不解題、不完篇者俱責。一、習六藝。昔周公、孔子專以藝學教人。近士子惟業八股、殊失學教本旨。凡爲吾徒者、當立志學禮、樂、射、御、書、數、及兵、農、錢、穀、水、火、工、虞。予雖未能、願共學焉。一、六日課數。三、八日習禮。四、九日歌詩。習樂。五、十日習射。一行學儀。每日清晨飯後、在師座前一揖、散學同。每週朔望、節令、隨師拜至聖先師。四、起北面序立、以西爲上、與師爲禮。再分東西對立、長東幼西、相再拜。一、序出入。凡出入齋班、上中左魚貫、論前後、行輩異者以行輩叙、相遇

相別皆拱手。出學隔日不相見。見必相揖。十日不相見。見必再拜。皆問烝福。一、輪班當直。凡灑掃學堂、注硯、盛夏汲水、冬然火、斂做進判、俱三日一班。年過十五、文行成章者免。惟有過免責。則罰執小學事。一、班隨有善可旌者、即免。一、尚和睦。同學之人、長幼相敬、情義相關、最戒以大凌小、以幼欺長、甚至歐詈者、重責。一、貴責善。同學善則相勸、過則相警、即師之言行起居有失、俱許直言、師自虛受。至諸生不互規有成、而交頭接耳、羣聚笑譁者、責。甚至戲嘲褻侮者、重責。一、戒曠學。讀書學道、實名教樂地。有等頑童、托故曠學、重責。若有事不告假者同罪。二月、聞王五修卒、爲位齊戒哭奠。曰、瞽瞍、愚



父也。而舜齊粟祗載。定哀庸君也。而孔子鞠躬踴躍。故孝莫大于嚴父。忠莫大于嚴君。二月王契九來訪。觀存性存學編。是之契九名。鮑清苑人。少有高才。與呂中習兵學。好雌黃。人爲惡。少所侮。淡悔之。晚年絕口不言人過。有以文事質者。輒稱佳。博學工詩。閏五月。陳見粵來訪。見粵名振瞻。清苑人。豪狂博覽。托東鹿任景六訪父。以其爲商于關東也。二十八日。未坐。不正。覺卽正之。申交股坐。覺而開之。九月五日。率門人習射村首。中的六。門人各二。因思孔子曰。回之仁。賢于丘。賜之辯。賢于丘。由之勇。賢于丘。此聖道之所以光也。漢高祖曰。運籌吾不及子房。攻戰吾不及韓信。給餉守國吾

不及蕭何、此漢代所以興也。今從吾者更不吾若、吾道其終窮矣乎。思人不親、教不成、事不諧、多以忿累之、屢懲而不免、愧甚。給孫衷淵書、規其惑佛老也。衷淵名之萍、高陽人、孫文正公侄孫、隱居力學、以孝母名。訪彭大訓、永年、博野庠生、孝繼母、端謹。

丙辰、四十二歲。

正月、保定府閭經畧鳴泰之裔有婦人被妖魅、符籙驅之、莫效。其妖自言一無所畏、惟畏博野顏聖人。是時先生與王法乾人皆以聖人稱之、專价來聘、先生謝不往。又力請、力却之、恐虛傳招禍也。有求文者、謝以儀邦之。語門人曰、君子貴可常、不貴矯廉邀譽。昔子路拯溺、



人勞之以牛而不受。孔子責之曰：自此魯無拯溺者矣。今蠡人無醫，自朱振陽施方，醫始也。博人無師，自吾家先三祖施館教食學者始也。小子識之，吾之却此有謂也，不可法也。曰：言而盡人者大，盡于人者小。二十七日，之市市麻不成，信手拈麻一絲，將作鞭提。思麻未買而用其一絲，非義也，還之。謂門人曰：君子于桓文也，賤其心而取其功。于程朱也，取其心而賤其學。日功增抄天文占法，讀步天歌，廢本日近出告家祠，從王法乾之死而生之不智之言也。三月，易砥石十餘片，後出者不如前所目，念貧人也，如所言價與之。知劉煥章缺糧，餽梁石六。思體人之情，則不校，體愚人

之情則生憐心、體惡人之情則生懼心。憐則不忍校、懼則不敢校。又思禍莫大于駁人得意之語、惡莫重于發人匿情之私。一僧求人邀入寺、辭曰、儒爲盡人倫之道、寺爲無人倫之地、不往。思齊明者、正吾身之德也。耳聰目明、肢體健利、吾身之用也。寡慾積精、寡言積氣、寡營積神、厚吾身之生也。否則非堯舜之修身也。閑男女之邪心、飭彝倫之等殺、正一家之德也。宮室固、器皿備、職事明、利一家之用也。倉箱盈、凶札豫、厚一家之生也。建學校、同風俗、正一國之德也。百工修、百官治、利一國之用也。倉府實、樂利遠、厚一國之生也。否則非堯舜之齊治也。六月十一日、牧驢思事雖至瑣、但當爲卽



義不可有厭心。題日記百日、學如愚。思心神在內、天清地寧、豈不善乎。惜未能久也。勉諸。二十日晚、與人坐、遇可言、乃一二語。卽正言、但見人非傾聽、卽止。八月、定此後行醫、非价非聘不往。九月、立齋戒牌。十月、過王家莊、問室人、生父家無後矣、但有同曾祖兄弟三人。思得從弟子者其道行、得畏弟子者其道光。羽沐規先生未融鋒稜。

丁巳、四十三歲。

正月朔、思氣不沉、神外露、非雄壯也。萎歉不學、而省言、斂氣、非沉定也。蕭九苞問曰、復井田則奪富民產、恐難行。先生曰、近得一策可行也、如趙甲田十頃、分給三

十家、甲止得五十畝、豈不忍吝法。使十九家仍爲甲佃、給公田之半于甲、以半供上、終甲身其子賢而仕、仍食之、否則一夫可也。元宵懸齋前一燈、羣聚觀。先生歎曰、盛大紙燈何足盼、而羣聚者、通巷無燈也。士君子生於後世、雖羣望集之、必當進而與堯舜周孔相較、則自見其卑、前途無窮。若遽以寸光自多、不幾窮巷之紙燈乎。王法乾曰、每書無聊、便思息肩。先生曰、此大惡、宜急改。莊周、佛氏大約皆不耐境遇之苦而逃者也。五月、嫁祖母張氏逝、服弔衰、葬除。六月、如易州會田治、姪焉緒升、楊孔軒論學。治姪名乃訖、易州人、孫徵君弟子。緒升名慶瀨、安州人、孝繼母、知正學。孔軒名思茂、山



東人、以祖族遷左、遂入旗。孔軒、曠歸民籍、居新城、有文
武偉志。親喪、廬墓三年。九月、與王法乾、交責爲學不
實、宜天降殃、共服先君子朴實。十月、訪宋廢休、楊計
公論學。廢休名會龍、博野人。童年遊京師、一僧講法曰、
說人墜天堂、自己墜天堂。說人下地獄、自己下地獄。廢
休笑、僧曰、汝童子、何笑。曰、笑汝不識字耳。說悅也、一言
罪小、悅人福心、何其善。福至矣。悅人福心、何其惡。禍至
矣。僧愕然。已而曰、君必前世如來也。拉至一水甕、照之、
見已頭瓔珞環垂、如繪佛菩薩狀。廢休遽醒曰、幻僧而
以術愚我、入邪教耶。僧驚謝去。善事續母、祭神必齋戒。
樂施與、邑數十鄉有紛難難平、廢休到卽釋。某生忿弟

歐其子、且將興訟。廢休曰：「君愛子乎？惜令先君不在耳。若在，令弟胸剗可使見乎？」生遽已。一少婦盜死，其母必令婿家作佛事。廢休往說之，嫗掩扉拒曰：「翁所言皆聽，惟吾女苦死，必資佛力救，勿啓齒。」廢休曰：「嫂壽幾何？」曰：「七十。」曰：「求出共商。」曰：「吾婦人孰與男立？」廢休乃大言曰：「七十老嫗尚不立男側，況幼女牌位？令羣僧隨昇，不驚魂飛越乎？若女苦死，憐之，惟慈母豈可？又使僧衆誼闢，驚散其魂乎？」乃止。其他類此難僕數，而不食人一盂，不受人一錢，謝也。計公安平諸生知兵能技擊，精西洋數學。十一月，如寧晉，哭奠張公儀之趙處士墓弔之。處士名琰，安肅人，甲申後不應童子試，就學于公儀，其卒



也。白虹貫日。先生詩云。孝友清高素慕君。神交未遂范
張心。白虹貫日當年事。遠拜孤墳憑弔淩。過澠水白
橋。思橋舟王霸之分也。橋普濟而無惠名。舟量濟而見
顯功。君子其橋乎。曰。陳同甫謂人才以用而見其能
否。安坐而能者不足恃。兵食以用而見其盈虛。安坐而
盈者不足恃。吾謂德性以用而見其醇駁。口筆之醇者
不足恃。學問以用而見其得失。口筆之得者不足恃。
十二月。訪安平趙衛公。啓公兄弟皆有武勇。言可謂言
少年志爲聖賢。亦訪之。詡言名默。自此時來問學。
戊午。四十四歲。

正月。定每年元旦後。以次讌敬族尊長。思海剛峯曰。

今日之信程朱、猶戰國之信楊墨。吾謂楊墨道行、無君無父、程朱道行、無臣無子。試觀今日臣子、其有以學術致君父之安、救君父之危者幾人乎。抄鄆州學碑刻洪武八年頒學校格式、六藝以律易御禮、律書爲一科、訓導二員教之。樂射算爲一科、訓導二員教之。守令每月考試、三月學不進、訓導罰俸半月。監察御史按察司巡歷考試、府生員十二名、州八名、縣六名。學不進者、守令教授、訓導罰俸有差、甚多則教官革職、守令答四十。三代後無此學政、亦無此嚴法、誰實壞之。源按、三代以後、開創帝王可與言三代治道者、明太祖一人而已。惜無王佐之才如先生者以輔之、遂將所創良法如此類。



不久卽變、不變者後人壞之、惜哉惜哉。八月一日、親御載薰、失新易鞭。思以年長多疾、定不力作、今復力作、省半工而失一鞭、非命乎。徒自貽不安命之咎耳。九月、會李天生于清苑、論學。天生名因篤、陝西富平人、能詩文、時以博學鴻儒舉至京、考授翰林院檢討而歸。十月、一門董歐先生弟亨、責之不伏、逐之失言。旣而悔之、以犯劉煥章所戒也。煥章嘗規先生曰、君待人恩義甚切、而人不感、或成讐者、以怒時責人語過甚也。夜不眠、內子問故、曰、吾嘗大言不慙、將同天下之賢才爲生民造命、乃恩威錯用、不能服里中之童、愧甚憂甚。與高生言承歡、生曰、非無心也、發不出耳。曰、發不出、病蔽

深也。愉色婉容、性實本具、但病蔽後須著力發、發出又須頻頻習熟。故曰、庸德之行、不敢不勉。十一月、入叢哭郭敬公、三日不歌不笑、送葬哭之哀。先生族人爲尉虐、被繫累累、乃訟之縣、事解。曰、爲治去四穢、其清明矣乎。時文也、僧也、道也、娼也。十二月、以今歲覺衰、書一聯曰、老當更壯、貧且益堅。已未、四十五歲。

正月、塏同李毅武拜先生開學、先生謂塏曰、尊君先生老成寡言、僕學之而未能。內方而外和、僕學之而未能。足下歸求之而已。毅武名備、邢臺人、志學聖學、篤孝友、燕居必衣冠、如對大賓。見不義事、去之如掩鼻而避惡。



臭也。如蠶與塋交、共學琴、學舞、學禮、關佛老力、故同問學于先生。二月、謂門人曰、天廢吾道也、又何慮焉。天而不廢吾道也、人材未集、經術未具、是吾憂也。孔子修春秋曰、我欲托之空言、不如見諸行事之深切著明也。會典、大政記實、竊取之、如有志者、鮮何困吟曰、肩擔簞劍倚崆峒、翹首昂昂問太空。天挺英豪中用否、將來何計謝蒼生。或問、守禮人將以爲執。先生曰、禮須執聖言也。安州陳天錫來問學、謂程朱與孔孟隔世同堂、似不可議。曰、請畫二堂、子觀之。一堂上坐孔子、劍佩觿決、雜玉革帶、浚衣。七十子侍、或習禮、或鼓琴瑟、或羽籥舞文、干戚舞武、或問仁孝、或商兵農政事、服佩皆如之。

壁間置弓矢、鉞戚、簫磬、算器、馬策、各禮衣冠之屬。一堂上坐程子、幾冠博服、垂目坐如泥塑。如游楊、朱、陸者侍、或返觀打坐、或執書吾伊、或對譚靜敬、或搦筆著述。壁上置書籍、字卷、翰硯、梨棗。此二堂同否。天錫默然笑。

之田行徐而莊、思此無暴其氣也、而卽所以持志。思老將至而身心未可自信、如作聖初志何。又思致用恐成馬謖、宜及時自改。賈子一問家變、先生曰、舜之化家也、其機在不見一家之惡。爲子計、須目盲耳聾、心昧全不見人過失、止盡吾孝友、方可化家而自全。途遇遊令、避人門下、令回首諦視久之。因思吾人不言不動、猶的然致世別眼、况輕言妄動、焉能晦其明以求免乎。



九月、謂人曰、人宅內供仙佛不祥、如人請僧或道士
常住宅中、可乎。弔蠡縣列夫徐烈婦。客有見先生
颺場者、異之。先生曰、君子之處世也、甘惡衣粗食、甘艱
苦勞動、斯可以無失已矣。語可詡言曰、佛氏是勿視
聽言動、吾儒是非禮勿視聽言動。十月、左目上生瘡、
後久不愈、左目遂眇。途行遇風、輒作痛避息。
庚申、四十六歲。

正月朔丑、與隱然見一烏衣矮人。已祭祖考、父生牌、忽
跌仆如瘡首狀。疑父已逝矣。大慟。自此于父生位前供
箸饌、以神人之間事之。看陳龍川答朱子書、至今之
君子欲以安坐而感動之、浩歎曰、宋人好言習靜、吾以

爲今日正當習動耳。王法乾父廷獻卒，先生往哭奠，
規法乾行喪禮。廷獻翁名蘊奇，定州衛諸生，性仁厚，友
于弟，以次女妻塋，已而卒。先君子曰：先生共法。婿則猶是
也，而君女亡矣。俗以婿繼娶爲續女，歸寧非禮也。翁然
之。其女未于歸時，有糧數石，翁遣車送至。先君子曰：冷
女在時，未聞有此也。則君家物耳。請載歸。翁曰：亡女爲
李氏之鬼，其遺物豈王氏之物哉？必不可歸。先君子受
之。四月二十四日，先生叔父愉如卒于京邸。先生聞
之，慟哭成服。五月，塋來謁，先生衰麻出見，教學小學
曲禮。涑州國公王來問學。公王初名之元，避先生改
名之桓。先生自二月買石氏女爲側室，以身有疾，未



納女癡且顛、爲媒欺也。至四月、讓媒氏返之、得原金。六月、媒轉鬻之旗下、先生悔之。七月、塋聞往諫、先生泣曰、吾過矣。吾父無處所、而年四十餘、先人血嗣未立、佳與行、罪皆莫追。前擬有子卽出、後迫于時晚、以爲但見子產卽出、後更不及待、但見有孕卽出。乃天降罰、老妻不育、置一婢爲人所欺短、又置一側爲人所欺癡、故彥亂之極、遂欲將此原金再圖一人、而不知其過戾至此也。敢不速更、盡出原金、贖女歸其父、不責償。塋感先生改過之勇、立日譜自考自此始。閏八月、思爲學之難也、如行步也、心在則中規矩、心不在則不中規矩、所爭在敬肆。而人見其某時如此、某時又如彼、遂指以爲僞矣。

敢不力乎。王法乾指其門人某曰、渠能以冷眼窺人。先生曰、切不可教之如此。昔人有言、社稷丘墟、凡爲子孫者當戮力王室、且勿以名分相責。方今孔子之道塗地、但有志者卽宜互相鼓舞、以相勉于聖道之萬一。有八長而二短、姑舍其二。有八短而二長、姑取其二。後生尺寸未進、先存心摘人短、此何意也。或告兄弟惡、先生悽然曰、君有惡兄弟、幸也。若某欲求一惡兄而恭之一惡弟而友之、得乎。其人感動。聞先君子事親、夙興夜寐下、初不令父母知、獨左右就養、委曲有道、以使昆弟安、嘆曰、吾不如也。塋規先生言躁而長、猶未改。先生曰、古人養充而神靈養充則改過有力、神靈則一點



卽化、僕正賴良友夾扶耳。因出日記令塋評。劉煥章
規先生曰、顏子之明、何至爲佞人欺。而夫子教之遠者、
乃恐賢豪恃聰明、欲駕馭英雄、不覺爲佞人誤耳。先生
服其言。九月、博野鄉耆謀公舉先生賢能、先生力沮
之。語塋曰、春秋惟當以道致霸、戰國必當以道致王。
孔子欲爲尊攘事、故仁管仲。孟子無須此矣、故卑之。易
地則皆然。教塋三減曰、減冗瑣以省精力、減讀作以
專習行、減學業以却雜亂。如方學兵、且勿及農、習冠禮
未熟、不可更及昏禮。又語塋曰、猶是事也、自聖人爲
之、日時宜、自後世豪傑出之、曰權畧。其實此權字卽未
可與權之權、度時勢、稱輕重而不失其節是也。但聖人

純出乎天理而利因之、豪傑深察乎利害而理與焉。世
儒等之詭詐之流、而推于聖道外、使漢唐豪傑不得近
聖人之光、此陳龍川所爲扼腕也。僕以爲三代聖賢仁
者安仁也、漢唐豪傑智者利仁也。 堪問、古人子婦事
舅如父、今遠避以爲禮、何也。曰、古人三十而娶、有子婦
則已老矣、故可近事。今人皆早、父子年多不甚相遠、則
別嫌爲禮、今時之宜也。 十二月、先生叔父柩還自京、
竭力位其子亨葬之。因思父哭甚慟。 曰、勇、達德也、而
宋人不貴、專以斷私克慾註之、則與夫子不懼二字及
勇士不忘喪其元、臨陣無勇非孝等語俱不合矣。祭之
何不胥天下而爲婦人女子乎。

辛酉四十七歲。

正月、携珠如獻縣拜王五公先生、弔高公慶箕墓、並會
五公門人吳瑾等。回過澆州國公王冢、抵安平昭彭古
憲、彭子諒。二十五日、哭奠叔父主前、告練。二月、往
哭奠朱參雨。坐王法乾齋、相對衍衍、忽覺期服忘哀、
卽謹。三月、觀珠日譜白圈甚多、曰、此非慊也、怠也。怠
則不自覺其過、不怠則過多矣。僕記中純白圈終歲祇
數箇、自勘私欲不生、七情中節、待人處事無不妥當、乃
爲慊。故嘗與呂文輔言、聖門三月不違仁者、固難、及卽
月至、日至、亦向容易。僕並不可言時至、祇刻至耳。期
服雖練、每日必思慕數次。謂夏希舜曰、舜何罪、須知



父母不悅，卽我之罪。舜何慝，須知感動父母不能，卽我之慝。慝字更苦更精。蓋罪猶有事實可指，慝則並無其事。但見父母不允不若，必我心中暗有不可感動者在也。養同高祖，侄爲子，名之曰爾。穰所箴膝口木雞四字于東西壁，莊對致敬如諍友在旁。慝人不作聖，祇是昏情。情則不緝，昏則不照。叅訂司馬光十科取士法。源按唐宋科目甚繁，溫公十科差勝。要皆出仕之人而間雜以未仕者，總不外明經進士而已。是取之以章句辭華，而另設科以用之，欲人才之得難矣。不如卽以先生所述三物之教，復古制鄉舉里選，各取其長，而分兵農禮樂諸科以用之，終身于一職，以其職



之尊卑爲升降而不雜其途。庶人才可以競出、政事可以畢舉、又何事于唐宋科目哉。先生存治之意如此、今蓋姑取其科之近似者檢較之耳。日、彭濟寰嘗戒予謂大病是心中話卽說在口中、至今二十年未改也、耻哉。四月二十四日、哭莫叔父主、告釋服。聞劉宰宇以豪俠、老而甘貧、獎之。齊燿燧侯問學。時搆與張文升共學、韜鈴先生每入蠡城、則商酌徹晝夜。觀王法乾日記曰、仁者不見菲薄之人、情不相召也。存于中者、戾而感應甚神、可畏哉。服其喪中膏肓、錄之。思周孔似逆知後世有離事物以爲道、舍事物以爲學者、故德行藝總名曰物。明乎六藝固事物之切、卽德行亦在

事物大。大學明親之功何等大。而始事祇曰在格物。空寂靜悟。書冊講著。焉可涸哉。八月以患瘧久。氣血虛。乃更弔日在喪家。不御酒肉。移處則用。偕瑛習禮教之日。旋轉貴方圓。唱禮貴高亮。方圓又貴中節。高亮又貴有謹慎意。僕嘗謂呼弟子及奴僕聲音亦宜莊重。而忌凌傲也。王法乾摘瑛過日。剛主交某某。又與某通有無可憂。先生曰。果有之乎。然吾以爲剛主不及吾二人在此。其勝吾二人亦在此。吾二人不苟交一人。不輕受一介。持身嚴矣。然爲學幾二十年。而四方未來多友。吾黨未成一材。剛主爲學僅一載。而樂就者有人。欲師者有人。夫子不云乎。水清無魚。好察無徒。其將以自收。



也。思齊家之難、誠哉、頓笑不可苟也。行必習、步
步規矩如神、臨之。始製懸門齊戒牌、每齊戒懸大門
外、云今日交神、不會客、不主醫方。親友賜訪、請暫回、或
榻他所、祭畢領教。看家語、至趙簡子鑄刑鼎、孔子歎
曰、晉其亡乎。法銘在鼎、何以尊貴、術業之守。因著說謂
法寄之人也、銘在鼎、將重鼎而輕人、法必失。道術之人
也、刻在書、將貴書而賤人、道必亡。十月、約塏以月之
三五日會賢學。先生從不入寺、不與僧道言、至是悔
曰、如此、何由化之。此即褊狹不能載物之一端也。十
二月、著明太祖釋迦佛贊解。
壬戌、四十八歲。

正月、先君子設穀日之筵、先生司禮、同劉煥章、張函白、王法乾、張文升、魏秀升諸友彈琴賦詩、習射演數、歌舞、藏鉤極樂。先生作穀日燕記。 塏從先生如獻縣、與王五公先生議經濟。 國公王邀衡水魏純嘏來傳天文之學。 思古學教汰、開而弗達、強而弗抑。又古人獎人嘗過其量、吾皆反此、不能成人材、不能容衆。自今再犯此過、必罰。 先君子規先生曰、滿腹經濟、再求中節。先生謝言。 四月、塏病疫、先生盤桓蠡城醫之。 七月、著喚迷途、後又名日存人編、一喚尋常僧道、二喚參禪悟道僧道、三喚番僧、四喚惑于二氏之儒、五喚鄉愚各色邪教。 九月、與塏訂規約、以對衆不便而規者可互



相融覺也。云、警情須拍坐、嚴駢示以晴。^⑥重視禁暴戾、多言作噉聲。吐痰規言失、肅容戒笑輕。謂張函白曰、千古學者皆被孔子狂簡二字說定。狂而不簡、則可進于中行矣。千古狂者皆被孟子進取不怠其初一語說定。進取而怠其初、則可幾于聖域矣。吾與法乾、剛主皆愧是焉。如保定府吳真、呂文輔、晤孫徵君十一子君夔。琳進于先生曰、五穀之生也、生而已矣。長也、長而已矣。不自知其實而穡也。學者有進而無止也。如之孔子、從心不踰時、猶思再進也。琳竊窺先生近若有急急收割意焉。且夫英雄敗于挫折者少、敗于消磨者多。故消磨之患甚于挫折、不知是否。先生曰、是也。願急改策。

癸亥四十九歲。

正月、如易州、紫雲軒山詩云、峯頂浮圖掛曉晴、當年七首入強羸。燕圖未染秦王血、山色于今尚不平。四月、博野知縣羅士吉差役來候、以王五修子贊及崔詹事蔚林、楊太僕爾淑言也。蔚林字夏章、學宗陸王。爾淑字湛子、孫徵君門人、俱新安人。六月、河南楊賡平來訪問學、奉與述途而去。喬百一書來論學、百一名已百、臨城人、明末給事范士髦嘗薦于朝、已而國變、遂高隱。與嵒往返書有云、孔子教人、不過忠信、忠恕等語、不止罕言命、亦罕言性。蓋性命之說、渺茫、不如實行之有確據也。實行敦而性命自在其中矣。此孔子維世立教之



浚意也、可爲名言。閏六月、納所買田氏女爲側室。張函白規先生固執兼輕信人。王五公先生亦謂曰、流丸止于甌臠、流言止于智者。先生服之。一族弟無狀、先生責之、其人曰、大兄惠我一家、原感不忘、因大兄表功、故反成怨耳。先生悚然自悔。九月、先君子病、先生視之、旣彌留、先生問、教曰、嘉哉、尚有始有終。卒、先生哭奠、挽聯曰、勁脊柱乾坤、操嚴端介。柔腸和骨肉、德重孝恭。批周子太極圖之誤、主靜之失。

校記

①此句當脫一字。

②據下文，「一」下當缺「驂」字。驂，小驢。

③此「驂」字當是衍文，蓋原應補刻於上頁第二行，誤刻於此。

④「數」上當脫「淚」字。

⑤因；疑作「困」。

⑥晴；當作「晴」，「示以晴」謂以目示意。

顏習齋先生年譜卷下

門人 李塋纂

王源訂

甲子、五十歲。

正月、國公王來請執贄。先生以其年長于已、辭之。二月、王五公先生卒、先生聞之大慟。已而聞其目不瞑、嘆曰、五公不瞑目矣、吾之目其可瞑耶。初志尋父、以事恩祖、不遂。及歸宗、值天下多故、又思爲父母立一血嗣、乃出、就延數年、今不及待矣、遂決計尋親。三月、爲位哭奠王若谷。若谷字餘厚、五公從兄、同起兵討賊者。嘗過先生、至易州坎下會葬五公、先生私謚曰莊譽。又之郎仁



儲藏

哭奠楊計公。先生自誓尋父遼東。不得則尋之烏喇船廠諸處。再不得則尋之蒙古各部落。再不得則委身四方。不獲不歸。故凡友朋當哭奠者皆行。乃出不欲留亡者以缺也。四月八日。隻身起行如關東尋父。過涿州晤陳國鎮。國鎮名之鉉。涿州人。鹿忠節公善繼弟子。善繼講學宗王守仁。而躬行切實過之。嘗語人曰。傳吾學者。杜越而外。陳氏子而已。年七十餘。諄諄提引後進。不少倦。人問之曰。先生亦苦寂寞乎。曰。動靜皆有事。何寂寞之有。大學士馮銓同城居。謫請見不得。十七日入京。刻尋父報帖貼四城門及內城各處。對人言則泣。人聚觀則叩首曰。求代尋。來報重謝之。斧資取給醫士。親



友餽黠亦受之。五月十五日、出朝陽門而東。每朔望必望拜家祠、答室人拜。二十日、抵山海關。海吼、山水暴漲、又无路引、不得出關。見山海之雄、嘆曰、夏殷周之得天下也、以仁、失以不仁。漢唐宋之得天下也、以智、失以不智。金元之得天下也、以勇、失以不勇。六月四日、遇豪士曹梅臣者、爲經營路引、乃得出。十三日、過韓英屯南、已至奉天府、卽瀋陽也。主堂兄在旗者希湯家。時東鹿友人張尙夫之兄張鼎彝、東巖任奉天府丞、往拜尙夫。因見東巖、求散布州縣尋父報帖。逢人則流涕跪懇、與之報帖、求其傳布。七月、張東巖作毀錦州念佛堂議、先生爲之作檄、作說、入存人編。八月、報者沓至、往

驗則非、先生日夜悲楚。交程玉行。玉行、山東人、有學、其壯志、以事編居藩陽。滿洲筆帖式闕拉江問性情、才。先生曰、心之理曰性、性之動曰情、情之力曰才。因言、宋儒不識性、並才精俱誤。拉江驚服、遂拜從學。拉江宿于外、先生問之曰、吾妻有親喪、念婦人亦人子也、豈可亂其喪哉。先生喜曰、禮所未制之禮也、而合矣。四出尋覓、日禱父信于神明。

乙丑、五十一歲。

二月朔日、傳益州南有信、先生如海、益等處。三月、宿遼陽城、出陷翻漿泥中。七日、至益平。十九日、又陷泥中、失履。出、過耀州。二十日、入海成縣。二十五日、入遼陽、俱點



報帖、遍諮詢不得。三十日、復返瀋陽。三月三日、擬東往撫順。四日、瀋陽有銀工金姓者、其婦見先生報帖、類尋其父者、使人延先生至家、問先生尋親緣故。先生泣訴、婦驚泣曰、此吾父也。先生乃詳問父名字、年貌、疤識、皆合。婦又言、父至關東、初配王氏、无出。繼配劉氏、生已。曾以某年逃歸內地、及關被獲、遂絕念。康熙十一年四月十二日卒、葬韓英屯。因相向大哭、認爲兄妹。先生又出、遍訪父故人、言如一。八日、乃定稅服。十一日、宰猪羊祭墓、立主慟哭。自此寢苦枕塊、不食甘旨、朝夕奠、午上食、哭無時。識交皆來吊奠、人人嘆息稱道。十二日、行初虞禮。四月朔、奠告、奉主歸、隻身自御車、哭導而行、日朝夕

奠、午上食、不怠。凡過大水、橋梁、城門、必下而再拜祝告。溝渠、徒杠、莊門、車上跪祝、或俯車秘祝、乃過。是日、兄及妹夫金定國、識交等俱遠送哭別。十二日、達松山堡、行忌日奠。途哭無時、惟至人宅哭止、數聲不揚。十八日、入關、往謝曹梅臣。梅臣來弔奠。嗣後遇前助力餽贐者、皆謝之。弔奠繹接。十九日、行再虞禮。二十日、過京城。五月五日、至博野七里庵。先期達服親皆成服、迎奠哭拜、相向哭。已人里、至宅安主、行三虞禮。遠地親友皆來弔奠、賻則辭。十三日、葬父生主于祖兆、告蠡岸教諭以下憂。六月八日、行卒哭禮。九日、行祔祭禮。自此惟朝夕哭。讀士喪禮、嘆古聖書多記事、後儒書多談理、此虛實之



儒藏

顏習齋先生年譜 卷下

別也。從三叔父怡如病、請同寢奉養之。七月十六日、怡如卒、其子早壯、方孩提、貧、先生代葬之。是後朝夕哭考、其間思及從叔則哭叔。十二月十六日、哭奠三從叔、告除服。高陽齊林玉有雄才、河南墾荒先生建之。丙寅五十二歲。

正月、教諭不敢以稅服報先生丁憂、先生必不易服應考、因棄諸生。二月、思孟子曰、先立乎其大、今小事皆能動心、小不平皆能動性、正是大不立也。三月八日、行小祥禮。自此易練服、止朝夕哭、惟朔望哭奠、頗食甘美、但不飲酒、不食魚肉稻。王學詩來執贄、先生不許、長跼兩晝夜以請。先生曰、吾惡夫世之徒師弟名而无

其實者。汝今居大母喪、能從吾喪禮行、再來受子矣。乃去。學詩字全四、完縣人、備身葬父、割股肉療母疾。舉使奏聞、並及其父三錫之孝、祖母金氏、母邊氏之節、領六十金、建三世節孝坊。嘗從孫鍾元徵君、魏唐三司寇遊。四月十一日、思喪禮不言齋戒、以无時不齋戒也。今予年踰五十、愧不成喪、食蔬不免慈悲、則祭前須齋戒。十二日行忌日奠。博野知縣羅士吉具牲來吊祭成禮。先生往縣謝、致胙二方、望署門稽顙拜而還。先生偶坐門外、聞言幾失笑、乃知喪禮不耦坐、不旅行、有以也。遂入。一日晏起、因思喪中廢業、兼以毀瘠、極易萎情、故先王制祝詞曰、夙興夜處、不惰其身。然期以內哀



慕不遑、不情猶易、練以後哀思日殺、心身少事、逸斯情
矣、情愈憊矣。故孔子曰、喪事不敢不勉。五月十三日、
聞關東大兄卒、稅服三月。先生自外過中門、側室田
氏急掩扉避、先生遙嘉之曰、可謂能守禮矣。八月十
三日、爲關東大兄位、奠告服闋。謂門人曰、初喪禮朝
一溢米、夕一溢米、食之无算。宋儒家禮刪去无算句、致
當日居喪過朝夕不敢食、當朝夕遇哀至又不能食、幾
乎殺我。今因家禮練後止朝夕哭、惟朔望未除服者會
哭。凡哀至皆制不哭、疑聖人過抑人情。昨讀子夏傳曰、
既練、舍外寢、始食菜果、飯素食、哭无時。乃嘆先王制禮
盡人之性、宋人无德无位、不可作也。

丁卯、五十三歲。

自傲曰、堯舜之聖在精一、吾不惟不精、而方粗如糠稗。不惟不一、而且雜如市肆、愧哉懼哉。須極力培持、上副天之所以生我者可也。三月二日、聞嫁母病、亟之隨東侍疾。五日、回里齊戒。八日、行大祥禮、始叅用儀禮。先生主初獻、主婦亞獻、以邊生作賓三獻。祭訖、急如隨東、則母卒矣。大哭、服吊衰、吊賓爲先生來者拜謝、非則否。十一日、奠。十五日、送葬。十六日、哭拜、辭主而回。二十五日、行禫祭禮。四月朔日、奉考主于家祠、行吉祭禮。乃遷曾祖考妣主于祧室、安祖考主于祖室、考主于廟室、以殤子赴考祔。十二日、行忌日祭。十五日、始行望。



禮于家祠。習齋與家人爲禮，命田氏隨女君拜祠。拜罷，女君皆四坐，受于拜父母畢，揖之。一切復常，惟不樂，不華飾，以尙有心喪也。行醫于祁州，濟貧，且欲廣成人材也。六月，刁過之，石藍生約共習禮。羅令懸匾表先生門。許西山致書于先生論學，先生以周孔正學答之。西山先生諱三禮，河南山陽人。順治辛丑進士，選杭州海寧令。邑煩劇，又值三藩變，政務旁午，先生撫民擒寇，皆有方略。且延士講學，行禮樂，考經史，尉傳績，紛先生處之裕如也。署後建告天樓，每晨必焚香告以所爲。辛酉入授御史，已巳遷至副憲，特疏劾內閣徐元文與其兄尙書乾學、侍郎高士奇，請一級而徐、高亦由是

主位。著河洛源流、政學合一等書。源流略云、聖道立中、
原通天地、民物爲一、全體大用、藝文書武、皆吾心性能
事。但自孔子沒而中行絕、狂狷兩途、分任聖道、乃氣數
使然、不可偏重。狂者進取、如張良、韓信、房、杜諸人、皆能
開闢世界、造福蒼生、然求其言行之盡規、規聖道、不能
也。狷者不爲、如程顥、朱熹、陸九淵諸人、不義不爲、主持
名教、然欲其出而定鼎濟變、如古聖之得百里而君之、
朝諸侯、有天下、不能也。二者分承協任、庶見聖道。若但
認孔子爲一經、率儒生、則非矣。庚午、官至兵部督捕右
侍郎、辛未卒。 琳與張文升推衍存治、文升著存治翼
編、琳著廖忘編、先生訂正之。 七月三日、謂紹沐曰、樣



其來予心告矣。紹洙問曰、素不妄動。已而爾機果至。紹洙遠族叔也、以貧養于習齋數年如一。八月、過保定府、入謁魏蓮陸所建五賢祠、程明道、程伊川、劉靜修、鹿忠節、孫徵君、以其皆郡人也。配饗者爲杜紫峯、張聚五、張石卿、孫君僑、高薦馨、孫衷淵。王法乾謂先生曰、君子口代天言、寧容易乎。先生是之。十一月、過安平、可訥言勸先生以時文教人、借以明道倡學。先生曰、近亦思及此。十二月、訂塋所著閔史却視。聞劉煥章无疾而卒、面色如生、大哭、往弔奠、爲作行狀。戊辰、五十四歲。

正月、常功增日三復、毋不敬、儼若思、安定辭、安民哉。

朔日、遣還初伯總喪、哭奠慟。時先生內子復姓李。

復移神州藥舖于家。思待聖賢以豪俠、待豪俠以聖

賢、待庸愚以聖賢、豪俠、詩、奸、惡、以聖賢、豪俠、或處之如

庸愚、則失其心、則致其侮、或害、皆已過也、而乃委命之

不淑、人之難交耶。二月、出棉百斤、助還初子文芳、始

喪。文芳、爾穰生父也。王學詩卒、先生如完縣弔之、揖

而不拜、以其歸能行朔望哭奠禮、收之爲門人也。四

月朔日、告還初伯于殯宮、除服。看恭四書言仁解。

七月朔日、行禮畢、謂內子曰、吾與子雖病、但能起、勿怠

于禮。塏規先生病中鬱鬱、是中无主也。先生即書于

冊面自警。鹿密觀來訪。思宋室臣子所宜急商確



者正在朝廷利害、邊報差除、乃范益謙首以爲戒、與明
人舍職掌談學、皆失聖道、而予中年曾受其疾染也。
十月、如獻縣哭奠王曙光。十一月、如高陽拜孫文正
公祠。如新安、拜謝馬開一、會僧鶚立。是時凡助尋父
者皆往謝之。如郝關與馬繪升言存性、存學。繪升初
疑、後是之。十二月、李植秀從遊學禮。
己巳、五十五歲。

正月、訂一歲常儀、常功、凡祭神用今儀、通三獻、詣位、讀
祝、共十二拜。較會典減三拜者爲成儀、連獻五拜者爲
減儀。春祭祖考、秋祭考俱大齊。季秋特祭孔子、並春祀
戶、孟夏祀竈、季夏祀中霤、孟秋祀門、孟冬祀水、俱中齊。

清明、十月朔從族衆祭祖墓、亦中齊、皆用成儀。凡朔望、節令、親忌日、已生日及祭外親友或同老幼祭分族、人墓俱小齊、用減儀。朔有薦、望惟酒果。大齊七日、戒三日。齊中齊、散齊二日、致齊一日。小齊、散齊一日、致齊一夜。大齊必沐浴、中齊沐浴或澡拭、必入齊房。小齊必別寢。戒日懸內齊戒牌、書云、戒不弔喪、不問疾、不怒責人、不入內、不與穢惡、飲酒不至三盞、食肉不如葷。齊沐浴、著明衣、遷坐、不會客、不主方、不理外事。致思所祭如在。齊日懸外齊戒牌、書云、今方交神、不敢會客、不敢主方。賜訪親友暫回、祭畢候教。如遠客、煩族親延榻他所、祭畢恭迎。凡倉卒與祭外神、親友又有時齊、刻齊之例、謂



立刻卽屏他念、禁言語、專思所祭也。凡祭、今家人辦凡祭品務潔肅。朔望節令謁祠、出中堂南一面、妻北面四拜。惟冬至、元旦、人皆答再。妻拜同、不答。子拜同、不答。妻拜妻儀同拜君。子孫惟元旦拜妻再、妻答拜。凡出告反面于家祠前、俱如生人禮。今因難言無事不關廟門、定卽日反者掛告祠外、經宿以上再拜告簾外、旬日以上乃啓簾焚香設薦告之。教妻行禮同。是謂家禮。朔望出至習齋焚香、率子及從學弟子拜聖龕四畢、坐受弟子拜四、是謂學儀。凡出過制必下、謁祠不下、不知者式之。行樹壁外、式文廟壁外亦下。過墓必式、墓墓不式。若名賢宗族及至親厚友之父母、雖下祠例。有所惻必式、如見瞽者、殘疾、喪

襄城倉側、河決、殺場之類。有所敬必式。如遇毫畫、望祠廟、望祖塋、過忠臣孝子、節烈遺跡、賢人里之類。凡過祖塋、日一至揖、再至趨、旬以上再拜、月以上四拜。思祖父母、師墓同。凡賓主相見、見師、日見揖、旬以上再拜、月以上四拜。交友皆再拜、會常客如常儀。凡吉禮、遭喪皆廢。雖總亦然。此一歲常儀也。習禮、樂射、御、書、數、讀書隨時書于日記、有他功隨時書。每日習恭時思對越上帝、言語肅威儀。每時心自慊則○、否則●。以黑白多少別欺慊分數。多一言○、過五則×。念一分○、過五則●。中有人邪妄也。如妄念起、不爲子嗣比內皆是。每晨爲弟子試書、講書、午判做教字。此一歲常功也。有缺必書。



爲却疾求嗣計、增夜中坐功。謂張文升曰、如天不廢
子、將以七字富天下、墾荒、均田、興水利、以六字強天下、
人皆兵、官皆將、以九字安天下、舉人材、正大經、興禮樂。
二月、恭執贄正師弟禮。先生歎曰、素隱行怪者有
其人、半途而廢者有其人、依乎中庸、遜世不悔者、吾非
其人也、竊有志焉。思心時時嚴正、身時時整肅、足步
步規矩、卽時習禮也。念時時平安、聲氣時時和藹、喜怒
時時中節、卽時習樂也。玉帛周旋、禮也、不爾亦禮。琴瑟
鐘鼓、樂也、不爾亦樂。故曰、禮樂不可斯須去身。王法
乾論友主擇交、先生主節取。三月、習琴。十一日、誕
日也、家人請拜、先生泣下曰、予兩間罪人、不及事父母、

敢當家人祝乎。乃例不祝壽。是日、與人送葬、遂泣不已、自傷也。知養子有隱疾、不能嬪嗣、且有室變、大憂。旋以命自解、乃謀養孫爲後。李植秀來問禮曰、子有祖父在、禮不得專行。吾聞人子善言常悅于親耳、善行常悅于親目、須潛孚祖父、若自其已出、而我奉行之者、乃善。此吾在朱氏時所自勉也。習騎刀式、始及雙刀。四月、學使李公應薦、知蠡縣事、趙公旭俱遣人懸匾旌閭。趙兼有餽儀、先生受而不報。時蠡人士公舉先生于縣、將達道院上奏、國公玉亦謀遍楊當道、先生力止之。謂堪弟培曰、僕抱禹稷之心、而爲沮溺之行、如函劍而欲露寸光者。法乾謂不如全函、剛主謂不如多露、皆



非僕志也。如魯樂莫辨世父保初。世父諱成性。康熙初以恩貢截留提選通判。辭老不就。先生私謚之曰節白。五月。堉問曰。近日此心提起時。萬慮皆忘。祇是一團生理。是存養否。先生曰。觀子九容之功。不肅。此禪也。數百年理學之所以自欺也。非存養也。予素用力。靜則提醒操持。動則明辨剛斷。而總以不自恕。蓋必身心一齊提起。方是存養。不然。則以釋氏之照徹萬象。混吾儒之萬物一體矣。七月。教李植秀及幼弟利學士相見。獻酬禮。令肄三。王法乾曰。程朱何可操戈。試看今日氣運。是誰主持。家讀其書。取士立教。致君臨民。皆是也。先生曰。元亦謂今日是程朱氣運。正如周季自是五霸。

持世、然必以爲五霸持世不如堯舜、程朱持世不如孔孟。已而曰、謂程朱持世尙過其分。十分世道、佛氏持三分、豪俠持三分、程朱持三分、仙氏持一分、聖道獨得不皇皇表章也。刁文孝之子靜之來言、靈壽知縣陸隴其求先生所著書、清苑知縣邵嗣堯欲相見。先生謝曰、拙陋不交時貴、吾子勿游揚也。隴其字稼書、浙江平湖人、爲程朱學、居官清介。嗣堯字子昆、山西猗氏人、學陸王、清威有吏才。以祭門神齊戒有雜念、思祭神猶難、于齊、况平常而能齊明也、卽專思神。二十九日出也、行中規矩、入則否。嘆曰、甚矣周旋中禮之難也。李植秀問曰、秀尋師問道、人多毀忌、如何。曰、天下方以八股



爲正業、別有講作、皆曰閒雜、皆屬怪異。汝初立志、當聞
然自進、不驚人、不令人知、可也。然亦須堅定骨力、流言
不懼、笑毀不挫、方能有成。八月、撫院于公成龍使來
懸匾旌間、先生受而不報。九月、訂恭所編訟過則例。
吹簫。自勘出門如見大賓、近多如此。國之桓介
堪執贄、先生辭、固請乃受之。思戒慎不覩、恐懼不聞、
必于湛然虛靜之中、稟上帝臨汝之意、則靜存正功也。
若宋人觀喜怒哀樂、未發氣象、非丹家所謂內視乎。
恭問、自整飭矣、已又忽忘昏惰、何以免此。先生曰、湯銘
苟日新矣、何必複曰日日新。日日則無間矣、何必贅曰
又日新。可見忽忘昏惰、古今學者通患、除時常振刷、无

他法矣。李植秀問閤念朋從屏之不退如何。先生曰、但將精神竦起、使天君作主、諸念自然退聽。然非用力有素、而驟言竦起退聽、亦殊不易。先儒所謂工夫、卽是效驗也。族弟借乘、家人對碓矣、先生思此人魯鈍、无所借、命家人改日碓。十二月、往哭奠闕太來。太來名際泰、蠡人、豪俠好義、所施散萬餘金、交游幾遍天下、而待人寬讓、遇橫逆笑受之、不報。三從叔子早壯、以孩提從母嫁、至是取歸、養之、率之招神于墓、立主習齋旁室、行虞禮。書一聯云、虛我觀物、畏天恕人。庚午、五十六歲。

正月三日、養族孫保成爲孫。國之桓至、先生曰、學人



未有真誠如子者。惜老矣。之桓曰。竭力向前。死而後已。敢以老阻乎。先生與王法乾同榻。問曰。元有寸選否。曰。有。遇人爭辯。能不言矣。二十三日。行中矩。望見壁。上書母不敬。快然思敬時。見箴而安。怠時。見箴而惕。不啻嚴師爭友矣。湯武逐物有銘。有以哉。博野令羅公致仕。先生往謝。羅公尋來拜謁。深以先生之學爲是。作喚迷塗序。二月。張東巖通政來訪。二十二日。遭從世母緦服。三月。訂塔族約。思事可以動我心。皆由物重我輕。故兵法曰。敗兵若以銖稱鎰。曰。後世詩文。字畫。乾坤四疊也。習射。門左演幾弄。家衆寂然。室中各理女工。如無聞。先生喜曰。誰謂婦女不可人德也。

五月九日、子弟俱往田、思吾庭除日新、有乏人、无廢事、今不潔、衰情甚矣。乃各處親掃、惟場三息乃畢。思內篤敬而外肅容、人之本體也。靜時踐其形也。六藝習而百事當、性之良能也。動時踐其形也。繫矩行而上下通、心之萬物皆備也。同天下踐其形也。禪宗焉能亂我哉。二十二日、哭奠從世母墓、告除服。六月、書謹言八戒、一戒閒言、二戒俗言、三戒類引、四戒表暴、五戒凌人、六戒幽幻、七戒傳流言、八戒輕與人深言。思文墨之禍、中于心則害心、中于身則害身、中于家國則害家國。陳文達曰、本朝自是文墨世界。當日讀之、亦不覺其詞之慘而意之悲也。思高明覆物、萬物歸我、洞照萬



象一象不沾、儒釋相去天淵也。思定其心而後言、自无失言。定其心而後怒、自無妄怒。失言妄怒、皆由逐物、未嘗以我作主。八月朔日、以祭門神齊、思人心不如聖人之純一也、齊日之心必如聖人、而神乃可格。人身不如聖人之九容也、齊日之身必如聖人、而神斯可交。一日行容恭、因思劉煥翁謂門人曰、予當恭莊時、輒思劉煥章、矜莊時、思呂文輔。坦率時、思王五修。懇摯時、思陳國鎮。謙抑時、思張石卿。和氣包括、英氣憤發時、思王五公。嗟乎、使諸友皆在、其修我豈淺鮮哉。九月、思人大則事小、伊尹五就湯、五就桀、人未聞譏其反覆背逆也。二日、行中規矩、思昨終日中度、今日惟此時純

敬之難也。思人才無用矣、厭其無用、卽已才无用。世

路不平矣、怨其不平、卽已情不平。以祭考齊戒、思齊

戒日有不悅、宜寬之、曰、先考之量容之也。有變財宜讓

之、曰、先考之惠及之也。十月、爲蠡人士作祭劉潤允

文、潤允名廕旺、蠡人、恭兄、富而行仁、環居十餘村、有訟

爭皆往質之。十一月、涑水曹敦化來問學、求列門人、

先生辭。王法乾曰、自知周孔三物之學、却缺靜功、不

及前日。先生曰、易曰洗心、中庸曰齊明、非齊不明、非明

不齊、非洗心不能齊明、非齊明不能洗心、何事閉目靜

坐、拾釋子殘藩也。十二月、教之桓、敦化學禮。敦化

介舉執贄、先生許之。先生語堪曰、伯夷仁也、柳下惠



義也。堦曰、堦亦謂伯夷非佛老可托、以其不念舊惡也。
柳下惠非鄉愿可托、以其必以道也。伊尹非桀霸可托、
以其樂堯舜之道、而一介取與必嚴也。孔子非經生可
托、以其志爲東周、而教人以兵農禮樂也。先生曰、然。
先生曰、嘗楊瑄疏言、選士專事文辭、自隋煬帝置進士
科始。加以帖括、自唐高宗聽劉蕡立之奏始。乃爲世害
至今乎。

辛未、五十七歲。

正月、思凡罪皆本于自欺。言聖人之言而行小人之行、
全欺也。卽言聖人之言而行苟自好者之行、亦半欺也。
法乾規先生曰、身不及口、口不及筆。先生曰、心更不及。

身願其勉之。思有一夫不能下亦慊惡、有一事不對
理亦怠惡、有一行不平實亦僞惡、有一錢不義料亦貪
惡。又思不怨不尤下學而上達、真無聲無臭於穆不已、
上通于天矣。故曰知我者其天乎。內返歉然自愧。看
韓非子至說難、強以其所不能爲、止以其所不能已、如
此者身危、憮然恨予交人每蹈此危哉。名保成曰重
光。思子以淺露爲直、暴躁爲剛、無漸爲堅定、屢過不
改、廢才也。三月先生將出游曰民生休戚、聖道明晦、
敢以天生之身偷安自私乎。于是別親友、告家祠、于六
日南遊中州。至安平縣閭暉光齋、聞教其門人揖立
應對、朔望拜父母儀、獎之。至深州、國之桓諸從以其



年老、家貧、子幼、辭之。對曰、吾敢遜子路乎。因請徒步從、先生教之日、正心修身之功、不可因途行懈、吾嘗內自提撕也。又敏以齊家先嚴內外。野莊頭遇鄭光祿克昌、示以喚迷塗、大悅。至順德府馮莊、訪楊南蒼及其弟濟川、示以喚迷塗、楊錄之。昭邢臺教諭賈聿修、故人也、曰、人言教職爲閑署、不知人才爲政事之本、而學校尤人才之本也。勉以修身布教之道。四月朔日、行望拜家祠、答拜家人、門生禮。至安陽、吳其許西山先生、訪徐孝子廷。廷聞存學、存治、曰、廷每夜視天生聖賢、以衡聖道、其在先生矣。抵回龍、與陳子象、取子達齋、天木、燕伯玉、耿敬沖、孫實則、柴聚魁、丁士傑、論學、爲齋

平和、閻慎行言經濟。至潯縣、教諭國之南、男玉之桓弟也、來迎、遊大匡山、諭道士歸倫。考忌日、齊宿、遙奠、終日素衣冠、不御酒肉。與男玉論井田、固留之、桓而行。宿班勝固、見民以歲凶流亡、惻然出錢及衣周之。車遊客書寄縣令、諷以四急、一急停徵、一急賑濟、一急捕蝻、一急請上官行文各處安集流民。至夏峯、晤孫徵、君子五君協七君乎、十一君夔、具雞酒祭徵君、哭之。拜耿保汝、因同孫平子、孫箕岸登晴臺、遊安樂窩。弔彭餓夫墓、酌以酒、置噉百果。時保汝率子爾良及楊廕干、楊誠甫、李天祐、孔益仲陸續至、乃以存學質保汝曰、請問孔子在天之輔、以爲是否、程朱罪我否。保汝曰、孔子



必以爲是也。程朱亦不之罪也。但月前習見不脫者起
紛紜耳。先生曰。苟无獲戾先儒。而幸聖道粗明。生死元
不計也。保汝曰。如此無慮矣。乃爲暢言六藝之學。保汝
出其王制管窺論井田。封建與先生存治合。深相得。流
連幾十日。乃別。廕千以車馬送。保汝名極。定與人從孫
徵君移家夏峯。高隱力學。至延津訪周礎公論學。渡
黃河。五月。至河南開封府。張醫卜肆以問人。思今
出遊卽用九也。必見无首。乃爲善用。十日夜。店人賊
盜。先生堅卧。亦不言。訪張子朗。劉念庵。郭十同。李瑤
之。杜聿修。周炎。趙龍文來訪。時時習恭。心神清坦。
四體精健。時疫氣流行。兼之斧資不給。而先生浩歌自

得絕不動心。一日見一翁過、骨甚健、異之、挽入座、則孫徵君門人原武張燦然天章也。先生以常功及存學質之、天章喟然曰、體樂亡矣、存學誠不容不作。問水政、先生畧言之。天章曰、先生何不著禮儀、水政書。先生曰、元之著存學也、病後儒之著書也、尤而效之乎。且紙墨功多、恐習行之精力少也。自此來問學者日衆。二十七日始食杏。恐食早家人未薦也。張天章來曰、學者須靜中養出端倪、書亦須多讀、著述亦不容已。先生曰、孔子強壯時學成教就、陶鑄人材、可以定一代之治平矣。不得用、乃周流。又不得用、乃刪述。皆大不得已而爲之者也。如欲富貴者不學其經營治家之實、而徒效箕



凶歲轉移、遺亂記產、籍以遺子孫者乎。且孔子自居于
述、乃武周述事之述。家居習禮樂、執射御、爲司寇、辨五
土之性、乃述六府三物之事也、非註記其文字也。後儒
以講書、註解托聖人之述、可乎。況靜中了悟、乃釋氏鏡
花水月幻學、毫末與于性分之真體、位育之實功也。聖
門下學上達、原有正途。不然孔子日與七十子習行粗
述、而性命不得聞、孔子不幾爲千古之拙師、七十子竟
成愚徒乎。天章曰、顏子仰鑽瞻前、如立卓爾、是何物、豈
顏子枯禪乎。先生曰、否、顏子明言博我以文、約我以禮、
豈空中玩弄光景者比耶。後儒以文墨爲文、以處理爲
禮、將博學改爲博讀、博講、博著、不又天淵之分耶。天章

拜手曰、聞命矣。時主客坐久、體愈莊、容愈恭、先生因指
曰、非夙用戒慎功、此容不得于人前矯強辭飾也。故一
望識若。天章脫服、抵夜乃去。偶見筆有亂者、因思杏
壇之琴書不鑒、孔子不得謂之恭而安、俱正之。六月、
遊于荷、遇一少年頗異、問之、朱超越千也、約來寓。已而
果至、問其志、願學經濟。乃沽酒對酌、與之言已、提劍而
舞、歌曰、八月秋風彫白楊、蘆荻蕭蕭天雨霜、有客有客
夜徬徨。徬徨良久、鸛鶴舞雙眸、炯炯空千古。紛紛諸儒
何足數、直呼小兒楊德祖。尊中有酒盤有餐、倚劍還歌
行路難。美人家在青雲端、何以贈之雙琅玕。翌日報一
刺曰、吳名士拜、遂行。抵杞縣、訪田叔柏、鄭吉人、皆以



存學爲是。至邵陵訪梁廷援以道于伏枥。晤劉子厚。訪王延祐次亭。次亭述其師張仲誠所傳。將好貨好色作成色相制絕。先生曰。是主人不務守家而尤事賊盜也。予謂白晝乾健習行。夜中省察操存。私慾自不作。卽或間作。祇一盤起。亦必退聽。孔門爲仁與克伐怨欲不行之分。卽在此。次亭請執贊辭之。晤常貞一。蘇子文。七月。訪劉從先。言禮當習。從先奮起曰。此時卽習。何待乎。習祭禮二度。日人從先曰。豈可讀書。豈不可習禮乎。秉燭終三。教從先三。卽喪禮。從先問喪服制。言之。訪韓旋元。旋元閱存性。曰。仁者人也。合而言之道也。豈心之理善。而身乃雜惡乎。閱存學。曰。是吾儒喚迷塗也。

訪韓智度、指易修業居業曰、學者須知出產籍非祖業、講讀籍上田產非修業、乃得求其業而修之、修乃得居之、吾儕急事也。智度曰、然。觀鄧汝極傳、以當時心學歷行、崇證覺以九容、九思、四教、六藝爲多。汝極歎之曰、九容之不修、是无身也。九思之不謹、是无心也。先生續曰、四教之不立、是无道也。六藝之不習、是无學也。閏七月、思化人者不自異于人。抵上蔡訪張仲誠、仲誠曰、修道卽在性上修、故爲學必先操存、方爲有主。先生曰、是修性、非修道矣。周公以六藝教人、正就人倫日用爲教、故曰、修道謂教。蓋三物之六德、其發現爲六行、而實事爲六藝。孔門學而時習之、卽此也、所謂格物也。



格物而後可言操存誠正。先生教法、每乃于大學先後之序有素乎。論取士、仲誠曰、如無私、八股可也。先生曰、不然。不復鄉舉里選、無人才、無治道。仲誠名沐、以進士知內黃縣事、有惠政。論學、大旨宗陸王、而變其面貌、以一念常在爲主、弟子從者甚夥。觀上蔡知縣楊廷望所開杜集、又聞其毀佛寺、重建瞽臺、伏羲廟、清丈地畝、躬率人習文廟禮樂、蓋有用才也。先生謂李子楷曰、朱子論延平觀喜怒哀樂未發時氣象曰、以不觀觀之、此是禪宗否。子楷曰、此誠近禪。愚等操存不如此、乃將學問思辨俱在戒慎不覩、恐懼不聞內用功。先生曰、如此、則孔子學于謙、大識小、問禮問官、終日以思辨問與

達、皆其兀然靜存、不覩不聞時也、而可通乎。八月、先生與仲誠及其門人明辨婉引、經一月將行、申曰、學原特粗、內外一致、加功近世聖道之亡、多因心內程覺口申講說、經上議論三者之間、見道而身世乃不見道、學堂輒稱書院、或曰講堂、皆倚學之不講一句為違非之語、終不思置學之二字于何地。孔門是為學而講、後人便以講為學、千里矣。仲誠笑曰、同以為出脫先儒籬籬、不知仍在其窠中也。及行、仲誠率門人遠送、先生拜手曰、承教不敢自棄、勉加操存。先生操存有年、願進習行、以惠蒼生。仲誠拜手許諾。訪侯子賓諸人、勉以習行有用之學。至商水訪傅惕若論學、惕若服焉。以吳名



士刺拜李子青木天、與言經濟、木天是之。先生佩一短刀、木天問曰、君善此耶。先生謝不敏。木天曰、君願學之、當先拳法。拳法、武藝之本也。時酒酣、月下解衣爲先生演諸家拳法。良久、先生笑曰、如此可與君一試。乃折竹爲刀對舞。不數合、擊中其腕。木天大驚曰、技至此乎。又與淡言經濟、木天傾倒下拜。次日、令其長子琬、次子順、季子貞、執贊從遊。渡小黃河、訪王子謙及寇楣等、隨問引以正學。抵奉天嶧、訪王焉倚、李象乾。焉倚初執習見已而廢。返鄆陵、訪李乾行等論學。乾行曰、何須學習。但操存功至、即可將百萬兵、無不如意。先生悚然、懼後儒虛學誣罔至此、乃舉古人兵間二事、即其策次

日問之。乾行曰、未之思、亦不必思、小才小智耳。先生曰、小才智尚未能思、大才智又何在、豈君操存尚未至耶。乾行語塞。九月朔日、偕王次亭、昆仲習冠燕諸禮次亭問明德親民、先生曰、修六德、行六行、習六藝、所以明也。布六德、六行、六藝于天下、所以親也。今君等在仲誠先生之門、從未以此爲學教、然則何者爲若所以明之、親之者乎。閉門靜坐、返念改心、乃二氏之學、非吾儒之操存也。次亭感佩。先生從河北歸、過淇縣、訪王餘巖、柔之、五公先生弟也。老病、留金于其孫世臣爲養資。至湯陰訪朱敬主、一他出、其父寧居出會、風儒也、語之學、抵掌稱善。主一歸、先生與主一及其子侄習禮、寧居



曰、予可任老平。卽主位、伏與彬彬如也。夜與主一論學、論治、主一日、不見先生、幾枉度一世。行、徐适神容已來、迎出、日省記求教、問禮樂、答之已。而主一復來、追送至磁州別。主一請先生習恭觀之、因並坐習恭。先生曰、吾儒無一處不與異端反、卽如我二人並坐習恭、儼然兩儒、倘並靜坐、則儼然兩禪和子矣。十月、至臨城、拜喬百一、耄耄清苦、布衣單敝、饋以金、力却、出酒食、寒舍論學。五日、抵里、族侄修已、爾儼從游。聞家人前以家書至、相謂曰、不聞朝廷詔至、人臣必拜受乎。夫子一家之君也、寧以妻于異人臣。相率拜受。先生惕然曰、吾無以當之、尚客少自菲薄乎。因以非禮勿視、聽言、動與家

人相勉。思言終未能諳、復教五字用力、日省徐文禮
遜或少寡事。王法竟論道在于書、先生曰、書之文字
固載道、然文字不是道。如車載人、車豈是人。法乾曰、如
坐如尸、非道乎。曰、是人生乎、書坐乎、抑敬之即當坐乎。
法乾無以應。給李介石書、退其幣、以南遊教介石具
幣儀來問學也。介石名柱、深澤人、黃門人龍子也。辛酉
舉于鄉、能技擊、好樂教子、鄉及門人各習一音、每日讀
書畢、即登歌合樂、泠泠如也。樂易好施、人多德之。
壬申、五十八歲。

二月、觀塔所輯諸儒論學、關中李中孚曰、吾儒之學、以
經世爲宗、自傳久而謬一變訓詁、再變詞藝、而儒名存



實亡矣。批曰、見確如此、乃磨撫臺尊禮、集多士景從、亦祇講書說話而已、何不舉古人三事、三物之經世者、與人習行哉。後儒之口筆、見之非無用、見之是亦無用、此所以吾心益傷也。觀古月令、每月教民事、至命樂正習舞、命宗正入學習樂之類、嘆今曆授時布政之法亡、添入建除宜忌諸術、亦周孔學失所致也。謂堦曰、子纂諸儒論學、名曰未墜集、蓋憂予存性存學大翻宋明之案、逆而難入、錄其合道之言、欲使人信吾說之不謬于先儒、而教易行、意甚盛也。然予未南遊時、尚有將就程朱附之聖門支派之意。自一南遊、見人人禪子、家家虛文、直與孔明敵對、必破一分程朱、始入一分孔孟。乃

定以爲孔孟程朱判然兩途、不願作道統中鄉愿矣。且所謂未墜者、非也。未墜者在身世也。今諸儒之論在身乎、世乎。在口筆耳、則論之悖于孔孟墜也。卽合于孔孟、亦墜也。吾與子今日苟言而不行、更憂其墜矣、而暇爲洗儒文飾曰未墜哉。六月、教儼曰、人之不爲聖人也、其患二、一在視聖人之大德爲不敢望、一在視聖人之小節爲聖不在此。吾黨須先于小節用功。七月、錄四書正誤偶筆、皆平日偶辨朱子集註之誤者。至是、命門人錄爲卷。八月、側室田氏卒、葬之祖塋傍、行三虞禮于別室。以無所出、准無服殤例、令子弟十二日除服。田名種宜、有女德柔、順而正、事先生十八年、未嘗一昵近。



永嘗仰首一覩先生面也。事女君如慈母，死後數年，女君時時哭焉。十一月，王次亭北來問學，先生詳示之。王法乾規先生雜霸，先生曰：子以僕爲雜霸，或卽子染于老莊之見乎？僕以子爲老莊，或卽僕染于雜霸之見乎？各宜自勘。

癸酉、五十九歲。

正月，書縣規先生道大而器小，宜去福、去矜、去躁、去隘。二語可記。三月，王法乾曰：吾二人原從程朱入。先生曰：從程朱入之功不可沒也，然受其害亦甚。使我二人不見程朱之學，自幼專力孔孟，所成豈如今日而已哉。卽以賢弟總領，屢語屢教，受害豈淺。故吾嘗言：仙佛之

害止蔽庸人。程朱之害偏迷賢知。置側室姜氏。亡
岐劉懿叔延往。先生曰。後儒失孔子之道。致我輩不得
見君子以文會友之樂矣。卽如今日。如聖學未亡。與公
郎等吹笙鼓瑟。演禮習射。其快何如。乃祇閒論今古。差
勝俗人酣賭而已。可勝歎哉。四月。以三物一一自勘。
思一日不習六藝。何以不愧習齋二字乎。閱宋人
勸其君用曉事人。勿用辦事人。歎曰。官乃不許辦事耶。
曉事者皆不辦事耶。愚謬至此。不亡得乎。六月。王越
千來問學。觀明臣傳。每以著書成加官進秩。夫爵位
所以待有功者也。而以貴著書之人。朝野胥迷乃爾。
觀周密癸辛雜識載周平原云。程伊川言有真知。所行



自然無失、以致學者但理議論、不力實行。沈仲周云、道學之名、起于元祐、盛于淳熙。居官不理政事、以爲俗吏所爲。惟建書院、刊書註、輯語錄爲賢者。或稍議之、其黨必擠之爲小人。異時必爲國家莫大之禍、不在與午清談下也。當時儒者猶覺其害如此、今則舉世罔覺矣。吾敢不懼哉。李植秀問曰、張仲誠學術錯、先生亦時稱之、何也。曰、辨學不容假借、若其居官廉幹、自是可取。吾嘗謂今日若遇程朱、亦在父事之列、正此意也。思與常人較短長者、常人也。與小人爭是非者、小人也。如天之無不覆幬、斯大人矣。十月、觀春秋、思孔子祇記某事某事、其經濟裁處之道皆在胸中、未錄也。故蘇夏不

能贊一辭。予皇明大政記祕錄條件、不參一議、以待用之則行、似孔子當日亦此心事。後人專以文字觀經、至年月日皆尋義意、遇不相合、又曰美惡不嫌同辭、恐皆臆語耳。如涿州哭奠陳國鎮。十二月、與爾儼言致用、以稅本色、均田爲第一政。

甲戌六十歲。

正月朔日、祭祖考、側室田氏亦附食。二月、肥鄉鄭文燦公函來問學、請先生主漳南書院、設教先生辭。王法乾爲定州過割地畝于已名下、書狀不如式、氣象鬱鬱然。先生曰、爲愛靜空談之學久、必至厭事。厭事必至廢事、遇事卽茫然。賢豪不免、況常人乎。予嘗言、誤人才、



敗天下事者、宋人之學、不其信夫。六月、以祭中霽齋、
自勘行坐皆如禮、使他日盡如齊日也、無愧矣、而不加
也、非忘乎。故助忘二字、非孟子實加作聖功不能道也。
諸葛曰、吾與文升不言操存、與法乾不議經濟、兼語
者惟子。子其勉之、勿以虛文舉事也。謂魏帝臣曰、廷
世翰林院侍讀講修撰等官為朝廷第一清貴之臣、李
何唐真命官詔牧、乃忘此要職乎。學術誤及政事、可嘆
也。十月、思夫子之溫、良、恭、儉、讓、石卿先生有三焉。溫、
恭、讓也。介祺先生有二焉。溫、恭也。晦夫先生有二焉。良、
與儉也。子曾未有一焉。愧哉。十一月、郝公函具幣帛
與僕、遣苗生尚儉來聘、主漳南書院、先生又辭。

乙亥六十一歲。

三月、修己日、述日取士、書藝積砌、策表互換、祇爲欺局。先生嘆曰、豈惟是哉、孟子後之道、之學、二千年纔成一大謊。四月、日施惠于人、乃其人命中所有、第自吾手一轉移耳、何德之有。故世間原無可仗之善、可施之勞。七月、之小店、述誦程子四箴、覺神清氣爽。因思心淨氣舒一時、乃爲生一時、故君子壽長。神昏氣亂一日、即是死一日、故小人年短。謂敦化曰、三重之道、王者之迹也。三物之學、聖人之迹也。亡者、亡其迹也。故孟子曰、王者之迹熄。孔子曰、不踐迹。吾人須踐迹。又曰、多看藝書、最損精力、更傷目。教修己、留假日、學者但不見今



日有過可改、有善可遷、便是昏惰一日。十一月、謂修
己日、子讀律而時文乃進、可知經書皆益于文、不在讀
八比矣。然尚未嘗實學之味也。苟時時正吾心、修吾身、
則養成浩氣、天下事無不可爲也。況區區文藝乎。仁義
之人、其言藹如也。韓退之文人之雄、亦云。十二月初
三日、爲孫重光行冠禮、延杜益齋爲賓。思以厚病人
之薄、卽已薄也、以寬形人之刻、卽已刻也。

丙子、六十二歲。

二月朔日、行朔禮。已旦矣、出行學儀、久之入、家人仍帽
欄候請拜。先生曰、吾德衰、不能振一家之氣、不足拜也。
室人懼、拜內、戶外立而不答、側拜、坐而不立。謂曹敦

化日、天下無治亂、視禮爲治亂。家國無興衰、視禮爲興衰。四月、郝公函三聘請主敎肥鄉漳南書院、乃往。重光及門人鍾錢從。五月朔日、在塗、率重光行望拜禮、使錢望拜其父母。四日、抵屯子堡、漳水泛、公函率鄉人以舟迎入。公函學士相見禮、因告家事。先生曰、爲兄之道、只不見子弟之過則善矣。議書院規模、建正廳三間、曰習講堂。東第一齋西向、榜曰文事、課禮、樂、書、數、天文、地理等科。西第一齋東向、榜曰武備、課黃帝、太公及孫、吳諸子兵法、攻守、營陣、陸水諸戰法、并射、御、技擊等科。東第二齋西向、曰經史、課十三經、歷代史、誥制、章奏、詩文等科。西第二齋東向、曰藝能、課水學、火學、工學、象



數等科。門仍懸許公三禮漳南書院扁，不設舊也。門內直東曰理學齋，課靜坐，編著程朱陸王之學。直西曰帖括齋，課八比舉業，皆北向。以應時制，且漸引之也。比空二齋，左處儉价，右宿來學。門外左房六間，榻行賓，右厦六間，容車騎。東爲更衣亭，西爲步馬射圃。堂東北隅爲倉庫厨竈，西北隅積柴炭。思孔子討陳恒而料其民不予，會夾谷而却萊兵，反汶田，聖人之智勇也。乃宋儒出而達德沒，僅以明理解智，去私解勇，其氣運之阨哉。又思君臣父子夫婦昆弟朋友，天下之達道也。自佛氏出而天下有不達之道。知仁勇，天下之達德也。自宋儒起而天下有不達之德。郝也魯、苗尚信、白崇欽、李弘

業、韓習數、郝也廉、郝也愚拜從學。六月、書習講堂聯
云、聊存孔緒勵習行、脫去鄉愿禪宗訓、帖括之套、恭
懼天心學經濟、斡旋人才政事、道統氣數之機。思多
言由于歷世事不熟、看人情不透。閩家語至遊農山、
歎曰、觀于子路、子貢、則趙奢、李靖、仲連、陸賈皆吾道所
不損矣。乃自宋儒分派、而諸色英俊胥不得與于吾道、
異哉。思有所事、則心景日上、無所事、則心思日下。尚
書曰、所其無逸、有以也。命諸生習恭、習數、習禮、與公
函顧而樂之。七月朔、行學儀畢、日朔望行禮、匪直儀
文、蓋欲每月振刷自新也。汝等知之。又教弟子舞、舉石
習力、先生浩歌。八月、如同龍晤諸故友、程潛伯請筵、



語之曰程朱與孔門體用皆殊。居敬孔子之體也。靜坐惺惺程朱之體也。兵農禮樂爲東周孔子之用也。經筵進講正心誠意程朱之用也。潛伯曰解矣。訪路超光。懷皇論治主封建井田相合謂之曰聖人不能借才異代。須寬以收天下之材。和以大天下之交。十六日以漳水愈漲書齋皆沒。嘆曰天也。乃旋。門人皆哭別也。魯送至家。九月始返。思非禮勿視四句。嚮二字一讀。謂不視邪色云云。非孔子復禮意也。當四字一氣讀。重在一禮字。謂視聽言動必于禮也。天下歸仁卽王天下有三重。民其寡過也。皆復于禮也。思威不足以鎮人而妄夷之。惠不足以感人而妄居之。不智也。禍于是伏焉。

十一月十五日、爲爽然行冠禮、延劉滌翁爲賓。爽然卽早壯也。二十七日、遭叔母期喪、寢于外、不入內、飲食行處非哭時皆如平居、不致毀矣。十二月、著宋史評、爲王安石、韓侂冑辯也。其辯安石略曰、荆公晝夜誦讀、著書、作文、立法、以經義取士、亦宋室一書生耳。然較之當時則無其倫比、康孝高尚、浩然有古人正己以正天下之想。及旣出也、慨然欲堯舜三代其君、所行法如農田、保甲、保馬、雇役、方田、水利、更戍、置弓箭手于兩河、皆屬良法、後多踵行。卽當時至元祐間、范純仁、李清臣、彭汝礪等亦訟其法以爲不可盡變、惟青苗、均輸、市易行之不善、易滋弊竇。然人亦曾考當日之時勢乎。太宗



北征中流矢、二歲瘡發而卒、神宗言之、倦焉流涕。夏本
宋臣、叛而稱帝、此皆臣子所不可與共戴天者也。宋歲
輸遼夏銀一百二十五萬五千兩、其他慶弔、聘問、賂遺
近倖又倍、是宋何以爲國。買以金錢、求其容我爲君、宋
何以爲名。又臣子所不可一日安者也。而宋欲舉兵則
兵不足、欲足兵、餉又不足。荆公爲此、其得已哉。辟之仇
讐、戕吾父兄、吾急與之訟、遂至數盡家貲、而豈得已哉。
宋人苟安日久、聞北風而戰慄、于是墻堵而進、與荆公
爲難。大哄極詬、指之曰奸、曰邪、并無一人與之商確曰、
某法可、某法不可。或更有大計焉、惟務使其一事不行、
立見驅除而後已。而乃獨責公以執拗、可乎。且公之施

爲亦彰彰有效矣。用薛向、張商英等辦國用、用王韶、熊本等治兵、西滅吐蕃、南平洞蠻、奪夏人五十二堡、高麗來朝、宋幾振矣。而韓琦、富弼等必欲沮壞之、毋乃荆公當念君父之讐、而韓、富、司馬、光等皆當憖置也乎。矧琦之功、荆公也、其言更可怪笑。曰：致敵疑者、近有七：一、招高麗朝貢。一、取吐蕃之地、建熙河。一、植榆柳樹于西山、制其蕃騎。一、創團保甲。一、築河北城池。一、置都作院、頒弓矢新式、大作戰車。一、置河北三十七將。皆宜罷之、以釋其疑。嗟乎、敵惡吾備、則去備、若敵惡吾有首、將去首乎。此韓節夫所以不保其元也。噫、腐儒之見、亦可畏哉。且此七事皆荆公大計、而史半削之、幸琦誤以爲罪狀、



遂傳耳。則其他削者何限。范祖禹、黃廷堅修神宗實錄、務詆荆公。陸佃曰：此謗書矣。既而蔡卞重行刊定。元祐黨起，又行盡改。然則宋史尚可信耶。其指斥荆公者是耶、非耶。雖然，一人是非何足辨。所恨謾此一人，而遂普忘君父之讐也。而天下後世遂羣以苟安頹靡爲君子，而建功立業、欲撐拄乾坤者爲小人也。豈獨荆公之不幸，宋之不幸也哉。辯侂冑畧曰：南宋之金與北宋之遼，又不可同年而語也。乃累世知岳飛之忠，累世皆秦檜之智，獨韓平原毅然下詔伐金，可謂爲祖宗雪恥地下者矣。仗義復讐，雖敗猶榮者矣。乃宋人必欲誅之以界金也，尚有人心哉。然兵臨城下，宗社立墟，敵問我首，無

如何也。乃夷考當時葉適、丘希、辛棄疾等支吾于北、敵無勝計、而宋相之首已不保矣。異哉。有題朝門者曰、泥錯既誅、終叛漢、於期一入竟亡燕。可見當時人卽指之、非誅平原而宋存、留平原而宋亡也。及金主見平原首、率羣臣哭祭、禮葬曰、此人忠于隸國、繆于謀身、謚曰忠繆。則金非惡平原、而深笑宋室也可知矣。宋史乃入之奸臣傳、徒以貶道學曰偽學、犯文人之深惡耳。宋儒之學、平心論之、支離章句、染痼釋老、而自居于直接孔孟、不近于偽乎。其時儒者如沈仲固、周密等皆曰、今道學輩言行了不相顧、其徒不已有偽乎、而遂深疾之也。至于指數其奸、除貶偽學外、實無左驗、徒曰姬滕盛、左右



戲媚而已。郭汾陽猶窮奢極欲、張曲江猶喜款美、而欲
責平原以聖賢乎。且此等亦未必非珥筆文人媒孽之
也。而七百年來直視爲奸省、無一察焉、不其冤哉。郭
子固寓書問學。子固名金城、北京人。少能詩文、聞塋言
顏先生之道、輒棄去、爲天文、地理、禮樂、書數、河渠諸學。
仕刑部員外郎、精練刑名、十四司稿皆倚定。每奏獄、再
四款款全活甚夥。陞御史、上疏謂官冗殘民、請汰之。性
孝友、謙默有容、非其義、強之財弗受也。年四十一卒。
博野知縣徐公國綬造廬拜見。

丁丑六十三歲。

正月、偶觀宋孫翥、吳時二傳、嘆宋家每論人先取不喜

兵能作文讀書不可療之痼癖也。殃其一代君臣毒流奕世傷哉。思人至衰老容色氣度宜倍寬和以樂人羣。骨力志情宜更剛毅以保天命。吾未有一焉。豈不可懼。二月思宋人但見料理邊疆便指爲多事見理財便指爲聚斂見心計材武便憎惡斥爲小人。此風不變乾坤無寧日也。閱韓詩外傳仁道有四聖仁智仁德仁而礪仁爲下嘆曰子求仁而好其下殆哉。觀古書言十淫有淫中破禮淫文破典曰其宋儒之謂乎。三月廣平陳宗文來訪。四月王法乾與先生言學忽歎曰宋儒竟是惑世誣民先生笑曰子乃今始知乎。答崇書曰吾所望與于此道者惟足下一人故懼其放畏



其雜。相見責善過切，如日暮途遠，擔重力罷，將伯之呼，不覺其聲高而氣躁也。六月，思天之所祚^①，報者人不感稱，已不表見，所謂陰德也。又思對越上帝，不爲世味糾纏，不爲喜怒勞擾，不爲疾病困縛，乃爲晚年進益。七月，定與劉棻、旃甫、刊先生訂改王應麟三字書。九月，思古人靜中之功，如洗心，退藏于密，乃洗去心之汚染，退然自藏，極其嚴密，一無粗疎，卽不動而敬也。何事宋人借禪宗空靜而文之以主一，又贅之以無適，以似是而非者亂吾學哉。十一月二十七日，哭真叔母墓，告服闋。

戊寅六十四歲。

正月、登厠、皆梁之糠粃也。出謂人曰、昔年歲儉、入剛主家厠、矢積藟糠、此處正堪自對、焉知貧之苦乎。三月八日、忽長吁、自愧必有隱憂、不自覺者。思千古無暴戾之君子。四月、思諸子不及門、吾卽無學習、亦是無志、遂獨習、士相見禮、如對大賓。鄆陵裴文芳子聲來問學。五月、觀朱子語類、秦檜愛與理學交、自謂敬以直內、終日受用、則當日理學之爲小人假者固多矣。六月、保定詹遠定侯來問學。觀語類曰、本朝全盛時、如慶曆、元祐間、只是相共扶持、不敢做事、不敢動、被外人侮、亦祇忍受、不敢與較、方得天下少寧。積而至于靖康、一旦所爲如此、安得天下不亂。不知此言是怨慶曆、



元祐諸人乎、抑怨靖康諸人乎。宋家可笑可憐、積成禍亂之狀如此、而乃歸獄荆公、何也。思宋儒如得一路程本、觀一處、又觀一處、自喜爲通天下路程、人人亦以曉路稱之、其實一步未行、一處未到、周行榛蕪矣、遽返已正墮此、處事非情、卽畧待人非偏、卽監仍一不能走路之宋儒也、可愧可懼。塏謂走路者、兵農禮樂也。路程本者、載兵農禮樂之籍也。宋儒亦不甚喜觀此籍、蓋其所喜者、尚在安樂窩居、不在通曉路程也。如論語敬事而信等、書必曰是心不是政、可見。思吾身原合天下爲一體、行夏時、乘殷輅、服周冕、舞韶樂、放鄭聲、遠佞人、合天下之視聽言動、俱歸于禮也。故曰天下歸仁。七

月曰、天下寧有異學、不可有假學。異學能亂正學、而不能滅正學。有似是而非之學、乃滅之矣。徐公解任來拜別、先生往答之。八月、覺胸中恬靜、與天地相似。十月、王法乾曰、自居功者人必共怨之、自居長者人必共短之、自居是者人必共非之。先生曰、然。十二月、李植秀請專志于禮。先生曰、善。剛主在浙學樂、俊射類可、修已學律、希濂學書、賞白及儼數俱可用。近法乾大奮于禮、汝又佐之、六藝備于吾黨矣、予何憾、勉之。習祭禮、爲身近衰情、乃主獻、升降跪拜以自振。國之桓卒、先生聞之大哭、易素冠服、爲位哭奠受弔、持心喪三月。之桓字公玉、深州生員。性樂善、懇誠敢爲。邑人主之儀。



廬墓苦孝。桓邇走當道及諸王舉揚。田逢年行傭得直。以佐斧資。桓辭之。逢年恚曰。善不分人乎。凡五載。卒上達。建石坊于之俊墓。長顏先生八歲。束修長跼求教。先生辭。桓曰。昔董蘿石執贄王陽明。不論年。桓乃遜蘿石耶。卒成禮。先生南遊。桓步從。時年幾七十矣。嘗擬草民疏言天下疾苦。人笑其愚。不恤也。老以無子。豈側。凡求嗣必偕齊戒沐浴。聯生三子。爲重光娶婦。行醮命親迎。饋食饗婦禮。

已卯六十五歲。

二月。規王法乾不繫念民物。法乾引易何思何慮。先生曰。子自返已至聖人乎。元則自愧衰昏。不能盡有爲。宵

有得矣。觀朱子語錄見其于岳忠武也。雖從天下之公好稱之、有隱忌焉。曰岳飛誅曰岳飛亦橫。曰岳飛只是亂殺。于秦檜也。雖從天下之公惡而貶之、有隱于焉。曰秦老曰士夫之小人何也。爲植秀錢言用人自鄉約保長與州縣吏胥同隸更代、任用三年、鄉里公譟其功德而上之。邑宰邑升府、府升監司、監司登之朝、以至公卿。思每晝夜自檢、務澄澈方寸、無厭世心、無忘世心、無怨尤心、無欺假心、方與天地相似。不然昏昏如無事、人老而衰矣。吟詩云、本來一點無虧缺、遭際窮阨奈我何。自從知得吾儒事、不大行也亦婆娑。三月、思言行不相顧、卽欺世也。使路人指爲聖人、而一德未立、



一行未成、卽盜名也。見禍于天、受侮于人、不亦宜乎。
四月、之桓心喪已闋、以未得往哭、猶不忍歌笑爲樂。
十八日、王法乾卒、先生慟哭、爲之持總服、朔望祭禮俱
廢。五月、送法乾葬、爲謀家事、託其門人王懷萬教遺
孤。一僧從先生言歸倫、姓姚、名之曰弘緒、字晦昌。
齋。思長友云、須時時畏天、不則墮。六月、思三事、
六藝若盡亡、三才亦不立矣。所亡者、士不以爲學術耳。
語修已、勿觀性理語錄。抵某家、寅起、賓主皆未寢、思
吾方自愧衰情、而人猶稱屬精、世運乃至此哉。省過
近多自老、大過也。七月、已前不時哭慟、至十九日、之
北酒哭奠釋麻。旣而考禮、乃悔誤廢吉禮。蓋朋友麻、乃

弔服加麻、非總麻服也。謝過于家祠、五祀。閏七月、恭
自新來見、先生命吹簫笙、聽之。恭謂先生曰、先生倡明
聖學、功在萬世。但竊思向者束身以斂、心功多、養心以
範身功少、恐高年于內地更宜力也。乃以無念、有念、有
事、總持一敬之功質、先生曰、然、吾無以進子、子乃于外
出得之、可愧也、敢不共力。乃書小心翼翼、昭事上帝、二
語于日記首、日服膺之。觀毛大可樂書、王草堂書解
正誤、大可先生名奇齡、浙之蕭山人。多學善文、少爲僕
家構避之四方。康熙戊午舉博學鴻儒、授翰林院檢討。
已告歸、益邃經學、禮、樂、易、詩、書、春秋各有論著、一洗舊
繆、類說、草堂名復禮、叔行好學。初年調和朱陸、晚見益



遂著四書集註補書解正誤、駁朱註訛謬、內人顏先生說。曹敦化以新鄉尙重威如及朱主一咏先生辭來。威如辭曰、卓識絕膽、踢籬拆藩、存性學恨不親孔孟傳、講治法真如見三王面、不得已跳過漢唐、舉首竟天、眼睜睛總不教塵沙眩。主一辭曰、喚回迷塗、億兆添多三存如願、萬邦協和。喜先生壽考作人、開風起焉、肯蹉跎。威如主一寄辭俱四拜。堦質所著大學辨業于先生、大畧言格物致知者、博學于文也、學問思辨也、誠正修齊治平者、約之以禮也、篤行也。物卽三物之物、格至也、卽學而時習之、誠意慎獨也、內省也、正心、心在也、洗心、退藏于密也、不動而敬也。總之不分已發未發、皆持一

敬孔子所謂修己以敬也。謂心無靜時、祇一慎獨盡之、而非朱子分靜存動察者非也。分靜于動、而以主靜爲功者亦非也。何者、心之靜而爲其所不覩、不聞者、祇屬須臾、不可主之也、主之必入二氏矣。先生喜曰、吾道賴于明矣。後爲之作序。八月、語曹敦化曰、論語、孔子之經濟譜也。漢高祖得惠則足以使人一句、卽興。項王祇犯有司出納一條、卽亡。自以衰病、敬身功疎、省過自振。九月、安州馮繪升來、以法乾亡、與繪升約一年兩會、責善辨學。以衰病不能理他功、惟常習恭。覺萎怠、習恭莊。覺放肆、習恭謹。覺暴戾、習溫恭。覺矜張、習謙恭。覺多言、習恭默。覺矯揉、習恭安。先生以屯子堡水患



益甚、屢請不往。至是郝公函書至候安、附一契云、顏習齋先生生爲漳南書院師、沒爲書院先師。文燦所贈莊一所、田五十畝、生爲習齋產、沒爲習齋遺產。十一月、省過、恐振厲時是助、平穩時是忘。十二月、博野知縣杜公開銓造廬拜見。閱陸桴亭思辨錄。

庚辰六十六歲。

二月、把總趙玘光玉來拜、去、謂儼曰、汝今日見吾會武夫辭氣乎。對曰、異平日矣。先生曰、因事致禮、因人致對、竊有慕焉。友人不知吾者多矣。三月、朱主一來考習六藝、復具贊令其少子本良從學。一日、習恭、忽閉目、自警曰、此昏惰之乘也、不恭孰甚。已而喟然嘆曰、天豈

我于散地二十有八年、曾不切劘我矣。趙秀問曰、何也。曰、因抑不若在蠡之甚、左右共事不若在蠡之才。忽忽老矣、是以嘆也。五月、思法乾不已、因曰、行敬一步、卽若法乾之監我一步也。心敬一念、卽若法乾之範我一念也。何必戚戚爲無益之悲乎。作先君子傳曰、年幾七十、受兄掌面、不怒益恭、此一節也。幾堯舜矣。六月二日、覺天清地寧、風和氣爽、身舒心泰、誠如象山所云、欲與天地不相似、不得者。倘如是以死、子張所稱君子曰終其庶乎。思昔年工程靜敬中、檢昏惰、近日昏惰中、檢靜敬。七月、徐仲容來問學。思釋氏、宋儒靜中之明不足待也、動則不明矣。故堯舜之正德、利用、厚生



謂之三事、不見之事、非德、非用、非生也。周公之六德、六行、六藝、謂之三物、不徵諸物、非德、非行、非藝也。許恭玉憂學人弱如婦人女子、先生曰、非去帖括、制藝與讀著主靜之道、禍終此乾坤矣。八月、高陽李霖沛公寓書問學、稱弟子。謂李命侯曰、法乾卒、良友中再無以聖人相責者。遂泣下不已。十月、思家人有不化者、須諄諄諭之、以法齊之、乃書言教法束人治之要于日記額。悔過、自訟驕浮二事。十一月、思文王緝熙敬止、若宋人釋之、必寫一派禪宗。大學爲人君五句、乃真熙真敬。十八日、夜就榻矣、聞子弟樵還、復出圍坐、成一聯云、父子祖孫幸一筵共樂、漁樵耕牧喜四景長春。

十二月、謂重光曰、三達德之定天下也、有互用之時、有獨勝之時。光武戰昆陽、此勇德獨勝之時也。評壻日譜、戒以用實功、惜精力、勿爲文字耗損。口占云、宇宙無知己、惟有地天通。須臾隔亦愧、自矢日兢兢。思人使之才易、使人之才難。

辛巳六十七歲。

正月十五日、祭戶神。祝成、教重光安五祀龕、奉土額正行、家衆當者令辟、坐者令起。淨掃神位、拂拭神主、置祝壚前、恭揖稟明。日寅時、恭祭、垂簾而退。此儀幾四十年。皆先生自行、今始命孫。壻弟培從學。二月、培請先生之李家莊、壻門人曹廷耀、李廷獻、皆紹昌皆來習禮。



三月、修己侍、告之曰、浮躁人無德、亦鮮福壽。吾年少
自斷不過三十、今幸苟延也、子戒之。閻公度半日默對、
嘗圍座稱美。四月、李勣問孟子盡其心節、先生曰、盡
其惻隱、羞惡、辭讓、是非之心者、知其仁、義、禮、智之性也。
知其仁、義、禮、智之性、則知元亨利貞之天矣。五月、曹
乾齋刊存學編。六月、思小心翼翼、翼翼者、如翼之飛、
進進不已也。八月、琳將入京、先生曰、道寄于經千卷、
不如寄于人一二分。北遊須以鼓舞學人爲第一義。
自傷三老有不下之羨、一也。出有管曠二也。欲與不
長多忘句三也。九月、語杜生日、道莫切于禮、作聖之
事也。今人視禮之精鉅者曰不能、粗細者曰不必、是使

聖人無從學也。有志者先其粗、慎其細、學得一端亦可。即如出告反面、苟行之家、道不亦狹、幸第不專其手。故堉曰、今即著述盡是、不過宋儒爲誤解之書生、微爲不誤解之書生耳、何與于儒者本業哉。願省養精神、苟得行此道之分寸、吾即死無憾矣。十二月、有惑者、盛氣解之、思此即已惑也。曹乾齋寄所刻存學編至、或言益走書謝之、先生不可、曰、吾二人不識面、渠以明道也、非以爲我也、何謝。後有問學書至、乃答之。壬午、六十八歲。

正月朔日、始祖祠同祀。初、先生遵程伊川說、春祭祖、秋祭禰。按古禮、皆祖禰同日祭、程說非也。質之先生、先



生考而然之、至是改從古禮。聞人稱邊之藩孝恤二
行、曰、吾門有人矣。雪夜、重光取薪烘火、他人者近、欲
把之、思不可、而遠取已薪。先生聞而獎之、曰、克此意、可
爲聖矣。昏夜不欺、一也。義利分明、二也。舉念能斷、三也。
二月四日、哭從姑喪。思禮七十衰麻在身而已、而況
功總、乃定葬日、朔望禮、哭勿傷、其餘但追慕、不哭。服
膺小心昭事、思任人情之顛倒、事變之反覆、君子之心
總不失其對越上帝之常、其幾矣。三月八日、忽思少
年最卑汚事、因思張仲誠言、鳶飛戾天、一斂翅卽落地、
豈不信乎。自今不可任此身頽衰、須日日有工程、但擇
老力可能者爲之耳。劉懿叔稱其長郎近勤子職、先

生因獎之、語懿叔曰、數子十過、不如獎子一長。數過不改也、徒傷情。獎長益勸也、且全恩。五月四日、哭奠從姑、告除總。自勘期人過高、望人過厚、百苦百咎所從來也。或饋肉、家人德之、先生曰、此施百而報一也。家人言報一亦佳。先生因自愧一言三失、伐善校物、器小。思老來憊情之態、不施于身、昏慢之慝、不作于心、無所鬱累、無所貪繫、斯學力之驗也已。六月、自勘曰、李晦夫氣象朴穆、全不入世局。王法乾專一畏避、故皆不受侮。予既甘心沮溺、而又不能認確窮則獨善一句、且至誠不足動人、恭也皆取恥辱、愛也皆招玩侮、是誰之過與。思宋儒之學南誤張仲誠、西誤李中孚、北誤王



法乾皆天生秀傑、可爲斯人立命者。誤常人之患小、誤秀賢之禍大。又思呂新吾、陸道威、材識又高矣、亦沾泥帶水、更可惜也。族孫保邦初不識字、先生愛其勇力、教之武、爲講鑑史、遂漸通文。閏六月、乃入班行學儀。習恭、覺足容微開、斂之。十四日、小便秘、幾殆、書命堪勉力、益光聖道。已少靜、談笑如常、夜乃通。越數月、錢侍請曰、剛主會請于師、以習齋作千秋公所、門人恭祀師主、集則講習其中。先生可手書一紙。先生許之。七月、先生聞某不分父勞、嘆曰、古者弟子爲學、卽教之事父事兄、服勞奉養。今學讀書作文、必袖手靜坐、安其身而奴隸其父兄、此時文取士之害、讀作爲學之弊也。八

月、思大人自恃其聰明、則不能用人。小人自恃其聰明、則不能爲人用。聞師賈金玉卒、奔哭、持心喪五日、罷無時哭、猶朝夕哭。葬時、率門人往哭送。九月、河南周尋、价、璩、執贊從學。先生率行釋菜禮于先聖、傳之經濟、囑以勿爲書生所誤。培始編日記求教、誨之日、務有恒。

癸未、六十九歲

正月、或求教授書文。先生曰、衰疲、自知天廢、姑舌耕以濟絕糧亦可也。于是曹可成、田得豐、郝品、郝夢祥、郝夢麒來從遊。清苑馮辰拱北書來問學、答之。六月、大興王源、价、璩、執贊從學。先生辭不受、固請、乃受之。日文



升、剛主道吾友英雄之氣與夫文章識力、想望久矣。近
又聞因剛主言、爲省身錄、從事身心、尤使僕喜而不寐。
過謙不敢當、然相期于周孔之道者、寧有既乎。願斷自
今一洗詩文之習、實力聖學、斯道斯民之幸也。因問曰、
聞子知兵、其要云何。對曰、源何足知兵要、但以爲不過
奇正而已。又曰、假以烏合數千、使子治之、何法爲先。對
曰、莫先束伍。先生躍然曰、子真其人矣。次日、率源祭告
孔子、行釋菜禮、祝聖陰佑、使之成德興行、有功乾坤。評
省身錄、勉以遷善改過。源問刀法、告之。源紀二詩曰、離
迷禾黍問南村、慚愧擔簦五柳門。十載低顏隨燕雀、半
生孤眼橫乾坤。先生有道青雲上、今日從遊皂帽尊。虞

夏高歌人未老、無邊風雨正黃昏。藥蕒麥飯話情親、今古興亡賴有人。破屋寒飛宵練影、荒籬遠隔夕陽塵。直將文武傳洙泗、未許安危係洛閭。山勢東蟠滄海盡、應知燕趙自生申。七月、恭使弟培、門人陳兆興爲其學會、以日記質之先生。恭質所撰小學句舞儀節、畫舞位、執干戚羽籥以舞。先生觀譜監之。八月、評培日記曰、旣脫俗局、而高視遠望、再斂空虛、而自卑自邇、則可與適道矣。嚴侍言有心疾、曰、習行于身者多勞、枯于心者少自壯。一日、曹可成觀天象、言寅時東方見黑雲、似雨兆、然不大。次晨果微雨。先生曰、若可成者、可與傳瞻天之學矣。九月、祭孔子、祝曰、李培從元及其兄



塋學日記、逐時自省、改過遷善、因之元門下。任修己、爾
儼及門人李植秀、鍾錢各集冊互相糾繩、元亦用自振
拂、庶末路無贗、惟神相之。訂塋所譜小學。十月夜
坐久、無情容、爲修已述故友劉肇南以六十鄉宦、矢一
出告、受跪責于其母^②。十一月、語可成日、孔子稱仲
弓可使南面、稱子賤霸王之佐、論由求等從政、及子貢
孟子之稱孔子得邦家、得百里而君、聖賢之學之德可
想矣。宋人相推、有是乎。先生見學堂禮器、禮位、乃知
諸子自習禮也、錢蓋倡之、私喜。培來、與錢習、勺文舞
式。教培痛除假冒將就。十二月、齊、憑祭者再。因思
古人之老也、行有杖、馮有几、是古人固不諱老。齊之日

不拘行立坐臥以一心思神而不忘爲主、不必盡莊坐也。

甲申七十歲。九月二日酉時先生卒。

正月朔日、祀祖禰、祝文末曰、尚冀冥佑末路乾乾、寡增罪戾、庶保降衷以歸元。率門人習禮先生作通贊、新歲習勤也、必終肄三。漢軍崔璠負若來問學、先生謂之曰、學之亡也、亡其粗也、願由粗以會其精。政之亡也、亡其迹也、願崇迹以行其義。十五日行學儀、有後至者、乃命凡遇行禮日、專任一人、或輪班傳呼齊集、務于先生未出前嚴辦聽候勿悞。自勘一生勉于明處周之政、學孔孟之學、尊祖敬宗、老老恤孤、隆師重友、闢邪。



衛正、改過修慝、日新時惕、凜乎帝監、勿負蒼生。乃年及七十、而反身自證、無一端可對堯舜周孔而無慚者。且有敗壞不可收拾、如化族一事、良可傷也。戒子侄後日、斂用布、勿以絲帛。二月朔日、習禮。先生主獻、同諸子有失儀否、儼曰、無失、且始終恭敬。謂門人曰、孟子必有事焉句、是聖學真傳。心有事則心存、身有事則身修。至于家之齊、國之治、皆有事也、無事則道統、治統俱壞。故乾坤之禍、莫甚于釋氏之空、無宋人之主靜。與門人言博蠡修河法曰、北人祇思除水患、不思與水利。不知與利卽除害也。二十日、看書、儼曰、伯父言誦讀爲病、而又犯之。況年邁、宜養。先生笑置之曰、子弟不當

如是乎。族祭墓三盞及限。若有醉意。乃坐。久止一盞。較指輸一盞卽止。日。吾事水學。不外分、濬、疏三字。聖王治天下。亦祇此三字。三月。將以銀易新冠。思此門人周璫所寄遺者。當爲天下公用之。不可以私華其身。乃易紙抄。喚迷塗。思生存一日。當爲生民辦事。一日。因自鈔存人編。遊西園。可成從。因言王五公之教于陽陽也。謂主人曰。吾登山卽偕弟子登山。玩水卽偕玩水。吾吟酌。吾看花。吾步騎射。無不弟子偕。諸公勿問也。祇取弟子學問科名勝人耳。學且勿論。其門人甲遂中進士。卽帖括也。豈僅在誦讀哉。書立心高明。俯視一切。下記首。四月。謂門人曰。齊宣王欲授孟子室養弟。



子使大夫國人矜式。是以宋繻待孟子也。孟子志作名世。烏肯居哉。倘以留宋。繻必悅。使繻朱註。程子果曰。齊王處孟子未爲不可。慨然嘆曰。程朱之學。焉得冒孔孟之學哉。十二日。素服行忌祭禮。其祝末曰。嗚呼。顯考饗哉。知兒之將獻。尚得幾時哉。悲咽哀愴。何有極哉。恭來叩稟。應鄆城知縣溫公益修聘。因議南遷。先生曰。吾夙志也。然屢謀不遂。而竟昏耄。天殆使我葬斯土也已矣。五月。坐塲中。覺脊骨俯屈。振起習恭。二十五日。恭以往鄆城。拜辭求教。先生曰。持身莊悚。力斷文墨。愛惜精神。留心人才。佐政仁廉。足民食用。特簡武壯。不問小過。出入必慎。交遊勿濫。恭拜受。行後。先生悽然。

許恭王來言一統志、廣輿記等書皆書生文字、于建國規模、山河險要未詳也。先生曰、豈惟是哉、自帖括文墨遺禍斯世、卽間有考纂經濟者、總不出紙墨見解矣。六月、沐後見指肉紅潤、甲色穩秀、嘆曰、天何不使我掃風沐雨、胼手胝足也。以祭中霤、齊戒、臥以致思、覺不專一、則坐。坐覺不專一、則立。期不以暑困勝吾心之齊。思修其天爵以要人爵、雖文武盛時不能保無其人。也、惟修之久、則習與性成。功名之事、皆性命之事矣。卽或虛假、而有此一修、其存天理、成人材者亦不淺。故戰國才俊、猶盛後世。此周公立法之善也。今時文取士、求一修、天爵以要者、亦安可得哉。七月、謂門人曰、心性



天所與存養所以事天。道義所授習行所以事師。
曹可成死、先生哭之慟、爲素服十二日。八月二日夜、
夢中大哭、父闔巷皆聞。十一日、行中矩、習恭。十二日、
行中矩、已而習恭、坐如泥塑。夜半、左肋下病發、兄時
積也。十三日、習恭者二。十五日、行中秋禮、獻先祠
瓜果酒肉。夜與修已、爾儼、爾儀、重光飲月下、不歌、不能
忘可成也。二十五日、寢疾。李植秀、鍾錢俱來侍。二十
七日、張振旅、張智吾來視。起冠、智吾曰、病何必冠。先生
曰、卧則脫、起則冠、固也。三十日、王巽發、王濬、王懷
萬、王溥、王繩其來候、命人扶揖。九月朔日、張文升來
視疾。二日辰、令燂湯沐浴。培及賈子一來視疾。先生謂

門人曰、天下事尚可爲、汝等當積學待用。中、命自學舍遷于正寢。酉卒、面貌如生。安陽徐适聞訃、北面拜哭。正弟子禮。塋聞訃、自鄆城奔回哭奠、與及門培、邊之藩、顏修已、李植秀、顏爾儼、鍾鉞、賈易、田得豐、郝品、郝夢麟執喪、衰服加經。紳士許璠、彭大訓等百餘人共奠、塋塋爲祝曰、嗚呼、秦火焰而大道隱、講壇盛而學術岐。悠悠者千餘年、昧適者數百載。乃今始得一先生、而先生又忽逝也、悲哉。天之于人、其有意耶、其無意耶。先生崛起側陋、直以聖道爲己任、以爲聖人必可學而至、希賢則已卑。才總弗、即能幹、師門內難。及長、躬灌園、事恩祖、甘毳隨欲敬進。雖勞不怨、日五漏起、坐必直首端身、而



足分踏地不踰五寸。立不跛股不搖移。行折必中矩。周旋必中規。盛暑終身未嘗去衣冠。尊長恤族里。與王法。乾十日一會。糾日記。記詳十二時言行。時下圈黑白別欺慊。好言論。行嘗忤俗。然生平無一言非道。無一事不以堯舜周孔相較勘。朔望謁家祠。二時祭以及冠昏力行古禮。居喪倚廬。聖室哀戚。無時輿。三年不懈。雖功總皆如禮。無少假。待妻如君。撫子如師。屋漏獨居。身未嘗傾敬。是爲先生之躬行。非其有一介不取。一錢賄必報。邑令約車騎造齋下拜。惟遣子弟答。士民公舉德學苦孝。學使者李公。巡撫于公。將交章上薦。先生力沮。若傷之乃止。是爲先生之守。慨然謂周孔之道在六德六行。

六藝、後儒以靜坐、致良知、參雉異端、纂吾心之德。且鄉黨自好、遂負高誼、罕見一一考行、占道、絲髮不苟者。至攻詩文、纂章句、尋超無用、而先王兵農、禮樂之藝、嗒然喪失、以致天地不得位、萬物不得育。乃定課外、整九容、內顧明命、一致加功、自終日迄夕、乾乾惕若。家禮、學規、酌古準今、務曲當。帥弟子分日習禮、習射、習樂、習數、習書、考究兵農、水火、諸學。學堂中洒掃潔甚、琴、竿、決、拾、籌、管、森列。衆生揖讓進退、其間已而歌、謳、舞蹈。唐宋後儒室久不見此三代威儀矣。于是著存性、存學、存治、存人、以立教、是爲先生之學術。而謂先生之生徒然耶、天無意耶。故嘗謂先生之力行爲今世第一人、而倡明聖學、



則秦後第一人。海內文士無論卽稱篤儒致行者與先生疎密固大有間。而至于秦火之餘如董仲舒、鄭康成、文中子、韓昌黎、程明道、張橫渠、朱晦庵、王陽明、其于學術皆顧此躋彼、甚至拾潘捉風、浸淫虛浮、而以亂聖道。嗚呼、千餘年于茲矣。先生生亦晚進、居蓬草、就傳之、就啓之。一旦爬日抉月、堯舜周孔之道拾之墜地、而舉之中天、奚其然耶。豈天道運會、一盛一衰、堯舜盛以至于周秦衰而遷迤至明。自此以後、乾旋坤轉、聖道重明、斯民蒙福、故特生其人耶。乃少困以患難、中阨貧賤、內苦于家庭、外之聞者或疑、或信、或謗且滋、而且奄忽以去。抑天地之氣如燭地火燼已、成灰滯、後轉螢點紅豔炯。

然自照而竟潛耶。嗚呼、吾無以知天矣。嗚呼、慟哉。凡我
同人皆有後死者之責、其何以不負先生、其何以終邀
福于天。先生之神、萬世不磨、矧茲旦夕、而不予臨。嗚呼
哀哉、尚饗。李植秀挽聯云、持身屹屹、備歷錯節盤根大
德行、二千年後無雙士。樹讓巖巖、直排迷途歧路真學
術、十八代來第一人。鍾錢聯云、手著四存、精絕學于三
古。躬習六藝、開太平以千秋。顏得儼聯云、關外尋親、遠
水東西欽大節。洛中辯道、高山南北識真儒。張文升上
私謚曰文孝先生。十二月六日、葬于北楊村西祖兆。
墓與及門諸子迭拜、哭慟失聲。葬返、從孝子爾儀、孝孫
重光行虞祭、相向哭盡哀、持心喪三年。先生卒前遺



儒藏

囑子孫以習齋爲門人公聚學習之所。塋等共議懸扁
門額曰習齋學舍。敬書神牌曰顏習齋先生神位。供于
習齋。晨興設祭告。以後每年二八月上辛公集致祭。講
習先生學術。乙酉四月。郟城知縣溫德裕刊先生存
性存人存治三編于郟城。六月。塋修先生年譜。丙
戌八月。王源哭奠先生于習齋學舍。十月。訂先生年譜。

跋

閔顏習齋先生年譜見其自幼英毅慨然有志于聖道、切已束修、壯而明周孔不傳之學、禮樂兵農實履其事。晚年上達所見益精貫其德彌上心彌歎倍加淬勵造世之志無頃刻忘行已教人乾惕如一日。嗚呼此真周孔之道之學也。璋自甲申秋閱國語感古人父子君臣之際、民社世故政事之端莫不實有規畫自反無似因發憤與鄭君知芳共學。乙酉立日記記得失過惡以自考。抵上谷始聞先生而先生已沒不可見矣。嗚呼何璋之不幸哉。雖然其言與行俱在穆然思之如見先生。璋苟能孜孜不懈學先生之學是卽親受教于先生也。況



儒藏

顏習齋先生年譜跋

有刪主李先生身得其傳諄諄以此道提誨就而正之、
猶見先生也、又何憾焉。是在自勉而已。康熙丁亥三月、
棘津後學張璟璋謹識。

揚子云、務學不如務求師。師者、人之模範也。嗟乎、模範
詎易得哉。今觀顏先生年譜、誠哉模範矣。予每歎大
儒自命、而誤以面壁爲存養、章句爲學問、如焚鼎造冰、
至於言行相違、借名行私者、又不足道也。今得先生模
範、竊有志焉。但自顧薄陋、不知果能私淑以善其身否
也、行慙懼矣。丁亥菊月、後學鄭知芳拜識。

校記

①祚：當作「祚」。

②毋：當作「母」。

閻潛丘先生年譜

清·張穆編撰

楊世文校點

郭齊一審

劉琳二審

清道光二十七年刻本

《閻潛丘先生年譜》一卷，清張穆編撰，清道光二十七年刻本。

閻若璩（一六三六—一七〇四），字百詩，號潛丘，清代樸學大師。其先世太原人，明正德間以經營鹽業僑寓於淮安。年十五以商籍補山陽縣學生員。年二十，讀《尚書》古文二十五篇，即疑為偽書，潛心研究三十年，作《古文尚書疏證》八卷，引經據典，列一百二十八條，抉其作偽之蹟，《古文尚書》之偽遂成定讞。康熙元年改歸太原籍，補廩生。遊京師，尚書徐乾學聘其參修《一統志》。其著作尚有《四書釋地》、《潛丘劄記》、《毛朱詩說》、《日知錄補正》等。若璩開創了清代考據學之先河，《四庫全書》編者稱他「考證之學，則固未之或先」（《四庫全書總目·尚書古文疏證提要》），梁啟超稱他為「近三百年學術解放第一功臣」（《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


張穆（一八〇五—一八四九），初名瀛暹，字誦風，一字石洲，山西平定人。清代著名學者。勤學博通，治學嚴謹。鴉片戰爭後，懷着愛國之心鑽研經世之學，尤長於邊疆地理考據。有《蒙古遊牧記》、《見齋詩文集》等。

是譜取杭世駿、錢大昕所作之傳以及《潛丘劄記》、《尚書古文疏證》諸書，排次年月。丁晏所著《山陽詩徵》、《柘塘脞錄》亦多採獲，並詢之閻氏後人，反復質正，勤加修訂，凡五易其稿而後定。徵引文獻甚為廣博，舉凡閻氏之學行、著述、交遊、講論、唱和，大體已具。



儒藏

閻潛丘先生年譜 題識

張石洲所撰百詩年譜甲子正月九日得於蘇州圓妙觀
 內書肆同撰尚有亭林譜文端公刻之惜未遇也但有
 粵中重刻耳。顧譜余別有吳映奎輯本。
 吳譜石洲未見蓋據上元車守謙輯譜重釐訂而車固本於吳
 所輯也。附記于此。

簟紋如水曉驚秋。推枕尋釵搭臂鞦。郎困夙醒猶未起。
 一簾微雨看梳頭。
 潛邱性情言論皆有伉爽豪邁之致乃有此綺膩之作何也。

癸卯夏、穆改訂亭林年譜、既卒業、念

國朝儒學、亭林之大、潛止之精、皆無倫比、而潛止尤北方學者之大師。因取杭大宗、錢曉徵所爲傳及劄記、疏證諸書、排次歲月、爲潛止年譜、將以詒吾鄉後進、興起其嚮學之心。討論月餘、稿艸備具。是年秋、南游江淮、過山陽、訪丁儉卿舍人、訊以潛止遺事、儉卿出所著山陽詩徵、柘塘脞錄見示、頗多采獲。漢陽劉某雲、學正見之、爲修改十餘條。葉潤臣舍人好爲詩、凡

國初人集、有與潛止相涉者、輒來相告、增補加密矣。洎交光澤、何願船比部、復以此譜相諉、願船爲析疑、彌罅、又不下數十事。於是壽陽祁尙書嘉其用力之勤、欲遂墨諸版、與顧譜

並行。憶戊戌冬襄校淮安、見閻氏之應試者、今尙多有遺容志傳、必世守焉、不可當吾世而失之也。屬同年何子貞、編修致書學使者張筱浦侍郎、行文淮安學官、向閻氏後人索之。越數月、得學使復書、則復申所撰行述、

世宗憲皇帝祭文、輓詩、巋然俱在。意潛止之靈、實默相焉。爲之意愜者、參日。爰與願船更事、討論密又加密。蓋自初始以訖今日、凡五易稿、而後寫定此本。雖罅漏仍不免、然於潛止束身力學之大綱、約畧具矣。學者倘能循潛止讀書之法、研證經史、勉成實學、而不蹈標榜聲譽、苟簡自封之習、是則區區舉似前賢之微意也夫。整比再三、勉徇尙書之意、付之梓人、因述其緣起如此。道光二十六年十二月、平定張穆識。



閻潛止先生年譜

郡後學平定張穆編

先生系閻氏名若璩字百詩別署潛止居士。

四庫書提要潛止者若璩本太原人寄居山陽爾雅曰晉有潛止。元和郡縣志曰潛止在太原縣南三里取以名書不忘本也。一統志潛止在太原縣東八里。太原縣志潛止相傳宋修惠明寺塔陶土爲瓦遂失其形疑卽今之瓦窰村。山陽丁儉卿晏嘗於淮安市上得潛止居士小印珍弄之。歲甲辰入京師見穆爲先生所撰年譜遂以印相贈。譜中所采山陽詩徵拓塘勝錄皆儉卿所手輯也。

始祖仲寶元初自祁縣遷太原嘉節都西寨邨。



子詠撰潛丘行述、始祖貞逸公諱仲寶。魏叔子閻氏本支敘閻氏受姓相傳爲周昭王少子、爲秦伯曾孫、爲唐叔虞後、皆遠無所考信。修齡之錄斷自元初遷太原仲寶公始。又曰、元初自祁始遷太原嘉節都西寨邨者曰第一代始祖仲寶公。四書釋地、今晉水源有女郎祠、去吾家之西寨邨一十八里。

第四代祖岱。

本支敘四世以下、耑紀修齡所自出、其始分支者、曰第四代祖岱公。

第五代祖珍敖。

本支敘始分四大股者、曰第五代祖珍敖公。尙書古

文疏證。卷六鉅鹿澤一在鉅鹿縣西北、一在昭慶縣東二十五里。昭慶縣今真定府之隆平、余五代祖之弟實遷其地云。

第六代祖人瑞。

本支敘始分十四小股者、曰第六代祖人瑞公。又曰、三晉方言稱某支爲某股。

第七代祖居閭、號西渠、始由太原遷山陽。

本支敘遷淮者曰第七代淮安始祖西渠公。又曰、蓋自仲寶公遷太原、以耕讀世家。西渠公業鹽筴、遷淮而後世稱素封。皆代有隱德、多文學士。又曰、西渠公之遷淮也、在正德初。案杭大宗錢曉徵兩傳俱作五世祖始居淮安。趙飴山撰墓志則曰六世祖。蓋由先

生之身而上溯之爲六世也。

釋地、吾家自高高祖由晉之汾水遷

楚之淮水、所以二水之源及流皆曾窮歷之。

案、黎洲金、石例、古人

例以高祖上一世、稱五世祖、故先生沿俗、稱則曰高高祖。杭錢作傳則曰五世祖也。

王山史賀

牛叟先生壽序、先生之先爲太原人、以貲游於淮、遂家

焉、居有廬、耕有田、藝有圃。

陳其年贈閻梓勤二十初

度序、自注、梓勤居淮之竹巷狀元里。

左汾近橐邱瓊

山過山陽詩、揚州千載繁華景、移在西湖嘴上頭。西湖

嘴在運河東岸、距余家狀元里僅二百步。余嘗笑此謂

成宏時之西湖嘴耳。

高祖翰、號雙溪、太醫院吏目。

行述、五世祖明將仕郎太醫院吏目雙溪公。

萬曆甲



辰進士履歷便覽、閻世則祖翰吏目。南雷文定參議

閻公神道碑、其先太原人、至公之祖雙溪徙於淮右。

曾祖國順、字覺吾、歲貢生、南安府上猶縣訓導。

太原縣志、閻國順字覺吾、有至性。年十歲、大父病、夜禱願以身代。性甘淡泊、而急於解紛。鄉人有奇冤、以千金爲壽求居閒、國順力卻、而卒陰爲之所。訓子世科成名、封如秩。鄉人共舉入鄉賢祠。南雷參議公神道碑、雙

溪四子、而覺吾以明經爲上、猶掌故、惠吾以舉人爲狄

道令、公則覺吾之長子也。

淮安府志、閻士望、萬厯四年丙子山西中式舉人、太原

縣志、閻士望、國順弟、任陝西狄道知縣、有惠政、民立祠祀之。康熙十六年入名宦祠。

行述、先高

祖考封文林郎、浙江湖州府推官。割記示孫學翼詩

注、高曾墓在太原西山。

祖世科、字伯登、號磻楚、又號龍門、萬厯庚子舉人、甲辰進士、官至遼東寧前兵備道參議。

萬厯甲辰進士、履歷便覽、閻世科龍門、詩四房。行述、吾家明朝

俱以詩經中式、國朝則皆治禮記。己卯六月二十一日生、案公生於隆慶庚午、至萬

厯甲辰年三十有五、履歷減十歲則二十有五也。太原籍、南直山陽人、庚子三

十五名舉人、會試一百名、三甲二百二十三名、兵部觀

政。乙巳、授湖州府推官。釋地餘論引朱文肅國禎湧幢小品論磁州水利事曰、先參議

起家湖州司李、與朱交好、己酉、福建同考官。割記、聞旌德令從兄

朱亦曾口述手畫其事云、聘試江寧詩、楚材原待晉、祖德自依孫、自注、參議公主

試萬厯間、於今六十餘年、案後六十餘年當為康熙八年己酉也。釋地、鍾伯敬述其座主雷何思檢討之言、

不得於言、勿求於心、不得於心、勿求於氣、告子是箇太



受用人。萬厯己酉，閩闈先參議以湖州司李聘往領房。雷何思爲正考，其事甚歡，亦偶及是語。故余家世實問之。錢謙益明詩人小傳，雷思需字何思，夷陵州人。萬厯辛丑進士。何思好學問，通禪理，講經世出世之法。其宗指在江陵內江之間。己酉，出典闈試，所撰程策頗見大意，惜其未試而歿。何思集其門生鍾惺所論次。庚戌，舉卓異。辛亥，升戶部主事。王子管象房艸場。癸丑，升郎中，遼東管糧。丙辰，升河間知府，仍留遼東管糧。丁巳，升寧前參議。戊午，回籍。是科總考資政大夫禮部尚書山陰人。戊辰進士。嘉義大夫禮部右侍郎兼翰林院侍讀學士、掌院事唐文獻，抑所南直華亭人。丙戌進士。同考詩四房。文林郎禮科都給事中張問達，誠字陝西華亭人。癸未進士。割記弔方坦庵詩，通家原孔李。自注先參議出公叔父大理公之門。又送金道州詩，孔李先朝籍取真。自注先參議出麗陽中丞公之門。案若方、若金蓋公鄉試座主。

南雷文定參議閻公神道碑，公字伯登，號磻礎，登萬厯甲辰進士第，授湖州府推官。湖濱巨浸多



盜賊治以嚴苛始辦。公奉職循理、解其繁密、民甚便之。有豪右誣人死罪、公疑之、精神所注、通於夢覺、神語諄諄、卽時判結。戊申水災、民死者過半、公與郡守陳幼學發廩勸分、盡所以救荒之術、故民雖饑而不怨。割記、移寓雜興

詩、手霹萬人曾得活、心冰十郡舊皆寒。先公祠宇今猶在、君說遺黎淚未乾。自注、先大父起家湖州司李、與郡守陳公筠塘同時、政取有聲。首二句卽用直指方公魯岳薦疏中語也。左汾近稿有送張龍占還湖州詩、結句云、棠梨聞尙在、花發到孫枝。自注、先曾王父起家湖司李、有治聲。湖多秀民、而經術不足、公禮姚承庵以爲大師、其說時與朱文公相出入、學者始知穿穴經旨以求自得。庚戌、大計郡吏、舉卓異第一、人爲戶部主事。癸丑、以本部郎中總理遼餉。時邊烽尙息、而軍政易茸、公夷然憂之、乃蒐乘補伍、廉重核實、

三年之內、捐公費千五百金、貯積六萬餘緡。發寄國之
弊、坐放如期。築廩倉數十間、分屯鹽二項、不相侵奪。公
於邊事所以經營綏輯、先後始終之際、委曲纖悉、無不
備者、蓋已逆知將來東方之有事也。丙辰、擢守開封。明

綜云、出知河間府、與履歷同、此作開封、誤。而今河間府志郡官表明崇禎開知府亦無世科名、則以題留本部、
原未蒞任也。司農李汝華特疏題留、引公自助。又明年、陞山

東右參議、兼按察司僉事。廷議邊才、改爲寧前兵備。當
是時、戊午之敗、問尋至、公置幼子於潞河、單騎出關、拔
祖帥於廢籍、整頓營壘、以待不虞。而巡撫不知其爲勞
薪也、以公禮格之。公旣不得行其志、念八十老父曳杖
倚閭、將無忠孝兩失乎。遂投版棄官而去。自公去後、疆



場破碎、談兵者非身橫獄戶、即駢首西市、鮮有以功名
 終者、而後知公有先幾之智也。劉記、與趙秋谷書、錢牧翁爲先參議作閭寧前
 畫像贊。按有學集、贊曰、幅巾褒衣、步雅視詳、夷考其垂
 魚委佩、濟濟臨臨、斯公雅頌廟廊、厲坊表、函文章、佩韋
 弦、而修珩璜者邪。披襟奮袂、立栗超軼、旋觀其法冠、牙
 服、容容昂昂、斯公之僂力邊疆、教青嶺、環武岡、犁虎穴、
 而埽扶桑者邪。全遼金、臨渝關、金湯誰隳、戎索誰壞、堵
 牆急杵、擣頤危柱、促腸身已閒、而憂怒口已含、而視長
 瞻公遺像、整容肅衣、不自知其清淚之漬裳也。行述
 先曾祖考、常熟錢宗伯爲像贊、墓志則漳浦黃詹事爲
 之。按墓志今佚。公歸、整拂藤蒲、具陳花木、與太翁得盡田里骨
 肉之歡。逮丁大故、雞骨支牀、爲鄉論所榮。逆黨崔呈秀
 盛時、以同年生通殷勤、公不顧而唾。家居二十五年、漕
 撫王紀、李養正、給事中解學龍、御史王允成、累登啓事、
 公皆不應。所著有敬刑錄、計遼始末諸書。生於隆慶庚

午六月二十一日、卒於崇禎壬午二月二十一日、享年

七十三。葬於淮上之蛟龍溝北壟。娶高氏、蔡氏。

割記家君云過

鶴江蔡公宗伯墓下、爲水所齧、公先孺人曾王父也、時子孫蔑有存者一首、言從尙書墓、正屬蔡家親、石馬鼓秋艸、銀魚掩夜燐、麥盤誰更薦、桂囊久虛陳、去去猶盈淚、寒泉在夢頻、首韻下、自注、司空曙贈外弟盧綸詩、平生自有分、況是外家親、次韻下、自注、公官兼學士、末句下、自注、陶淵明孟嘉傳、淵明先親君之第四女也、凱風寒泉之思、實鍾厥心、又、蔡公鶴江在詞館、與新都楊升庵友善、姓名字見升庵文集卷五十七、云淮南蔡衡仲昂、淮安志、禮部侍郎、贈封皆孺人、副室陳氏子一、蔡昂墓在城南包家園。

修齡、江以北之學者也。女三、其壻諸生許永祜、舉人李

藻先、

割記有與李表兄弟兩詩。

諸生杜嗣皋。

淮安府志、閻世科仕

蹟、又除蕭山盜窟、夙害頓去。

山陽詩徵、龍門先生家

本晉人、世居淮上。官湖州司李時、有疑獄、屢瀝不決、夜



夢人語之曰、汝未舉子、宜留意祥刑。覺以告其母、母曰、
 獄中囚必有當平反者、汝試求之。及再錄、果得囚冤狀、
 遂出之、人咸異焉。其爲遼東管糧戶部郎中及兵備寧
 前參議時、皆有特勅一道。蓋神宗之末、東事孔亟、故特
 異於他處也。明詩綜載世科詩一首、楞伽臺、垂老投
 簪穩、憑高對酒閒。江楓梳白髮、海霧竊青山。日極秋天
 遠、身依暮鳥還。禹功遺跡在、千載喜登攀。剡記家大人
 楞伽臺述懷并命璩作、到此成三世、居停總一僧。神州
 悲易變、祖武媿難繩。小艇當春載、高臺正晚登。追隨愁
 不及、江水捲層層。

父修齡、字再彭、號牛叟、淮安府學生。

淮安府志云、明末貢生。

趙飴山潛丘先生墓志、考諱修齡、世所稱牛叟先生者

也。以文名一時，撰述甚富。魏叔子集修齡平生慎檢持，以詩名。淮山肄雅，崇禎乙亥，倪宗師元珙浙江人，王戌進士。歲試淮安，修齡以商籍入學，首題攝齊升堂，次題坐而言不應。王山史牛叟先生壽序，先生行誼甚高，又淹通墳籍，著爲詩文，清真典雅，可以式靡起衰。劄記乞言小奏，家君生丁巳九月十日，籍諸生。先是，參議公分校閩闈，禱於九鯉湖而生，名字皆夢中夙授。少穎異不凡，性篤孝，先大父母見背，哀毀踰禮，克襄大事，極其誠信，依戀松楸，數十年不釋於懷。與先母白首相莊，始終無閒言。生平非義之取，雖千駟弗視。交游不侵然諾。常云：欲學沒脊而不能，蓋有爲之談也。嗜荔枝，續圖以



寄遐抱。陳其年迦陵詞、洞仙歌、證前生爲閻牛叟賦注引牛叟兌閣遺徵序曰、子生於閩、故生平癖嗜尤在楓亭荔枝。妻屢辦衰助子。著有眷西堂詩文、紅鷗入閩啖荔、以遠道逡巡未果也。亭詞行世。茶餘客話、國初郡城園亭見於詩文者甚多、今遺趾無考。以余所知、閻牛叟眷西堂在新城東門、金石廢、嘉樹軒在新城。又一蒲庵、影閣、鷓巢、鶴墩在平河橋、又西爲飲牛草堂。案、平河橋在淮安城南四十里。劄記有平河舟望詩。淮安志、平河橋鎮城南五十里、枕隄跨河、邨落市肆兩相映帶、田疇肥美、帆檣繹落、亦淮甸之門戶也。昔有橋、今圯久矣。或曰運河水至此而平、故名。山陽詩徵引吳山夫云、牛叟先生七歲入小學、塾師以丹山鳳屬對、卽應聲曰、碧海龍。識者以爲偉器。先生家世豪貴、獨折節以讀書取友爲樂。未弱冠、爲督學御史倪元珙所賞拔、復從漳浦黃公道周

游。甲申以後，棄儒衣冠，與同里張虞山、靳茶坡諸先生

爲世外交。

淮安府志：張養重字斗瞻，山陽人。崇禎中諸生。善詩文，不求仕進。子欽世，從子鎮世，一門。

高隱父子間自相倡和。

所著有一家言。靳應昇字璧星，

山陽人。順治中歲貢生。

博學工文，尤長於詩。有渡河集。

茶餘客話：靳璧星號茶坡樵子。張養重號虞山。

逸民，晚自廣南歸，戴一椰子冠，又號椰冠道人。

閒若

禪侶，靜若處子。去城西四十里小築一蒲庵，朝夕行吟，

介然自守，不趨流俗。其詩高潔，無煙火氣，不減儲王著

有秋心、秋舫、冬涉、影閣諸集行世。尤工花閒、艸堂諸闕，

舊刻有清溪怨，感青姬作也。一時和者如雲。余嘗見先

生畫像一卷，爲圖凡六。初爲授書圖，畫卅角童子學書

於參議公側，參議公高冠偉服，望之肅然生敬。次爲游

泮圖，方巾襦衫，樹二金花於首，乘白馬，前有彩旗，後張



黃蓋此爲前明崇禎乙亥年、先生年十九歲、題者甚多、惟張虞山七言古詩爲詳。次爲焚冠圖、聚儒衣冠而焚之、繫漁舫於叢葦中、將行遯也。自題云、甲乙之交、學業頓廢、效殷之箕子而不得、慕堯之巢父而不能、別號飲牛叟、始此。嗚呼、然後知先生前二圖之意、皆爲此圖設也、其志亦可悲矣。又次爲改詩圖、則四十時也。有蒙叟、河濱詩。錢謙益別號蒙叟。李楷字叔則、號河濱、朝邑人、國初官寶應知縣。漁洋蠶尾集有李河濱書跋曰、先生以文章起關中、游宦淮南、居廣陵取久。比余至揚州、而先生歸秦數載矣。然時時聞江淮士大夫言先生每作詩、文廣坐酒酣、使兩人張絹素、縣腕直書、略不加點、如疾雷破山、怒濤穿脇、頃刻而罷、擲筆引滿、旁若無人、舉坐爲之奪氣。名槩一時、亦以此取忌。坎壤失職、傲然不屑也。書學東坡、得其骨髓云云。愚山有酬李叔則詩、注云、罷官居廣陵。又一首、蒙叟詩不在卷中。又注云、君歸關中、明年而揚州難作。

次爲東籬圖、則五十時也。追和河濱三首、又自題一絕

云、題詩者甚多、如杜蒼略、名芥、初名紹凱、號些山茶、邨之弟也。程穆倩、名

號垢區、歙縣人。鄧孝威、名漢儀、號鉢叟、泰州人、著有過嶺

人流寓江寧。授中書舍人、嘗坐文選樓、選詩、紀伯紫、名映鍾、一字藥

爲詩觀初二三集、別集、簫樓集。人、割記有慈峨言紀一首。輩皆一時聞人。此卷今歸

紫亦未葬、愴然同作一首。吾鄉劉氏先生之孫甥也。予就錄先生自題詩數首。先

生他著甚多、今皆散佚失傳、可惜也。案圖凡六、而所引山夫語止五、詩徵

尚載有斷絃圖、自題絕句爲六十時作。行述、先祖考所著有閻氏本支

錄、五思錄、秋心詩、一蒲庵詩、名流老輩來訪、下榻嘉樹

軒、或留止經年、或數月。割記移寓雜興詩注、余幼時

每侍家大人與諸名宿語。柘塘脍錄、先生滄桑後隱



居白馬湖、與同里茶坡、虞山諸人結望社、相唱和、風雅

之士一時翕集。如黃岡杜茶村、名濬、字于皇、初名紹先、見復社姓氏。太原

傅青主、事蹟見顧譜。南昌王于一、名猷、定號軫、四照堂集。寧都魏叔

子、名禧、字冰叔、號裕齋、一號勺庭。臨清倪天章、名之煌、嘗集同志九人講學於易堂。淮安志

劉漢中、字勃安、山陽人、康熙中歲貢生、選東流縣訓導。臨清倪天章、流寓淮安、僦屋與漢中同居、暴卒於馬陵。

經紀其喪、銘其墓、收其遺詩、乞毛奇齡序而傳之。案、刻記有荅勃安詩。徐州萬年、少事蹟見顧譜。

閻古古、名爾梅、字用卿、著有白奪山人集。皆下榻相

待、飛觴拈韻、爲南北詞流所宗、不減玉山雅集之盛、於

世味泊如也。左汾近稟、幼時見先大父藏弄壽承二

字私印、傳爲三橋手筆。

母丁孺人諱仙窈、字少姜、清河丁文恪公季孫。

魏叔子閭母丁孺人墓表。淮安閭君再彭修齡之妻。姓

丁氏。祖文恪公諱士美。嘉靖己未狀元。官吏部侍郎。贈

禮部尚書。父中憲大夫知姚安府諱有殷。為其二子來

乞名。余名之曰醴源。曰禾根。以文恪公後人也。并繫以

詩。又案潛正與喬石林為姨兄弟。割記有哭石林姨弟

詩。是也。又贈潘山補詩曰。我母母之祖。厥官曰中丞。傳

君已六葉。家法守還能。中丞謂明都御史墳也。及考鍾

翁類稿。喬母潘孺人墓志。石林母乃墳之元孫女。輩行

差忒。汪志疑誤。又案山補名夏。字西河。山陽人。順治

中諸生。淮安志稱其不事舉業。專肆力於詩。性好酒。家

貧。不能常得。與至即走向友人家索飲。醉則以一詩報

之。愛其詩者。召飲無虛日。著有漱滄亭詩。然則潛正贈

詩。後二韻曰。縱酒愁書亂。離鄉畏病增。高堂幸強飯。勉

矣。就蜚騰也。崇禎甲戌。孺人年十七歸再彭。再彭早失母

夫人。時參議公老在堂。孺人內外家皆貴盛。特柔謹。孝

事參議公。自奉養朝夕。至視疾喪葬。無違禮。遇二女公



女妹必敬以和、身撫杜氏孤女甥、而厚庄匱具嫁之。案議公有女嫁杜嗣生、平於奴婢罕叱咤聲、接內外姻婭、見前南雷墓碑無失色。孺人諱仙竊、字少姜、行季。性婉慧、眉目朗秀、知書明大體、兼通琴奕。琴不由師授、以意成譜、妙合音節。事再彭恭、奉再彭賓客酒漿久必飭、夫婦相歡、得白首如年少人。甲寅八月、孺人以微疾卒。閻氏故世家、自高曾以下生忌日皆祭、每歲十餘舉。孺人直日、必夙興、潔觴豆肴蒸、僮被立須、再彭拜獻。未卒前十日、一祭愆期、日亭午、孺人覺之、恚曰、吾爲閻氏婦、奉烝嘗四十年、未嘗敢失事、何今日而遽忘之、豈死期至、神不守邪。卒成禮。又七日、曾祖妣忌、力疾整衣肅拜如平時。又三日歿。

孺人於家無專制，鉅細必稟再彭。然遇事往往開陳義命。再彭性褊，每改容從之。甲申後，勸再彭棄科舉學，再彭遂以詩名。予與再彭、若璩皆有交，請予表其墓門。墓在吉家塹，距參議公兆西二百步。初，再彭偕孺人上先塋，憩此，偶指一穴曰：「他日與汝合葬是。」今正其處云。案

孺人墓表，牛叟先生初請邱邦士作之，邦士不果作而卒。叔子作，即維屏傳載其事曰：己未九月，病瘧不食，死年六十六。先是，淮海閻氏以椿蘭一匹將書求爲其妻，銘墓未作也。死之先日，邦士命家人取蘭出，日以付水叔，還淮安閻氏。時余方就醫泰和，未歸云云。然則此蘭應遂歸叔子矣。

乞言小奏先母

生戊午九月三日，家君敬之，稱爲濟陽君，從郡望也。

陳

年定風波，齊世家詞注引牛叟兌閣遺徽曰：妻名仙窈，字少姜。女兄弟五人，幼者適余從兄，自名其讀書處曰兌閣。妻丁姓，子恒呼之爲濟陽君。

孝慧柔慎，尤曉大義，事至不動聲色。



儲藏

閻潛丘先生年譜

而就理。御下仁恕，肅然成風。卒之日，無賢愚內外咸慟惜之。一生善病，勿藥垂危前三日，猶禮拜先高妣忌辰，吉祥而逝，年僅五十有七。已未詞科錄，徵君母丁自

題讀書處曰兌閣，以兌爲少女，已於女兄弟中行取少

云。

何秋濤案：牛叟兌閣遺徽云：妻女兄弟五人，少者適子從兄。此云取少誤。

陳其年閻牛

叟貫花詞序自注：牛叟向有悼亡之戚，曾爲賦兌閣遺

徽詞十首。案：牛叟兌閣遺徽詞不傳。其小序俱載陳其

年迦陵詞中，但失其次耳。

又案：西河亦有和作，并載牛叟原序。

浣溪紗逮

下詞注引曰：妻屢請納妾，予不應。閒置孔氏一妾三年，

遣之，猶處女焉。減字木蘭花佐家詞注引曰：余世以鹽

筴起家，後中落，妻恒好語相慰。祝英臺近維摩天女恰

同參詞引曰、妻屢勸予參訪耆宿、究向上一著、而以鈍根未果、近慚龐媼、遠負萊妻。滿江紅琴奕雙清詞注引曰、妻善奕、花下與諸女劇、必招予、予笑謝。於琴不由師授、以意成譜、巧合自然。卓牌兒聯吟詞注引曰、余填詞成、妻恆爲解頤。偶製杏花天三闋、妻索書素帕、出入懷袖中。月華清病榻閒情詞注引曰、妻一生鮮情容、雖疾疾亦淡妝讀史。予調曰、提學未至、女秀才矻矻何爲。每憩耳天閣、日課童奴蒔濯、余以丈夫當埽除天下爲言、妻笑曰、請從一室始。泛清波摘遍采菱詞注引曰、妻種菱湖西、常攜諸女扁舟采摘。當夕陽下春、翠袖紅妝與清流碧沼相映、宛在畫圖。寅秋尙期踐此約、而竟不逮。

矣。以上凡七事、餘三事散見前後各條下。

劉松苓雪坡詩話、迎陵嘗爲

牛叟賦卓牌兒詞云云、想見牛叟伉儷風致、而百詩又能以經學名世、亦奇矣。

明崇禎九年丙子十月十四日、先生生。

劄記有壽子仁詩曰、吾聞堯元載、竹書歲丙子。後幾七十周、實爲吾生始。又生日展期啓、今年下元前一日爲吾六十。杭大宗道古堂集、若璩生、參議公酷愛之、常抱置膝上、摩頂熟視曰、汝貌甚文、其爲一代文人、以光吾宗乎。行述、府君生於明崇禎九年十月十四日亥時。

十年丁丑二歲。

十一年戊寅三歲。



儒藏

閻潛丘先生年譜

十二年己卯、四歲。

十三年庚辰、五歲。

十四年辛巳、六歲。

道古堂集、六歲入小學、口吃、資頗鈍、讀書至千百遍、字字著意、猶未熟。且多病、母聞讀書聲輒止之、闇記不敢出聲。

割記移寓雜興詩注、余六歲時、見家古古先生。割記、楊維垣戊

淮時畫明妃夢還漢宮圖、屬人題詠、適同宗閔用卿先生自沛至、曰、楊名在逆案、果漢宮可還、則逆案可翻矣。楊立取卷回、後直指使者証効用卿、楊與有力焉。

十五年壬午、七歲。

二月、參議公卒於家。

十六年癸未、八歲。

十七年甲申十月朔爲

大清順治元年九歲。

是年牛叟先生客金陵先生從母丁孺人避地吳越迎陵
詞賀新涼雙魚問爲閣牛叟賦注引兌閣遺徽曰甲申子
客金陵妻獨攜子女避地吳越常手書促子歸爲輕薄子
啟緘竊視歎箴勉得性情之正。釋地年九歲讀孟子疑
滕定公薨兩使然友往鄒問孟子何緩不及事。疏證卷六
習孟子疑滕定公薨云云與釋地
語意略同但不著少時爲幾歲耳

茶餘客話劉節之孔和山東長山人明大學士鴻訓子少
年豪俠詩文有奇氣好煮酒論兵結納死士散財聚衆於
長白山殺僞縣令。秋濤案此事在崇禎甲申閩賊所署縣令也領數千人至淮



儒藏

閻潛丘先生年譜

安。時劉澤清開藩淮上，建牙新城，節之同鄉有舊，遂以兵屬。後見澤清所爲不道，屢侮之，澤清怒，令健兒二十人拉死之。節之在新城，與閻修齡、靳茶坡友善，時有唱酬。死後修齡、茶坡攜白金數百兩往尋其屍，終不得。案：漁洋文略有劉孔和傳。二年乙酉，十歲。

是年，從兄洞以商籍入淮安學。案：割記有寄從兄錦濤詩，錦濤當卽洞之字也。三年丙戌，十一歲。

是年，從兄若琛以商籍入學。案：若琛字紫琳，與先生同會士履歷便覽。是年與若琛同案入學。又有閻若璣、商籍亦先生從兄也。

四年丁亥，十二歲。

茶餘客話：靳茶坡、閻牛叟、張虞山丁亥秋有三子秋心之

刻興化李小有序之。小有自稱虛天游。

秋濤案小有名長科世所傳仁品廣

仁品皆其所輯。

五年戊子十三歲。

六年己丑十四歲。

劄記初刻唐百家詩選序、回憶五十載前、曾遇閩中書賈

持翻刻本、正二十卷。

案此序作於康熙己卯。

七年庚寅十五歲。

道古堂集、年十五、冬夜讀書、有所礙、憤發不寐、漏四下、

寒甚、堅坐沈思。

行述此下有筆硯皆水四字。

心忽開朗、如門牖頓闢、屏

障壁落、一時盡撤、自是穎悟異常。是年、列學宮、為弟子。

案據

淮山楚雅人。

學實在明年。名流如李宗伯太虛、

名明睿、南昌人、天啟壬戌進士、官左諭德、入



儒藏

國朝官至禮部侍郎。方處士爾止，名文，桐城人。梁商止公狄，案歸德府志職官表，商止知縣，梁以樟崇禎間任魏季子集書梁公狄甲乙議後，初授太康令。時賊盤踞中州，公與其兄以相悉志力拒之，以殺賊功調商止。賊攻商止，公夫張氏并家屬俱死。公傷仆亂尸中，民救之，三日後蘇，逮刑部獄。天子以爲無罪，出之獄。數日，京師陷，公冒死南下，參史閣部軍題授兵部主事，經理河南。迨命下而事不可爲矣。云云。甲乙議者，公狄前後所上封事及平賊方略也。鼎革後隱居高郵，施愚山有贊，湖荅梁公狄詩云：千里尋君逢臥病，杖藜猶有爲開門。浮家不厭滄州癖，抱膝誰知故老存。白髮歡歌含涕淚，殘尊風雨自寒溫。扁舟歲晚歸人急，信宿何年湖上邨。孫夏峯集亦有覆公狄札及踵韻寄懷之作。王苗夔案，以樟清苑人，明崇禎己卯北直解元。大興王潔，王源之師也。見恕。王處士于一，李孝廉小有，杜貢士于皇，宗谷後集王子傳。

人孝廉古古與之上下議論，咸拱手推服，以一經不可盡也。進而之五經，則曰：十三經不通，五經不能精也。次第卒業。阮應韶筆訓云：吾父嘗言，少時與閭百詩先生同受



業於靳茶坡先生之門、同學日暮、抱書歸家、閭天資魯、獨吟不置、必背誦如翻水乃已。後發憤將書折散、讀一頁輒用麪餅黏几、背既熟、卽焚去、終身不再讀。一夕、胸前膈下豁然洞開、若有聲震耳。後視書一過目卽成誦。戊午、與吾父同薦鴻博、爲世通儒。秋濤案、道古堂集不言潛丘十五歲時所事何師、以筆訓考之、是已從靳茶坡游也。證以劄記之言、知從茶坡亦五六年。應韶字虞再、山陽人。穆案、應韶父名晉、字鶴緱、吏垣、隸略、已未山陽薦舉鴻博、赴部驗到者三人、李鑑、卽象隨、張鴻烈、未到者三人、稽宗孟、張新標、馬駿、更無阮晉之名。淮安志稱晉由諸生入國學、鴻博科開、津要多欲招致其門、堅辭不附。是其事也。晉孫學浩、學濬、曾孫葵生、芝生皆成進士、宦顯於時。芝生字紫坪、先泗州府君丁丑進士同年也。沈儼劄記序、先生生長世胄、家多藏書、幼卽潛心鑽擊、抉精剔髓、思成一家言。所交盡海內名流、如李太虛、梁公狄、杜于皇、李叔則、王于一、魏冰

叔昆弟。案亦叔從兄伯子際瑞弟。時過淮必主其家輒留季子禮所謂江西三魏也。

止經年與先生討覈今古。諸公皆歎服謂後來者居上。二十八年辛卯十六歲。

案淮山肆雅錄順治八年李提學嵩陽類考先生以商籍入淮安學首題伯夷叔齊至怨乎次題視天下悅而歸已。

清秘述聞李嵩陽字雲增河南封丘人。前庚午舉人順治六年任案吳梅邨有贈李義居御史督學江南詩荆注引程迓亭曰嵩陽字元佩號義居又董含葦鄉贅筆封北李公嵩陽起家乙榜視學江南翕然有公明之目。顧

棟高萬卷樓雜記閣百詩先生年十五補山陽學官弟子。擘究經史深造自得。嘗集陶貞白皇甫士安語題其柱曰一物不知以爲深恥。遭人而問少有寧日。其立志如此。案

柱語先生載之困學紀聞箋。

是年、毛西河避讎、初出游淮上、變姓名王彥、字土方。

九年壬辰、十七歲。

十年癸巳、十八歲。

十一年甲午、十九歲。

從兄若琛中式山西舉人。

十二年乙未、二十歲。

錢傳年二十讀尚書、至古文二十五篇、卽疑其僞、沈潛三十餘年、乃盡得其癥結所在。墓志、少讀尚書、多所致疑。

謂自孔安國至梅賾、幾五百年、中間半出傳會、遂著尚書古文疏證、以申其說。行述著尚書古文疏證、蓋自二十歲始、而諸子史集亦自是縱學、無不博覽。剖記題春秋



左傳屬事、余年二十前、從同里靳茶坡先生學、此書蓋得於其家。移寓雜興詩注、霞舉、紫嵐同余受業靳茶坡先

生之門、余年取幼。疏證卷八。同里友人石子華、峙字紫嵐、

一字企齊、與余善、每著疏證成、或面語、或遣信送覽、正唐

人詩所謂爲文先見艸者。淮安府志、石岱峙字霞舉、弟華峙字紫嵐、大河衛人、皆諸生、文

章行誼見重一時、邑人交口稱二石先生。又紫嵐嘗謂余、子於考證之學、洵可

謂工矣、其指要亦可得聞乎。余曰、不越乎以虛證實、以實

證虛而已。釋地三續、吾何修十二句引石子嵐說、卽紫嵐也、割記多與紫嵐書及詩。

十三年丙申、二十一歲。

十四年丁酉、二十二歲。

十五年戊戌、二十三歲。



三原孫豹人枝蔚漑堂前集戊戌年有懷閻百詩就醫京口詩苦憶淮陰閻伯子近來脾病太相磨少年最有登臨興異縣其如藥餌何能賦茂陵消渴甚苦吟昌谷嘔心多漫勞著作徒無益努力萊衣舞且歌

阮太傅廣陵詩事孫豹人本三原人至廣陵學賈三致千金頓自悔曰丈夫處世不能舞稍取金印如斗大則當讀數十萬卷書耳何離離學富家兒乃儼居董相祠旁名其居曰漑堂舉詞科時崑山大司寇徐公爲一時龍門四方之士鱗集仰流豹人獨不事干謁入試不終幅而出

上雅聞其命賜銜以寵其行行述以病嘗就醫鎮江特

延李寶應叔則先生偕行偃仰金山楞伽臺日作詩倡和夜則乘月浩歌達旦與江聲相應長洲金聖歎聞而訪焉語輒訕逡巡別去

王應奎柳南隨筆金人瑞字若采聖歎其法號也少年以諸生爲游戲具補而旋棄棄而旋補以故爲郡縣生不常性故穎敏絕世而用心虛明魔來附之錢宗伯天台泐法師靈異記所謂慈月

官陳夫人以天啟丁卯五月降於金氏之叶者，即指聖歎也。聖歎自爲叶所憑，下筆益機辯濶翻，常有神助。然多不軌於正，好評解稗官詞曲，手眼獨出。初批水滸傳行世，崑山歸元恭見之，曰：「此倡亂之書也。」繼又批西廂記行世，元恭見之，又曰：「此誨淫之書也。」顧一時學者愛讀，聖歎書幾於家，置一編而聖歎亦自負其才，益肆言無忌，遂陷於難時。順治十八年也。初，大行皇帝遺詔至蘇，巡撫以下大臨府治，諸生從而訐吳縣令不法事。巡撫朱國治方轄令，於是諸生被繫者五人。翼日，諸生羣哭於文廟，復逮繫至十三人，俱劾大不敬，而聖歎與焉。當是時，海寇入犯，江南衣冠陷賊者坐反叛，與大獄。廷議遣大臣，即訊并訊諸生，及獄具，聖歎與十七人俱傳會逆案，坐斬。家產籍沒入官，妻子遣戍云。結埼亭集劉繼莊傳：後跋曰：「繼莊之才極矣，顧有一大不可解者，其生平極口許可金聖歎，故吳人不甚知繼莊，聞有知之者，則以繼莊與聖歎並稱，又咄咄怪事也。聖歎小有才耳，學無根柢，何所取而許可之？然繼莊終非聖歎一流，不得不爲別白也。」案繼莊名獻廷，吳人，寄籍大興，明史館一統志局繼莊皆與其事。是年，從兄若琛成進士，改兵部主事。若琛歷官至嘉興府吏部詩自注：國博兄同年，昔與同官。案梅谷名含春，順天通州人，戊戌進士。國博蓋若琛別字也。左汾近稿寄顧山

容學士詩吾家所欣賞倍與阿咸親。自注君出從父今嘉興守之門。

十六年己亥二十四歲。

十七年庚子二十五歲。

劄記題邵文莊簡端錄余年二十五歲始從同里吳太易先生學見先生手不暫捨此書閒請而觀焉復於先生曰未見甚佳處先生微笑蓋先生病耳聾以爲此自其恆狀越後二載取而復讀徹首徹尾不覺沈酣尋味者彌旬以復先生先生喜曰吾當日若嗤子子未必服固知吾子必有今日解悟在其善開發人如此。然則先生自此年至壬寅入京師以前皆從吳太易學也。困學紀聞箋先師吳太易先生問余五福無貴子知其說乎對曰未也先生曰蓋福乃人生受享之物古者



儒藏

有一命則有一命之責任、寒者與衣、飢者與食、凡不獲其所者與安、是以終身處乎憂患之域而不遑暇、其在位也、如肩重負、及去位也、如釋重負、豈若後世之貴者、以位爲恣睢乎。故五福中不得有貴、此論甚精。案、凡厥正人既富不貴者、深寧 釋地天時不如地利條、業師吳太易先生

多之論允矣。

方穀、古未有富而

謂此節兩地利字殊不同。上地利是舉偏而言之、已足勝天時、下地利是舉全而言之、仍不能及人和。語此時歲在

庚子、距今四十有二年、

案、後四十二年爲康熙四十年辛巳。

墓木徒拱、著書

莫遂、恐有名字翳如之感、爲識於此。自注、先生諱一清、大

河衛人、丁西北闈舉人、甲辰擬會元、後二年卒。

秋濤案、先生篤於師

弟之誼、若此、烏有始學終倍如顧、江諸說者哉。

李塋大學辨業題詞、大學釋治



信藏

閻潛丘先生年譜

國未釋平天下。蓋天下者國之積也。此國如此用人如此理財推之他國亦如是無異道也。故治平條一天下字虛五國字實以爲國作爾。三十載前聞先師吳太易云是編又不謀而合。至德不孤斯文尙在不意老年見此奇特。塏剛主蠡縣人自名其里曰恕谷康熙庚午舉人通州學正案恕谷此書成於康熙戊寅己卯過淮安與潛丘相見題詞當卽作於此時。儒林傳稿有評定古文百篇其師山陽吳一清所手授續加闡發。

是年從兄洞中式山西舉人。西河復出游自此年至康

熙三年甲辰皆在淮上。施愚山毛子傳出抵淮上山陽令朱禹錫故善姓爲召諸名士詞人畢集爲歡而吏部張新標父子耆詩有名園中秋夜會客數十人伎樂合作姓倚醉扣盤賦明河篇凡六百餘言及旦則淮上諸家傳寫殆徧宣城施閏章還自京師見之目爲才子。自是客淮數月留連不能去。姓年四十餘尙無

子自言當以客游老云。案是年西河年三十八此傳當作於康熙三、四年。愚山北年皆以分守入出淮上也。朱禹錫字揆敘浙江山陰人。順治間以選貢積分選山陽縣。考淮安志職官表禹錫知山陽在順治十六年後康熙五年前而西河於四年乙巳巳與愚山講學白鷺洲。然則禹錫賓禮西河之歲月亦約略可知矣。

十八年辛丑二十六歲。

是年從兄洞成進士改旌德縣知縣。淮安府志歷旌德縣知縣。記寄從兄錦濤詩曰官向青山下長吟小謝詩謂旌德也。又疏證卷二從弟自旌德歸授余以縣志。

康熙元年壬寅二十七歲。

孫豹人澥堂前集壬寅閏百詩自淮至邗上哭亡友王于

一兼經營歸櫬感其古誼贈以詩。詩曰太白於指南自謂

葬在鄂城。高義照千載豈獨詞賦名我友昨客死杭人多哭聲魂寄古寺中尙聞鐘鼓驚我遠不及赴垂淚徒縱橫貽笑李太白倫誼何太輕古道未淪喪乃復見閻生自淮過廣陵醴金恤其嬰日夜望柩至將送歸柴荆閻生擅詞



場、睥睨公與卿。師事但王子、心虛眼自明。還復奉父命、孀
 孤勞經營。世俱崇勢利、遺子金滿簾。爾翁獨不然、舉事貴
 堅貞。我身在江湖、終日望歸程。飄泊齒漸暮、何異水中萍。
 身後貴自計、焉敢累嬰鳴。作詩兼示兒、悽然涕沾纓。
 于一卒于西。又有壬寅送閻百詩返太原故里赴試詩。詩
 湖昭慶僧舍。我住江都君淮上、相思但聽棹聲響。梅花開罷楊柳青、君
 縱不來我能往。惟愁病渴苦相如、誰慮韓侯久釣魚。匣裏
 豈無三尺劍、笥中況有萬言書。今晨別我太原去、爲言先
 人有廬墓。立馬朝看太行雲、揮鞭夕指并州樹。我聞君祖
 大參公、令譽猶播鄉里中。立朝慷慨多奇蹟、君今繼之稱
 豪雄。歸來應笑淮陰市、始識閻生天下士。淮陰亦是枚公
 鄉、君且著。又有壬寅賦得桂送閻百詩入秋闈絕句。詩曰、
 錦拜高堂。又有壬寅賦得桂送閻百詩入秋闈絕句。詩曰、
 何菁蔥、香飄八月中。淮南看易厭、好問廣寒宮。案壬寅無
 鄉試潛正蓋於是年始謀改歸本籍、故豹人作詩云然。實
 則壬寅冬先至京師、次年癸卯始由京旋里應鄉試也。
 道古堂集、康熙元年始游
 京師、合肥龔鼎孳爲宗伯、相知最深、頗爲延譽、由是知名。
 案貳臣傳、鼎孳於順治十三年由左都御史降補上林苑
 蕃育署丞。十七年甄別京員、復降三級調用、罷署丞。康熙

元年詔以侍郎補用。今據順治十八年摺紳鼎學官園子監助教是罷署丞後所補官也。又據大宗此傳知此年補侍郎乃得禮部也。行述龔大宗伯府君父行也知取深。

二年癸卯二十八歲。

道古堂集旋以僑籍改歸餽於太原。

案據下蕭松齡條傳青主條核之知改歸

故籍當在此年。

行述自遷淮以來高曾以下類先就僑籍考試

然後歸本籍故是年又附太原縣學隨補廩膳生。

案藤陰雜記稱

於吏科庫見己未保舉鴻博奏疏潛工係以監生膺薦槐廳載筆引吏垣牘畧同。

釋地蕭松齡

木公夫子爲衛君平全章文云云癸卯交木公於京師曾

舉此段議論今忽已三十八年能無慨然。

案與蕭木公會當在此年之春

時尙未歸太原也。後三十八年爲康熙三十九年庚辰。

剖記案傳山先生少耽左

傳著左錦一書祕不示人余初訪之松莊年將六十矣。

案全



謝山傳先生事略康熙戊午青主年七十四則此年年五十九也。割記訪馬長逸詩第三句回首松莊稱韻學自注謂陽曲傳青主。二問余古人命名應有義但如文六年丈松莊其所居也。續鞠居乃狐射姑之族鞠居二字何義余曰案成二年齊師乃止次於鞠居杜氏止注鞠居衛地惟劉昭引陳留志於兗州封丘縣下注云有鞠亭古鞠居則知此蓋以地命名者因難何以晉人遠取衛地而名其子邪余曰則有風俗通義在俗說縣令問主簿靈星在城東南何法主簿仰荅曰惟靈星所以在東南者亦不知也先生不覺笑又傳山先生長於金石遺文之學每與余語窮日繼夜不少衰止歎謂此種學正經史之譌而補其闕厥功甚大畢竟始自何代何人余曰魏太和中魯郡於地中得齊大夫子

尾送女器、有犧尊、純爲牛形、王肅以證其羽婆娑、然說非是。晉永嘉賊曹疑於青州發齊景公冢、得犧象二尊、形爲牛象、傳至梁劉杳、以證象骨飾尊之說非。漢章帝時零陵文學奚景於冷道舜祠下得白玉琯、古以玉作、傳至魏孟康、以證律厯志竹曰管說不盡然。儒林傳、伏生、濟南人也。魏張晏注曰、名勝、伏生碑云、地理志、魏郡黎陽黎山在縣之陽、縣當名黎陰、乃云陽者、兼取河水在其陽以名。晉晉灼注曰、其山上碑實云、水經注、青州刺史傅宏仁說臨淄人發古冢、得銅棺、前和、外、隱起爲隸字、言齊太公六世孫胡公之棺也。惟三字是古、餘同今書、證知隸自出古、非始於秦。顏氏家訓、開皇二年、長安民掘地、得秦始皇二十六



年鐵稱權。上有乃詔丞相狀綰之銘。之推與李德林對讀。則知本紀丞相隗林爲俗書。林當作狀。凡是數說。似未有先之者。王鳴盛潛研堂金石跋尾序。傳青主問閻百詩。金代何人。百詩考得七事。以爲此外無先之者。但王肅劉杳。孟康所據皆無文字。則精確者惟四事耳。而此外若昭三年傳叔向引譏鼎銘。考工記。卓氏引嘉量銘。此見於經者也。祭統引孔悝鼎銘。考工記。卓氏引嘉量銘。此見於經者也。史記封禪書。李少君識齊桓公柏宸銅器。案其刻果然。漢書郊祀志。張敞案美陽鼎款識。辨爲周鼎。此見於史者也。若家語載金人銘。大戴禮載丹書銘。秦本紀載始皇所立諸碑。魏書衛操傳載操所立大邗城碑。而柏人城西門碑。闕駟且據以爲卽舜納於大麓之迹。凡此皆百詩之所未及舉也。然則金石之學。自周漢以至南北朝。咸重之矣。穆案金人銘。出劉向說苑敬慎篇。王肅勦襲之耳。丹書銘。非金。非石。不當舉。始皇諸碑。及衛操大邗城碑。皆史官據實載之。非後世搜獲。孰聞。此四事。西莊所引皆誤。又移寓詩注。金石文字足爲史傳。正譌補闕。余曾與陽曲老友傅青主極論其事。又余嘗

告子壽、金石文字北方爲多、棗梨文字南方爲勝。又案、

余嘗謂蓋代文人無過歐公、而學殖之陋亦無過公。傅山

先生聞之曰、子得毋以劉原父有好箇歐九之云、從而和

之乎。余曰、非敢、然實親驗之集古錄跋尾。此條又見困學

困學紀聞箋、卷十謝承後漢書、錢牧齋云、方少師於史

館攜去、問之其後人、不可得。陽曲傅山先生聞之、笑曰、某

家卽有之、永樂間揚州刻本。初、邵陽曹全碑出、曾以謝書

考證、多所裨、大勝范書、以寇亂亡失矣。案、此事又見劄記

家詩選跋。惟詩注云、曾見與前後語頗抵牾。又案、潛止

於癸卯壬子兩訪青主於松莊。此數條未知定在何年、類

記於此。是科、山西闡題子路有聞一節、萬物育焉、使天下仕者皆

欲立於王之朝。

孫豹人集有癸卯清明日閻再彭攜歌童泛舟城北

案謂揚州

城北也。取今日天氣佳、清吹與鳴彈爲韻、五言律十首。

三年甲辰二十九歲。

魏世倣昭士文集、閻再彭七十壽序、家大人曾與先生相

見、而先生令子同宿於清江浦上、時倣甫十歲耳、輒知先

生父子。

案世倣魏季子禮之次子也。據序中丁巳歲倣年二十有三逆推之、知當在此年。

四年乙巳三十歲

劄記、方坦庵先生自寧古塔歸、遇家君、誦余拙作甚多、不

知何從得之、異日賦此志感、并以爲弔。又注、余乙巳始過

維揚、謁先生未值。

甲申傳信錄、方拱乾字坦庵、南直桐城人、戊辰進士、官左諭德、掌司經局印、聞



儒藏

城陷、尙臥牀上、引刀割髮、未半、爲家人抱持而止。尋削髮報名、以美婢賂賊將羅、不加拷掠云云。案吳震方說鈴采拱乾所著絕域紀畧、戊寧古塔時作也。末有無衣曹序跋曰、坦庵被罪謫徙、捐貲得還本末、總無可取。但其所記有足備勸戒者云云。案拱乾入本朝、仍官詹事、順治十四年、因爲少子章鉞科場、黃緣中式、與吳漢槎諸人同遣戊寧古塔、但放還較早耳。施愚山有聞方坦庵先生及樓岡、邵村諸君放還、志喜詩、在湖西、到官寄親舊詩、後案年譜、愚山以順治十八年秋、分守湖西、則坦庵放還、在辛丑、王寅之間矣。樓岡、邵邨者、坦庵二子、立成、亨咸之別號也。漁洋精華錄、甲辰年、有將往金陵、冒辟疆攜歌兒見過、同方坦庵先生、杜于皇、方邵村、崔不雕、小集詩。大興劉寬夫侍御、位坦藏、拱乾、漢槎諸人所書、大方廣佛華嚴經墨蹟、末有跋曰、拱乾曩曾發願書華嚴經、望洋未敢就。戊戌冬、入園中、偶吳孝廉、蘭友言及蘇州半塘寺有宋景濂學士三世共書華嚴經、自敘其兩世爲僧、一世爲學士、筆畫猶犁然、未湮沒也。因與同罹諸君子約、以己亥元日沐手揮毫、不意出關期迫、乃晝夜竭蹶、以竣厥事、各隨心願、所及腕力所成。方拱乾書八卷、方亨咸書七卷、姚其章書五卷、陸鳴時書四卷、方立成書四卷、查學詩書四卷、張洵書三卷、王樹德書三卷、趙瑞南書三卷、張湛書三卷、方章鉞書三卷、郁之章書二卷、孫珀齡書二卷、李侍書二卷、吳蘭



友書二卷、錢威書二卷、張明薦書二卷、邵庚書二卷、徐榮
 書二卷、齊維岳書二卷、吳兆騫書二卷、張天植書一卷、諸
 豫書一卷、丁澎書一卷、李燧升書一卷、黃鉞書一卷、張文
 書一卷、劉隱如書一卷、孫錫書一卷、莊允堡書一卷、孫樞
 書一卷、李夢先書一卷、沈始然書一卷、張貴書一卷、公書
 一卷、共八十一卷、竟以是三十四人之一生代宋學士之
 三生、嗟乎、是三十四人者、一生之升沈、易險且堪、代人百
 生、不第三生矣、喪演費約五十餘金、陳時斌及諸檀施外、
 率諸君子隨所給、及其舊朝裳、繡衣而為嚴飾、警校、則惟
 李燧升、齊維岳、力以正月朔肇、二月朔成、成施廣濟寺、寺
 有僧超文、為張司馬天植外弟兄、目擊司馬之難而傷心、
 蔬菜、經原本、因超文請之、寺中、故永供寺中也、此書經時
 節、因緣而拱、乾為之記、己亥二月初一日、方亭成書、釋地、父執杜于皇、當三十五

載前、遇於維揚、作長歌贈余、中一段曰、城南荒草寓、城北
 古旗亭、君來我往談六經、出未日出歸戴星、白頭老子陡
 一驚、今世乃復有閻生、不貴子博觀、貴子秉確識、吾子必
 自愛、如子實難得、臨岐時、復諄諄以確字見誨、余深有志

焉而媿未逮也。

案世傳變雅堂集寥寥五言律七言絕句數十篇殊與詩名不稱近黃岡有搜刻于

皇詩文者變雅堂集外別爲補遺二卷茶村詩鈔六卷而此作仍不在蓋軼者多矣此長歌作於何年無從臆定然以文集考之于皇於康熙癸卯客淮陰甲辰至丁未皆客揚州白雲樓記曰余客廣陵久是也潛止於乙巳至揚當與于皇相值意卽于皇贈詩之年也時于皇年五十有五矣又于皇揚州石塔寺飯僧田碑文尾有潛止評語意皆一時事後三十五載則康熙三十八九年已卯庚辰間也。

是年西河客廬陵白鷺洲偕施愚山講學。

愚山年譜康熙二年癸卯分守

湖西有鷺洲講會歌序曰西江講學之會吉州最盛中輟者四十年矣余以癸卯十月月修復舊事布衣野老皆許以客禮相見會已而去游淮西秋濤案西河是年由廬陵北者近千人已而去游淮西游少室五年復還湖西居一載以愚山將移治辭之崇仁復之汝寧留三年凡所稱游淮西者謂汝寧也。

五年丙午三十一歲。

是年先生當回太原應鄉試試題爲政以德論。劄記丙



儒藏

閻潛丘先生年譜

午、丁未間重策論、讀宋陳傅良時論云云。秋濤案、康熙二年停止八股文體。三年更定科場試題、頭場策五篇、二場用四書本經題作論各一篇、三場表一篇、判五道。四年三月、仍復三場舊制。是丙午、丁未間已復用八股矣。然策論猶重、故先生云爾。參案、據清祕述聞、甲辰會試及此年鄉試首場皆作四書題論一篇、通志之言疑有未覈。割記有修史郊祀經學守令經筵策五篇案、郊祀策曰、祖定合祀以來、二十年開守令策曰、國朝定鼎以來、已二十餘年矣。推知五策皆作於此數年中、或即應試之作。秋濤又案、皇朝通志順治元年定制、每歲冬至大祀、天子南郊、夏至大祀地于北郊。順治十七年四月己酉、合祀天地百神于大享殿。十八年正月、聖祖仁皇帝登極、尋以諸臣詳議祀典、請罷大享殿合祀。從之。

六年丁未三十二歲。

是年九月、牛叟先生年五十一、丁孺人年五十、先生爲二人稱觴。

馬宛斯選授淮安府推官缺、旋裁。案、潛丘與宛斯相識、當即在此年、不待癸丑自

隴右東歸也。移寓維興詩內一首曰紛紛把筆學題詩未見揚劉博極時却羨歸來堂畔客。浩如煙海細如絲。第三句自注謂鄒平馬公聰御其讀書處卽宋趙明誠故莊。

七年戊申三十三歲

疏證卷五戊申夏王源崑繩讀左傳閔二年及狄人戰於

滎澤衛師敗績遂滅衛衛侯不去其旗是以甚敗來問程

詔案釋地公孫揮條亦記王源崑繩語皆云讀左傳當是戊申一時之事方苞四君子傳王源字崑繩世爲直隸

宛平人父某明錦衣衛指揮明亡流轉江淮寓高郵源少從其父喜任俠言兵少長從寧都魏叔子言古文晚年與

盩縣李塔游遂與師事博野顏習齋迨六十復往來金陵淮揚間客死山陽案崑繩康熙癸酉舉人父名世德兄潔

字汝公年十二稱弟子員明亡不復就試金壇蔣衡世所稱拙老人者汲公之壻也

是年西河游睢州已復歸淮西秋濤案西河至睢州爲湯文正公母夫人作崇祀祠

記明年還淮九年復游淮西爲張仲誠作白龜園記既而客息縣

八年己酉三十四歲。

行述八年鄉試山西受知於前給事中交城縣知縣趙恆夫先生爲同考所忌不售。府君感其知執弟子之禮終身。恆夫事蹟詳顧譜。案是年闈題先有司赦小過舉賢才言而世爲天下則君子深造之以道欲其自得之也。

吳蘭次林蕙堂集謝閩牛叟貽唐白虎十美人卷及唐鏡啟有鄙文未就雅贖先頒之語蓋爲索文而投贈者。秋壽案此

事不得其年。蘭次解官在康熙己酉其自傳云以忤上官投劾歸歸而貧甚。是解官後卽歸也。又云有索翁文興詩者多以樹木花竹爲潤筆費不數月成林因名曰種字林是歸里後以賣文爲活也。蘭次名綺江都人順治甲午拔貢薦授祕書院中書舍人遷兵部主事郎中出知湖州府。

九年庚戌三十五歲。



儒藏

閻潛丘先生年譜

十年辛亥三十六歲。

孫豹人慨堂續集辛亥年七言律詩有黃大宗招同范仲

良張虞山馬圖求趙天醉張孟思閻百詩家姪獻于飲止

園次天醉韻。

詩曰登筵忽使旅愁無染柳春風綠到蘆水鳥當階容易狎漁舟入夜不曾孤同來勝友

如金谷老去才名媿達夫何事招尋成汎愛久看樵牧可爲徒案魏叔子於辛亥三月遇山陽黃大宗於廣陵爲敘其庚戌登高集豹人詩有染柳春風之語蓋同時事據知潛正此年曾作廣陵之游矣圖求名駿亦山陽人康熙已酉舉人晚薦博學鴻儒未及試而卒著有聽山堂集。

是年西河復游淮安至癸丑冬始還蕭山。

秋濤案以西河所作袁監州七

十序推之知此年復至淮安也十二年冬歸里十四年復客汝寧十六年游上海十七年應徵入京從淮城下過未信宿也。西河送閻徵君歸淮安序余避難之淮安與淮之

上下無不交閻君潛正在其中暨之梁之宋不能前復歸



淮安則稍稍有言潛丘君年損而學多者於是躬詣之與
 之登城東程將軍冢題名而去顧余變姓名獨於淮有識
 余毛生者予漫應之曰毛姓於是有毛姓與潛丘君游墓
 之題云云西河詩集有九月十九日登程將軍冢詩詩曰
 蕩晴空涼風薄枯艸我登淮陰城秋衣振縹緲淮陰城東
 有高阜九日初過又重九閻君父子好探奇邀我登高共
 飲酒籬頭黃菊堆酒厄風前重把茱萸枝雙攜銀榼墜鸚
 鵡頻開鑲椀燒蟲蟻飄飄千里試一望射澤鹽陂滅秋漲
 煙浮蒼靄到海平日涌黃河到天上紫霄高闕陵貝宮霓
 裳羽節吹長風圯橋再見赤松下淮王自坐丹霞中前臨
 巨冢近千尺半倚城根半葦陌水落難知王氏墳道傍猶
 覩滕公宅閻君本屬唐相餘稱言此是將軍墟神堯定鼎
 畫麟閣程氏高勳析珪爵曾留淮海鎮徐方因釋金龜葬
 繁弱千秋甲冑掩黃土猶捲旌旗走風雨介馬嘗隨龍虎
 號街花近見牛羊舞秋風酌酒瀉雨餅幽思還視飛鴻翎
 昭陵西望人寂寞鼎湖南去愁清冥銅笙一曲倚靴竹戲
 馬臺空散黃鶴把酒頻看琥珀紅拂盡殘碑不堪讀西
 河又有集閻修齡若璩父子卽席詩東第邀羣彥西園集

酒徒。清缸開玉露。畫槩待珠湖。角綺梁王賦。烹鮮陸氏廚。
謳吟相聞發。不忍聽驪駒。未注嘉謨曰。珠湖卽東湖。時查
伊璜同赴飲。又題眷西堂詩并序。閻氏自山右來淮。名其
堂眷西。不能忘舊。乃從堂主入。再彭之請云耳。甲第移家
遠。茅堂倚郭新。久爲淮海客。仍是大原人。荷蓋看留楚。瓜
生想去國。天涯多蕩子。誰得買君鄰。鹽筴開鴻緒。魚鷺念
舊鄉。人倫重東國。彼美念西方。啼鳥聽幽谷。流泉繞夕陽。
千秋垂乃眷。聊以志斯堂。數詩不得其年。附記於此。又
案錢謙益亦有寄淮上閻再彭眷西艸堂詩。西向依風笑。
南枝擇木謀。艱難仍有步。眷顧豈無頭。策賜金天醉。盤辭
渭水愁。美人紆萬舞。山隰思悠悠。長淮南紀水。沿蕩汨窮
塵。故絳真吾土。陶唐自古民。周詩太原什。晉問柳州文。他
日論都賦。東西定主賓。

十一年王子三十七歲。

移寓雜興詩注家古古先生王子春復遇之交城相去三

十餘年矣。

疏證

卷五

王子秋過陽曲松莊傳山先生字

青主者適讀左傳以哀二十五年褚師聲子轅而登席公



怒下問曰、古人既脫屣、復脫鞮乎。雖杜注古者見君解鞮、然書傳中僅此一見、無別證、何也。余不能對。久之、讀陳祥道禮書、始用以報曰、禮書謂漢魏以後朝祭皆跣鞮、又謂梁天監閒尙書參議案禮、跣鞮事由燕坐。今極恭之所、莫不皆跣。清廟崇嚴、既絕常禮、凡有履行者、應皆跣鞮。蓋方是時有不跣鞮者、故議及之、可見六朝時猶然而尤妙者在案禮跣鞮事由燕坐二語。古祭不跣、所以主敬。朝不脫屣、以非坐、故惟登坐於燕飲始有跣爲歡。後則以跣示敬、此亦古今各不同處。因怪杜注見君解鞮、見君字不確、要須易爲古者燕飲解鞮耳。先生得之喜甚、曰、此一段直可以正杜注、補孔疏、爲劉炫、趙汸所未及。余不敢當、茲已忽

忽十年、聊牽連書之、以見一時知己之情云。

案、劄記有與傳青主二丈

書云、後四載、讀陳祥道禮書。後四載、爲康熙十五年丙辰、後十年、則二十一年壬戌也。西河經問、彭軼山、東昌樂人、乙丑進士、問褚師聲子、轅而登席云云。若然、則朝祭之、蹴起於後代、刺不足據。但軼曾客淮、聞淮客有論采菽之、詩者云云。秋濤案、此淮客卽指潛止。

錢傳、崑山顧先生炎武游太原、以所

撰日知錄相質、卽爲改定數條、顧虛心從之。

疏證、

卷六上。

壬子冬、客太原、顧寧人向余稱朱謀埒水經注箋爲三百

年一部書、余退而讀之、殊有未然云云。

卷七。

憶余晤寧人、

壬子冬、曾問古文尙書還當疑否、

否云云。

劄記、顧寧

人論幽、并、營三州在禹貢九州之外、余時同客太原、面質

正曰、此不過從肇者始也、臆度耳。其實周禮職方氏并州

其澤藪曰昭餘祁。昭餘祁在今介休縣東北三十二里、俗



名鄔城泊、吾與君所共游歷者、非石嶺關以南平云云。又南雷哀詞、顧余遇之太原、持論嶽嶽不少阿、久乃屈服我。疏證^{卷二}。愚嘗以梅氏晚出書自東晉迄今歲次王子一千三百五十六年、而屹與聖經賢傳並立學官、家傳人誦、莫能以易焉者、其故蓋有三焉。皇甫謐高名宿學、左思三都經其片語、遂競相讚述。況渠實得孔書、載於世紀、有不因之而重者乎。是使此書首信於世者、皇甫謐之過也。雖奏上、得立於學官、然南北兩朝猶遞相盛衰、或孔行而鄭微、或鄭行而孔微、或孔鄭並行。至唐初貞觀始依孔爲之疏、而兩漢專門之學頓以廢絕。是使此書更信於世者、孔穎達之過也。天祐斯文、篤生徽國、孔子之後所可取信

者一人而已。分經與序以存古制。一則曰安國僞書。再則曰安國僞書。爲之弟子者。正當信以傳信。疑以傳疑。乃明背師承。仍遵舊說。是使此書終信於世者。蔡沈之過也。經此三信。雖有卓識定力。不拘牽世俗趨舍之大儒。如臨川吳文正公尙書序錄。實有以成朱子未成之志者。而世亦莫能崇信之。蓋可歎也。夫善夫。歐陽永叔之言曰。自孔子沒。至今二千年之間。有一歐陽修者。爲是說矣。愚亦謂自東晉至今一千三百五十六年。有一閻若璩者。爲是說矣。其尙取而深思之哉。

剗記有跋周郡守晉祠碑記二則。又曰。愚旣跋吾師晉祠碑亭記訖。復取縣志閱之。見宣和五年有姜仲謙晉祠



謝雨文其首云致祭于顯靈昭濟聖母汾東王之祠中云惟聖母之發祥兮肇晉室而開基王有文之在手兮其神靈之可知爲之狂喜欲絕益歎吾師之言信而有徵也女郎祠之建實始於天聖而封號之加則自熙寧禱應始宣和五年上距天聖甫百年其建祠之故與所祠之人必歷歷有據故仲謙得之於傳聞而載之於撰著不然豈牽合傳會遂至此也元人戈穀重修汾東王廟記亦云女郎祠建因改封汾東王之後則其相因而及意有在矣乃祀典之譌實自洪武四年始詔革天下神祇封號止稱以山水本名而聖母廟遂改爲晉源神祠若以聖母爲真水神也者嗚呼不知此似是而實非也愚故詳考曲證以信吾師

之說、且以爲他日作縣志者補焉。

案、周郡守名令樹、字計百、延津人。順治乙未進

士、由贛州推官遷大同同知、卓異、升太原知府。竹垞集、辛亥春有送計百赴太原任詩、是也。太原縣志載令樹重建晉祠碑亭記、末行款署康熙壬子端午後三日。

釋地、晉水源有女郎祠、實邑姜

之廟、去吾家西寨村一十八里、每游而忘歸、誠如北齊王

晞之所賦者。旁方爲唐叔虞廟、南向、此子爲母屈者也。母

封曰聖母子、封曰汾東王。余從艸間搜出宋政和五年殘

碑、乃姜仲謙謝雨文首云云、喜得一典證、屬有司當上聞

於朝以釐正之。此鄉邦故事。或曰、旣釐正矣、則當別建晉

源神祠。余曰、然、豈惟晉源、此間有臺駘廟、當補入實沈、以

祀參神。不然、是知有地理、而無天文也。

是年、山西闡題舉善而教、不能則勸、足以有臨也。夫仁亦

在乎熟之而已矣。

十二年癸丑三十八歲。

道古堂集未幾出游鞏昌與陳秀才子壽

子壽名祺芳常熟人昭文新志

祺芳有聲諸生中游牧齋芝麓之門客游徧天下所交皆一時勝流著有韜庵鵑波等集釋地憶亡友陳祺芳子

壽之言天下事莫難於讀書莫奇於用兵餘俱平且易耳

又雜興詩注余知子壽自蔣子荆名從都門歸始案荆

名名楷山陽人毛西河所稱杜陵蔣楷者即其人也馮山

公康熙丁丑有和荆名七十醉吟詩據之則荆名長潛正

入歲也。一夕共成七言絕句百首名曰隴右倡和詩長汀黎

副使士宏爲之序。

士宏託素齋集

士宏字媿曾

序略曰癸丑

臘盡趙子石寅自皋蘭渡河策蹇衝雪走一千五百里訪

余於張掖記與石寅別於劍津已二十有二年相見道故

舊慰問勞苦外曾不數語石寅即自稱於鞏昌陳階六少



儒藏

閻潛丘先生年譜

參所得交兩詩人。一爲陳君子壽，一爲閩君百詩。子壽蒼髯道貌，故錢虞山高弟。百詩年甚少，博極羣書，逆數周秦，如在眉睫。兩君日坐老屋頽簷，以詩角險，真若大將將十萬師，分壇據壘，無敢勝負，壁觀者無不驚駭失魂魄。當石寅述兩詩人時，手揮色動，鬚髯戟張。余卽不識兩詩人，而兩詩人精神意氣，聽石寅言，若或見之矣。又云：陳先生苦宦蕭然，不足爲賓客謀懽，黃羊濁酒，兩詩人何所愉快，而終日擁被含毫，真若有萬不可已之事，屬稿連篇，至一二千言不止云云。

案：釋序意知無一夕成絕句百首之事。淮安府志：陳台孫，山陽人，崇禎十三年庚辰進士，授富陽知縣，調平湖。入國朝，授戶科給事中，陞禮科，轉福建糧餉道，參議補陝西分守隴右道。參議。秋濤案：甘肅通志：職官分巡隴右道陳台孫，江南人，不著在任年月。其前二人亦無年月。其前之第三人乃康熙十年任。



其後一人則康熙十四年任。是陳之涖任正在十年之後。十四年之前緣穆案茶餘客話京城南舊有龍爪槐。僧言亦不能詳也。前輩詩文集不多見。徐電發菊莊詞載白言三百年前物。前子季夏僕與合肥龔宗伯山陽陳黃門階門紀伯紫云。王下填詞。此地亦名流履齒所常到也。云。六同飲龍爪槐。又號楚州酒人。見杜于皇贈階六。當在子。云。之。交也。則。十一。年。六。月。階。六。尚。在。京。師。涖。任。翠。昌。當。在。子。云。及。愚。山。酬。陳。黃。門。詩。注。剖。記。有。得。酒。人。消。息。詩。起。句。云。壽。序。身。西。望。意。寧。只。為。君。來。蓋。在。西。游。發。軔。之。初。也。又。案。石。寅。名。琳。剖。記。與。馮。圃。芝。書。友。趙。石。寅。善。論。詩。尤。好。指。摘。以。供。談。柄。又。釋。地。登。泰。山。條。友。友。趙。石。寅。善。論。詩。尤。好。指。摘。以。巽。元。一。絕。云。云。石。寅。巽。元。俱。萊。州。掖。縣。人。穆。於。丙。午。春。在。子。貞。同。年。處。晤。掖。人。張。士。保。畫。師。訊。石。寅。有。著。作。否。士。保。律。淺。率。不。入。格。有。入。秦。訪。黎。魏。曾。先。生。塗。中。漫。興。七。律。十。二。首。無。與。潛。丘。相。關。之。作。也。士。保。云。家。藏。有。潛。丘。手。札。異。日。歸。檢。獲。并。以。相。贈。又。云。父。老。傳。言。潛。丘。曾。至。掖。館。於。掖。西。門。外。滿。巽。元。之。淇。園。余。案。潛。丘。至。掖。更。無。可。放。惟。疏。證。卷。六。下。有。一。條。云。質。以。余。足。之。所。蹈。目。之。所。擊。今。歷。城。縣。北。有。大。小。二。清。河。云。若。僅。南。北。孔。道。見。大。清。河。不。及。見。小。清。河。此。或。往。來。萊。州。時。所。經。涉。歟。秋。濤。案。釋。地。引。滿。

巽元解狐貉之厚以居。即居吾語文之居。此潛正與巽元曾經晤談之一證。

案參議署有鷄

笑堂移寓詩曰鷄笑堂開鎮日間。自注堂爲少參階六先

生靜攝處。

茶餘客話陳階六鷄笑齋在南市橋案此淮上之齋蓋即用鞏昌署中舊名。

有溫玉

亭移寓詩曰溫玉孤亭更在東秦風留得楚人風。自注亭

爲京山李本寧宗伯出宦時所構。又一首注曰亭別有額

曰聽松。余欲取杜老語易爲論松屬子壽書之。又石霞舉

時亦客少參所移寓詩曰故鄉人忽異鄉逢誰道鴻泥有

定蹤。坐久晝移魚鱗動。輪君獨聽曉天鐘。自注謂霞舉所

居西偏與僧寺近。又一首注曰霞舉所居爲子壽舊寓暇

日同過見壁有畫石淋漓飛動。釋地余昔往來洪洞見

道有豐碑曰皋陶故里側有祠及墓雖躬拜祠下心殊不



以爲然。

又絳在太平縣之南、絳州之北、土人至今呼故

晉城遺趾宛然、余嘗往觀。

案此條又見割記云、余親歷其地方、悟從前說盡錯。新田、

括地志在絳州曲沃縣南二里、余亦往觀。土人呼王官城、

距晉城五十里、曾告之黃儀子鴻。

子鴻、常熟人。漢學師承記、子鴻篤信古學、於經

史中地理及各家輿地書、靡不究心。謂班書地志所載諸

川、第言其所出、所入、而中間經歷之地、不可得聞。惟水經

注、備著之、然非續圖、讀者不能了然於心目。乃反覆尋玩、

每水各爲一圖、如某水出某縣、向某方、流逕某縣、某方至

某縣、合某水、某縣入某水、無一不具。閻若璩見之、不忍釋

手、歎曰、廊道元、千古以下、第一知己也。趙一清、水經注

釋參校諸本、標目、崑山黃子鴻、曾依廊注、每水各寫一圖、

兩岸翼帶諸小水、精細絕倫、參伍錯綜、各得其理。割正渭

水篇、胡渭、禹貢錐指、從之辨誤。今是書歸於新城王氏池

北書庫、穆案、子鴻所續水經圖、既不知沈蝕何所、陸清獻

日記、稱嘗借其所訂晉地里志、閱之、今亦未見傳。疏證、

本精神所萃、必不遂歸泯滅、呈露何日、跋予望之。

卷六、通鑑智伯言、今乃知水可以亾人國、以汾水可以灌安

下。

邑絳水可以灌平陽也。余嘗往來於平陽、夏縣，而悟通鑑
二語具爲妙解。又余曾客朝邑數日，覺其治基頗高，乃
置諸彊梁原之上，說者謂原卽荆山北麓。困學紀聞箋
案鑄工安民、李仁父長編作李姓，非。余親至西安碑林中
辨之。疏證、卷六下。岐山在今岐山縣東北十里，縣在鳳翔
府東五十里，余所舊游處。又岍山在隴州西四十里，余
所舊游。移寓詩。秦晉重姻地亦連，爲尋遺跡著吟鞭。涇
源佛峽皆天險，望裏猶愁嶽頂蓮。自注。涇水源出六盤山，
金佛峽在華亭。疏證、卷六下。元和志：嶓冢山在秦州上邽
縣西南五十八里，漾水所出。此班志誤認禹貢之嶓冢山，
今一名分水嶺。余曾至秦州此山下，山不甚高，而峯岫延



長連屬、若工冢。問其土人寧羌州此山若何、愕然曰、從金牛驛北望見蟠冢山、峩然雲表、豈敝地所能作其兒孫乎。但水亦微細、自西東流、卽所謂蟠冢導漾者、水纔濫觴、合五丁峽水東流爲沔、其流始大。此地則水出嶺時爲南流、與東不合耳。余心識之、以爲負薪能談王道。疏證、卷六上。

漢志言、朱圉在天水郡冀縣。余曾親經其山、在今鞏昌府伏羌縣西南三十里、山色帶紅、石勒四大字曰禹冀朱圉。當日道中雜詠有丹嶂含朝景之句、卽指此。又、卷六下。朱圉山向所登陟者、山取小、元和志所謂朱圉山在伏羌縣西南取合。又曰、秦漢冀縣故城在今縣南五十步、余所目覩。

禹貢錐指、朱圉諸家互異、說者遂謂縣西南錦纈石鼓木梅、天門等山皆朱圉之隨地異名者也。百詩謂余曰、據漢

志山在梧中聚。夫一聚可容則其趾不甚廣安有如上所云云者。吾嘗親經其山在今伏羌縣西南三十里山色帶紅石勒四大字。疏證上卷五。畢陌在渭水之北癸丑秋曾日禹奠朱圉。

經過其地。剗記唐有永樂縣併入蒲州今爲永樂鎮讀

漁洋山人集知李義山玉溪在焉慨然作一首自注余癸

丑冬欲游永樂鎮未果。疏證下卷六。余嘗往來封丘原武

陽武間問其土人濟水何在曰亾矣。案其故牒皆以爲大

河既決其湮也久矣。又余登濬縣東南二里大伾山臣

瓚所謂黎陽縣山臨河者覽其形實再重。剗記有贈倪

大通詩題下注云海州人官儀封令。案釋詩意是親至儀

以潛丘生平行蹤蓋亦癸丑東歸時事也。詩末有擬尋九

日醉高臺之句蓋同溯已事過儀封時已交冬令矣。大通名長犀康熙戊戌進士海州志稱長犀官儀封時張伯行方居貧爲縣吏夜讀書科房中長犀聞而異之召與語奇

其才乃館而教之。後官江
南巡撫。爲名臣人服其識。

疏證

卷八

鄒平馬公驥字宛斯

當代之學者也。司李淮郡。後改任靈璧令。余以癸丑東歸。

今刻本作己丑。案靈璧縣志。馬驥以康熙八年任。池北偶
談云。宛斯康熙癸丑歲卒。於官。靈璧人皆爲制服。然則宛
斯卽以是年之冬卒官矣。靈璧志又云。驥博極羣書。著作
甚富。公退卽張鐙升閣。手校心維。申旦不寐。積勞成疾。卒
官。士民過其署中。秉燭縱談。因及尙書有今文古文之別。

爲具述先儒緒言。公不覺首肯。命隸急取尙書以來。旣至。

一白文。一蔡傳。置蔡傳於余前。曰。子閱此。吾當爲子射覆

之。自閱白文。首指堯典曰。此必今文。至大禹謨。便眉蹙曰。

中多排語。不類今文體。恐是古文。歷數以至卷終。孰爲今

文。孰爲古文。無不立驗。因拊髀歎息曰。若非先儒絕識。疑

論及此。我等安能夢及。然猶幸有先儒之疑。而我輩尙能



儒藏

閻潛丘先生年譜

信及、恐世之不能信及者、又比比矣。復再三慨歎。余曰、公著釋史、引及尙書處、不可不分標出今文、古文。公曰、然。今釋史有今文、古文之名者、自余之言始也。

案、今行釋史本更無今文、古文

之別。

秋濤案、今釋史卷首李清序實作於康熙九年庚戌仲春、其剞劂當亦在是時。宛斯以八年任靈璧令、蓋甫

官邑令、卽以付梓也。中所引尙書、惟舜典篇首二十八字

下注云、今文無此二十八字、餘皆不注今文、古文、則此爲

未改定之本、無疑。潛正明言、今本釋史有今文、古文之分

是改定之本、潛正嘗見之、乃今日反罕觀者。案、分廿餘話

云、康熙四十六年、聖駕南巡、至蘇州、一日垂問、故

靈璧知縣馬驥所著釋史、命大學士張玉書物色原版、明

年四月、令人齎白金二百兩、至本籍鄒平縣購版、進入內府、人間無從見之矣。是改定之本、藏於內府、所以不著也。

疏證、

卷六下。

磬石山、今在鳳陽府宿州靈璧縣北七十里。

馬公驥云、又葛嶧山、在今邳州西北六里。余以劉昭葛嶧

山注山出名桐、伏滔北征記曰、今槃根往往而存、證禹貢

當在此、抑曾親至其地云。

十三年甲寅三十九歲。

是年九月初六日、母丁孺人卒。魏叔子閻氏本支敘、修齡子若璩好學能文章、比喪母、蔬食三年。服既闋、哀其母、不忍其父之獨處也、不入內而臥起於父者又一年、父諭之十反、不肯去。

山陽詩徵載牛叟先生自題斷弦圖詩云、金徽欲拭意先孤、不待冰弦絕也無。惆悵臨風雙撒手、懷人只爲賞音殊。十四年乙卯四十歲。

剖記題詞、愚年四十、甫敢出臆見、集眾聞、用纂一帙、以示兒輩。夏成孟子自齊葬魯初解。



儒藏

有贈超宗丈詩、五十高常侍、君尤老十年。案、超宗長先生二十歲、知系此年作。

十五年丙辰、四十一歲。

生日展期啟、憶先君子六十初度、

自注、康熙丙辰重陽後一日也。

時妻喪

已除、而予小子母喪纔踰大祥之四日。先一月、姻友有謀來祝者、先君子聞之頻顧、進小子而命之曰、禮經、父必三年然後娶、達子之志也。然則吾不可聽子易其服、以稱吾觴、以忘汝母。其展期一年。古有展重陽、吾獨不可展生辰哉。越明年八月、寧都魏叔子在揚州、以文來祝、稱其達禮、且以江西及嶺南俗皆然爲徵。蓋前十之年必加一而成、後十之年必從一而生、大易貞元之義也。在淮實自先君



儒藏

閻潛丘先生年譜

子始。劄記有聞楊公西狩督學秦中。遙有此寄之作。關

中秋色滿。君忽動華鑣。士莫輕捫蝨。文尤重射雕。積兵連

二岳。麾羽隔三橋。不乏貂褸贈。何由慰寂寥。

清秘述聞。陝甘提學道楊

西狩字華觀。江西進賢人。順治壬辰進士。康熙十五年任。

施愚山是年有寄閻牛叟詩。

詩曰。山月多清暉。江淮同照曜。洵美思公子。潔身棲海嶠。

長吟枚叔里。時把任生釣。歲晏涉橫流。中原紛虎豹。叢桂還青青。重看八公笑。

穆藏有愚山丙辰年詩手稿一冊。

山陽詩徵。載牛叟先生丙辰子屈六旬再和李河濱志感

詩。元注。三首錄一。耆齡無願望。德薄媿如何。入世年空大。傷心事

漸多。冰弦前歲斷。塵鏡幾時磨。恨少齊眉案。莊盆不忍歌。

十六年丁巳。四十二歲。

魏昭士閻拜彭七十序。閻氏祖孫三世以詩古文名江淮

閒。歲丁巳、寧都魏世倣客京口、再彭先生就吾仲父於廣陵、未見、倣手書扇面以寄。斯時倣年二十有三、先生見其所作文、而謬以爲可學也、心竊感焉。乞言小奏、家君以丙辰季秋晉六十、戒閭人毋納祝者詞、璩時未敢遽請。今年丁巳九月十日、復值初度、璩先期進曰、大人昨歲有成言、今其時矣、乞俯徇輿情、以展菽水之歡、幸甚。家君始而戚、旣而輟然曰、余何能違俗、汝不記丁未九月爲二人稱觴時乎。余年五十一、汝母年五十、同在是月上旬、此有往例。汝今不逮事汝母、獨余蕭蕭白髮、其何以爲情。況今之月猶昔之月也、存沒異視、將奚取。必也同稱、庶愜老懷。璩退而自維、家君之思、璩之思也、微家君言、璩詎敢忘、敬銜



命拜懇先生、願賜一言進之堂上、以慰嚴訓、以聞慈徽。仁孝之感、料大君子所不拒者、用陳梗概、以告於下執事。

陳其年集有壽閻再彭六十一序、淮安閻再彭先生者、吾

友百詩徵士之府君也。

案先生時尚未膺鴻詞之薦、徵士之稱、蓋系後來刻集時追改。

魏叔子閻再彭六十序、淮安閻子再彭壽六十有一、子若

璩聞寧都魏禧來廣陵、奉書幣乞言以佐觴。又閻氏本支

敘、歲丁巳、禧客揚州、閻君再彭修齡自淮安奉其本支錄

謁禧為敘。又曰、修齡修內行、篤念先祖、惇敘二宗、年六十

寒暑、考證繕寫、不貲其勞。冬、成孟子自齊葬魯後解。

剖記、鏡月歸、余以先朝典故數事送難於令兄映碧先生、

先生以為聞所未聞、有僑札之譽、感賦一律敬寄、垂白李

昭陽、經秋忽報章。焚餘周石鼓，劫後漢靈光。道大寧從闕、

知深轉覺傷。何年荀氏子，御罷更登堂。秋濤案：興化李滢字鏡月，文定公春

芳四世孫也。康熙乙酉舉人。著惇好堂集。映碧先生名清、

崇禎辛未進士。鄞縣知縣。南都時官御史。上疏請追卹建

文時。徇難諸臣。得子祠謚。福王敗歸里不仕。順治九年曾

爲馬驄御序。釋史。康熙辛亥年七十。魏叔子作壽序。戊午

八十。朱錫鬯爲作壽詩。湯潛庵集有贈李映碧先生詩。則

在戊午後矣。疏謚卷四。論代宗卽世宗。嘗私訝明既有世

宗矣。而宏光朝又上景帝號。曰代宗。不重出乎。意牧齋宗

伯掌邦禮。或不應至此。詒書興化李公清問之。公復書曰、

此當日出顧瑞屏手。瑞屏時文名家。未諳舊典。宜來吾子

之譏耳。老夫耄矣。幸及未死。得聞高論。其虛懷如此。洵有

前輩風範云。卽此詩本事也。穆案。此事又見劄記。與陶紫

司書不得其年。以劄記書首有憶家居時云云。故系之未

應大科之前。又案。亭林餘集。廟謚議。臣聞當日南京新立、

邦禮繁多。禮部尙書顧錫疇素不攷古。一切謚號悉聽其

門人謝復元撰定。以不學之宗伯任委。巷之小夫。逞其胸

臆。目無旁人。以至謚冊一頒。天下用爲譏笑。云云。較李公

之言尤備。

尤備。

是年邵提學嘉允

浙江人乙未進士。

歲考閩詠入山陽學第五名。

首題地道敏樹次題今人乍見孺子將入於井非商籍矣。

十七年戊午四十三歲。

正月有

詔開博學鴻儒科中外官各舉所知徵詣

闕下十月

命人月給俸銀三兩米三斗至考試後停止。

劄記有與劉超宗書云見開送單有仁和吳志伊

詳顧深譜。

快人意作字與季貞云安得將杜于皇濬閩古古爾梅周

茂三容

茂三亦作鄮山明諸生善書工畫著有春涵堂集

梨洲弟子也申鳧孟贈周太望先生序茂山曰吾

父服貧積學知天下將亂抱道素身所以教兒子輩者不

嘖嘖於纓組田宅而余裂冠爲浮屠放形方外爲里人所



儒藏

閻潛丘先生年譜

匿笑實以承權耳云云。寧波府志容性跡弛不羈御史戴殿臣一見賞契由是著名。後殿臣避跡天童海寇掠之去容卽倉皇奔赴以身質之。殿臣得返而容代受屈翁山大刑桔足爲之跛。乘閒竊歸乃從橫於詩古文詞。屈翁山大均翁山事蹟詳顧譜。疏證卷四余雅愛太史公藏之名山例此疏證第四卷成時別錄四本一寄真羅浮山應屈大姜西溟宸英西溟別號湛園慈谿人。鮎埼亭集湛均之請。姜西溟宸英墓表。聖祖仁皇帝留心文學先生之名早達宸聽。一日問侍臣曰聞江南有三布衣尙未仕邪。三布衣者秀水朱先生竹垞無錫嚴先生藕漁及先生也。又嘗呼先生之字曰姜西溟古文當今作者。會徵博學鴻儒掌院學士崑山葉公與長洲韓公相約連名上薦而葉公適以宣召入禁中淡月旣出則已無及矣。於是三布衣者取其二而先生不與。彭躬庵士望躬庵字公安寧都人著有恥邱邦士維屏寧人亦易堂九子之一。魏叔子姊夫也。名與公安齊晚尤精太西算法。茶餘客話叔子爲文非經邦士點定不敢以示人。顧景范祖禹漢學師承記祖禹無錫人徙居常熟客於稱宛溪先生著方輿紀要百二十卷。魏叔子序曰據正史考訂地理於山川形勢險易古今用兵戰守攻取成敗得



失之迹、皆有折衷。雖荒僻幽仄之地、一一如目見。疏證
 卷六下、景范地志之學、蓋出於家尊人耕、斥先生名、柔謙
 字剛中、著劉超宗某、案超宗名理、山陽人、康熙中歲貢生、
 山居贅論。劉超宗某、官青陽訓導。荊記與超宗辯難之札
 取多、又有酬超宗丈見贈詩、結句云、籍顧寧人、炎午、嚴孫
 戎方其輩。自注超宗丈見贈詩、結句云、籍顧寧人、炎午、嚴孫
 友繩孫、孫友號藕漁、無錫人。江南通志、繩孫以詩古文、詞
 聖祖特命授檢討、異數也。在明史館纂修、彭爰琴桂、
 迺傳容與、蘊藉多、自道其志行。著有秋水集。鴻博之薦、爰琴以
 溧陽人、著有初蓉閣詩集、京口耆舊集。鴻博之薦、爰琴以
 母疾力辭。案國朝詩別裁集、選桂夜飲、閻存彭席上聽
 孫良侯搥鼓長歌、及顧梁汾貞觀、梁汾一字華峰、無錫人、
 荅懷閻存彭七律。顧梁汾貞觀、明吏部侍郎憲成曾孫、
 康熙王子舉人、官中書舍人、著有積書巖集。顧震滄云、貞
 觀幼有異才、能詩、尤工樂府。少與吳江吳兆騫齊名。年二
 十餘、游京師、題詩寺壁云、落葉滿天聲似雨、鄉關一輩數
 何事不成眠。魏柏鄉見之、即日過訪、名遂大起。一輩數
 十人盡登啟事、齊集金馬門、真可賀野無遺賢矣。
 荊記有奉贈邱曙戒先生詩、輕命嘗思倚北欄、君虞何地

有彈冠。雲山故國初傳信，涕淚新知舊憶歡。瓊海謫來香案吏，金臺徙處法曹官。取憐詩律兼刑律，慘淡能令豪髮安。馮山公邱公曙，戒傳公名象升，字曙戒，淮安山陽人。舉順治甲午，乙未成進士，入翰林。己亥進侍讀，庚子三月，以才堪外用，出判瓊州。戊午，入補大理寺左寺副案。己未，詞科錄，鶴徵錄皆不載，保薦潛止之人，以此詩推之，潛止蓋邱公所薦也。是年，潛止仍回山西應鄉試，故有雲山故國之句。邱公爲大理，多所平反，故有結句。是年，先生當回太原應鄉試，闡題抑爲之不厭，至不能學也。惟天下至誠爲能盡其性，禹思天下有溺者一節。

疏證

卷八

余戊午應薦至京師，崑山顧炎武寧人時在富平，

有自富平來傳其新論者，云云。

案此蓋天生應薦至京，述亭林之言如此。天生事蹟

詳顧譜。

割記與李天生書，十年仰止，昨始得晤於傅舍親

寓。

案傳謂青主先生。

行述十七年，應鴻詞制科，日與傅山人青



主游處。

剗記有與傅青主二丈書曰昨座上客有云世傳

此年五月己卯朔無戊午日此札當在應制科時也。而反覆辯論則李天生檢討汪

鈍翁編修為多。

剗記余戊午己未閒在京師見汪茗文

繆封公墓志

案封公為修撰繆彤父慧隆字蘅書

載及高祖謂之曰古人敘

人家世皆自曾祖以下無及高祖者閒及高祖亦必其名

其事足書非空空僅及其名諱而已云云時茗文怒甚有

代之荅者曰家先生本元人余曰近得柳文肅集於廟市

亦自曾祖敘起渠非元人邪後見三刻堯峰文鈔此篇削

去高祖諱某某五字。

案文載續稿卷廿四曾祖憲祖天秩考國維無高祖一代此又當

為書祖文廣一例耳。

事又見與汪舟次書舟次名楫號悔齋休甯人己未召試一等授

檢討官至福建布政使有悔齋集淮海英靈集悔齋以檢
討奉命冊封琉球為其國撰孔子廟碑有饒臚卻

不受國人建
卻金亭志之。

困學紀聞箋後序、康熙戊午、己未間、家大人應博學鴻詞之薦入都。時宇內名宿鱗集、而家大人以博物洽聞、精於考據經史、獨爲諸君所推重、過從質疑、殆無虛日。或有問說部書取便觀者、誰弟一、家大人曰、其宋王尚書困學紀聞乎。近常熟顧仲恭以演繁露並稱、非其倫也。由是海內始知尊尙此書。王山史北行日札、戊午十一月、有荅閻百詩書曰、三王並封、雖舉朝具疏、然其中旋轉、仍賴首相。故北海上書文肅力爭之、而其事終寢、則文肅之力居多。拙作所指、蓋謂此耳、非謂其上書天子、且舉此者、借一端以美馮氏、亦非論述當日並封事也。不斐之文、過蒙留意、一語質定、不厭再三、足下有心人、眞吾師



矣。案山史賀馮易齋相國七十壽序有云、萬厯時、婁江王
 肅引咎自陳云、左庶子馮某告臣如此。卽公之從伯祖、天
 下所稱爲北海先生者也。云云。疏證卷四、余雅愛太史
 公藏之名山之例、此疏證第四卷成時、別錄四本、一寄真
 太華山頂友人王宏撰司之。又與劉超宗書、向見亡友
 紹徽點將錄事、當亦在此年。又與劉超宗書、向見亡友
 張季望兄手錄欽定逆案云、係先生家本、家父多致意奉
 假尊本一錄。舍下久有此書、今亡之矣。云云。季
 望名新棟、山陽人、順治庚子副榜、著有頤庵集。

是年有贈何崑孚會稽詩。

淮安志何源濬字崑子、山陽人、由貢生授建寧府通判、值耿逆

背叛、家屬盡陷賊中、隻身赴浙江、請兵陳恢復大計、隨大
 兵進剿。賊敗、以功授紹興府知府、後改馬湖府、陞浙江督
 糧參政。按崑孚子而栗潛、正婿也。耿精忠以康熙十三年
 叛、十五年降、十六年伏誅。此詩當作於初授紹興知府時。
 又弟六句云、暫對寒流旅思閒、弟八句曰、聲華明日滿
 燕山。則是十七年潛正應薦入都時、與崑孚同行也。
 有送張大理雲翼歸省及娶二首。竹垞有送張大理雲翼
 省親皋蘭結婚作、編在
 明年己未。案孫豹人戊午七言絕句有贈張又南廷尉兼
 送之歸娶詩六首。亭林年譜是年冬、張又南廷尉承父命

來聘往蘭州堅辭之。則竹垞此詩乃誤編也。李子德受祺堂集有張廷尉又南省親畢迎娶還朝詩以紀之四首自注廷尉外舅爲寧夏提督趙將軍擎之。有贈舒漢雲舍人詩結句云倘得

恩叨鳳池上明春恭和早朝詩。贈胡又弓學士詩疑亦此年作。又弓名簡敬沐陽人。

順治乙未進士。有酬蔡子構南歸留別諸同學見贈之作首句

云後先同作帝城游。結句云笑爾枉將車笠約長才寧獨

滯林邱。覈其語意當是此年冬作。子構名爾趾山陽人康熙中歲貢。晚官祁門訓

導。西河集有奉贈蔡二爾趾七古及爲其母徐太君八十壽序。又曰嶽嶽饒經術風流四襲吾不如蔡子構。

有送陳子度之任太原二首次首有句云半菽還先多士

飢。自注時待詔諸公議給食用。按子度名楷時爲山西布政司經歷隴右道台孫之

子復中舍人之外舅也。有贈陳解人詩莫笑巢由拜馬前今朝徵

君尤可憐。閩南候火接天起薊北聘書任壁懸羨子麻衣



儲藏

閻潛丘先生年譜

能感眾、經時旄節得稱賢。一身往返萬餘里、泣向慈仁老
 樹邊。按、解人亦字解庵。己未。詞科錄、陳學夔字解庵、福建
 侯官人、康熙己酉舉人、龔煒、集林筆談、解庵當耿逆
 變作、抗節、匿橘園三年、不受逆職、尋丁父艱、少司寇在公
 克、傳首薦應。詔薦廣云、昔長安賈賦、洛陽之紙、頓
 貴。今全節罵賊、睢陽之舌猶存。時服未闋、郡縣逼迫、匍匐
 赴京、額乞終喪、得請歸。後授寧陽令、遷兵部主事。案、此
 詩或作於己未春首。

西河兌閣詞序云、余游淮時、閻子牛叟與丁少君惇伉儷
 之好、作兌閣十闕、索余和、余未有以應也。閻十八年、余赴
 召至京、牛叟年六十、丁夫人已亡、其嗣君百詩重貽書并幣、
 專使赴長安請和前詞、蓋欲以承尊人歡、當稱觴地也。余
 始理其詞、對使和去。其十闕皆有題、依題演義、不自解工
 拙。牛叟知我、定有以諒之耳。秋濤案、兌閣十闕乃牛叟先
 生悼亡之作、此獨以爲惇伉

體之好之詞殊不可解。然於采菱一闕仍引牛叟原注，味其語意，其爲悼亡明甚。西河著作，往往於數行之間而自相矛盾，類如此。

十八年己未，四十四歲。

三月初一日、

召試諸徵士於太和殿，璿璣玉衡賦并四六序，省耕排律二十韻、

先生報罷，仍寓京師。北行日札，賀閭牛叟先生壽序，閭子百詩，今之所謂博學君子也。應

詔入都，與余數相往來。己未春，乞予言爲其尊人牛叟先生壽，而以先生之命，將於稱觴之日，並追饗其母丁孺人。時先生年六十有三矣，初度之辰在九月十日。先是，友人魏



君冰叔、李君子德既各有作、云云。案、子德作未見。又與閻百詩札曰、承命爲尊君先生壽文。竊以哀樂不並用、古之訓也。誠如此、卽有以得乎尊君之心、而恐難乎其爲吾子之色。若漆園吏之說、固不敢爲尊君道、而吾子孝思無已、將欲爲終身之喪焉、夫固有太夫人之忌日在矣。又書壽序後曰、余爲賀牛叟先生壽序成、寄之淮上、先生曰、休矣。吾昔者有餘哀、將慰吾子稱觴之情、而不忘吾偕老之盟、故有是舉也。豈今復爾邪。於是百詩札來告余以故、余乃謝曰、此余之所謂得聞而有請者、然而疏矣、是余之過也。而先生之行、則何其典而中乎。昔余在淮上、得交萬年少、邱如磐輩、今於燕臺、復識百詩、質疑問難、有朋友之樂焉。顧獨恨

未獲從先生游也。云云。又與百詩書曰。前讀乞言引。謂今復舉斯禮焉。遂爾下筆。今接來札。爽然自失。如命復作數語書於後。亦可見吾輩相與之誼。其不敢苟如此。疏證。

卷二。魯詩亡於西晉。近代復出申公培詩說。已未在京師。一

徵君著詩論。多所采獲。予爲證明之曰。班書杜欽傳。關雎爲歎康王之后。臣瓚曰。此魯詩。谷永傳。閭妻驕扇。注以爲魯詩。言厲王無道。內寵熾盛也。禮坊記。先君之思。以畜寡人。鄭康成注記時。尙未得毛傳。故用魯詩曰。此衛夫人定姜之詩也。劉向列女傳正同。蓋向家世魯詩故。句。今詩說關雎仍屬太姒。燕燕仍莊姜。十月之交仍幽王。皆與毛詩合。分明是後人襲用毛詩。脫誤如此。不待細攻。案。劄記與宋旣庭書。



承示詩論八篇內及魯申公詩說此出近代偽書之尤者也云云與疏證所舉一一相符然則此徵君即既庭也。記有宗安至自興化得既庭消息詩既庭名實類號湘尹長洲人順治辛卯舉人官興化縣教諭著有老易軒讀書堂玉磬山又一徵君自誇家有世本未攜至京師余曰世房等集。本朱子時已失傳據班志凡十五篇見周禮禮記注疏者有作篇左氏疏者有氏姓篇史記注者有居篇君家本是如是否則其偽又不待辨揚子法言有言夫欲售偽者必假真真之不假偽將安售吾知其立敗爾矣。疏證卷四己未留京師富平李因篤天生告予曰晉用夏正子知之乎予曰然天生曰周天王固許之用也觀定四年啟以夏正疆以戎索可見予曰左氏乃政字非正字即政與正通然則于伯禽康叔曰皆啟以商政疆以周索魯衛乃又建

丑乎、何周初自亂其正朔也。天生語塞。

秋濤案、天生平日必素持此論。潛正

嘗云、杜撰故事、莫甚於李天生。四庫書目提要云、其所謂杜撰故事者、今不可考、姑存其說可矣。竊謂潛正所說、當卽指此。釋地、己未、余以薦舉留京師、久日以論學爲事、類事也。

有以季武子之喪、曾點倚其門而歌、爲朱子采入集注、似可信來問者。余曰、此子虛烏有之言也。春秋昭公七年、季孫宿卒、孔子年十七。曾點少孔子若干歲、未可知。然論語敘其坐次於子路、則必少九歲以上也可知。孔子年十七時、子路南八歲、點實不過六歲、七歲孩童耳、烏得有倚國相之門、臨喪而歌之事。檀弓多誣、莫此爲甚。剗記題益智錄、此書刻成之五年、余至京師得之。長夏無營、披閱一過、惜未及刊其誤。遠寄兒輩、爲我置眷西堂。潛正老人記。



或問、余子年四十四、何得稱老。余曰、杜詩、昭代將垂白、途

窮乃叫閭。時年正四十、已云爾矣。又記。案、牛叟先生時尙存、此語不可爲典

要。

與徐勝力書、昨過談、偶及季悼子未執政、蓋死於武

子手、故經未書其卒。先生盛氣欲辯、已而中止、弟不覺匿

笑、得毋見弟在失意中、少寬假。然此非所論於學問也。案、

書蓋在大科報罷之後。勝力名嘉炎、號花隱、秀水監生。己未召試二等、授檢討、官至內閣學士。與

陸翼王書、近者三月御試、有進三不如之說於

上前、以毀百四十三人者、

上意寢衰、一時譁然、以爲與李林甫表賀野無遺賢無異。王翼

事蹟見顧譜。

與徐電發書、令宗兄勝力先生來談、因及元儒

黃澤、趙汭之學、云云。又曰、猶憶故山有來問五十人人物

何如者、弟荅以吳志伊之博覽、徐勝力之強記、可稱雙絕。

若李天生之杜撰故事、汪茗文之私造典禮、恐亦未必有

三。案與勝力論黃趙之學、又見疏證卷八。五十人者、大科

又號虹亭、晚號楓江漁父、吳江人、國學生、等授檢討、著有南洲艸堂集、續本事詩、詞苑叢談、菊莊詞。

是年、有王昊廬宮詹招飲話舊一首。案李秋錦已未年有

此亦同也。詳詩意、當在未試之前。王山史北行日札已

未年有荅王昊廬太史柬曰、承手教、益感垂注之殷。然宏

撰衰病伏跡、不能與於燕飲久矣、敢固以辭。案即潛北良

年賦詩話舊之會也。昊廬名澤宏、字涓來、黃岡人、順治

乙未進士、官至禮部尚書。有寄贈高澹人舍人詩。澹人名士奇、號江

耶、諡文恪。隨輦集、省耕詩序、康熙十七年三月初一日、

在大內南書房賦。案舍人於明年庚申擢官侍講、此仍

稱舍人、則必已未年事也。柳南隨筆、康熙丁巳戊午間、

入貲得官者甚眾、繼復薦舉博學鴻儒、於是隱逸之士亦



爭趨輦轂、惟恐不與。四明姜西溟有詩云、北闕已成輸粟尉、西山猶貢采薇人。時以爲實錄。今案、潛丘詩云、朝飲新豐酒、未殘驚開捷徑五雲端。正與西溟同意。時潛丘蓋已報罷、故有聖主應教有夢難之句。結句云、一德由來契若蘭。自注、懋勤殿有秋蘭舍人獻賦焉。案、此賦載江邨經進文稿云、寄贈者、江邨於此年五月扈幸西山潭柘寺、潛丘贈詩當卽在此時也。

有偶讀唐人李郢登第後爲妻作生日寄意詩戲簡毅文一首、題下自注、重陽前一日、爲毅文內

子初度、毅文有詩寄內。案、毅文名鴻烈、號涇原、山陽人、由廩監生己未

檢討知系。又有九日和張毅文卽席韵一首、和毅文移寓此年作。

待尊甫吏部公來京之作一首。毅文尊甫名新標、字鞠存、順治己丑進士、又題下注

曰、嵇杭州其外舅也、亦將至。案、淮安志、嵇宗孟字子震、安

東人、崇禎丙子舉人。國初官杭州府知府、己未與鞠存

吏部俱以鴻博徵、故潛丘贈舒舍人詩有句云、漸聽故人

滿轂轉。自注、謂嵇、張兩公。時兩公俱以老病辭不就試、故

至九月始來京也。又口占贈毅文一首、結句云、爾從家學濡染久、

射策金門恩拜偏。

竹垞集是年有酬閻某詩曰、烈火燔帝竹、秦鏡忽以淪。番番濟南叟、後死耄而勤。腹笥傳少女、齒落餘空齟。掌故潁川來、何由聽其真。所怪張歐陽、疑義默不申。金絲魯宮響、蝌蚪蟠輪囷。俄遭巫蠱發、竹簡迹久湮。梅生千載後、一一紛羅陳。其餘航頭字、拮據亦有因。譬若完衣裳、安用重補紉。文從義艱晦、體殊絕蹤塵。孔書既咸在、謨誥恒鮮新。何人正今僞、去險歸溫純。此義誠難知、疑者頗相循。閻生并州彥、徙宅清淮濆。昨年應詔至、旅食春明春。小心對縫掖、餘勇刺古人。示我一編書、其言狂且醇。諸家援王吳、百氏搜墨荀。幽室抉交輿、希音辨韶鈞。雖爲見者駭、猶勝徒咕



呻。吾生嬾述作，老矣潛悲辛。君非漢井丹，經義何紛綸。況有執扇詠，贈我情彌親。客子寓招提，不出動盈旬。春冰玉河裂，艸暖波粼粼。紅杏舒絮條，翠嵐壓重閨。相期出郭游，西山恣回巡。竝馬騁劇談，九皇八八民。醒卽坐松石，醉卽卧花茵。
疏證卷五 錫鬯生平不敢疑古文，見諸贈余詩。
又卷八 錫鬯近撰經義考，雖漸爲愚見所轉移，終不透。
 十九年庚申，四十五歲。

錢傳十七年，應博學鴻詞科不第，在都門與汪編修琬交。汪著五服攷異成，先生糾其謬數條。
略見劄記六與陶紫司書及陸冰修書 紫司名元淳，字子師，常熟人。康熙戊辰進士，廣東昌化縣知縣。著有南崖集。釋地有與紫司論太王翦商事。秦蒼峴山人陶子師墓志。君游京師，徐健庵尚書雅重君，爲之延譽。名日以高，而其同邑翁尚書者亦羨君名，延之邸第。然君

性剛直、每與尚書忤、以是尚書轉銜之。康熙己未、開鴻詞科、光祿何公以君名上、君已先期出都門、遣騎追君還、復以病告。戊辰、殿試讀卷、諸公俱歎爲奇才、以請減蘇松浮糧語、激直抑置二甲。時徐公元文爲明史館總裁、欲留君、竟歸。冰脩名嘉淑、海寧人、有辛齋遺稿。又與江辰六書、承面問鈍翁長子筠卒、以幼子穀詒爲之、後名之曰權、是說也。於禮安平否乎。云云。辰六名問、歙縣人、貴州貴陽籍。康熙癸卯舉人。吳藹次之壻也。官解州知州、著有河汾集。汪意不懌、謂人曰、百詩有親在、而喋喋言喪禮、可乎。案

學紀聞箋、己未、庚申在京師、與汪鈍翁論喪禮不合、鈍翁詆余云云。先生應之曰、王伯厚嘗

云、夏侯勝善說禮服、謂禮之喪服也。蕭望之以禮服授皇

太子。則漢世不以喪服爲諱也。唐之姦臣以凶事非臣子

所宜言、去國恤一篇、識者非之。講經之家、豈可拾其唾餘

乎。徐尚書乾學因問於經亦有徵乎。案、健庵時以贊善領明史館總裁、因學紀

聞箋、徐原一宮贊曰、於史有徵矣、於經亦有徵乎。君其思之。余退而思、得二事云云。宮贊擊節曰、雖百喙亦不能解



矣。先生曰、案雜記、曾申問於曾子曰、哭父母有常聲乎。申、

曾子次子也。檀弓、子張死、曾子有母之喪、齊衰而往哭之。

夫孔子歿、子張尙存、見於孟子。子張死、而曾子方喪母、則

孔子時、曾子母在可知。記所載曾子問一篇、正其親在時

也。徐大歎服。案方望溪有與先生書云、昨所論曾子問一

誤、宜筆即邀至邸、延爲上客。每詩文成、必屬裁定。合肥李

公天馥亦言、詩文不經百詩勘定、未可輕易示人。案、湘北

閣學士、事蹟詳願譜。剖記有承聞、合肥相國以生平文筆、非得閣某校定、不免謬誤、敬賦一首。

山陽詩徵載牛叟先生庚申二月十二日願種紙朱二玉、

程婁東過眷西堂、分賦花朝喜晴詩、行春虛度復南回、爲

惜春光共舉杯。客至扶筇偏興健、狂來縱酒莫生哀。郊原

想已紅連樹、庭砌從教綠滿苔。取喜花朝晴兆稔、稻花香勝百花开。

二十年辛酉、四十六歲。

陸清獻日記、辛酉七月初二、至常熟會黃子鴻、言無錫顧

禹錫字景範有方輿錄、取精詳、今館於徐健庵家。

穆案清獻蓋初

聞宛溪之名、故名字、書目皆舛。采此以著潛工與宛溪聚

合蹤蹟也。

彭躬庵徐健庵春坊五十壽序庚申八月余

在吳江、崑山徐子藝初章仲二孝廉遣書使因顧子景范

迎余居其家。又云、公既延武林陸子、拒斥、太倉顧子伊人

與其晨夕欣賞、析疑及四方士過從、禮之無倦、而虞山顧

景范不求聞達、落落人外、惟潛心方輿、紀要一書、公禮而

致之、不煩以事、聽自纂述、更爲具臆、筆札書史以相

伙助。案、拒斥名繁、弘錢唐布衣。伊人名湄、亭林族子也。

疏證、

卷五下。

予留京師久、遇有從寧古塔來者、詢其風土、云、

東去一千里曰混同江、江邊有松樹、榆樹、枝既枯、墮入江、



爲波浪所激盪、不知幾何年、化爲石、可取以爲箭鏃。榆化者上、松次之。西南去六百里曰長白山、山顛之陰及黑松林、徧生楷木、可取以爲矢、質堅而直、不爲燥溼所移。又有鳥曰海東青、卽隼也。予固請得一石磬以歸。案、此事潛止漢。槎兆騫。秋筵集長白山賦、信亥步之末跡、知禹桀之莫暨。自注、自山麓至半山皆黑松林、亘三百餘里、不見日月、樹根相糾如網、地皆深淖、馬行七日乃畢。又賦云、人凌抗莖於椶陰、良楷挺筍於松陽。自注、人凌生於椶樹之陰、石崖外松林極目、其間環生楷矢、卽肅慎氏矢也。渡混同江詩云、部餘石磬雄風在、地是金源霸業開。登西閣詩云、半空長、白雪極目大荒雲。自注、長白山在寧古之西、高二百餘里、夏有積雪、與疏證所記語語符合。漁洋池北偶談亦記得石磬事、曰、吳江吳孝廉漢槎以順治十五年流寧古塔、二十餘載、康熙辛酉歸至京師、相見、出一石磬、其狀如石、作紺碧色、云出混同江中、乃松脂入水、年久所結、所謂肅慎之矢也。又一條云、余嘗見吳江吳孝廉漢槎自塞外攜來石磬、形如螭、石色如蒸栗、云是混同江所產、蓋江邊松脂入水所結、非石也。所記與疏證同、但語互有詳略耳。

漢槎之東還也。由健庵爲之納緩。當與潛正同客碧山堂。則其所遇爲漢槎無疑。又與漢槎同時。成寧古塔而爲潛正之執友者。尙有方坦庵。拱乾然坦庵放歸較早。潛正於乙巳過維揚訪之。且劄記稱坦庵東還。遇家君誦拙詩甚多。不應於此事轉諱其名。而坦庵所著絕域紀略亦無一語與疏證之言相應。故決知非聞諸坦庵矣。漢槎入關後客京師。不久卽南旋。故查初白王戊戌年有過漢槎禾城寓樓詩。漁洋癸亥年有寄漢槎之作。旋復化去。故其子振臣秋笈集跋曰。何圖乍入玉門。遽捐館舍。然則閩吳相遇卽在辛酉之歲。亦無疑也。

二十一年壬戌四十七歲。

行述二十一年客福建。

疏證

卷五

余至福建會城見荷

蘭國人之游於市者。皆以綵帛纏其足。由脛以上至膝。整比異常。非似行滕之蓬鬆。因想見古者邪幅之制。秋濤案。

皇朝

文獻通考及會典。荷蘭於順治十三年始入貢。道廣東。期以八年一貢。康熙三年。以助剿金門。廈門。詔資國王以下銀幣有差。許令兩歲一貿易於粵。閩二省。五年停止兩歲貿易。仍於入貢之年准其互市。六年違例由福建



入部議以後飭令由廣東入。二十三年助平臺。年入貢。以粵海道近而險。閩海道遠而穩。乞仍改由福建。年入貢。詔可。自後職貢維謹。池北偶談云。荷蘭於康熙六十年入貢。今二十五年臺灣平。其王復遣使入貢。云云。是臺灣平後。貢使入賀。自當即由福建。然是二十五年始改。而中間互市。一年也。竊謂荷蘭貢道雖於二十五年始改。而中間互市。助剿。關入之事。多在閩地。時時弗絕。類皆在海。上惟入貢之年。始得至會城。二十一年。非貢期。而潛正於會城。見之者。蓋平臺之前。檄諭助剿。其國必先有使臣至省垣也。嘗舉一事證之。康熙三年。始檄夾剿金厦。而張學禮使琉球。記云。二年四月。抵閩。閱視船隻。詢舵工所來。云有紅毛國。進貢。請兵船數隻。已回。留三隻。現泊江上。隨往泊所視之。云云。然則夾剿。雖由檄諭。實因彼國先來請兵。請兵之船。至閩境。實在夾剿之前一年。以是知甲子平臺之役。亦必荷蘭先來請兵。始檄其夾剿。故二十一年。得有荷蘭人至會城也。臺灣本荷蘭所據。鄭氏攘而有之。故荷蘭每欲請兵。藉據報復之忿。於當日情事極合。且平臺後。帥臣有臺地必不可棄一疏。亦因時議欲將臺地畀荷蘭。而發則助剿。爲荷蘭所自請。斯又灼然可證者。

王山史山志壬戌夏予在海州接閩百詩手札云亭林於

春初歿於曲沃。

淮山肄雅是年趙宗師崙

山東人戊戌進士

歲考淮安取閭訓慤

入學首題子之武城至而笑次題其事則齊桓晉文。

二十二年癸亥四十八歲。

行述客福建方歸司寇公來邀復至京師公家盛賓客客皆當世魁士而賢重府君逾常等疏證卷一按東坡紀年

錄元符三年六月晦無月碇宿大海中勢甚危險起坐四顧所撰易書論語皆以自隨而世未有別本拊之而歎曰天未欲喪是也吾儕必濟已而果然余每歎古人之以著述免患難如此癸亥秋將北上先四五月間淨寫此疏證第一卷成六月攜往吳門於二十二日夜半泊武進郭外



舟忽覆、自分已無生理、惟私念曰、疏證雖多副本在京師、然未若此本爲定。天其或不欲示後人以朴乎、吾當邀東坡例以濟。越次日達岸、往告吾友陳玉璠、廣明、廣明喜曰、此盛事、不可以不記。并記於此。玉璠號椒峯、武進人、康熙丁未進士、官中書、著有學文堂集。王暉今世說、椒峯少有大志、凡天文、地理、志、兵、刑、禮、樂、河渠、賦、役諸大事、莫不講求、爛熟、言之娓娓。賓客輻輳、應酬旁午、以至彈琴、投壺、嬉戲之樂、靡所不爲。偶有觸發、爲詩文、旬日之間、動至盈尺。見者遜其才、比之劉穆之云。己未詞科錄、秦瀛案、先生家太湖之馬蹟山、卽夫椒山、故以椒峯自號。與邵青門交善、所居有鬻園、青門用少陵游何將軍山林韻十首寄題。疏證卷八有與武進周叟論召公書事、未詳周叟何人。剗記有訐五歸述所見詩、訐五鄒氏名祇謨、號程村、順治戊戌進士、有遠志齋集、亦武進人也。又疏證卷六下有舟過武進、飲於一友人家、論滕王閣序、南昌故郡事、未知所謂友人卽椒峯否。又有舟中讀千寶晉紀、兒子詠在側一條、越明年、余得吳中水利全書一條、均不得其年、附識於此。

陸清獻日記、癸亥十一月三十日、淮

安閻百詩來會言顧寧人已不在所著音學五書方在刊

刻

案清獻於是年服除入京時選得靈壽將赴任也竹垞年譜亦記是年十一月陸公隴其來會

疏證

卷五

余嘗有感南沙熊氏將注春秋先求明厯其明志錄

序曰於是問厯於劉仲敬以正諸家之失并列所課而正

之癸亥三載於京師

案蓋謂癸亥甲子乙丑此三載在京師也

就吳任臣志伊

學厯歸而交秦淵雲九里中益研窮之久之始得通其術

阮太傅疇人傳若璩通時憲及授時法嘗據算術以證古

文尙書之僞其它以步算攷證經義甚多論曰上古積年

據史記則託始共和據漢書則斷自武王伐紂至於夏殷

以前荒遠難稽馬班所弗道攷古者存而不論可也詩十

月之交朔食辛卯在幽王六年其積筭班班可攷故可以

近法推之若嗣征辰弗集於房一節出於昭十七年左傳

引夏書其積年不可審知又安所求其日食與否邪閻君

經學名家其於步算蓋餘事耳剗記有與戴唐器書曰

昨同雲九兄游紫極宮登程知節墓慨想林靈素如昨日

呂洞賓不可得遇求掩鶴井亦湮無迹爲之低回而不能



去。又有與雲九會蟹、告以子瞻在揚州以此寄先龍圖公少游詩、送雲九還錫山詩。時人傳秦文淵著秦氏七政全書八冊。閻徵君尚書古文疏證往往引秦雲九說、未審即一人否也。穆案疏證卷六上稱雲九為金壇蔡仲全弟子。

疏證

卷七

癸亥甲子晤吾友胡朏明京師

案此

胡會合之始。朏明名

渭初名渭生號東樵德清人。曾祖友信世所稱思泉先生也。

釋地胡朏明客京師余

時以書求助於朏明久之方有艸數條以應中有余百思

不到者

秋濤案此亦初會時事

剖記與劉超宗書晚疑俄羅斯國

必非羅刹國混為一者京師貴人不考故也。今讀隋書羅

刹國在婆利之東其人極陋朱髮黑身獸牙鷹爪晚親見

其國來降人何曾此等形狀婆利國在東州東南海中洲

上去廣州二月日行屬南蠻不屬東與北也。至俄羅斯當

另考以聞

案俞君理初俄羅斯佐領考八旗通志旗分志云鑲黃旗滿洲第四參領之第十七佐領係康

熙二十二年以尼布渾地方取來鄂羅斯三十一人及順治五年來歸之伍朗格里康熙七年之宜番等編爲半箇佐領後二次又取來俄羅斯七十人遂編爲整佐領案伍朗格里宜番等皆自拔來歸者平定羅刹方略云康熙二十二年四月羅刹殺斐雅喀居民留嫪書而去七月甲申瑪拉等送所獲羅刹五人又送二十六人至京四裔考亦云二十二年羅刹之眾有過黑龍江者降其兵目三十餘人此卽通志所言之三十一人方略又言南岱攜至二人則四裔考遺之又言十一月癸未上諭宜番近授驍騎尉岳噶圖席圖頒及新投誠之吉里戈里岳佛那西馬克西木俱授七品官其新投誠內之岳佛那西費禮普令驍驛至薩布素處酌遣招撫二十三年正月薩布素令宜番等往諭卽以招撫米海羅等二十一年送京安插是年七月又獲羅刹一人曰費岳多羅送京安插二十四年三月獲羅刹噶瓦力刺等七人逸去一人五月破雅克薩城巴什里等四十人願降此則通志所言後二次之七十人也七月羅刹又遣裔番等四人誘我俄羅斯春被獲旋縱之歸其噶瓦力刺等六人亦於進兵時放之還南岱攜至之二人亦縱歸計所獲順治五年一人康熙七年宜番等二十二三年十三人二十三年二十四年七十二年而遣歸者十二人總得羅刹近百人居東直門內胡家園街衛據之則羅刹降人潛工蓋於二十二、三、四年中屢見之也



理初未刻稿又有一文辯羅刹俄羅斯異同云羅刹者紅毛諸番其正名羅刹國者今之俄羅斯其國東北自黑龍江邊外北盡北海西盡西海西南包額納特珂克外羅刹種人素與佛不合自立天主教其部強盛當佛時羅刹王名阿修羅欺陵佛并欺凌佛國佛國深畏之遇惡人惡物皆以羅刹名之故有在山羅刹有在海羅刹有飛天羅刹皆假名羅刹而於真羅刹無與也羅刹至今俄羅斯而極大潛正刻記言俄羅斯定非羅刹謂長安貴人爲不考閻蓋略見佛書不能詳悉且俄羅斯自稱爲羅刹何得謂之定非也案理初此辯極明畫其云羅刹者紅毛諸番即隋書之羅刹國惟云閻蓋略見佛書則語近証閻生平不讀佛書復申撰行述曰府君精究儒書不談內典是也其時俄羅斯尙阻聲教故止据隋書以與長安貴人辯耳俄羅斯卽元史地里志西北附錄之阿羅思潛正亦未攷得也穆於辛丑七月從永樂大典畫出元經世大典西北地圖以詒魏君默深刻入所輯海國圖志中

二十三年甲子四十九歲

是年與黃子鴻初晤於碧山堂

案碧山堂蓋健庵館客之別第查初白康熙庚辰有

同朱悔人劉大山魏禹平錢亮功馮文子方靈泉吳山崙汪武曹諸子飲徐尙書碧山堂花下詩曰謝公別墅在城

濠、載酒會陪飲興豪。不料故人還客此，猶能折柬致吾曹。
商量未定將歸燕，搖落何堪舊種桃。併墮平生知己淚，廿
年塵土一青袍。時疏證八卷。鄞萬斯同季野將輯古今喪
健庵卒且七年矣。

禮通考以喪服記夫之所爲兄弟服妻降一等質余甲子

春寓東海公碧山堂爲說禮服中夜精思不覺忽得云云。

時季野寓處頗近不敢復語之矣。案蓋因駁喪禮雜問不

經學爲季野所不悅也。又案萬氏昆仲八人斯年斯程斯

禎斯目斯選斯大斯備斯同皆黎洲弟子也斯選字公擇

戴唐器迎館於淮上取久季野先生又號石園皆與潛正

交契。劄記有喜公擇見過詩有哭萬公擇五兄詩二首內

有句云充宗經作笥季野史成箱充宗斯大字也。結琦

亭集萬石園先生傳康熙戊午詔徵博學鴻儒浙

江巡道許鴻勳以先生薦力辭得免。明年開局脩明史崑

山徐學士元文延先生往時史局中徵士許以七品俸稱

翰林院纂修官學士欲援其例以授之先生請以布衣參

史局不署銜不受俸諸纂修官以稿至皆送先生覆審明

史稿五百卷皆經手定雖其後不盡仍先生之舊要其底

本足以自爲一書也嘗爲徐侍郎乾學纂讀禮通考百六



十卷、又以其餘爲喪禮辨疑四卷、廟制折衷二卷。李厚庵
 曰、吾生平所見不過數子、若顧寧人、萬季野、閻百詩、斯真
 足以備石渠顧問之選者也。割記憶、甲子初夏、自碧山堂移徐公健
 庵寓邸、案、健庵是年由侍講學士升詹事府少詹事。夜飲言、今日直起居注、
 上云、古人有言、使功不如使過、此語自有出。旣思不可得、又
 不敢上問、奈何。余對丙午、丁未閒重策論、讀宋陳傅良時
 論、有使功不如使過題、通篇俱就秦穆公用孟明發揮、應
 是昔人論此事者作此語、第不見出何書耳。公曰、博。越十
 五年、案、是康熙三十七年戊寅。讀唐書李靖傳、高祖謂靖逗留、詔斬之、
 許紹爲請而免。後率兵八百破開州蠻冉肇則、俘禽五千。
 帝謂左右曰、使功不如使過、靖果然。謂卽出此。又越五年、
 案、是康熙四十年壬午。讀後漢書獨行傳、索盧放諫更始使者勿斬

太守曰、夫使功者不如使過。章懷太子賢注、若秦穆赦孟明而用之、霸西戎。乃知全出於此處甚矣。學問之無窮、而人尤不可以無年也。公凡於余攷據辨析議論、輒手錄成帙、署曰碎金、以爲談助。惜此條不及入之也。茶餘客話、盧日堂嘗手輯

潛正緒論一編、曰閻氏碎金、皆洞庭書局中辨論之事、今無傳。

釋地、初交何屺瞻、年甫

二十四歲。按、屺瞻生於順治十八年、名焯、號義門、崇明人、康熙癸未恩賜進士。日與之上

下議論。一日偶及時文、曰、吾欲將有明三百年名家制義、凡看題錯、用事誤者、盡標出爲一帙。蓋此乃代聖賢語氣、豈有聖賢口中而使別字、用譌事者乎。因歷數之、得數十百條。今忽忽十有八年、遺忘殆盡云云。案、後十有八年是康熙四十年辛巳也。



沈季友構李詩繫

季友字客子號南疑平湖人康熙丁卯副榜

梅里李氏多木

符與繩遠良年齊名時號三李康熙甲子余在京師分虎

亦館於龔氏

案芝麓卒於康熙十二年此爲仁和龔翔麟字蓀園時官御史分虎之詞友也三李事蹟

詳顧

往來唱和月舉一會同賦者晉江黃虞稷

虞稷字俞部晉江人

流寓江寧徐公肅薦與姜西溟萬貞一同入明史館以諸

生食七品俸著有千頃堂書目惜園集案西溟入明史

館在壬戌年俞部貞一當從同癸亥潛北應健庵之

聘復來京師意即閻黃會合之始矣疏證卷八余讀焦

氏筆乘稱家有梅鶯尚書譜五卷專攻古文之偽將版行之不果求其譜凡十載得於友人黃虞稷家急繕寫以來

大梁周在浚

在浚字雪客樸園侍郎之子

太原閻若璩寧波萬言

言字貞一

季野伯兄斯年之子由副榜貢生

錢塘洪昇

昇字昉思號稗畦以作長

豫脩明史獨成崇禎一朝長編

生殿傳嘉興周篁

篁字林於號鷗塘兄篁字青士與竹垞爲詞友

河中吳雯

雯字天章

本遼陽人父允升順治乙酉順天舉人逾五年選蒲州學正乙未成進士又明年授臨潁令已前卒天章遂著籍蒲

州。己未薦舉博學鴻儒、不中選。著有蓮洋集、四庫書提要曰、斐天才雄駿、有鄉人元好問之遺風。遼陽佟

世恩、武林王嗣槐、同里沈奕日

案奕日蓋融谷兄弟行。

暨我兩人也。

魏昭士閭、再彭七十序、當倣游燕都、過淮、先生方失適、屏賓客、聞倣至、蹶然出揖之、爲設酒食、兩孫咸侍坐。先生爲道其令子客燕、長孫歸三晉、與其先世所以儔居淮上、家計興替之由、且詢倣父子兄弟家世及易堂先後輩甚悉。酒罷、以諸孫相屬、語悵款、幾令涕下。詰朝、先生仲孫訓慤拜而言曰、王父六十有八矣、又二年而七十。子適過此、願豫乞一言、爲王父七十壽。

是年、趙秋谷典試山西、長君詠中式第七名舉人。

清祕述聞、康熙

二十三年、山西考官編修趙執信、字秋谷、山東益都人、己未進士、兵部主事。戴璽、字爾玉、直隸玉田人、戊戌進士。題

爲命稗謔一節、送往迎來三句、或勞心至義也。

馮山公景南還、設教淮安邱季貞家、前後凡十年。國史文苑傳、馮

景、浙江錢唐人、國子監生、康熙十七年游京師、授經於侍郎項景璠家。二十三年、館侍郎金鼐家。因病南還、歸設教於淮安洗馬邱象隨家者十年。案、季貞以廩監生己未召試鴻博一等、授檢討。

二十四年乙丑五十歲。

李分虎香艸居集有閤百詩、人日招集碧山堂、時令嗣復

申從山右至、詩河東劉墮酒、攜到劍門來。人日調蘭膳、賓

筵勸竹杯。真稱賢父子、況住好亭臺。似此春盤薦、須教盡

醉回。

案、甲子乙丑間、分虎皆在京師、復申以初正從山右至京、必是中後以公車北上也。

割記、秀水徐善敬可爲人撰春秋地名訖、問余成二年鞍

之戰云云。高士奇春秋地名考略序、乙丑夏四月、奉



估 藏

命總裁春秋講義、因於纂紀之暇、博搜羣書而參考之、云云。

四庫書提要、春秋地名考略十四卷、高士奇撰。據閻若

璩潛止剗記稱、秀水徐勝敬可云云。則實士奇倩勝代作

也。

案、勝當作善。撰提要者蓋誤合勝力敬可爲一人。胡

肅明易圖明辨卷五、秀水徐善敬可博覽精思、無所不通、而尤深於易、晚著書以發其蘊、有天易、義易、商易、周易、同縣朱太史彝尊名其書曰徐氏四易。敬可與余厚、向在京師、出以示余。歲庚午、與敬可讀書莫釐峯下、方且效一得之愚、更訂是書、而敬可尋以病歸、卒於家。案、敬可亦與脩一統志事。竹垞庚午年送徐處士善南還詩曰、玉河新柳已堪攀、二月交亭送客還。十度洞庭游未足、今番真住石公山。謂洞庭書局也。

剗記荅友人書曰、潘公印川治河工成、故老傳其要語曰、

東去只宜開海口、西來切莫放周橋。此二語平平無奇、竊恐神禹復生、不能易。已前之治河者、雖勤勞十二載、專與



此二語相反、不惟已不開下河、見人之開、必從而撓之、俾之去後已。周家橋在高堰南四十餘里、翟壩又在周家橋南二十餘里、皆堅築之以捍淮東侵者。淮不東則淮疆、淮疆則黃弱、然後由清口以達海。彼不惟周橋、翟壩而已、且一帶盡圯之、以聽其衝溢、是以末局雖知建周壩、導淮入運河、刷沙、運漸深濬、然不過暫時策耳、豈經久之道哉。今惟當確遵印川名言、廣開海口、堅塞周橋、斯無事矣。或曰、海不可濬、潮汐往來、人力難以施工。然舊口皆係積沙、水力自能衝刷、故海無可濬之理。惟導河以歸之海、則以水治水、導河卽濬海之策也。然河非專以人力導也、欲順其性、先懼其溢、惟繕治隄防、俾無旁決、則水由地中、沙隨水

去治隄卽導河之策也。或曰海高於內水不可下。不知江南江北弟曾徧歷凡瀕海之地比之腹內特高但濬治倍深無礙乎水之東注矣。案國史靳輔傳康熙二十四年

水泛溢民田被淹命安徽按察使于成龍詠醇。經理海口及下河事。輔疏言下河卑於海潮五尺疏海口則引潮內侵大不便請自高郵城東車邏壩築長堤二歷興化白駒場至海口東所泄之水入海隄內涸出田畝丈量還民其餘田招民屯墾以抵經費。

上召輔及成龍進京成龍力主開濬海口故道輔仍議築長堤時寶應人侍讀喬萊奏輔議非是乃命尙書薩穆哈等往勘視尋以開海口無益回奏會江寧巡撫湯斌入爲尙書奏下河

宜疏濬上命侍郎孫在豐往董其事云云先生此書與于湯諸公議合當亦在是年喬與先生爲姨兄弟所見尤應相同故劄記又載示兒詠及孫學翼學林詩曰一般博學兩詞林死後猶垂濟物心自注謂喬石林夫亦曰石林之議與己正同耳喬議見潘次耕所作石林墓志湯文正集有與孫妃贈論濬下河事

二十五年丙寅五十一歲。

是年、健庵以禮部侍郎充一統志、會典、明史三館總裁。
趙志、崑山徐尙書以文章被眷遇、領纂修數局、所邀與商
略皆天下名士、而先生爲首、周旋累年、敬禮不衰。

荊記有送金道州之官馬平兼簡沈融谷來賓詩、題下注、

追錄丙寅春作。

案、廣西通志職官表、康熙二十一年、金人

日、浙江平湖

人、來賓知縣、融谷、睥日字也。又號茶星、平湖

貢生、與竹垞

迦陵爲詞友、幸來賓、天長、歷辰州郡丞、高江

村有送沈睥

日之任來賓序、案、人望王戊巳選馬平、何以

至丙寅春始

之任、而通志職官表、二十五年馬平知縣、又

巳選朱廷銓

不可解也、淮安府志、金人望字道騁、安東人

康熙壬子

副榜貢生、任長武令、升同州知州、充己卯鄉試

同考官、副榜

入闈、自此始、晉莊浪同知、邊疆巖邑、軍興旁

午、肆應略

無支詔、時親王領軍者褒獎特至、尋以老病乞

休、不允、遂

卒於官、案、志載人望、宰長武、以後事、而不言其

會宰馬平、

以己卯充鄉試、同考官、推之、己卯爲康熙三十

八年、則是

宰馬平、後、以故去官、改選得長武也、荊記又有

題道州魯游

艸詩曰、地脈羣尊岱、星文獨重奎、又曰、校藝



信藏

分黎火、論交半馬蹄。則道州又嘗聘充山東鄉試同考官，惜其年不可考矣。秋濤案：茶餘客話載金道州人望，令長武、荅鈕玉樵書一首，自敘宰馬平前後事頗詳，足補淮安志之闕。有云：君袍方綠，我服猶緇。佯羨馬上之鞭，巾多瑁璫。私挾懷中之錦，會有逢迎。是道州應試不偶，注選而得馬平也。又云：懼忌我之有人，遂易名而去國。於時江邊舴艋，尚插旌旗。嶺上烽煙，渾如毒霧。艱虞萬里，荏苒三年。辱藩侯之招簡，竊駢語以飛翰。節傭書之辛苦，一歲累有千金。填在任之逋欠，百劫猶留殘喘。此是去馬平後羈滯江湘始末也。又云：爰束帶而重瞻三殿，又極巍峩閭闔之觀。下除書而分列五方，偏處蕭瑟間關之地。潘與未遂，毛檄遙征。割邠國之一隅，當邊垂之三面。此則由湖湘復入都注選而得長武之始末也。阮吾山謂道州題堂柱曰：家臨漂母千金地，人到邠風七月天。未幾以受代望誤去，計其時止七閱月耳。云云。跡道州一生宦海浮沈，壯懷落莫，蓋亦不得志之士。然志稱其令長武後復官莊浪同知，則吾山所云詩譏殆專指官長武月日耳。

剗記與石企齊書：金道州赴任柳州，余以故太守章大力先生成神於彼，如羅池廟碑事，不可不隆其祀。孰知道州到日，大力夫婦旅櫬四十餘年，竟



儒藏

閻潛丘先生年譜

無資之葬者。道州慨然捐俸、且致書撫州太守、俾葬二柩於祖墓之次。千古高義、令人感泣。案、與企齋書又云、一好辭行。弟以河間獻王德祠墓更新爲託、已力任。未詳好友爲誰。友爲河間太守幕客、來

是年、牛叟先生年七十。

邵子湘青門簾橐

子湘名長蘅、武進縣人。

閻再彭先生七十壽序、余友閻百詩尊人再彭先生今年壽七十、誕以九月某日。又曰、先生生明神宗之季。當是時、以貴公子負海內盛名、年未及壯、遭離變故、絕意仕宦、讀書隱居終其身。蓋自甲申迄今四十餘年、而先生年亦七十矣。百詩以博學名聞於朝、文孫繼登賢書、云云。又有荅閻百詩書曰、使者齎尺函走六百里、而索言於僕。竊計尊公先生壽辰佳文充棟、海內能言之士大略在是矣。以拙

文廁其間、寥寥未稱。云云。又曰、敝鄉黃牧公進士有體有用、儒者今日科目中求此種人、尤不多得。聞今歲授徒淮陰、不可不一相見。

有席上贈賈五鉉古詩二首。

鉉近刻作鉉。案、鉉字右旁爲聖祖廟諱、字必有譌。

曝書亭集丙寅年有題賈院判鉉畫荷二絕句、嘉興楊謙注、鉉字玉萬、號可齋、臨汾人。工竹石及折枝花、喜用瘦筆乾墨。出守黃州、嘗畫竹題識、命工人鐫諸石、置赤壁、疑潛止贈詩亦卽此人。五其伯仲之序、鉉其名也。贈詩何年、無從臆度。姑從竹垞之例、附識丙寅年末、以誌知者。竹垞丁丑年又有寄賈黃州鉉詩、亦是從之乞畫。潛正二詩更不言其工畫首。章曰、偉節不西行、黨禍終莫解。舉世名龍門、感恩同覆載。誰知千載間、此事一而再。聞語復見人、儼若尙書在。欣然倒衣迎、盡呼兒女拜。恭承道義交、永締骨肉愛。燈花何燦爛、談笑殊相對。吾老忽少壯、樂哉今夕會。釋詩意、則鉉亦志節慷慨之士、惜不得其本事、容更訪之平陽人。次章曰、吾生著讀書、不以老而倦。奧篇及隱帙、倍文如覲面。家藏苦不足、假借遭人賤。思儼春明居、願謝王翁饌。忽聞東土司、插架十萬卷。歷傳自隋唐、人間未經見。因



君達書名、繕寫煩瑣、傳。續留古慧、命萬世猶歸善。則其收藏之富、又可想見。長安酒貴、宜潛正之傾倒也。

何義門游山陽、買得困學紀聞。又紀聞箋、何杞瞻告余、頃得宋槧本、不全左傳。

二十六年丁卯、五十二歲。

湛園未定稿、門酒詩跋、丁卯元夕、今總憲徐公碧山堂之讌、出所儲酒三十種、飲客、命客爲門酒詩。明日、相繼以詩

來者若干人。又曰、時座中皆南人、多右南而左北。

案潛正蓋於前

一年歸里、爲牛叟先生稱觴、故座中無北人也。健庵以九月升總憲、跋當作於九月後。

是年、牛叟先生卒。行述、二十六年、居先祖考憂、喪葬中

禮、鄉里至今以爲法。

九月、健庵擢左都御史。劄記與劉超宗書、孟子喜而不

寐、以善人得志當路也。今有清議得申一事、奉聞長者、以

爲寢食有味、何如。臺臣馮瑞、進士出身也、利人所有、題一疏、爲加納官員一體升遷、不必用保舉、部議允行矣。垣臣錢晉錫、明經也、爲新總憲所使、具一疏嚴駁之、部議不准行、奉

旨著現行事例行。蓋允錢而不允馮也。一時公論喧騰、人心
賜悅、此非初出艸廬第一功乎。案所謂新總憲、殆卽指健庵也。竹垞戊辰年有題錢給事晉錫富春大嶺圖詩、楊謙注錢字再亭。又案潛正弟四次入都、不得其年、以此書推之、蓋在卯辰之交也。
二十七年戊辰五十三歲。

是年、健庵充會試總裁、卽闡中轉刑部尙書、出闡就職。因張汧事望誤、上章乞休、准解部務、仍領各館總裁、三日一直內廷。

二十八年己巳、五十四歲。

是年、健庵因子樹穀考選科道事、爲副都御史、許三禮所劾、上章乞歸、

命攜書局卽家編輯。健庵復上疏言、明一統志疏漏舛錯、難以盡舉。臣今博訪舊聞、遺獻務期精核。又言、朱元通鑑、明臣薛應旂、王宗沐諸本或詳略失宜、或考據抵牾、或名姓互殊、或日月闕謬。臣請改修、博採正史、雜史及諸家文集、參考同異、辨證是非、仍倣司馬光通鑑例、作目錄考異、彙爲一書。

諭依議行。

胡臚明禹貢錐指略例、昔大司寇崑山徐公奉



儒藏

閻潛丘先生年譜

敕纂修 大清一統志。己巳冬、公請假歸里、

上許之、且令以書局自隨。公於是慨舍洞庭、肆志蒐討。時則有無錫顧祖禹景范、常熟黃儀子鴻、太原閻若璩百詩皆精於地理之學、二三素心晨夕羣處。

行述、先是府君殫精經學、佐以史籍。客司寇公所時、方修一統志、與顧處士景范、黃處士子鴻周旋、遂喜談地理。二君固地理專家也、府君於古今沿革、考索尋究、不遺餘力、往往出其意表。臚明先生嘗稱、吾輩老年人讀書、只宜優柔厭飫、自得之樂。徵君用力太苦太銳、殆非所宜。府君愈益力、十餘年中、成四書釋地三續及釋地餘論若干篇。又曰、四書釋地三書、則以四子爲幼學首習之書、而地理經



古注疏集注以後、簡略蒙譌尙多、故特加考證、爲經學始基。又曰、府君從前四至京師、二十八年歸里之後、無復遠游意矣。疏證、卷六、上。憶己巳與顧祖禹景范同客京師、問景范、蘇秦說燕曰、南有碣石之饒、注以在常山九門縣。果爾、則趙地、何以燕有其饒。仍指今永平府是、但又在燕之東、何云南。景范曰、凡地理言南可與東通、言北可與西通、非同東與西、南與北迥相反者。余自是觸處洞然。又己巳本書作先一載、蒙上庚午夏而言也、茲臆改。在京師、萬季野謂余撰一統志、奚必及人物、人物自有史傳諸書。余頗駭其言。及近覽元和郡縣圖志、太平寰宇記、意果不重在此。一州內或人物無、或僅姓名貫趾、卽開舉生平、亦寥寥數語、不似明一統

志誇多汎濫、令人厭觀。因折衷二者之間、不妨臚名宦、流寓、人物、列女四項、但取其言與行關於地理者方得采輯。如名宦、則蜀守李冰以作離堆避沫水之害而收、鄴令史起以引漳水溉鄴田富魏之河內而收。列女趙襄子姊聞夫死、摩笄自殺、代人以名其山、收入保安州。顏文妻事姑孝、甘泉湧室、齊人以名其河、收入益都縣。梁鴻適吳、卒葬於要離冢旁、切陵墓矣、收爲蘇州之流寓。雷次宗徵至都、爲築館鍾山西嶺下、切古蹟矣、收爲江寧之流寓。卽例所不收之仙釋、如河上公結廬河濱、漢文帝親枉駕。梅福變姓名爲吳市門卒。甚且許楊署都水掾、爲太守、興鴻卻陂數千頃田、汝南以饒、均寧得遺。蓋不惟其人、惟其地。不然、



隨甚道德、隨甚勳名及文藝、苟無關地理、概不得闢入。何者、著書自有體要。善乎、杜君卿有云、言地理者在辨區域、徵因革、知要害、察風土。李宏憲云、飾州邦而敘人物、因土墓而徵鬼神、乃言地理者通弊。至於土壤山川、攻守利害、反略而不言。元和宰相之言、施於撰述如此。若張南軒論修志、不可不載人物、典型繫焉、世教補焉。此則儒生之見、以之點綴郡邑志則可、非所論大一統之書。卷帙浩繁者也。案、今一統志更不用潛丘之議。

四庫全書提要、資治通鑑後編一百八十四卷、國朝徐乾學撰。是編以元明人續通鑑者、陳桎、王宗沐諸本大都年月參差、事蹟脫落。薛應旂所輯雖稍見詳備、而如改宋

史周義成軍爲周義、以胡瑗爲朱子門人、疏謬殊甚、皆不足繼司馬光之後。乃與鄆縣萬斯同、太原閻若璩、德清胡渭等排比正史、參攷諸書、作爲是編。艸劔甫畢、欲進於朝、未果而歿。今原稿僅存、惟闕第十一卷、書中多塗乙刪改之處、相傳猶若璩手蹟也。困學紀聞卷十開禧追貶秦

檜、周南代艸制下箋云、南遷錄、竇退錄、駁之、近漁洋文略

駁之、信多子虛、以是之辭、然載遣秦檜事、卻可信、余取以

補續通鑑、稿置傳是樓云。

陸清獻日記、庚午十月初一會、姜西溟言、徐健庵修宋元通鑑、

甚覺掣肘。蓋以南北朝爲疑也。彭躬庵傳是樓藏書記、庚申暮春、余因顧子景范、陸子拒石、得登崑山、徐公之傳、是樓、樓十楹、跨地畝許、特遠人境、無附麗、啟後牖、几席與玉峰相接、中置度閣、七十有二、高廣徑丈有五尺、以藏古今之書、襄演精好、次第臚序、首經史、以宋板者正位、南面、次有明實錄、奏議多鈔本。又次諸子百家、二氏、方術、俾官

野乘、齊諧、靡不具備。曲直從橫、部勒充四阿、各有標目。

二十九年庚午、五十五歲。

是年三月、健庵歸里、開局洞庭東山、纂輯一統志、仍延先

生及胡朏明、顧景范、黃子鴻、姜西溟、分纂。時西溟以布衣

食七品俸、在明史館、健庵疏請偕行。查初白題壁集起庚午二月、終六月、題云

玉峰大司寇徐公予告南歸奉旨仍領書

局。出都時、邀姜西溟及余偕行。兩人口有唱和、旗亭、堠館、

污壁書牆、率多口占之作。竹垞庚午年有送史館姜君宸英赴包山書局詩。案健庵既歸、萬季野獨以明史事

留京師、館戶部尙書王公宏緒家。

錢傳、及徐公奉

敕修一統志、開局洞庭山、既又移嘉善、復歸崑山、先生皆豫

其事。先生於地理尤精審、凡山川形勢、州郡沿革、瞭若指



儒藏

閻潛丘先生年譜

掌。行述司寇公歸里，府君相與晨夕談古，援今，慰譬開廣，不以出處隱顯異致。公嘗謂盧孝廉六以名軒，海寧人，康熙己丑進士。行述末填諱署盧名，款曰：年家眷。曰：閭先生乃古人，其世同學姪。紀聞箋屢引盧六以言。學有經法，亦非吳志伊輩可望也。

割記案：羊流店，晉羊叔子故里，在新泰縣西北六十里，南北孔道也。余庚午春經此。案：此是潛丘，借健庵同歸也。又割記嘗經過保定府新城縣，

其土田甲天下，古所謂膏亢地，至今禾稼樹藝取勝，而田賦取輕。又曰：今藁城縣西北二十五里有九門城，四面五百餘里，皆平地，求一部婁塊阜亦不可得。釋地子在川上，相傳卽泗水發源處，今之泉林寺在泗水縣東五十里陪尾山下。余曾往游，惟有詠郭景純詩：林無靜樹，川無停流，覺神超形，越云云。又東蒙條昔過其下，土人承謠歷歷指點示我。疏證卷四：徂來在今泰安州，新甫在今新泰縣，余屢經過之。卷六下：胡陵故城在魚臺縣東南六十里，沛縣西北五十里，余曾親過之，問距定陶之荷澤約幾三百里，彼豈知荷澤在定陶東，孟豬在睢陽東北，二澤相通，距僅



一百四十里哉。又小沂水、愚過費縣、土人則呼溪河在其縣西北八十里。案以上數事皆南北孔道所必經、不得其年、併記。問叔子之後裔有存者、往尋其祖墓、隆然高阜者於此。三卽傳出折臂三公之所。復往尋其居遺趾、隱然若城郭、綿亘八里許。因歎叔子以上九世皆二千石卿校、可爲東漢第一世家、當時聚族而處、居以積久、日加闢遠。又蔡邕、亡命江海、遠跡吳會、往來依太山羊氏、以此地爲淵藪、孰敢過問之。種種皆與史傳關合、獨後漢書、羊續、太山平陽人。平陽卽西漢之東平陽、晉爲新泰縣。叔子、晉書卻泰山南城人。南城原魯南武城、晉地志亦三字名。故城在今曹縣西南九十里、距新泰二百四十五里。意新泰叔子之祖貫、已則占籍南城耳。觀武帝咸寧中詔以泰山之南武陽

牟、南城、梁父、平陽五縣置南城郡、封叔子南城侯、以其爲南城人也。叔子且死、從弟琇述素志、求葬於先人墓次。狐死正邱首、正欲葬其隆然高阜之旁也。茲撰一統志、繫續於新泰人物可也。叔子以孫從祖、柰晉書何。且新泰縣建置沿革并未見何年改南城一筆、人物豈有無根者哉。要須別繫叔子於費縣人物、不必拘元和志然後可。

查初白題壁集有王羲文、閻復申、招同西溟、泛舟紅橋、七言絕句二首。

割記、卷六上。庚午季夏、置書局於洞庭東山、撰輯一統志。有

分得福建者來質、余曰、欲倣宋梁克家三山志、建置沿革、斷自周職方之有七閩始、不上繫禹貢、何如。余曰、杜氏通



典敘建安、長樂、清源、漳浦、臨汀五郡於古揚州內，未見唐人遠之於禹服外者。元和郡縣圖志亦然。然明一統志、福州等八府竟書爲禹貢揚州之域，亦未安。惟歐公妙有斟酌，所撰新唐志於淮南道曰：蓋古揚州之域。江南道曰：蓋古揚州之南境。嶺南道曰：蓋古揚州之南境。南境與域字頗別。微可議者，江南道領有今蘇、松、常、嘉、湖，正禹貢三江震澤地。江州尋陽郡有彭蠡湖，皆當日之域中，豈得別之爲南境。惟援其例，書於福建一司則可。福州府曰：禹貢揚州之南境。泉州府曰：禹貢揚州之南境。下迄漳州府並同，方不卽不離。蓋雖未顯見爲疆域，未嘗不爲揚州師牧之所接。聲教訖於四海，閩東南海也，豈唐虞之所得而遺之。

哉。案今一統志刻本惟於福建統部及泉州府書曰禹貢揚州南境餘仍明統志舊曰禹貢揚州之域也。

查初白允寄集題洞庭秋望圖詩注庚午秋冬間余寓居

洞庭東山橋社集起庚午秋終十二月題云橋社在洞庭東山之麓

劉氏取以名園秋冬閒假館於此與書局諸同人唱酬不

少云云。案嚴繩孫與劉震脩書李武曾為落士也。今健庵

往訪尚書當與武曾相見云有大雨同胡肫明閣百詩登

湖樓詩。詩曰大聲拔湖洪飛上巨鯨背。歎空作猛雨倒射

已岌岌殆雲頭排窗來山影忽在外日存思

欲絕境變奇乃取我詩苦難工傑句應有待

割記老友吳喬先生案喬又名及字修齡常熟人。割記

湖山天教孰曠閒疑嘗言賀黃公黃公名裳載酒園詩話馮定

所謂吳子即喬也遠鈍吟雜錄及某園鱸詩話可稱談詩者之三絕余急問



賀書何處有、曰金陵有、須價銀一錢二分。余以三錢付黃
 俞邵使者回家購之、不半月、以八分購賀書、餘盡如余所
 屬買套櫻桃乾、蓋素嗜此也。到日、同胡肫明大噉細讀、口
 眼俱快、沁入心脾、歎吾老友之知言也。康熙庚午秋、寓洞
 庭東山席氏館題。鈍翁類稿、席仲遠墓志、余嘗雨過洞庭、
 遠別去十年而復至、則翁已歿、伯季兩君方各治一園、中
 間樹石、蒼秀亭榭雅潔、又各於其旁穿池、蒔蔬、備極幽人
 逸趣。毛朱詩說、近日吳喬先生共余讀李商隱東阿王
 詩、國事分明屬灌均、西陵魂斷夜來人。君王不得為天子、
 半為當時賦洛神。說曰、後二語似有悔婚。王氏之意、夫婦
 不及十年、甥舅不過一年、而竟致一生顛覆。此種情事、出
 於口則薄德、而意中不無展轉、故以不倫之語志之乎。若
 論故實、丕為世子、在建安十二年丁亥。子建賦洛神、在黃
 初三年壬寅。相去十五年也。唐人作詩、意自有在、或論故
 實、或不論故實。宋人不解詩、便以薛王壽王同用譏刺義
 山、何異農夫以菽麥眼辨朱艸紫芝乎。此解可謂妙絕。千
 古發端一語、已道令狐綯之當國矣。蓋原知義山之人之

事方得是解。不然、空空而思、冥冥以決、豈可得乎。縱得之、恐亦成郢書燕說而已矣。割記又有洞庭山人餉菊詩

又憶庚午重九病新愈後、東海公招登高莫釐峯、酒中

云、古人之事、應無不可攷者、縱無正文、亦隱在書縫中、要須細心人一搜出耳。又余告徐司寇健庵曰、郡縣始自

秦、作輿地表、自當以秦縣名之、可攷者實之、不獨以郡。案、

輿地表自秦始。又曰、後居洞庭山中、討論直隸、真定、廣平諸志、

而後益曉然於今制折田之故、又具以淮、揚兩府折田之

數告徐司寇健庵、令纂入一統志中。案、今一統志淮、揚兩府下不載折田之數。

疏證、卷六下。余告東海公、纂郡縣志者、全憑有識、如河南

八府、惟懷慶糧取重、民且受困三百年。如近來纂志、當以糧所由重之說、痛加發揮、方興有世道之責者、惻念、請於



朝比諸別府、減而輕之、奈何噤不一語。案、今一統志懷慶府下於糧所由重之說仍無。一語及也。又一統志有關隘一項、下載至某鋪或某集、某鎮、在縣東若干里、又若干里爲某鋪、又若干里爲某鋪、達某縣界、取有三益、或病其碎、且名不雅馴者。余曰、昔宋紹興三十一年、金主率大將臨西采石楊林渡、初奏言已犯采石、而不言東西、朝廷大驚。次報已到楊林、而不言楊林渡、莫知其在江之南北、益懼。求當塗、歷陽人問楊林所在、言楊林、西采石之渡口也。於是憂疑少定。余謂使當日諸州所上、閏年圖備載村鎮及津渡之處、可一一檢而知、不必外訊諸人矣。又一統志在京師輒進呈者、爲保定府內多載及水利有已施行者、有未施行者、允稱有用之書。

又嘗謂鑿空出新不若舊說之安者尤莫甚近日碣石入海之說。陽信有劉世偉者著論曰海豐縣北六十里有馬谷山高三里周六七里疑卽古之碣石爲河入海處。顧寧人賞其新東海公載入一統志中。余曾正告之曰九河見兗州碣石則在冀州皆禹貢明文未易可移。果如世偉言當移碣石爲兗州山矣。古九河闊二百餘里長約四百里其爲逆河之地亦須長闊相等方外受海水之朝夕入內容河水之九派注。今馬谷山之旁與上何處著此一片地邪。東海公不覺笑。余曰無論經聊以史證之。蘇秦說燕曰南有碣石之饒。秦始皇三十二年之碣石使燕人盧生求羨門、高誓、刻碣石門。二世元年春東行郡縣李斯從到



碣石、刻始皇所立刻石。封禪書、並海上北至碣石、巡遼西。貨殖傳、夫燕、勃碣之間一都會也。尙得謂碣石不在昔平州、今昌黎等縣處邪。永平府志已進呈、未及正之云。案、今志刻本仍以碣石爲在永平府昌黎縣西南武定府馬谷山下、不采劉世偉說、但云肇域記以爲卽古之碣石也。又案、潛丘嘗因論河至碣石入海事、親至瀕海一帶、兼咨土人、比之腹內特高、不知當在何年。又宋史韓世忠列傳、初、世忠謂敵至必登金山廟、觀我虛實、乃遣兵百人伏廟中、百人伏岸澗、約聞鼓聲、岸兵先入、廟兵共擊之。金人果五騎闖入、廟兵喜、先鼓而出、僅得二人、逸其三。中有絳袍玉帶、旣墜而復馳者、詰之、乃兀朮也。按續資治通鑑綱目、宋元通鑑、金山之下廟之上並有龍王二字、曾親至其地、疑之。當時兀朮軍江南、太乙亭堇軍江北、韓

世忠以海艦泊金山下，兀朮不得絕江，豈能輕騎至龍王廟，且旣覺而復能浮江去耶？或曰：當時有沙洲，故諺云：金兀朮騎馬上金山，此尤無稽之談也。昔在崑山輯一統志，至鎮江府，得舊本三山志，載龍王廟北宋時在銀山上，非金山也。然後知修宋史者以其時龍王廟在金山，故實以金山，而不知於兵機地形失之遠矣。案：今一統志刻本不主此說，於北固山下引輿地紀勝曰：龍王廟在北固山，韓世忠遣兵伏廟中，以襲兀朮，卽此。於銀山下曰：卽故土山，元皇慶二年建寺其上，以與金山相對，易名曰銀山。蓋隱以閭說爲不然也。又與劉超宗書，明一統志

無壽河，胡三省注通鑑，於敗之於壽河之下亦無注，甚矣其難也。至新修統志，淮安府山川載壽河，引十國紀年凡兩部書，可謂遠勝明人。案：今一統志故城河古名壽河，卽澗河支流也。引淮南水利考，唐昭



宗景福元年、楊行密將張訓、李德誠敗朱全忠將時浦於壽河云云。此今日顧景范、黃子鴻饒爲之事。惜先生不見此兩人。捍海塘備載范文正築海塘方略、真正有用之書。今人遠勝明人、鄙言豈無徵。案、今志海塘下不載文正之說。又曰、纂志於洞庭、徐司寇出典籍庫中大元大一統志十數本、皆蜀中地、計尙有九百八十餘本。曾見葉文莊家書目、此書與經世大典並列、安知世不更有足本乎。潛研堂集跋元大一統志殘本、厘四百四十三翻、大字疏行、殊可愛。每冊鈐以官印。驗其文、則處州儒學教授官書也。傳聞康熙間、崑山徐公乾學奉內府書、有元大一統志一統志、開局於吳之洞庭山、借所借之書、度已歸中殘本二十餘冊。徐公志稟今在史局、所借之書、度已歸中秘、而未聞有見之者。穆案、元修大一統志事、秘書志載之、取詳永樂大典、收天下府州縣志不下千部、中凡引用元大一統志處、乾隆中開四庫全書館、校書者一、一籤出、穆曾親見其標題、計當有輯本行世、而亦未之見、是可惋也。

困學紀聞箋

卷十

李仁父長編近四十年前無錫顧孝廉

始從嘉興高氏購得之凡三易主而歸傳是樓余假館樓

下且讀且鈔窮日夜不少休然止及治平餘仍放失有勸

主人宜集眾以續此編者余亟搖首以戒主人笑以爲知

言云

是。蓋此書乃錫山秦氏家藏歸於牧齋宗伯。絳雲災

後此書絕矣。公藏名體仁。頴川衛人。順治乙未進士官吏

部考功郎著有蒲庵集。又案公藏與潛正相識取早當在

壬寅初入京師時移寓詩注云劉公藏考功會語

余今人百不及古人所差勝者品茶度曲圍碁耳

是年汪鈍翁卒

剞記喪服翼注汪氏琬臨沒刪其稿爲

堯峯文鈔戴晟西泠購以示我讀之頗有幽冥之中負此

良友之感蓋爲余所駁正者悉刊以從我有駁正而未及

聞於彼者承譌如故將來恐疑誤後生不小云云

案剞記有詩云



汪筆王詩重本朝詩尤兼筆扶風騷。晚來酬答爭名甚。翰
與抽身價卻高。又嘗稱鈍翁居鄉人品高絕。可謂惡而知
其美矣。戴戡又字晦夫。潛江爲易其字曰唐器。易其齋名
曰唐硯。事皆見荆記。淮安府志。晟山陽人。康熙中諸生。師
就質於同里閻徵君百詩。辨難往復。多得其指歸。
割記有雪舫來口占卽事以贈之作。重見已成翁。傷懷話
不窮。小侯四姓長。新樂一門忠。正誤能留史。探叵欲作風。
寥寥乞米帖。裝裹至今雄。明詩綜。劉文昭字雪舫。任止人。新樂忠恪侯文炳弟。有攬蕙堂
偶存。明史外戚傳。崇禎十七年三月十九日。新樂侯劉文
炳之弟劉文昭方侍母飯。家人急入曰。城陷矣。文昭盥脫
地。直視母。母遽起登樓。文昭及二女從之。文炳妻王氏亦
登樓。懸孝純皇后像。母率眾哭拜。各縊死。文昭入。縊墮。拊
母背連呼曰。兒不能死矣。從母命留侍太夫人。遂逃去。吳
梅村有吳門遇劉雪舫詩。靳榮藩注。案文炳母杜氏。聞城
將陷。卽命侍婢檢箚。懸樓上。作七八纓。命家僮積薪樓
下。遂遣老僕迎李氏。吳氏二女歸。曰。吾母女同死此。又念
孝純皇太后母瀛國太夫人。年篤老。不可俱燼。因與文炳
計。匿之申湛然家。文昭所以有留侍太夫人語也。魏叔子

有新樂侯傳。又有贈劉雪舫敘曰。方甲申三月之變。君年纔十有五歲。避地秦郵者二十年。勞苦患難。飢寒之狀。無弗身試。穆案據之。則雪舫長先生五歲。詩曰。重見已成翁。雖未知重見何時。而是年先生由京師南還。雪舫逾六十矣。附記於此。當不甚差忒也。淮安志載文昭。清河夜泊詩。孤舟離緒。又清明。一挂蒲帆。千里程。去住向誰商。出處飄零到。我負生平。雲連海氣。天無色。風鼓河流。夜有聲。襖被春寒。眠不穩。悽然雙淚。落三更。

三十年辛未五十六歲。

馮山公解春集第八、九兩卷爲淮南子洪保。山公自題曰。洪保者何。馮子讀閻子尙書古文疏證而作也。儒者之學。莫大乎正經而黜僞。今文尙書爲古文淆亂其間。莫之或正。儒者之恥也。閻子唱之。馮子和之。其義大安。故曰洪保。閻子。晉產也。馮子。吳產也。一西一南。地之相去幾千里。而作合於淮安。以卒其業。豈非天哉。故亦號淮南子云。

按此題詞

以下論釋地書證
之知爲此年事。

又與閻百詩論釋地書景辛未客鄭
公鄉與先生辨析諸經義別來忽忽十稔每望三洲何嘗
不歎比得寓日大著四書釋地及續二書發朱子集注所
未發云云。劄記與劉超宗書淮南子洪保馮子山公所
著書名與閻子尙書古文疏證辨論而作也其勢如傾山
倒海而出卻可惜所憑據在逸周書穆天子傳又可藉在
家語孔叢子僞本竹書紀年尤可惜則在魯詩世學世本
毛詩古義耳真繆種流傳不可救藥吾末如之何也已矣
又一書云洪保主人亦信古文非真所論難者他語耳正
恐信亦不透。

趙秋谷送閻復申歸山陽序趙子旣返田里山居而野食



信藏

閻潛丘先生年譜

歲辛未之春、門人閻生自其家北上、將試於禮部、枉道來省之。既逮試、竟爲當事者所黜、南還復過山中、留數日。

劄記有故人子劉予吉以勤學而死、異日始知、遂有此作。長轡未及騁、車輪出戶摧。旁觀猶起歎、白首定餘哀。魂去

同秋艸、名留祇夜臺。前身覃季子、碣待柳州來。戴唐器、席

友劉君子吉、行略、君諱修、字子吉。少穎異、好學而不得其闡奧。年二十始得交、顧在瞻。在瞻受學於甬江陳怡庭先生。論學一以蕺山、南雷爲宗。他人治一經、而君治五經。他人治一經、舉業講義耳、而君必求之注疏、以及左氏外傳、戰國策、三史、莊子、離騷、咸博取之。丁卯、余邀君授兒子句讀、因約爲讀書窮經計。君日鈔書十五葉、得七千二百六十字、月則得二十一萬七千有奇。夜讀書至三鼓、而符於所鈔之數。庚午春、余師萬公擇先生見其手不停披、戒之曰、學以涵養本原爲上、次之諷詠、以陶寫性情而已。如此將積瘁成病、已而果然。病幾一載、至辛未八月十一日歿。年三十六。



左汾近稿有和王阮亭少司馬西城別墅十三詠、後有跋
曰、昔張文毅公典試歸熙甫先生下第、公忽忽不樂、對客
曰、吾爲國得士三百人、不自喜、而以失一士爲恨。至今詞
場傳爲盛事。顧余何人、敢當公歎。然不可不謂公之異於
恒情也。慰藉之餘、出詩題十三首、命余屬和曰、此非餽名
書、又無壅而不以徹吾目者、予力構之、必有賞音。余唯唯。
歸塗經秋谷夫子家、夫子十三首早成、亦命余和曰、吾子
之遇而知己也、新城公子不遇而知己也。於是依次構成、
敬書冊上。念自曾大父登第以來、八十八年矣、與公家三
世交好、靡少閒。云云。又與王阮亭先生書、人負一能一技、
莫不有翹然自異之心。況文章心術所寓、進取之關、而適

出當代大賢之門下，雖不遇猶遇也。抵家，團園多暇，與家父述之。家父亦有盧公知汝，汝可不恨之喜。偶以腰痛，不能祇候布謝，但云客歲在洞庭書局，東海先生撰次江西人物，歐陽文忠下備引先生廬陵永豐之辯，家父以爲的未曾有。東海曰：此出新城先生皇華紀聞，子尙未見耶。家父固求一讀，祕惜不與，曰：一讀必刺刺不休，荒吾統志功矣。家父志之不忘，奉懷及嶺海集各三部見付，來人係特遣，望立賜回音。案：漁洋於是年春同張文貞、陳文端、李文貞、主試禮闈。又今一統志刻本收歐陽文忠入吉安府人物。又書姚崇捕蝗事後曰：康熙辛未四月，不著漁洋之辯。

月，余從京師抵山陽，歸塗所經，蝗蝻蓋野，因取姚崇列傳，唐紀開元三年、四年事彙而刻之，云云。有寄李學士詩曰：

夢回閨闕轉淒其。通籍憑君指路岐。老女同牆三月半。酒人獨病百花時。經塗蒿目螟蝗急。返舍驚心鸚鵡遲。更向顏山取深處。致書珍重抵瓊枝。自注。時有書寄天水公。三十一年壬申。五十七歲。

是年。健庵因濰令朱敦厚事落職。書局亦撤。仍奉人辭。辭旨續進所纂書。乃避居嘉善。已又僦居郡西華山之鎮村。是年六月。宋牧仲由江西巡撫調任江蘇巡撫。沈儼劄記序。商正宋公開府吳門。賓禮授館。相與質疑問難。無有虛日。劄記有奉投江寧巡撫宋公詩二首。領句云。相門才子百僚師。使節真瞻兩道宜。自注。唐江南東道理蘇州。江南西道理洪州。公兩任恰合。案。此二詩不得其年。類記於此。又案。商



止撫吳延吳荆山士玉爲子弟師。劄記及釋地中均有與荆山札。蓋卽相見於斯時。劄記與劉紫函書頃聞吳荆山尾載儼自記卽不佞議論荆山駁之正之意只在遵集注耳。荆山與僕交情亦佳安得及此曠平真令人心折氣盡。三十二年癸酉五十八歲。

寤硯齋集超宗先生別傳。癸酉秋七月超宗劉先生卒。太原先生以詩輓之曰。老淚不能多。聲聲喚奈何。平生知己盡。萬事任蹉跎。第許孤魂及。官曾一命過。鄉邦志文獻。終古首編摩。言有盡而意無窮。後山之哭南豐。不是過矣。左近稿亦有超宗輓詩。

劄記有北闡間西溟得售詩。查初白亢寄集。起癸酉四月。盡十二月。有姜西溟至都詩二首。又有洞庭秋望圖爲同年姜西



溟題古詩中有句云今年又赴京兆試失固其常得差喜。
 與君同榜獲聯名王後雖卑吾敢恥。鮑琦亭集崑山徐尚書罷官猶領一統志
 事即家置局先生從之南歸時貴之構崑山者亦惡先生
 顧崑山雖退居其氣力尙健倦倦爲先生通接卒不倦則
 亦古人之遺也。

解春集與楚州先生牘。案楚州先生謂潛丘也。一落河書發未念切念

切。此事利在速行無可疑者。三城之人欲開澗河萬口一
 談望公力言有如望歲。入冬水涸不早從事斯無期矣。惟
 公毅然行之亦此邦之人不敢望於他人者耳。既已決於
 中不必更與人謀以見鄉先生之大有造於桑梓且使當
 事別白觀之漸得要領倚如長城臨淮之人屬耳目在此
 舉矣。此事行數世之福也。戴唐器超宗先生別傳暮年斷斷不置者郡邑兩大事一澗河

水利。澗河泄通河汎濫之水、並泄三城積潦之水、直達射陽湖、爲鹽興數邑柴米之要津。又有小澗河、當日所以設兩河者、緣黃淮汎漲、一河不能受其波決、故復開支河、以分其湍流。後勢力家因小澗河水易汲引、多置田園、遇水緩時專引注小澗河、澗河遂淤淺、積久不能行舟、而小澗河亦塞。先生特著一議、意在泄水、而不專主澗河。癸酉冬十月、中丞三韓與公議開澗河、太原先生槩括前議上之、而先生已不及見矣。未幾、與公罷去、澗河之工遂寢。淮安志、興永朝、遼東人、康熙三十一年任漕運總督。

疏證、卷八。癸酉冬、薄游西泠、聞休寧姚際恒字立方、閉戶著

書、攻僞古文、蕭山毛大可告余、此子之廖傅也、日望子來、不可不見之。介以交余、少余十一歲、出示其書、凡十卷、亦有失有得。失與梅氏、郝氏同、得則多超人意見外、喜而手自繕寫、散各條下。武林道古錄、姚際恒字立方、號首源、仁棄詞章之學、專事於經、年五十、曰、向平婚嫁畢而游五嶽、余婚嫁畢而注九經、遂屏絕人事、閱十四年而書成、名曰



九經通論。時山陽閻若璩力辨晚出古文之僞。際恒持論
 多不謀而合。若璩撰古文尚書疏證。多引其說。以自堅。而
 蕭山毛奇齡篤信古文作冤詞。與若璩詰難。奇齡故善際
 恒。以際恒之同於若璩也。則又數與爭論。際恒守所見。迄
 不爲下。際恒又著庸言錄。雜論經史理學諸子。末附古今
 僞書考。持論雖過嚴。而足以破惑學。者稱之。秋濤案。毛
 極攻潛丘。而實極服潛丘。如送潛丘序。所稱是也。其於立
 方亦然。詩話云。山兄大千爲仁和廣文。嘗曰。仁和祇一學
 者。猶是新安人。謂姚際恒也。子嘗作何氏存心堂藏書序
 以似兄。兄曰。何氏藏此有幾。不過如姚立方腹篋已耳。及
 子歸田。後作大學證文。偶言小學是寫字之學。並非少儀
 幼學之謂。不知朱子何據。竟目爲童學。且褒然造成一書。
 立方應聲荅。朱所據者白虎通也。然白虎通所記正指字
 學。誠不知朱子何故襲此二字。因略舉唐宋後稱小學者
 數處。皆歷歷不謬。坐客相顧皆茫然。則度越時賢遠矣。子
 述兄語。示立方。立方卽贈子長律二十韻云云。其推服可
 見。然則西河之於閻姚。固所心折。而必
 攻之者。則其強項之習。務與人爭名耳。
 西河與潛丘論
 尚書疏證書。昨承示尚書疏證。此不過惑前人之說。以尚
 書爲僞書耳。案此語。其於朱陸異同。則風馬不及。而忽詬

金谿及姚江，則又借端作橫枝矣。云云。秋濤案：此當是潛

西河故云爾也。時西河尚無意立異，故篇中數百言，祇爭陸王學術，絕不及古文真偽。其送潛止序作於是時，亦無一語及古文也。又送閻徵君歸淮安序，予避讎之淮安，與閻君潛

止交。暨之梁宋，復歸淮，則稍稍有言潛止君年損而學多者。於是躬詣之，與之游。及予還舊鄉，會開制科，舉天下強才有學之士，徵車四出，其在淮則潛止君首應之，予得相見於京師。觀其所著書，夥頤哉！言洋洋乎，乃不見用而罷。值司寇徐公承

命脩天下志書，聘君掌其局，多所論著。既而謝去，出所辨尙書二十五篇，挾之游錢塘。時潛止亦垂老，毛髮種種，而予則歸田有年，越七十衰矣。案：西河以二十五年丙寅歸里，是年年七十一。乃取所



爲文讀之、謂之曰、吾不知於漢北海君相去何等、若唐之孔仲遠、宋之深寧叟、則出之遠矣。亦全謝山毛檢討別傳、西河素不持士節、多仇家、乃相與共發其殺人事於官、當抵死、亡命游淮上、得交閻徵君百詩、始聞考索經史之說、多手記之。已而入施公愚山幕、始得聞講學之說。西河才素高、稍有所聞、卽能穿穴其異同、至數萬言。未幾得豫詞科、爲史官、益自尊大、無忌憚。於是自言得學統於關東之浮屠、所謂高笠先生者、而平日請教於愚山者、不復及焉。其於百詩、則力攻之、嘗與爭不勝、至奮拳欲毆之。秋濤案、謝山此傳初疑其或不實、近假得西河全集、細覆其生平事蹟、并西河自作墓志、盛唐所作西河先生傳、始知謝山之言不妄。集中前後多自相抵牾、其謂以選詩評語獲怨於王柳潭、自起、假他事訐訟、伏人道旁篡取之、將置死地、鄉人率

眾奪之還。然者移營卒屍橫地指爲所殺捕逮甚急乃出游江淮間云云事似可信然敘出游歲月則率不足據或云十餘年或云二十年又往往同此一年而或自言出游或自言里居足知其非事實矣李剛主師事西河欲爲作年譜而不果殆亦有見乎此又其四十以前未見潛正時率以賦詩填詞選制藝評傳奇爲事集中經解雖卷秩繁重實皆歸田後作自言二十餘歲時已作續詩傳道兵燹失其稿然世亦未有見者鳥名一卷仍歸田後所成託之早歲賸稿耳白鷺洲主客說詩成於愚山署中西河經解之取早出者也中多引潛正說時方與潛正訂交也則謂西河考證之學得自潛正良信又潛正初成疏證寄西河時西河貽書祇爭書中朱陸之辨而不及古文真偽是其時於壁經源流尙未一考迨剛主進以尙書非偽之說而冤詞作焉始未并詳其再與潛正書中總之西河固心折於潛正而必欲強與爭勝此其所以爲西河也又案西河詩話云琉球中山王遣使入貢於還京時福建侯官縣五縣寨巡檢胡奉至杭州爲使者買絲布什器兼覓毛初晴論釋西廂記及瀨中集詩於書林不得遂訪余云云又詞話西廂久爲人更竄余求其原本正之逐字覈實其書頗行第中尙有不能詳處如第四折內和尚們同施些云云是西河別有此等書與金聖歎爭名其亦異乎潛正已

割記有頌眉來云尊公文



起大行典試山左志喜之作、萬里輜軒使、三秋藻鏡開。文
 從東國轉、名自小山來。吐鳳曾多侶、成蹊亦有媒。爲傳余
 問訊、今的鑄顏回。淮安志、劉愈字文起、康熙壬戌進士、工部屯田司主事。清祕述聞、康熙三十二年癸酉科鄉試、山東考官行人劉愈、案紫函、頌翁皆文起之子、紫函則潛丘之女夫也。劉記又有劉行人訊至荅之一首、卽文起也。又送丘汝紹詩、亦及文起。汝紹名聞衣、康熙己卯舉人。

三十三年甲戌、五十九歲。

疏證

卷八

甲戌首春、交王復禮艸堂於錢塘、示余文廟祀典

十四議

復禮字需人、號艸堂、錢塘人。著有家禮辨定、書解證誤、三子定論、季漢五志等書。秋濤案、艸堂與毛

大可、李剛主友善、議論亦與二家相出入。釋地三續楚狂條引艸堂說。

是年七月、奉

旨、徐乾學著來京修書。徐秉義學問亦優、并著來京、而健庵

至西之秋余客梧城購大明三
道書將歸而其門人洪石秋
自潭海以書來告我曰黃子
之文多零落江南子盍歸而
求之明年夏余將淮上過閣
百詩先生出并大文盛前
墓志示我則文明事也端
拜頌誦因遂錄之

右戴名世南山集書
宣前墓志後黃石齋之
謚文明或永麻所錫子
耶 石齋在仁德堂
陽文明但謚忠烈

已先於是月十七日卒。劄記有吞聲一首、自注爲東海
公作。無復空山哭、吞聲阮步兵。時從高處見、猶似玉峯晴。
鳳詔徒霑命、鴻文已隔生。恩深楚父老、永係汝陽耕。又送

徐宮允北上詩序、公初聞

召、有遲回之意、余移書勸之曰、昔宋元豐末、程子謂司馬君
實遠臣也、不可不辭。呂晦叔世臣也、不得不出。逮南渡後、
朱子又遠臣也、宜辭。張敬夫世臣也、宜出。今先生乃世臣、
非遠臣、以兄弟蒙

恩故、且一家而兩

召、一已矣、一尙存、忍不出乎。公聞而慨然就道。於其過淮也、
送以詩。有殘年哭知己一首、讀唐書張說傳有懷一首。



儒藏

閻潛丘先生年譜

皆爲東海公作而不得其年類記於此。又送中考廉詩首句曰何處是西州羊曇醉裏游亦東海公歿後作。孝廉父秘見願譜。哭喬石林姨弟三首自注東海公薨於七月十七

日、後四日石林卒。

墓志徐尙書既歿先生居於家守土大吏及南北好事者類謬相推重而實無有爲之地者故先生卒窮老不遇。

徐果亭禹貢錐指序往予伯兄尙書奉

詔總修一統志一時博學洽聞之士盡招集邸舍其精於地志山經水注之書者則若無錫顧景范常熟黃子鴻太原閻百詩及德清胡朏明未幾伯兄歸田不幸卽世諸君子亦雲散而不復合予被

恩復起仍奉

命卒一統志之役。景范已前卒。子鴻。百詩間一來。亦先後淪沒。子潦倒京華十餘年。書今垂成。亦已皤然老矣。

劄記與戴唐器書。陸去肆兄游孔林歸。見從祀先儒缺李

延平牌位。深以爲訝。余曰。此不足訝也。遂舉其顛末告之。

案顛末見疏證卷八。且互相攷訂者三日。方寫書山左學使。令其行

文補置主。真不枉此一游。然非弟助之膽。亦堅剛不來。還

是講學問。講經濟。隨地可以及物。案清祕述聞。山東提學

山陽人。康熙甲辰進士。三十三年任。淮安府志。謙吉字大

皆。甲辰進士。授中書。出參撫遠大將軍署。入補刑部主事。

出爲思南府知府。膺卓異。升山東提學僉事。期滿乞歸。構

一簣園。吟咏其中。陸志謹字去肆。山陽人。福建提學求可

子。居鄉有行誼。捐貲置聖廟先賢神主。脩敬一亭。尊經閣。

費累千金。案書中所云。山左學使。雖未表著其名。然以諸

書參互考之。必謙吉任中事無疑。去肆東游殆卽主於

謙吉也。不知確在何時。故記之。謙吉初擢學道之年。

三十四年乙亥六十歲。

南雷黃氏哀詞序略云、康熙乙亥秋九月甲戌望日方晡、叩門聲甚急、啟視、乃吾梨洲黃先生凶問也、不覺失聲。越明日乙亥晨興、走哭於城南戴氏。蓋余聞先生名也久而知先生愛慕我、有爲我序所著書、評納我門牆、實自戴氏兄弟曾、晟始。夫由賜也見我、故哭諸賜氏禮也。且召及門顧子諤、諤字在瞻、山陽人、拔貢、官內江知縣。楊子開沅、開沅字用九、號禹江、山陽人、康熙癸未進士、翰林編修、著有景姚堂集。會哭。俄而二子至。先生位南向、余號慟曰、已矣、吾不獲親及先生之門矣、奈何。顧子曰、昔聶雙江欲師事王文成而未逮、文成薨後、始因門人錢緒山爲介、執弟子禮、子獨不可援此例乎。況先師實許子、二戴子在旁



知狀。余曰：然。遂移先生位東向，余北面，以四子爲相禮。將下拜，二戴子止曰：「禮，弟子見師，贄。子不可以無贄。」顧子今南游，且經紀先師喪，吾徒各有奠附以往，請以侑此奠者，文以當贄。於是拜，拜而相嚮哭。越十日甲申，乃執筆洒淚爲文，以告於大徵君梨翁夫子之靈云云。

生日展期啟，今下元節前一日爲余六十，仰述先事，亦展一年。刊布此箋，以告姻友。有壽子仁二十韻，有送沈敬存還鹽漬詩，結句曰：「須臾丙子歲，六翮養應長。」

寤硯齋集，乙亥秋，有潛丘先生書來苦相勸勉，兼以月泉吟社見示詩。

三十五年丙子，六十一歲。

疏證

卷五

丙子夏馮山公寄余書云、亾者猶表其閭、況存

者乎。亾存俱指位言、非身也。請證以晉語。叔向賀韓宣子貧、宣子拜曰、起也將亾、賴子存之。亾、上文欒懷子亾於楚之亾、注、亾、奔也。是解取善、喜而亟錄之。

釋地餘論辨吳越廣陵曲江云、大抵讀古者須考作之時日、談地者須考代有沿革、方克決其所由然。余實因讀班氏自注、發寤於中、以告吾友黃俞邵、俞邵從與、宜立艸一說以曉學者。忽忽十有三年、病嬾未就。茲又因竹垞校類與越閩書辨僅得其半、故特爲補之、并爲正之云爾。案、潛

晤俞邵在甲子年、則後十有三年當爲丙子也。竹垞文類

刻於壬戌、計潛正已早見之、至是始下辨耳。越閩卽江閩。

割記讀唐器駕湖憶曲、蓋興起於義山歸來已不見、錦瑟



長於人句也。調之錦瑟爲身可抱眠。夜深何用怨相捐。鴛湖波路春來闊。已上忘歸范蠡船。自注鴛鴦湖側有范蠡湖。案寤硯齋集鴛湖憶曲作於丙子夏日。

行述自六十以後時訪友數百里內往來蘇杭輕舟載書冊酒茗徜徉湖山煙水間衣冠洒落見者以爲霞外人竹垞及毛檢討大可兩先生則時時過從商確學問事蓋取多云。

三十六年丁丑六十二歲。

有將過江展司寇徐公墓先寄一首。案健庵以乙亥十一月葬。詩領句云素車曾未至宿草益興哀。以宿草之義推之知當在此年。又鄰笛一首今日山陽路潛移到玉峯。



一聲鄰笛發、萬淚滴芙蓉。絲繡勝金鑄、龍塋媿馬封。誰云

老賓客、失意欲他從。則展墓後作也。

又贈洞聞詩曰、買絲會繡、合肥像、沽酒惟

澆司寇墳。誰知客散秋風裏、留得空門一洞聞。不得其年、附記於此。

言有二月十六日渡江

三作一首、後二句云、昨宵有夢蓬瀛上、已占春風第一名。爲

長君詠應禮部試發也。

六月、爲武進臧玉林作經義雜記序、略曰、毘陵臧玉林先

生、隱德君子也、深明兩漢之學、既通聲音詁訓、又雅擅二

劉、楊子雲之長、撰經義雜記、皆有關經學大事、餘則推性

善、戒情逸、辨譌謬、補遺脫、一字一句、靡不精確、洵可爲首

出之士矣。

常州府志、臧琳字玉林、武進人。康熙間補縣學

主、著經義雜記三十卷、尙書集解一百二十卷、穆案、玉林元孫庸字在東、學於盧抱經學士、嘉慶間學者也。道光丙

午夏門人趙祿係書來云、玉林先生尙書集解更經在東
補綴手錄定本、高二尺許、約二百萬言、今尙存其家、惜無
能刻之者。其七世孫熙、今設帳祿係家、擬借其書錄之。穆
復書趣鈔數卷來、未知其能慰我寤思否也。九月二十六
日。越年春、祿係以公車至京、錄其自序見示。序曰、琳不
揣固陋、手自撰輯、上探伏孔、馬遷之奧、中採許、馬、鄭、王、之
詣、下逮唐宋、元、明之說、莫不條分縷析、依經附注、擷其精
英、棄其瑕疵、閒下己意、亦不數見。蓋以前人之義已備、故
一己之說不贅。惟文字異同之間、有係聖經匪淺、而自唐
儒陸、孔以來、多所依違、鮮能折衷。琳少學詁訓、頗解於斯、
凡有可據、隨爲條證、欲少求益於前人所不得之外、非忘其
大者遠者、而議其小者近者也。據穎達正義之本、倣何晏
論語之注、別以姓名題爲集解三易其藁、廿年而成。爲卷
凡一百有二十、附以姓名、題爲集解三易其藁、廿年而成。爲卷
有望於後之君子焉。康熙四十四年
太歲乙酉仲冬月、武進臧琳謹序。

復申困學紀聞箋後序、歲丁丑、大人閒游江陰、從一故家
得斷爛鈔本以歸、較多二十餘條、其詞簡而義精、非尙書
萬萬不能爲也。



劄記有與趙秋谷宮贊書云王申夏遇馮三兄於玉峯馮

行賢字補之一名景賢又稱馮咎號圃芝常熟人馮班定

遠之子也劄記題堯峯文鈔有與圃芝戲論鈍翁詩句事

在戊午己未間以語傷謔虐故不采時查初自勸首問訊

酬集崑山一名玉峯周圍二里許似桑扈而成者

先生起居知文酒自適不復以世務縈懷竊以天之成就

我公之高者至矣他何足云兒子此番又得而復失有辜

恩門聞開中書一例姑聽其就試亦不知終局何如也頃

至白下有傳誦天上白雲如逝水艸間黃蝶似秋花之句

豈不使新城失色侍郎卻步耶是年有贈曹子清侍郎

四律首章第四句云世職少司空結句云我游當首夏正

自注謂父執杜于皇二丈三章首二句曰亭名志孝思取賞杜陵詩

流第一人自注謂阿咸狀元第六句云延年但遜身自注

漢杜延年為御史大夫以父會居此官不敢當舊位坐臥

皆易其處案子清名寅號蒞軒漢軍籍世傳棟亭十二種

卽子清所刻也。父名璽，字完璧，康熙十七年以工部侍郎典江寧織造，越三十餘年而子清繼之，故有世職少司空之句。子清初典蘇州織造，於庚午四月蒞任，至壬申十一月移鎮江寧，詳尤展成司農曹公虎正生祠記。此四詩知必在江寧者，以次章第六句自注推知之也。又展成曹太夫人壽序曰：「當司空在金陵，嘗築棟亭，今農部於姑蘇作懷棟堂以志慕。若投詩在蘇州，不當有亭名志孝思之句矣。而潛正與趙秋谷書有頃至白下之語，以復申考授中書之年推之，知當在丁丑，則此詩亦當屬丁丑作。來游在四月，故復申中書之試，尚不知終局何如，而三章已有阿威狀元之賀也。所感當謂子清弟致祥，漢軍狀元，不知是何軒轅時，解賦，泥金之信，知必在此年會試後耳。竹垞有科日要，以四月棟亭賦，西河有棟亭詩，據次章潛正自注，棟亭記，展成有詩，而今變雅堂本執之矣。荔軒少學詩於則茶邨，亦當有詩，而刻其詩文集，事見施璵隨邨集四君吟。施愚山愚山歿，爲刻其詩文，集事見施璵隨邨集四君吟。過展成，揖青亭水哉軒小飲，展成昔有詩，剖記與戴唐器書，明日有人招弟肩輿三十里往看柳浦灣梅花，因思老愛青春，貧愛酒，尋花只當作生涯，父執余澹心佳句，今人能到乎。陳壽祺閩文苑傳，余懷字澹心，一字無懷，號曼翁，又號曼持老人，莆田人居江寧。懷生明季，才情綺麗，詞多。



棲婉。晚隱居吳門、徜徉支硎、靈巖間。年八十餘歿。長洲沈
何執之云、嵐得人呼魚肚白、夜臺同看黨人碑。魚肚白者、
金陵市語、菜名也。懷與杜濬、白
夢蘊齊名、故云。有味外軒稿。

寤硯齋集、康熙丁丑春夏之交、太原徵君閻百詩先生兩
至吳門、獲觀汪氏武曹所藏太僕手批史記、皆恩恩不及
終卷、僅錄其例意五十三條、爲向來諸集所未收者、以歸
示同學二三子。詩集有讀觀海集呈太原先生五言古詩。
行述、三十四年壽六十、府君以先祖考六十時祖妣服未
除、不稱觴、故亦展一年。適不孝詠授內閣中書舍人、自都
門抵里、捧同年姜編修西溟壽序、偕諸弟子姪拜堂下。府
君曰、汝等知吾今日之樂乎。皆頓首曰、大人周甲之年、康
彊充腴、大慶無窮。府君曰、非也、吾讀書五十餘年、喜今日

纔得一貫字耳。

案生日展期當爲三十五年而此有姜編修西溟之稱西溟以丁丑成進士殷試

一甲三名授職編修則爲三十六年又以與趙秋谷書得

而復失及開中書例云云皆以屬之丁丑爲合然則行述

適字亦大略言之不定指乙亥之後一年也惟復申時未

成進士西溟又以癸酉始舉京兆何以有同年之稱當緣

西溟成進士之歲復申亦考授中書故耳然則歸里稱觴之樂當屬之三十六年更無疑也。

山陽詩徵載劉紫函酬閻復申詩云惟我不如意許君相

對吟君今越千里好夢何由尋紅藥翻階色碧梧留院陰

欣傳看小鳳未集玉山岑自注將就中書之試。

三十七年戊寅六十三歲。

是年孺人張氏卒。行述三十七年先妣卒盡傷至今。

割記有題窈窕居四首。

第三首自注詠將爲其母乞銘長安。

又有讀元微

之遣悲懷詩題後二首。



儒藏

閻潛丘先生年譜

夏刻困學紀聞箋。復申序云、詠端憂多暇、請鳩工授梓、大
人復自砭砭者彌月、乃手之、而喜曰、續古人之慧命、啟來
學之博聞、其在斯乎。云云。戊寅六月望日。

墓志、執信早識先生都下、後過淮、屢主先生家、引與談議、

許爲忘年交。

案、秋谷鼓樵集有寄朱竹垞檢討村居一首、竹垞和詩編在此年戊寅、而鼓樵集末歸次

淮安呈閻百詩題下自注云、去秋下榻其家、必系此年事、無疑也。

有荅吳亦韓一絕、老愛青春任杖藜、卻嫌委巷入深泥。君

家雪色壁如舊、醉罷還能滿壁題。趙秋谷評曰、黃山谷見

東坡和陶飲酒詩、讀至前山正可數、後騎且勿驅、曰、此老

未死。今日讀閻徵君此絕句、曰、百詩不衰。

案、此詩不得其年、以秋谷評語

推之、或卽在過淮下榻之年也。亦韓名愈、山陽人、拔貢生、官鄆縣教諭。割記鄆人之子條引亦韓語、又有過亦韓

詩曰、隔溪定過板橋西、相似柴門只覺迷。不是君家
人識得、誰能曳杖入深泥。與此絕句語意互相發。

剗記題潘孟升詩集、錢氏有學集有秋日曝書得鶴江生
詩卷題贈四十四韻、注云、生名高、金壇人。初不知何姓字、

已而知爲潘孟升。戊寅殘臘過毘陵徐學人家、學人曰、吾

舅氏也。南邨詩集雖刊未印、余勸其廣爲流通。越明年春

卯、回舟得二部。行至界首、爲波臣所攫取。復索、又得二部、

以一歸寤硯齋。

茶餘客話、戴晦夫
寤硯齋在西長街。

一卽此本。學人名永宣、

行四、是秋登賢書、世其先中丞之家、殊可喜云。

學人康熙
庚辰進士、

有茶坪詩稿。

國朝名家小傳、茶坪成進士、策名已及、而
意不欲出、曰、吾讀書更十年而後仕未晚。

剗記又有新

先輩錢四亮功、徐四學人見過詩、首句云、雪中來二妙。結

句云、忽爾搖鞭去看花醉。

帝鄉、蓋學人公車入都、

過淮上、借亮功來謁也。查初白壬午年有旅壁見錢亮功、
徐學人倡和詩、戲次其韵之作、亦徐錢會試同行之證。不

得其年附記於此。亮功名名世。武進人。康熙癸未進士。

有戊寅冬游宏濟寺題宋

荔裳先生詩後一首。宏濟寺僧言杜二丈于皇漢土未葬

感賦一首。

案于皇有宏濟寺尋蒲庵詩首句云幾度維揚訪老僧疑惜工所謂宏濟寺僧即蒲庵也。八方

苞茶邨墓表先生在金陵與先君子善。客維揚則主蔣前民。丁卯春攜襆被叩門語先君子曰吾老矣將一視前民

歸而寓室蔣山之陽死即葬焉。是日渡江數月竟死維揚。喪歸寄長干僧舍一二故人謀卜兆子世濟曰吾有親而

以葬事辱二三君子是謂我非人也。無何世濟又卒。又數年長沙陳公滄洲來守金陵謂先生其鄉人之能立名義

者為買小丘蔣山北梅花村葬以康熙丙戌年二月十六日。案前民名易。

有贈王慈義一

首。

慈義名易江都貢生著有懷孟堂集。秋谷有慈義墓志。秋濤案慈義曾脩揚州府志。剏記有一條云江西之

名有三。今揚州亦名江西。他日以語王慈義入其府志中。又一條云客有遺余以揚州府志者當即慈義也。

有荔軒司農屬過蘇州訪織造李君賦贈一首。

案詩首二句曰片帆

乍到石頭城。又見閶門瓦欲流。則在荔軒移駐江寧之後。清正自壬申後惟此年冬有泊舟胥門訪顧俠君之事。意



儲藏

卽由金陵而來、故贈詩中有採梅詠雪之句也。

九月、宋牧仲爲作四書釋地序。

序會以公事將于役海埔、蓬窗小暇、乃弁數語卷端

還之。戊寅九月既望。

案釋地初刻無年月、據西河書當

刻於丙子、商止此序乃補作也。

秋濤案、竹垞與潛立書

論茅閣門事、謂承寄四書釋地、當在釋地初刻之年、毛大可亦有書。

顧嗣立孟子生卒年

月考序、百詩徵君戊寅冬泊舟胥門、訪余秀野艸堂、出一

編相示、云云。

序作於己卯四月、進士、官庶吉士、江南通志稱所居秀野艸堂

嗣立字使君、康熙壬辰

四方名士觴詠無虛日、風流文采照映一時。汪沅槐塘詩話、顧俠君嗣立入都、寓宣武門三忠祠內、小屋數椽、繞

屋花木扶疏可愛、因屬查查浦嗣瑗顏之曰、小秀野、自題二絕句、一時名流和者甚眾、云云。案三忠祠、明崇禎中奉

勅建、以祀遼東殉難之張銓、高邦佐、何廷魁三公、皆山西人也。吾鄉之官京師者、實典守之。穆嘗舉俠君此事屬壽

陽、向書補題小秀野三字、懸之祠偏老屋、以備鄉邦掌故云。又案疏證卷六下、吳松江、余嘗相其地形云云。卷八

聞歸熙甫有疑古文稿藏於家、余三至其家購訪之、卒不出。割記宋中丞壽序、崑山有南禪寺、爲周文襄所棲止。余

屢經過之、信言文襄當年屏驛從、自攝耆頭就廚下羹、每南面坐、旁立者一吏一卒、是以兒童白叟及婦女皆得至前、刺刺作吳語、故利病纖悉畢達、云云、皆此數年中事也。

三十八年己卯六十四歲。

聖祖三巡江浙奉

慈聖以行、諭云、朕眷念東南民生風俗、特行巡省、兼以黃淮爲患、親閱河工、比循歷堤堰、詳加相度、以疏導修築之法、指授河臣、刻期興作。劄記有恭呈

御覽詩八首。

案詩有云生日、唐名節者、三月十八日恭逢萬壽聖節、駐蹕蘇州、合郡士庶進頌壽詩、

上萬年之觴也。

云體仁閣下試、荏苒廿年餘者、自己未召試鴻博至此、凡二十一年也。云堯水仍堯治、無煩

伯禹功、但勤閱視外、盡入睿謀中者、卽

聖諭所謂

以疏導修築之法、指授河臣、刻期興作也。以奉

慈

聖同行、故第四首云、九龍浴聖日、二氣合神時。又云、常作月墀舞、聞韶共鳳儀也。第八首云、可知巡守典、原具翕河



儒藏

閻潛丘先生年譜

章。明此行爲親閱河工而來，與首章河平漢紀年相應爲章法也。

山陽詩徵康熙三十八年

皇上南巡視河。二月旣望、

駕幸淮安府城、道經山陽縣儒學櫺星門、

聖躬拱立、逮過乃坐。縣人叩聞衣有詩紀之。

疏證卷八、山陽縣學新成、鑄豆

放失、如式更製。余謂當循元制、鑄豆各以十云云。

是年、有題壁詩曰、枯木寒巖不見花、非僧非俗道人家。行年六十又加四、尙想桑榆變彩霞。又己卯年謝張寶應詩云、假公畫舫二千里、臘底春初足五旬。載得高人并名藥、入門一笑未爲貧。

張山來友聲新集載潛正尺牘曰、歸舟竭五日之力、始得



儒藏

閻潛丘先生年譜

盡讀所賜佳刻種種、歎爲望洋、而於尊公老先生雲谷臥
 餘尤覺心折、真說部書中第一書。惟王伯厚困學紀聞可
 相伯仲、非程大昌演繁露比也。來拙著毛朱詩說十數葉、
 與臥餘詩非孔門舊本之說不謀而合、幸亟梓入乙集中。
 案、詩說爲昭代叢書乙集之第一種。山來自序云、是編經
 始於戊寅之冬、告成於庚辰之夏。以潛正行蹤推之、此札
 當寄於己卯春間。由吳門反棹之後、歸塗經揚州。山來以
 新刻相贈、故有歸舟云云也。山來名潮、歙縣人、流寓揚州。
 又案、詩說各條本疏證之、第八十篇、因書序而類及於
 詩序、非別有一書也。茲以徇山來之請、抽出之耳、亦可謂
 畫蛇添足矣。

釋地、吾友胡朏明北上過吾家、陶陶者三永夕。禹貢錐
 指略例、己卯余復入

帝城、謁大司馬吉水李公。秋濤案、東樵與潛正始晤卽在京
 邸、後復同寓洞庭、均無潛正家居、

東樵北上之事。諱以略例云云、必己卯年事無疑也。上穆案、李公名振裕、字維饒、康熙庚戌進士、官至戶部尚書。漢學師承記、謂康熙己卯、因再從姪會恩、官京師、乃復游日下、禮部尚書李振裕、侍講學士查昇、皆以爲當代儒宗。未幾、以老病歸。昇供奉內廷、暇日以禹貢錐指進呈。三月上覽而嘉之、問年籍、對曰、浙江人、六十餘歲、禮部侍郎胡會恩之叔也。案、會恩字孟綸、康熙丙辰進士、官至刑部侍郎。

秋谷鼓枻集有歸次淮安值端午觀龍舟呈閻百詩、詩、五千里外轉萍蹤、重倚通明滿院松。人向日南懷霰雪、路移天北駭魚龍。詩囊略遣裝增重、歸興偏教酒讓濃。簫鼓聲中渡河去、相思獨上岱東峯。

李恕谷年譜、己卯

當在夏間。

至淮安訪閻百詩論學。又庚辰寄

毛河右書曰、自客歲拜別、畱丈過淮上、晤閻潛止、因論及古文尚書。堪曰、毛先生有新著、潛止大驚、索閱、示之。潛止



且閱且顧其子曰、此書乃專難我耶。塏曰、求先生終定之。
潛止強笑曰、我自言我是耳。已而再面析他書甚夥、毫不
及尙書事、想已屈服矣。 劄記題古文尙書冤詞、孔穿曰
謂臧三耳甚難而實非、謂兩耳甚易而實是。人將從難而
非者乎、抑將從易而是者乎。余則反其詞曰、僞古文尙書
甚難而實是、不僞古文尙書甚易而實非。人將從易而非
者乎、抑將從難而是者乎。此余所以不復與毛氏辯、而但
付之閔默爾。又曰、何休好公羊學、著公羊墨守、左氏膏肓、
穀梁廢疾。康成乃發墨守、鍼膏肓、起廢疾。休見而歎曰、康
成入吾室、操吾戈以伐我乎。余謂此自是學海、遠遜經神、
故云爾。若在今日、豈其然。案、全謝山謂西河得交聞微君、始聞考索經史之說、卽潛止引

何劭公語、亦可微會。

毛西河寄潛正古文尚書冤詞書、

案此書當即附李塉

寄至所謂毛先略曰、接讀四書釋地一編、又經三年、淮上生新著是也。

去此不遠、而郵寄甚艱。近蠡吾李塉胸有疑義、越三千里來證所學、乃以寓居桐鄉之故、與桐之錢氏作古文尚書真偽之辨、列主客來問。某向亦不愜偽古文一說、宋人誕妄取叵信。及惠教所著古文尚書疏證後、始怏怏謂此事經讀書人道過、或不應謬、遂置不復理。今就兩家重爲考訂、知古文尚書自漢武時出孔壁後、凡內府藏弄與民間授受相繼不絕、且歷新都篡弑、永嘉變亂、亦並無有遺失散亡之事。而梅賾在晉所上者、又但是孔傳、并非古文經文、其在隋書經籍志開載甚明、外此則又無他書可爲藉



口、則其底裏瞭然、何得有假。因就彼所辨、而斷以平日所考證、作古文尙書定論四卷、其中微及潛丘并敝鄉姚立方所著攻古文者、兼相質難。以爲學無兩可、苟或所見不謬、卽當力持其說。雖自揣生平所學百不如潛丘、且相於數十年、誠不忍以言論抵牾、啟參差之端。祇謂聖經是非、所繫極大、非可以人情嫌畏、謬爲遜讓。況潛丘之學萬萬勝余、亦不敢謂能勝六經。有學識人定無我見、一聞真是、便當自舍其所非。然研經好學如立方者、亦復墨守不下、曰、各行所知、則生董真樹生矣。因削去定論名色、改名冤詞、且增四卷爲八卷、再加考訂。不曰釋冤、而曰冤詞、以不敢釋也。吾第列其冤而世釋之、釋不在我也。世不肯釋冤、

而必欲冤之、冤亦不在我也。如此則可以告無罪矣。竊謂潛正所學何處不見、原不藉毀經以爲能事。且胸藏該博、必有論辨所未及、考據所未備、以廣我庫隘。冤詞無定、潛正定之、何如何如。四庫書提要、古文尚書冤詞八卷、毛奇齡撰。奇齡淹貫羣書、而好爲駁辨、以求勝。凡他人所已言者、必力反其詞。古文尚書自吳棫、朱子以來、皆疑其僞。及閻若璩作古文尚書疏證、奇齡又力辨以爲真。知孔安國傳中有安國以後地名、必不可掩。於是別遁其詞、摭隋書經籍志之文、以爲梅賾所上者、乃孔傳、而非古文尚書。其古文尚書本傳習人間、而賈、馬諸儒未之見。考隋書經籍志云、晉世祕府存有古文尚書經文、今無有傳者。及永



嘉之亂、歐陽大小夏侯尙書並亡。至東晉、豫章內史梅賾始得安國之傳奏之。其敘述偶未分明、故爲奇齡所假借。然隋志作於尙書正義之後、其時古文方盛行、而云無有傳者、知東晉古文非指今本。且先云古文不傳、而後云始得安國之傳、知今本古文與安國傳俱出、非卽東晉之古文。奇齡安得離析其文、以就已說乎。至若璩所引馬融書序云、逸十六篇、絕無師說。又引鄭元所注十六篇之名、爲舜典、汨作、九共、大禹謨、益稷、五子之歌、允征、湯誥、咸有一德、典寶、伊訓、肆命、原命、武成、旅獒、四命、明與古文二十五篇、截然不同。奇齡不以今本不合馬、鄭爲僞作古文之徵、反以馬、鄭不合今本爲未見古文之徵、亦頗巧於顛倒。然

考僞孔傳序未及獻者乃其傳若其經則史云安國獻之故藝文志著錄賈逵嘗校理祕書不應不見又司馬遷爲安國弟子劉歆嘗校七略班固亦爲蘭臺令史典校藝文而遷史記儒林傳云孔氏有古文尙書安國以今文讀之逸書得多十餘篇歆移太常博士書稱魯恭王壞孔子宅得古文於壞壁之中逸書十六篇班固漢書藝文志亦稱以考二十九篇得多十六篇則孔壁古文有十六篇無二十五篇鑿鑿顯證安得以晉人所上之古文合之孔壁歟且奇齡所藉口者不過以隋志稱馬鄭所注二十九篇乃杜林西州古文非孔壁古文不知杜林所傳實孔氏之本故馬鄭等去其無師說者十六篇正得二十九篇經典釋



文所引尚可覆驗。徒以脩隋志時、梅賾之書已行、故志據後出僞本、謂其不盡孔氏之書。奇齡舍史記、漢書不據而據唐人之誤說、豈長孫無忌等所見反確於司馬遷、班固、劉歆乎。至杜預、韋昭所引逸書、今見於古文者、萬萬無可置辯。則附會史記、漢書之文、謂不立學官者、卽謂逸書。不知預注左傳皆云文見尙書某篇、而逸書則皆無篇名。使預果見古文、何不云逸書某某篇耶。且趙岐注孟子、郭璞注爾雅、亦多稱尙書逸篇。其中見於古文者、不得以不立學官假借矣。至孟子欲常常而見之、故源源而來、不及貢、以政接於有庠、岐注曰、此常常以下皆尙書逸篇之詞。爾雅、釗、明也。璞注曰、逸書、釗我周王。核之古文、絕無此語、亦

將以不立學官故謂之逸耶。又岐注九男二女稱逸書有舜典之書、亡失其文。孟子諸所言舜事皆堯典及逸書所載。使逸書果指古文則古文有舜典何以岐稱亡失其文耶。此尤舞文愈工而罅漏彌甚者矣。證驗多端非一手所能終掩。近惠棟、王懋竑等續加考證其說益明本不足再煩較論。惟奇齡才辨足以移人又以衛經爲詞託名甚正使置而不錄恐人反疑其說之有憑故輒論其大旨俾知其說不過如此庶將來可以互考焉。

劄記今年中秋後三日大中丞宋公以賑荒舟過淮案牧

喬無功孝廉跋黃石齋手札墨蹟康熙己卯秋予承

旨賑飢淮揚宿留寶應

國史宋犖傳康熙三十八年

七月疏報蘇松所屬沿海地因六月朔遇颶風驟雨潮水泛濫田舍被淹又疏報江寧府屬之六合上元句容松江



府屬之上海、鎮江府屬之丹徒。七月內，山水陡發，秋禾俱淹。請照例蠲免，并動支貯穀賑恤飢民。又疏報淮、揚、徐、三屬二十州縣及三衛濱河之地，值秋雨連縣，黃淮交漲，田地皆沈水底。其被災十分田畝，額賦請破格全蠲，并移江寧倉米十萬石，鎮江截留漕米九萬五千餘石，鳳陽倉麥六萬六千餘石，散賑並得旨允行。案先生作宋中丞壽序有云：請蠲請賑，疏數十上，不惜官爵身家，與民延旦夕命，甚至移節維揚，窮鄉沮洳，扁舟往返，若人人有巡撫之臨其室，摩其頂者。余以病未謁，公手唐百家詩選，皆是年賑荒之實跡也。

全本授謁者曰：子爲我致百詩作一序，以賀余之遭。彼序固有言：珍此以俟，俟焉果得矣。命竟未達，豈委之於草莽乎？抑謂我老耄而舍我也。

有示兒詠并孫學翼學林四絕句，第一首云：報道明年租盡捐。

聖恩如海復如天，亦當系此年作。

有讀陳書、讀金石錄五言律詩二首、後有自注曰、余老矣、不復能彊記、仰思古人得二人焉、各繫以詩。寤硯齋詩、已卯年、有記徵君先生麗華、易安二首、後七絕二首。

題老蘇集、楊用九自吳門歸、以余好收書、於時下刻本尤易致也、購以餽余。其籤題不曰老蘇全集、而曰蘇老泉先生集、是父冒子號矣。蓋蘇氏先塋有老人泉子、瞻取以自號、不知何年譌以稱老蘇。一辨於葉石林、再辨於焦弱侯。以家藏子瞻墨蹟有東坡居士老泉山人圖書、證尤妙。此尙不曉、何以刊爲。題變雅堂集、變雅堂集刻原未全、故此止二本、無卷數。嘗思安得有青蚨十五千、遠寄其家三郎武功、屬繕寫詩第一次及雜文、并制舉義亦不遺、作一



信藏

副本以流通天壤間。忽忽已十餘年、美志不遂、良可痛惜。
閱此正值其婿葉藩桐初至、以雨阻未晤。桐初、于皇女夫也。康熙
己卯十月八日也、潛丘老人題、年六十有四。
除夕題潘孟升詩集。

行述、困學紀聞二十卷、因浚儀之舊而駁正箋釋推廣之、
年六十四書成。案、紀聞書首摹深寧手書題詞、有復申
跋曰、右三十八字乃尙書親筆、常熟毛黼季辰以視徵君、
且曰、蓋摹勒諸卷首。徵君欣然如其請。蓋徵君曾兩遣人
至鄞縣訪其裔孫、求行狀、墓銘、神道碑、以補宋史列傳之
略、不可得。又欲續其遺像、亦不可得。今存其手蹟、猶前志
也。閻詠臨并記。謝山宋王尙書畫像記、同學葛君巽亭爲
余言、榆莢邨王氏有先生像、亟喜往請而

觀之、須眉惆悵、端居不樂、其當杜門謝客之際乎。惜不令百詩見之也。

三十九年庚辰、六十五歲。

題老蘇集、越明年庚辰首春、戴唐器書來、憶東坡得鍾山泉公書、寄詩爲謝云、寶公骨冷喚不聞、卻有老泉來喚人。果老蘇號老泉、坡敢於僧泉公者稱曰老泉乎。眞解頤新語、惜不令焦文端聞之也。

困學紀聞箋、王子夏、讀唐司業李元瓘上言、明經所習務在出身、咸以禮記文少、人皆競讀。禮記在唐試士爲大經、何以文反少。曾徧問之人不得、質諸書末由、畜疑義者二十九載。今八月朔、晨起讀唐書選舉志、云禮記、春秋左氏傳爲大經、詩、周禮、儀禮爲中經、易、尚書、春秋公羊傳、穀梁



傳爲小經。通二經者大經、小經各一。若中經二。通三經者大經、中經、小經各一。通五經者大經皆通。餘經各一。不覺洞然曰：唐制通五經，固讀大經，卽凡通二經、三經亦必讀一大經。禮記大經，僅九萬餘字。左氏傳一十九萬餘字。誰冑舍九萬餘字之經而誦習十九萬餘字者乎？參以同時楊瑒奏：今之明經習左氏者，十無二三，正合所謂禮記文少者，特較少於左氏傳耳。爲之快絕。

劄記有兩宿寤硯齋五言律詩二首。

寤硯齋集，庚辰年

有潛丘先生見過留宿寤硯齋詩。

潛丘詩次章首二句曰：四十強而仕，如君不仕

奇。案唐器題劉蒿蕃小照曰：甲寅歲，余年十六。則是年年四十有二也。

有重五日陪閣學張公泛舟蕭家湖，因易名曰學士湖，卽

同用李白句作起古詩。玄寤硯齋集庚辰年有和學士湖

詩亦用太白句作起。割記又有題張閣學樸園圖卷稱曰

端字子大河南磁州人康熙丙辰進士三十六年以禮部侍郎任淮山肄雅作內閣學士與割記合蕭家湖淮安志

不載穆詢之韋竹坪機部云在淮郡城外西北約里許又

韓文懿有懷堂集有樸園詩八首序曰淦陽先生視余樸

園圖且自爲記蓋經始自乃祖司馬公以來所謂基之鑿

之而先生乃架之位置曲折俱絕俗乃酷盡樸之趣云云

案此卽潛正所題樸園圖卷也

有贈張石虹太史五首。石虹名希良黃安人康熙乙丑進士末章云他年撰

年譜記取在庚辰又雨中簡石虹太史五首末章云且喫

此閒飯細和河復詩自注東坡聞黃河復故流亦在庚辰

歲河復詩則熙寧十年徐州作也。案清祕述聞石虹屢持

鴻臚寺少卿任浙江學政至四十二年文志鯨始接任然

則此十詩皆先生客杭州時所作故有越病感於今之句



儒藏

閻潛丘先生年譜

又云、蒲觴邀共泛。又云、五月倏如秋。推知客杭在此年之夏也。五贈起三句云、地老天荒日、虞翻得一人。雨中重簡結句云、自言讀疏證三復不能休。其結契之篤如此、可謂生平第一知己矣。

寤硯齋集庚辰年又有閻大復申召同毛十姬璜飲依綠

園觀荷、用蘇子美韻。

姬漢名遠宗、西河嗣子也、康熙庚午舉人。

八月、門人耶回為刻釋地續。

宋牧仲序云、刻是編者故人耶回邇求、年少好學、從百

詩游、講求經義。庚辰秋八月。

詞科掌錄、山陽耶回邇求

侍講曙戒先生之子、署江蘇巡撫滿洲顧公所薦。年近七十、試卷塗抹過多、為考官所糾、置劣等。歸以詩自娛。有才

子曰、謹曰、柱。柱已未庶常、刻其詠物詩數十篇。割記題

耶珠巖吟卷詩、其二起句曰、從兄年長七、腹笥富便便。自注、謂邇求。又其一下注、新更名曰兆元、請余字之。字曰期

一。案、淮安志文苑

傳、珠巖名起兆。

四十年辛巳、六十六歲。

割記跋春郊送別圖、商志先生示我以春郊送別圖卷、不

獨新城司寇詩爲擅場

案漁洋以三十七年升刑部尚書

抑且可謂人人

握靈蛇之珠抱荆山之玉矣。豈選而後作或文生於情自

遠勝一切酬應塗雅者邪。爲喜而弁數語於首。太原潛止

弟閻某距癸酉二月已九易春秋矣。

有祝王撫齋淮揚副使四首。

淮安志分巡淮揚海道王謙康熙三十九年任案謙永平

人丁未進士第一章結云見說生申是陽月梅花待雪綻階除自注大雪前一日第四章領句云鳳紀龍飛四十載

河平應許在斯年

有贈趙漁玉兼簡范用賓二首題趙漁玉暫

游萬里艸一首送趙漁玉還錢塘二首晨起送漁玉不及

一首

漁玉名未詳杭州府志引武林耆舊續集趙璉字博

倚栖來杭貧乏自守蓋三十餘年矣案潛止贈詩有云淚

漬和九重心懸著線溫終期邀佛日長護北堂萱與蘿邨少孤之惜合漁玉或卽璉之別字也送漁玉還錢唐詩結句見說春風動王程一月天自注將陪查太史北上此查



太史蓋謂查浦非初白及荊州聲山也。知者初白於壬午十月由其子克建束鹿署中應召入京。次年乃成進士授館秩。越一年而潛正卒矣。荊州與聲山戊辰同榜。而荊州館選後供職京師未嘗南歸。故敬業堂集可見。聲山據其外孫沈廷芳所作行狀成進士選庶吉士念二親春秋高請假歸養旋丁外內憂服除除偏脩是當有由籍北上之事。然初白酒人集題詞云甲戌偈臘抵都偕家聲山僦居宣武門外云云則與潛正春風王程之語不合。惟查浦以庚辰館選假歸初白儉存集辛巳春有哭德尹子阿願詩云俞歸端為汝求師自注德尹今春請假將挈家北上而繙經集辛巳十二月十六日雪同德尹作歲杪又有示德尹詩時尚在錢唐也。次年壬午春夏遂無與德尹唱訓之作而初白亦由錢唐赴束鹿署復由束鹿至京。卷末有重陽日一畝園同德尹登高詩起句云一笑相從亦偶然勞生誰料再游燕。據知查浦已於春間北上矣。潛正贈送漁玉諸作不必一時以陪查浦北上是壬午年事。送還錢唐當在辛巳之冬故類敘之。魏昭士有趙漁玉詩序云漁玉以秦君定叟為師日講儒先之學。戴唐器有酬漁玉詩云大哉南雷學問業爭至止余亦私淑之。竊聞其大指。趙子錢唐彥一葦渡甚邇先我列門牆親炙數載矣。云云。是漁玉亦梨洲再傳弟子也。初白勸酬集有和趙漁玉范用賓落葉詩五首辛未立冬後事也。查浦名嗣瑛字

德尹、荊州名嗣
韓聲、山名昇。

是年、孫學翼歲入淮安學。淮安肆雅錄、張宗師泰交、山西人、壬戌進士、太僕寺少卿。首題有眾逐虎、次題一不言朝廷利害、邊報差除論。

四十一年壬午、六十七歲。

是年、先生游杭州。西河集寄堂客問、康熙四十一年、客集於杭州寄堂。時宛平金素公、淮安閻潛止、仁和沈昭嗣、新

安倪魯玉俱在坐。

素公名德純。昭代叢書、素公將軍志、署款稱遠左。疏證卷六上引素公語。據恕

谷年譜、則庚辰辛巳間、素公尙在京師也。昭嗣名佳、篤志伊洛之學、所居名學士園。康熙戊辰進士、安化縣知縣。魯玉名璣、嘗注庾子山集。康熙乙酉舉人、官內閣中書。客有舉顧寧人日知錄爲言者、

潛止謂錄中說中庸期之喪達乎大夫義取明、因以爲問。

次日又集寄堂。踰日又集錢湖丹井山房。時蘇州顧俠君、嘉興曹希文、仁和馮文子皆在座。

寤硯齋集。潛丘先生自武林歸。問余楚州風俗與三吳兩浙有不同者凡幾。余曰：南北異宜，奢儉異尚，是焉得盡同。惟淮俗之不可解者有二：一拜壽，有十齡卽開筵演劇，降伯氏、舅氏之尊，而偃僂罄折其庭者；一守七，四十九日內，每日治酒張樂，待客守七，呼盧謾笑，彼此爭尚，往往破家。先生爲吾黨山斗，一言九鼎，當有以喚羣蒙，挽頽波，不宜默默已也。先生曰：然，盍卽子之言序次之，以告吾之常往來者，知有所守也。

案：潛丘履客杭州，此自武林歸，不知定在何年。

十一月有賦謝王淮揚觀察十韻。

詩云：仲冬日建寅，忽傳歌鹿鳴。老賸臥牀蓐，亦



往聽韶謨。濟濟何所爲。餞送入上京。案、揭齋以三十九年
泣淮揚任。至此年壬午始值鄉試。故知餞送舉子入京之
舉必在此年。又云恭惟王夫子兩主斯文衡者。揭齋於康
熙二十九年庚午以戶部員外郎副張石虹典試浙江。三
十一年授江西提學道也。又詩云余時獨惆悵兒輩
久啟行者。復申於庚辰歲服闋後早已補官北上也。
四十二年癸未六十八歲。

劄記宋中丞犖七十壽序有云公泣任至今十有一年。又
云茲當七十初度特偕耶子回渡江往祝因撰此序以進。
漫堂年譜康熙四十
二年癸未余七十歲。

是年胡朏明詣

行在獻平成頌及所著禹貢錐指

御書耆年篤學四大字賜之。

案潛江垂老諄諄以求
御書爲言蓋有感于朏明之事。

李恕谷年譜癸未毛河右有書來曰今朏明又在吳門刻



儒藏

閻潛丘先生年譜

禹貢仍與閻百詩合夥、大暢發古文尙書之謬。以禾中朱
錫鬯家多書、欲就其家搜朱文公、趙孟頫、吳艸廬輩至明
末本朝攻古文者合刻一集、以與我冤詞相抵。其後肫明
不與事、而百詩約錫鬯攜明萬厯丁丑會試第三場焦竑
廢古文策來、幸余先期知其事、赴其寓同觀。焦竑襲吳澄
誤說、而又誤者、余因於眾中大揶揄之、百詩狼倉散去、錫
鬯亦大窘而退。案西河輕薄之口、更不足辯、引此以著潛
為友善帖、凡四巨冊。丁未正月、苗先路同年攜二冊來見
示。西河手札凡二十餘通、俱黏第二冊中。此札蓋已經馮
辰、惲鶴生輩刪其太甚、茲補錄之書首。今肫明下有到底
宵人行徑六字。冤詞相抵下有不必置可否、而是非定矣。
其意雖拙而實精。以世人肉眼明知金谿論太極勝於新
安、然孰有能祖金谿者。此書出、則冤詞自高閣也。五十
字。赴其寓同觀下有天網恢恢四字。大窘而退下又云、百
詩、錫鬯胸腹甚隘、惟肫明稍有記憶、與吾鄉吳慶百同、而

識見未開、究難彙進。譬之佛家、一支半解、不成大究竟也。然則西河本領、只是忍於毒言、如醉人使酒、人不與校、卽自命爲無敵矣。友善帖後二冊、聞尙有潛工手札、惜未之見。吳慶百、名農祥、錢唐諸生。

劄記、胡肫

明禹貢錐指謂嶺南虞舜聲跡所不及、余曾面質正云云。肫明不覺歎曰、吾書刊矣、不及追改、柰何。

寤硯齋詩、己亥冬日、萬九沙過寤硯齋、出蘭窗先蹟命題、因憶癸未夏五閏徵君以鹿園公手札屬余爲贈、今方得致成命詩有云、示余遠祖蘭窗卷、題詠俱是名人詞。失去百年不可得、芋町購之忽來歸。余告九沙勿漫喜、更有墨蹟以相貽。昔年潛工曾屬付、都督墨蹟余敢私。俟君過此代爲贈、卽今已是十七期。云云。案鹿園公九沙高祖也。全鳳陽府定遠縣人。明初從龍功臣斌之後。斌子鍾、以世襲始爲寧波衛人。鍾子武、武弟文相繼襲指揮、死王事。又四



世而爲中府都督同知、淮安總兵表、以儒將私淑新建之學、世所稱鹿園先生也。又二世而爲左府都督僉事、福建總兵、邦孚、是爲公會祖。生戶部主事泰、始喪其世職、爲寧波府鄞縣人。戶部八子並有名。公爲充宗先生斯大子。

行述、去年春、案墓志云、歲在癸未、天子南幸、過山陽。

皇上巡河至淮安城西門、今內閣學士李惺庵先生李鑑字公凱、又

字惺庵、山陽人、順治辛丑進士、己未召試、授編修、劄記有贈李公鑑明府詩。以通政使隨

駕。

上遣問、此中有學問人乎。學士以府君對。巡撫、副都御史宋公亦在側、云長於考據、取爲精核。隨傳

旨召見、以

御舟行速、不果。其時

皇四子貝勒殿下知府君、則邀相見、見則語極歡、曰、吾知東

南讀書種子僅存三人、朱檢討、胡太學及先生耳。朱、胡謂竹垞、肫明兩先生也。四月、府君命不孝詠恭呈

萬壽詩八首、

案、卽劄記恭呈御覽詩。

四書釋地一帙於

暢春園、蒙

恩見收。五月中旬、

上遣問勵編修令式、

勵廷儀字令式、號南湖、靜海屬文恪公之子。康熙庚辰翰林、官至吏部尚書、諡

文恭。語因及府君云、閭若璩學問甚優、與徐嘉炎同。不孝聞之、感激涕零、馳書報府君、府君因屬不孝曰、

皇上天章雲爛、草野布衣皆得望見。汝且勿歸、爲我老臣求之。我身若健、或當親來、未可知。九月、

大駕自口外回京、不孝至石匣口山邊跪迎河干、恭懇

御書。

上親問不孝父子姓名、履歷。行數十步、澗水湍急、龍舟飛渡、不獲再奏。十一月、

殿下乃召不孝詠、以手書諭府君曰、聞先生志求御書、盍不自來館我齋中。

皇上萬幾之暇、我得乘閒代先生請。

諭到、正值小恙、捧讀之頃、霍然起、語不孝訓懃、議略及諸孫曰、吾績學窮年、未獲一遇。春間

天子召見、吾復未及。今

賢王下招、古今曠典、乃斯文之幸也、其可勿赴。

四十三年甲申、六十九歲。



儒藏

閻潛丘先生年譜

李恕谷年譜、甲申二月、知闔百詩至京病、往視之、語以老當自重。

墓志、明年、

承上癸未言。

皇四子以書幣禮致之。先生力疾赴至都中、則相待厚甚、踰於賓友。悉索所著書、自二種尙書外、四書釋地至於三續、手校困學紀聞、古文百篇、凡八種、首付紀聞、剖氏餘將次第爲表章、而先生不起矣。

不是齋筆記、潛研堂集同。

道古堂集、晚年名動九重。

世宗在潛邸、手書延請、復至京師、呼先生而不名。身雖不顯、而道則亨也。

行述、正月登車、一月抵都、寓學士先生家。以行役之勞、體



小憊、不孝詠延同年李御史牧癡診視、李名紳、延津人、戊辰進士。旋愈。學士垂髫交好、聚首甚歡、曰、我蓄疑多端、非兄不能爲我析也。三月二十七日進府。

殿下止府君跪拜迎送、執手賜坐、日索觀所著書、每進一篇、未嘗不稱善。凡飲食、藥餌、衣服及几研、陳設諸物、罔不經心目、極其精腆。命太醫院林大文先生朝夕視、且曰、吾受益先生日正長、勿亟論著。夫

皇子至貴、人間仰之如天上、或求一望顏色而不得、或思以其技徹左右、而逡巡不敢。府君以疏遠之人、情浹意孚、開口吐奇。

王之禮賢下士、高誼驅策千古、固不待言。而府君臨老、遭逢

梁園西邸之下、又豈偶然者哉。府君北上時、不孝訓慤扶侍。四月下旬、命訓慤還曰、余身已復初、汝勿慮。又一月、忽謂不孝詠曰、吾眠食雖如常、恐不能久、柰何。不孝驚泣、諫曰、大人疾由讀書、讀書則忘疾、讀久未有不疾者。掩卷則憂疾、憂疾亦未有不疾者。今兩月坐不讀書、遂輾轉疑至此乎。詎意二十六日忽下泄、神氣頓委、謂不孝、吾夜所夢之書、皆非素見、何邪。六月初四日、友人來候榻前、談三禮義疏高下、問常熟馮定遠先生稱、讀爾雅則六經學皆通、其說何如。猶疊疊不輟、臥而復起者再。五日早、乃謂不孝曰、此地非易簣所也、吾病殆不能起。

殿下比以世子抱恙、憂心忡忡、而慰我日再至、老人心甚不

安汝可泣求移館、勿延旦暮矣。六日晨起、頓首辭、
殿下固留不可、則命以大牀爲輿、上施青紗帳、二十人舉之、
移城外十五里、如臥牀、不覺其行也。言笑自若。抵館舍日
晡時、私謂侍僮曰、吾三日內逝矣。不孝聞之、跪泣失聲。府
君曰、夫人有生必有死、何足悲。但此來
御書未得、

賢王崇禮未得報稱。汝當謹銜吾訓、服任遂功、并歸語諸子
若孫、皆志吾志。七日、泄瀉不止、執不孝手命曰、吾一生著
書九種、已刻者四書釋地、四書釋地續、孟子生卒年月考、
未刻者重校困學紀聞、四書釋地又續、朱子尙書古文疑
卷西堂古文百篇、未成者尙書古文疏證、釋地餘論。今紀



聞蒙

殿下序而行之、可以不朽。

謹案、

憲廟所作困學紀聞

太原閻徵君潛

嘗爲之箋、

已而

長洲何義門

學士又補

之。斯二箋者、

世宗憲皇帝居潛藩、皆嘗充乙夜之

覽、亦不云

有序也。

餘未刻成者、汝當兢兢典守、

不可妄改一字、以

待傳者。時王大司寇阮亭先生送詩文集十四種、猶加繙

閱、命不孝取笥中火經、口授數語書於卷端云、此書乃大

司寇大父方伯公所著、向諾檢寄、不可忘也。又云、汝扶櫬

回淮、兩弟不必來、到則位我本宅、葬宜速。我愛參議公墓

旁地、汝勉爲之、并遷汝母合葬。明日早、不孝見氣色漸異、

泣問體中有所苦否、府君慨然曰、吾年六十有九、不能自

主持、則平日讀書奚爲。

殿下禮老朽甚、比遣官料理我喪、且從厚。我家風本儉素、取其稱可耳、勿有絲豪過。倘有欲延僧誦經、爲資冥福者、所免。語畢、微笑而逝。不孝詠慟絕數四、哀迷困匱、手足無措。所賴以辦大事者、秋豪皆殿下賜也。

世宗憲皇帝祭文、維康熙四十有三年歲次甲申六月朔己巳、越十有七日乙酉、

皇四子多羅貝勒以剛蠶柔毛之奠、致祭於

召試博學鴻詞、待

贈徵仕郎、內閣中書舍人百詩閣老先生之靈曰、嗚呼、聖有四教、天有六經。著性開道、益智增明。自古在昔、賢哲代生。闡



幽微顯咀華含英。爰至我

朝。登三咸五。文治昌崇。邁越千古。蔚彼儒林。或出或處。論述
麟麟。流聲區宇。先生挺出。羣賢之標。家世奕奕。衣冠而朝。聰
明踔厲。頭角垂髫。既長篤學。矻矻晨宵。孫敬編柳。高鳳漂麥。
董生下帷。舍園坐隔。不爲榮利。沈思經籍。仰視屋梁。俛披簡
策。當其未得。寤寐之求。萬鍾千駟。莫解厥憂。當其得之。飛舞
泳游。如鳥入雲。如魚脫鉤。下筆吐辭。天驚石破。讀書等身。一
字無假。積軸盈箱。日程月課。孔思周情。旨深言大。嘗入鎖院。
厄於有司。

徵書下賁。桂巷杉籬。遂自蓬茅。揮翰

彤墀。歸而杜門。名山永期。縉紳士夫。東西造請。小子後生。執



經守屏。道日以穹。望日以迥。靈光歸然。長淮南境。余從知學。卽耳先生。旋讀所著。嚮徠益誠。惠然肯就。安車之迎。懷鉛挾槧。樂我書城。方圖久習。用祛蒙陋。乃茲溘然。月未三穀。嗚呼先生。人亡名壽。詩紀毛傳。書從伏授。禮學精邃。先後鄭君。春秋昭揭。杜范齊尊。此數子者。雖逝實存。嗚呼先生。庶幾同論。維是薄殖。誰與考業。聚短離長。音容莫接。陳醴芼蘩。芳甘飲食。布奠傾觴。式增淒惻。嗚呼哀哉。尙饗。

世宗憲皇帝輓章。褒衣博帶。鉅儒身。瞥見松堂。繆幕新。天上星躔歸處士。人間藝圃失經神。魯魚猶辨讎書力。辰巳先徵入夢因。絕勝匡牀揚子宅。謝家庭樹有奇珍。清流地望表清淮。北海碑前絳帳開。一萬卷書維子讀。三千里路爲余來。春

風倚檻鋪紅藥。夏雨臨窗潤綠槐。花下談經無兩月。那堪二
豎鎮相催。自昔儒英并大年。先生白髮已蕭然。初疑瘦骨全
符鶴。詎料輕身早蛻蟬。舊德豈嫌百歲老。古稀猶欠一春延。
遺編歷落珍珠字。留與韓門籍湜傳。

皇四子多羅貝勒書。

謹案祭文觀章恭檢
帝御集皆不載

故禮親王昭璉嘯亭
世宗憲皇

雜錄曰安郡王瑪爾渾者安親王岳樂子也少封世子即
好與毛西河尤西堂諸人游譙著有敦和堂集又嘗選宗
室王公詩爲宸蓐集今杭大宗道古堂集載延接間百詩
爲

雍邸事誤也

憲皇龍潛時謹介尊嚴不

與外人接見況

御製詩集中亦無贈閭百詩詩錄

歸先蓋百詩會館於安世子處而俗呼安王邸爲四王府

以致謗傳耳穆案杭大宗作傳全據閭詠所撰行述趙

館山之志又係詠承父命面乞嘯亭未見行述不知此事

原委故疑爲大宗之誤不思岳樂世子何敢擅冒

皇子之名則嘯亭此說更可不辨矣世宗御集乃

乾隆初年哀刻容有散佚未可因以致疑也

之力、於夙昔往來問難之家、尋先人手蹟、陸續成帙。

疏證學林跋、仲弟學機珍重先大父遺書、勤加手錄、而天不假年。案此是學機早卒也。

次學殖。行述、學殖未聘、訓慤出。

次學樹。行述、學樹聘康熙丁未科探花、都察院左都御史董公諱訥孫女、歲貢生、候選訓導諱思懋公女。不孝詠出。

次學麟。行述、學麟未聘、不孝議略出。

次學枏。行述、學枏聘順治辛丑科進士、現任內閣學士兼禮部侍郎李公諱鎧孫女、歲貢生、正藍旗教習候選知縣諱珣公女。不孝詠出。

門人袁清容居士集假閱、可以計日奉還。長安酒貴、或不須我一瓶乎。

淮海英靈集、王易輓閻徵君百詩、詩遠寄雙魚、憶夏初、知

君善病正愁予。傷心適易曾參簣、感夢先呼范式車。自注、余於

先生屬續之。老去難忘知己淚、人間誰續未成書。自注、著

夕徵諸夢兆。樓頭若問山陽笛、絕調於今寄太虛。有古文

尚書疏證。墓志、先生疾且革、命詠曰、必使趙夫子銘我墓。詠泣受命。

由潞河扶柩歸、卜以康熙丙戌十月七日葬於山陽城東

南之學山墩、匍匐詣信、以遺言告。丁晏柘塘脞錄、潛工

先生葬郡城東南之學山墩、見趙秋谷所作墓志。墩名不

可考。邵孝廉源洙嘗言、去車橋二十里、地名塔兒頭、有冢



隆然、士人謂是閻百詩墳、無人來矣。

案、淮安府志、塔兒頭集、在城東南五十里、

涇河至此下蕩。

剗記有與劉超宗書云、十二日至塔莊掃墓、井看梅花雨、止丙舍中。云云。

道光二十

六年、山陽縣學詳文、百詩先生墓在淮安涇河岸、祠宇久

圯、遺像於乾隆年間被水患失傳。

案、涇河在山陽縣治南五十里、河口有牆分泄

運河水、兼溉民田。

墓志、先生元配梁氏、繼配張氏、皆先先生卒、將於先生之

葬也而附焉。

行述、元配先妣梁氏、貢生巽卿女、繼配先

妣張氏、萬厯己丑進士、禮部郎中幼白公會孫女、

案、幼白名世才。

廩生青正公女。

剗記、余少有悼亡諸篇什、為茸城夫人

所賞。蓋悼梁氏也。又有贈李公凱明府詩、題下注、曾受經

先外舅。不知謂梁、謂張。

子三人長詠字復申。初名詒樸字元木。康熙己丑科進士。

中書舍人。著有左汾近稿。

案近稿寥寥詩話十餘條短詩六十餘首兼多以潛耳之

作羈入不工篆刻著有印譜。可解也。

魏叔子閻再彭六十序君富著作子若璩孫詒樸三世

以詩文名江淮。墓志詠有學行少舉於鄉多爲賢豪

引重。錢傳子詠亦能文。孟子生卒年月攷兒子詠

方十歲前對曰祇云近聖人之居未嘗云生聖人之鄉。

殆又一切證云。漁洋門人閻左汾印譜跋左汾文章

妙一世游藝篆刻不屑屈曲以趨時好而惟古是師。記

羅延年王常秦漢印統有韓王印覆斗紐其文甚工疑

爲漢淮陰侯物令兒子詠摹於左。左汾近稿與顧山

容學士書家父自都門歸摹得錢宮聲年伯所寶司馬

相如四字陽文神采煥發妙絕古今。又有寄山容詩自



注。酷好
余鐵筆。

陳其年贈閻梓勤二十初度序有曰、觥觥吾友、嶽嶽而翁。猥於京國朋游、漫說家門子姓。案梓勤蓋詠之初字也。行述、詠娶陳氏、前庚辰科進士、工科給事中、外轉參議、諱台孫、公孫女、山西布政司經歷楷公女。道光二十六年、山陽縣學詳文、百詩先生子詠著作無多、祇有劄記、後刻左汾遺稿一冊、纂修天下全圖

一幅。案圖
未見。

次訓慤、字穀仲。淮山肄雅、訓慤官廬州府訓導。己未詞科錄、賈崧案、陳迦陵梓勤二十序云、右晉亦異才也。左汾、右晉、詒樸、訓慤自號云。行述、訓慤娶陸氏、順治乙未科進士、福建提學道、僉事、候補參議、諱求、可公孫。

女、太學生諱志寬公女。

次議略、字方叔。魏叔子閻氏三子、字說、閻氏百詩有子

三人、大父再彭君名之、屬其友魏叔子字之。字詒樸曰

元木、訓慤曰穀仲、議略曰方叔。行述、議略、太學生。娶

李氏、順治辛丑科進士、陝西督糧道副使諱時謙公孫

女、太學生諱師耳公女、俱張孺人出。

女五人、長適邱世求。行述、長適前萬厯丁丑科進士、光

祿寺卿、贈戶部右侍郎諱度元孫、郡庠生諱倬子、太學

生世求。梁孺人出。

次適何寬、字而栗。劄記有何壻而栗、授保定縣令詩。

行述、次適浙江督糧道參政何公諱源濬子、康熙乙卯



科舉人、現任廣東平遠縣知縣寬。

次適劉永禎字紫涵。劄記與紫涵詩凡四首、內一首結

句云、古文疏證畢、端望作宏巡。行述、次適順治己亥

科進士、宛平縣知縣劉公諱昌言孫、康熙壬戌科進士、

工部主事諱愈公子、丁卯科拔貢生、候選學正永禎。

案、秋谷至山陽、多主紫涵家。館山集、劉君墓表曰、從其

婦翁閻若璩共考據、遂周知古今。方苞王崑繩傳、以

余所見、居兄弟之喪、顏色稱其情者、獨源與山陽劉永

禎而已。案、望溪又爲紫涵作墓志、劄記中所稱頌肩、長

籍、皆紫涵之弟也。

次適李爲榎、字喬森。

劄記有贈喬森詩。

行述、次適順

治辛丑科進士、陝西督糧道副使李公諱時謙孫、候選知縣諱師沆公子、歲貢生候選訓導爲榧。

次適沈儼、字敬存、鹽城人。割記、送敬存還鹽瀆詩、起句云、取小謝庭女、于歸沈氏郎。行述、次適順治戊戌科進士、四川遵義府推官沈公諱漢孫、太學生諱志范公子、康熙壬午科舉人儼、俱張孺人出。淮安府志、沈儼、江西永豐縣知縣。

孫十有二人、長學翼。釋地多載學翼請益之言。割記、示學翼詩、老翁晝抱孫、夜卽抱孫睡。多年冷布衾、不許足踏碎。惟許默記書、挑之口能背。始徐旣瀾翻、終未遺隻字。昌黎一代豪、教兒止期貴。何必香山叟、津津涎欲



墜果得綰與袞、箕裘曾勿替。遠哉君子澤、亦在進士第。
大可鞭八荒、小則民社寄。總由一束書、屈首復遜志。披
華臺閣體、耽寂山林意。效此輒飛騰、蹈彼恐淪棄。作詩
示汝誦、汝轉告羣季。一門七葉興、諷讀當遊戲。老翁顧
之笑、西山凝爽氣。又贈張石虹太史詩、第四首第五句、
有孫承素業。自注、時贈孫學翼詩。又有吳亦韓有札謬
獎孫學翼詩句、賦此志慨之作。行述、學翼、郡庠生、聘
現任直隸正定府知府劉公諱中柱孫女、廩貢生諱家
珍女。不孝訓慤出。

次學林、字信藪。行述、學林未聘、不孝詠出。沈儼劄記
序、先生冢孫信藪屈於下吏、位不稱才、有志紹述。己未

春、余南行、晤於眞州。云云。程崧釋地又續序、今年春余留眞州舊館、閤子信數時相過從、得復見釋地又續三續二編州稿。云云。時乾隆癸亥十二月也。鍾靈疏證後跋、信數天性孝友、凡同堂弟姪悉共爨同居、雖官卑祿薄、而刊刻各種遺書、竭力經營。云云。學林疏證識曰、乾隆乙丑之秋、刻尙書古文疏證成。又曰、先君子在中翰時、欲板行之、而未有成局。癸卯、己酉、學林兩至京師、先人之舊好寥寥數人、無復贊成斯事者。丙辰以來、微秩自效、官卑俸薄、每泣然抱遺書而泣。癸亥春謁同里夔州程先生、先生雅嗜先大父書、慨然捐貲、而淮揚士大夫更多好義者、於是閱二載而蒔事。回憶學林



之憂思徘徊、無所措手者、又二十年於茲矣。

次學丹。行述、學丹聘陸公諱求可曾孫女、志寬公孫女、貢生諱應麒公女。不孝訓慤出。

次學機、字心織。行述、學機聘康熙甲戌科進士、現任廣西南寧府知府、永淳縣知縣徐公諱鳳池女。不孝詠出。

寤硯齋集跋閻徵君遺書後、嘗讀白傅池上篇、欲續一圖。及觀玉峯羣居課試錄序、園中花木交茂、開門見山、超然有物外之趣。今心織道兄校乃祖徵君先生遺書、放禮堂寫定之意、繪像其中、有閩蘭、有芰荷、有古松、有怪石、有旨酒、有異書、太僕太僕之樂、兼而有之。案、心織當是學機之字。是學機 剞記學林跋、卷五一冊、乃仲弟學機竭數年

之力、於夙昔往來問難之家、尋先人手蹟、陸續成帙。

疏證學林跋、仲弟學機珍重先大父遺書、勤加手錄、而天不假年。案此是學機早卒也。

次學殖。行述、學殖未聘、訓慤出。

次學樹。行述、學樹聘康熙丁未科探花、都察院左都御史董公諱訥孫女、歲貢生、候選訓導諱思懋公女。不孝詠出。

次學麟。行述、學麟未聘、不孝議略出。

次學枏。行述、學枏聘順治辛丑科進士、現任內閣學士兼禮部侍郎李公諱鎧孫女、歲貢生、正藍旗教習候選知縣諱珣公女。不孝詠出。

次學陽。行述、學陽聘勅封文林郎、翰林院編修吳公諱

璜曾孫女、

割記有壽吳姬望丈夫詩。淮安府志儒林傳吳璜字姬望山陽人。

康熙壬戌科

進士、左春坊左中允、兼翰林院編修諱晟公孫女、庠生諱泰公女。不孝議略出。

次學羣。行述、學羣、不孝訓慤出。

次學炳。行述、學炳、不孝議略出。

次學至、見釋地卷尾。案、潛江諸孫行述無學至、釋地卷

尾無學羣、當是學羣早殤、學至後生也。

孫女六。行述、孫女六。不孝詠出者一、幼未字。不孝訓慤

出者一、適順治壬辰科進士、兵部督補理事官徐公諱越曾孫、廣西柳州府武宣縣知縣諱覺公孫、現在江南



如皋縣教諭本豫公子某。不孝議略出者四、一字郡廩生何公諱九徵子、郡庠生景行、餘未字。

曾孫大衍、見釋地又續及疏證後跋尾。

大文、見釋地又續卷尾。

續曾、見釋地又續卷尾。

元孫長庚、見釋地又續卷尾。

五世孫潢。道光二十六年、山陽縣學詳文、百詩先生五

世孫山陽縣學附生、乙未科副榜閻潢。潢子名椿芳、應童試。族中讀書者仍有童生二人、名士恩、士榮。

欽定四庫全書總目提要、

古文尙書疏證八卷、經部書類閻若璩撰。古文尙書較今文多



十六篇。晉魏以來，絕無師說，故左氏所引，杜預皆注曰逸書。東晉之初，其書始出，乃增多二十五篇。初猶與今文並立，自陸德明據以作釋文，孔穎達據以作正義，遂與伏生二十九篇混合爲一。唐以來雖疑經惑古，如劉知幾之流，亦以尙書一家列之史通，未言古文之僞。自吳棫始有異議，朱子亦稍稍疑之。吳澄諸人本朱子之說，相繼抉摘，其僞益彰，然亦未能條分縷析，以抉其罅漏。明梅賾始參考諸書，證其剽剗，而見聞較狹，蒐采未周。至若璩乃引經據古，一一陳其矛盾之故，古文之僞乃大明。所列一百二十八條，毛奇齡作古文尙書冤詞，百計相軋，終不能以強辭奪正理，則有據之言，先立於

不可敗也。其書初成四卷，餘姚黃宗義序之。其後四卷又所次第續成。若璩歿後，傳寫佚其第三卷，其二卷第二十八條、二十九條、三十條、七卷第一百二條、一百八條、一百九條、一百十條、八卷第一百二十二條及一百二十七條皆有錄無書，編次先後亦未歸條理，蓋猶艸創之本。其中偶爾未核者，如據正義所載鄭元書序注，謂馬、鄭所傳與孔傳篇目不符，其說取確。至謂馬、鄭注本亾於永嘉之亂，則殊不然。考二家之本，隋志尙皆著錄，稱所注凡二十九篇，經典釋文備引之，亦止二十九篇。蓋去其無師說者十六篇，止得二十九篇，與伏生數合，非別有一本注孔氏書也。若璩誤以鄭逸者卽爲所



注之逸篇、不免千慮之一失。又、史記、漢書但有安國上古文尙書之說、並無受詔作傳之事、此僞本鑿空之顯證、亦辨僞本者至要之旨繫、乃置而未言、亦稍疏略。其他諸條之後、往往衍及旁文、動盈卷帙。蓋慮所著潛丘剗記或不傳、故附見於此、究爲支蔓。又前卷所論、後卷往往自駁、而不肯刪其前說。雖倣鄭元注禮、先用魯詩、後不追改之意、於體例亦究屬未安。然反復釐剔、以祛千古之大疑、考證之學、則固未之或先矣。

毛朱詩說一卷

經部詩類存目

閻若璩撰。是書論小序爲不可盡

信、而朱子以詩說詩、爲矯枉過正、皆泛論兩家得失、非章句訓詁也。所引尙書、左傳、以爲詩之本序、誠爲確鑿、

其餘則多懸揣臆斷之辭，不類若璩他著作，未喻其故也。

四書釋地一卷，續一卷，又續二卷，三續二卷。

經部四書類。

閻若

璩撰。是編因解四書者昧於地理，往往致乖經義，遂撰釋地一卷，凡五十七條。復摭所未盡，爲釋地續一卷。因牽連而及人名，凡八十條。復因地理、人名而及物類、訓詁、典制，得一百六十三條，謂之又續。其他解釋經義者，又得一百二十六條，謂之三續。總以釋地爲名，從其朔也。大抵事必求其根柢，言必求其依據，旁參互證，多所貫通。雖其中過執己意，如以鄒君假館謂曹國爲復封，以南蠻馭舌指許行爲永州人者，秋濤案：此是學翼之說，疑許行是永州



帶人、潛丘偶記之。亦間有之。然四百二十一條之中，可未可執以相病也。據者十之七八。蓋若璩博極羣書，又精於考證，百年以來，自顧炎武以外，罕能與之抗衡者。觀是書與尚書古文疏證，可以見其大概矣。

潛丘劄記六卷

子部雜家類

閻若璩撰。是編皆其考證經籍，隨

筆劄記之文。傳本有二，一爲其孫學林所刻，一爲山陽吳玉搢所刪定。考若璩尚書古文疏證卷六第八十一條下有云：潛丘劄記恐世不傳，仍載其說於此。然所載兩條，一推春秋莊公十八年日食，一推晉光熙元年正月七月十二月頻食。今兩本皆無之。蓋其少年隨筆劄記，本未成書，後人掇拾於散逸之餘，哀合成帙，非其全

也。此本卽吳玉搢所重定。原刻首兩卷、雜記讀書時考論、多案而未斷、此本刪併爲一卷。原刻卷三曰地理餘論、以禹貢山川及四書中地名已詳疏證與釋地、此特餘論耳、此本次爲卷二、而取首兩卷內合於此一類者次爲卷三。原刻卷四上錄雜文序跋、卷四下曰喪服翼注、曰補正日知錄、此本取首兩卷內涉及喪服者次喪服翼注後、合爲卷四、移雜文序跋附補正日知錄後、次爲卷五。原本以與人荅論經史書錄之卷五、以應博學鴻詞賦一首併雜詩若干首錄之卷六。詩賦非若璩所長、且劄記不當及此、此本刪去、而存其與人荅論經史書、次爲卷六。蓋學林綴輯其祖之殘稿、徒欲一字不遺、

遂致漫無體例。此本較學林所編尙有端緒。今姑從之。
中間重見者四條、三見者一條、尙沿原本之誤。今悉爲
刪正。若據學問淹通而負氣求勝、與人辨論、往往雜以
毒詬惡謔、與汪琬遂成讎讐、頗乖著書之體。然記誦之
博、考核之精、

國初實罕其倫匹。雖以顧炎武之學有本原、日知錄一書亦
頗經其駁正、則其他可勿論也。茲編雖緝錄而成、非其
全豹、而言言有據、皆足爲考證之資、固不以殘闕廢之
矣。

困學紀聞二十卷

子部雜家類

宋王應麟撰。此本乃

國朝閻若璩、何焯所校、各有評注、多足與應麟之說相發明。



若璩考證之功十倍於焯，然若璩不薄視應麟，焯則動以詞科之學輕相詬厲。攷應麟博極羣書，著述至六百餘卷，焯所聞見，恐未能望其津涯，未免輕於立論，是卽不及若璩之一徵。以其一知半解，亦或可採，故並存之，不加芟薙焉。

黃太沖尙書古文疏證序，淮海閣百詩寄尙書古文疏證，方成四卷，屬余序之。余讀之終卷，見其取材富，折衷當，中間辨析三代以上之時日、禮儀、地理、刑法、官制、名諱、祀事、句讀、字義，因尙書以證他經史者，皆足以祛後儒之蔽，如此方可謂之窮經。行述所著尙書古文疏證不多示人，黃梨洲先生嘗見而奇之，歎曰：吾一生疑



團見此盡破矣。此外掊擊者不乏人。有著書相攻者。府君曰。萬世有公是非。此時固當不辨耳。

李文貞閻百詩小傳。余聞百詩閻先生名久。曩撫直隸。先生嘗郵致所著書數種。得披讀焉。今之學者。大抵搜華擷卉。爲文辭之用而已。至於字義。故實。書文。形聲。尙未有留意講考於其閒者。若大者爲遺經源流。禮典同異。細而地名山川。史載人物。眞贋是非之跡。則豈徒以樸學置之。抑其惡蹟就簡。而自恬於譌陋。嗚呼。文武之道。豈有小大哉。萬一朝廷舉行石渠之典。吾知眾籍羅奏而莫之措辭。儒者之羞。非云小缺矣。先生學極博。論核閒有出新意。掃沿說者。究其持辨本末。悉有所据依。

趙贊善志其與汪鈍翁難喪禮事。昔者眉山蘇氏曾以是嘲伊川矣。其門人爲之荅亦曰：正叔太君先逝而已。令有如先生歷引古義，折以通禮，彼不得於言者，豈能無愧惜乎？先生逸處終老，曾不得奉清燕，備顧問，蒐祕府校藝文，與諸儒上下折中，贊經史於方微，補遺軼之文獻，是誠可悲也已。余嘗慨夫老成日遠，舊學彫傷，晚出後生，益將無所考質。自余登朝後，識面者長洲顧寧人、宣城梅定九、鄞縣萬季野，知名者尙有三數輩，而先生其一也。諸君子者，博極羣書，能以著述自通於後。中間有專門名家者，就其所造，古人不讓也。今惟定九尙老而康，時致音問，餘則皆零落不可復見。每覽周易碩



果之辭、大雅典型之詩、俯仰斯文、不勝寤歎。先生子詠求予言揭之原、予不工金石之文、故謝不爲、而其學行大致、則趙志具焉。聊寫予那頌先民之思、做司馬氏伯夷、屈原體爲閻先生小傳。康熙癸巳八月。年月據閻氏所藏傳稿補。案伯夷、屈原傳何嘗不詳其出處始末、但參入議論耳。若此文只可謂之贊、斷斷非傳體也。道古堂集閻若璩傳、安溪李文貞公嘗爲作傳、深致那頌先民之思、而未嘗以其姓氏達之。九重卽其所著又不能旁魄而論、亦似牽率酬應之作、而於閻氏豪無加損也。

剞記與戴唐器書云、崔立暉少頗屬詞、晚以爲非己長、不復構思、專意經術、宛然太原閻生一小像矣。詠漢鄭康成詩注、余屢欲傳康成照。詠宋劉敞、李燾、王應麟、馬端臨詩注、余嘗集四公逸事爲一秩、足補宋史列

傳之略及馬無傳。與戴唐器書、弟嘗手鈔沈約謝靈

運傳論、鍾嶸詩品上中下三序、元微之杜子美墓志序、
爲一秩、以爲古今聲詩原委、具載其中、惟宜精玩熟誦。

疏證_{卷八}嘗習淳化閣帖、至文不可解處、輒以爲有斷

簡缺字。既習之日久、見其上下相生、一筆連注、苟閒覆
其中之一字、氣便不屬、乃知當時語自爾也。惟親接其
手書之人則解、旁人容有不解者。剖記與戴唐器書、

偶得舊榻九成宮、唐榻未必、宋初本無疑。今摹勒上石、

與天下共之。疏證_{卷八}家藏有宋名畫授經圖、伏生東

向坐、鼂大夫北面、僂而立、旁有女子、儼然儒家風姿、爲

之指點。_{案、沂州府漢畫伏生授經圖卽如此。其石舊在蘭山縣治西菜園中。道光二十五年吾友許君}



印林主教琅邪書院訪得之移置王右軍祠。劉記有元旦絕句云。屈首窗間受一經。東西游走竟何成。憑將骨與青山誓。老入儒林號伏生。不得其年附記於此。與石企齊書大戴禮記曰其少不諷誦其壯不議論其老不教誨亦可謂無業之人矣。因自扁其堂曰老教堂如宋陸放翁老學庵之義。

以上類輯
潛丘軼事。

行述府君讀書每於無字句處精思獨得而辯才鋒穎證據出入無方當之者輒失據常語不孝輩曰讀書不尋源頭雖得之殊可危手一書至檢數十書相證侍側者頭目爲眩而府君精神涌溢眼爛如電一義未析反復窮思飢不食渴不飲寒不衣熱不扇必得其解而後止。古文詞不常作偶存序記數十篇非泛然者詩甚夥。

嘗與不孝詠座主趙秋谷先生論詩云、吾詩無可傳者。
比上

殿下書亦云、某生平篤志經學、無暇爲文、閒有所述、無足觀采。其虛己不自滿、假如此。性雅潔、不治產業。交游遍天下、先後名流咸以文學相質、府君必詳細條荅、雖熟記之書、必檢示出處。或閱他書、可以印證者、輒復手錄示之。或數年後、猶時時剗記、馳書告之。客游四方、常周人之急、傾囊不惜、至資斧告匱、束手無策、不以爲悔。有負義者、未嘗不深惡、及其人有故、仍扶攜之、恐後。聞里中有不法事、輒切齒。常云、桑梓間、大利害廢置、非我責也。然生長於斯、而不能竭力救護、無用爲人矣。生平所正

事不可紀、每致檢人之怨、而終不能中府君者、以府君行誼完潔開亮、而誠懇之心可以上格神明、下孚士類故也。

道古堂集、若璩學長於考證辨覈、自言有志之士務在盡己所受於天之分、而力學以盡其才、固自有可傳之道、與可以比擬之人、而無取乎過高之學。天性好罵、詞科五十人中、獨許吳志伊之博覽、徐勝力之強記。李天生謂其杜撰故事、汪鈍翁謂其私造典禮、堯峯文鈔摺擊不遺餘力。生平所服膺者三人、曰錢牧齋、曰黃太沖、曰顧寧人。然於錢猶曰、此老春秋不足作準。於黃則曰、太沖之徒粗。待訪錄指其譌謬者不一而足也。於顧之



日知錄有補有正，猶在未定交時。可謂極學士之精能，非鴻儒之雅度也。又曰：所著書八種，四書釋地及孟子生卒年月攷刻於及身，注困學紀聞則廣陵馬氏刻之，古文尙書疏證暨潛止劄記則其孫學林刻於淮安。宋牧仲四書釋地序：吾友閻百詩氏，績學者古，於漢唐諸儒注疏類能貫穿鉤穴，口誦如瀾翻。禹貢錐指略例，百詩與余銳意通禹貢，故錐指稱引較多。

居易錄：閻百詩云：漢古詩明月皎夜光一篇，玉衡指孟冬。漢以十月爲歲首，此孟冬乃建申之月，指改時而言。下文秋蟬鳴樹閒爲明實候，故以不改者言。唐儲光羲



詩、夏王紀冬令、殷人乃正月。則又和盤托出。楊升庵曰、唐人不辨、而自了然。是也。惟宋儒始生異說、明人出而益滋妄解矣。漁洋又稱百詩、近著博湖掌錄、有改歲、改時、改月解一篇、取博而核、云云。案、其說載疏證卷六上、合漢古詩云云爲一條、茲不錄。

帶經堂詩話、門人太原閻詠寄余書云、有人自謂精通小學、問詠曰、少陵詩、賓客減應劉、應爲人姓、當讀作平聲、何新城公作仄聲用。詠不能對、歸質家尊、家尊云、皆可用也、此字正爲左傳、國語、應爲武王之子所封之國。陸氏、宋氏無音、故黃公紹韻會於蒸部應字曰、人姓。陰時夫韻府於徑部應字曰、人姓。非平仄兩用之證乎。亦猶吾鄉之枚乘、漢書無音、故子美作仄聲、枚乘文章古

是也。安得是李而非杜，是杜而非李乎？伍子胥之員讀作運，亦讀作云。故陸魯望詩，賴得伍員騷思少，未聞以令公四俊之謠而病其不識字也。徐自笑曰：吾作新城公桓譚，得否？百詩博學強記，漢唐注疏皆能舉其詞，此其緒餘耳。

茶餘客話、閻潛丘遺書、惟四書釋地三續、宋商邱刻於吳。校正困學紀聞、馬秋玉刻於揚州。其尚書古文疏證、孔廟崇祀末議、孟子生卒年月攷、則里人刻之。孫學林刻潛丘劄記、如日知錄補正、喪服翼註、毛朱詩說、續朱子古文疑、宋劉攽、李燾、馬端臨、王應麟四家逸事，皆未刊。劄記乃未定書，零箋碎紙，投入一笥。捐館後，家人與



計簿混入笥中、學林不知抉擇、將他人往還手蹟及陳言、狎語、遊戲之詞、悉條舉而刻之、硃玉並陳、大失潛丘面目。予嘗刪存十之五六、卓然可傳不朽。又、廬日堂嘗手輯潛丘緒論一編、曰閻氏碎金、皆洞庭書局中辨論之事、今無傳。又博湖掌錄一書、吳山夫少年時猶見鈔本、予尋之二十年、無有知是書者。王漁洋稱其博雅精核、手錄其盤谷一條、辨李愿非西平子、亦全鼎之嚮也。

家伯祖樾軒先生嘗戒子弟曰、近見後生小子皆喜讀毛西河集、其所稱引未足爲據。因言西河與閻百詩辨地理、多穿鑿、百詩太息曰、汪堯峯私造典禮、李天生杜撰故實、毛大可割裂經文、貽悞後學匪淺。

戴蔗塘瑤云、樾軒先

生諱應商、官
吏科都諫。

談龍錄、山陽閣百詩、學者也。唐賢三昧集初出、百詩謂
余曰、是多舛錯、或校者之失、然亦足爲選者累。如王右
丞詩、東南御亭上、莫使有風塵、御訛卸、江淮無卸亭也。
孟襄陽詩、行侶時相問、涪陽何處邊、涪訛潯、涪陽近湘
水、潯陽則遼絕矣。祖詠詩、西還不遑宿、中夜渡京水、京
訛涇。京水正當圃田之西、涇水則已入關矣。余深韙其
言、寓書阮翁、阮翁後著池北偶談、內一條云、詩家惟論
興會、道里遠近不必盡合。如孟詩、暝帆何處泊、遙指落
星灣、落星灣在南康。云云。蓋潛解前語也。噫、受言實難。
夫遙指云者、不必此夕果泊也、豈可爲潯陽解乎。又



曰、百詩考据精核、前無古人。好爲詩、自謂不工、然能知其指歸。余與申論三昧集曰、右丞云、人閑桂花落、夜靜春山空。諸家曲爲之解、當闕疑也。儲光羲云、山雲拂高棟、天漢入雲流。下句雲字定誤、不輕改正可也。漫而取之、使人學之、可乎。李頎緩歌行、夸炫權勢、乖六義之旨。梁銓觀美人臥、直是淫詞、君子所必黜者。百詩大以爲然。比歲阮翁深不欲流布三昧集、且毀池北偶談之刻、其亦从而自知乎。

方中德古事比、前刻有荅閻百詩徵君書云、伏承手翰云、古事比、奇書也、當就高明勝己之友求其嚴加彈射、有不善者、應時改定、勿遺後人以口實也。案、中德之書

至不足道、故荅之如此。然先生之言、則至言也。

中德字田伯號

依巖桐城人、明檢討以智之長子。

全謝山曰、閻徵君所著書、取得意者、古文尙書疏證也、

其次則四書釋地。徵君稽古甚勤、何義門學士推之、然

未能洗去學究氣、爲可惜、使人不能無陋儒之歎、蓋限

於天也。

案謝山不信潛正古文尙書之說、故時有微詞、譏爲陋儒、似覺太過。然曰未能洗去學究氣、則

深中潛正之病、學者分別觀之可也。

山陽詩徵、劉超宗百詩齋中分賦得銅雀瓦磬、零落漳

臺瓦、淒涼韻至清。西陵謹望幸、東序偶同聲。匪石心如

轉、兼金價似輕。霸圖銷歇盡、此物獨硜硜。

徐北山眷西堂百詩徵君留飲

北山名麟吉、字日馭、淮安人、諸生。

楚城



西北望、河水東南流。陵谷生新感、衣冠憶舊游。停車上客過、問字草堂幽。日暮閒尋眺、白雲紅樹秋。

段玉裁戴氏年譜、先生言、閻百詩善讀書、百詩讀一句書、能識其正面、背面。又言、閻百詩能考核、而不能做文章。顧亭林文章較勝。

蘇州志流寓引吳門補乘、閻若璩、淮陰人。積學嗜古、於漢唐諸儒注疏類能貫穿鉤穴、口誦如瀾翻。舉鴻博報罷、來寓吳門。宋中丞犖亟稱之、日與顧嗣立、何焯上下議論、灑灑不休。生平撰述雖不及顧炎武之富、而精確過之。

山西通志、閻若璩少奇慧、博極羣書、而字句必精核不

少苟尤嗜吟詩、類張籍、王建、古樂府、曉暢中義、蘊宏深。
案先生喜談詩而詩非所長、此皮傳之論、不足爲先生榮也。

江南通志、若璩淹貫經史、學博而思精、取長於考訂、多闡先儒所未發。一統志略同。

墓志、先生非今之人、蓋古之學者也。其於書無所不讀、又皆精晰而默識之。其篤嗜、若當盛暑者之慕清涼也。其細、若織紉者之於絲縷、織編也。其區別、若老農之辨黍稷菽粟也。其用力、雖壯夫駿馬、日馳數百里、不足以喻其勤。其持論、雖法吏引囚決獄、具兩造、當五刑、不足以喻其嚴也。銘曰、先生於學、邁嗜慾、少壯迄衰、日不足。典墳索其完在腹、旁薄紛綸、引以觸理、細大緒窮、繁縟、



地千萬里燦手目。事累百代儼視矚。上都嶽嶽折五鹿。
談家如雲甘屈辱。經神武庫騰高躅。聲日以昌身終伏。
暮齒浸亨嗟不祿。大雅摧歲淮川曲。於文先生後私淑。
阮太傅儒林傳稿。若璩又著孔廟從祀末議十一事。一
曰孔廟祀典宜復八佾。十二籩豆於太學。二曰十哲而
外宜進有若。公西華兩賢於廟廷。廣爲十二哲。三曰秦
冉。顏何宜從祀。縣亶宜補入。四曰公明儀宜從祀。樂正
克宜進於兩廡。五曰曾申。申詳均宜從祀。六曰河間獻
王。劉德宜入從祀。七曰諸葛孔明宜入從祀。八曰范仲
淹宜入從祀。九曰蔡元定宜進於兩廡。十曰黃幹請援
蔡沈之例以進。十一曰兩廡先儒位次多陵躐。宜請釐

正。孔廟從祀末議。書成於康熙四十年以前。外紀、阮學浩奏摺。至乾隆

十二年、檢討山陽阮學浩始上其議、部議未允。吳玉搢山陽志

遺。而大學士朱軾編次歷代名儒於河間獻王曾取若

璩言爲斷。康熙五十四年、增祀范仲淹於西廡。雍正二

年復祀秦冉於東廡、顏何於西廡。案祀典、諸葛孔明亦於雍正二年從祀西

廡先儒鄭元之次。乾隆三年、以有子計配東序。若璩私議已上

見於

列聖施行矣。

漢學師承記、聞之顧君千里云、曾見初印亭林所刊廣韻、前有校刊姓氏、列受業閩若璩名、則若璩嘗執摯崑山門下。然若璩書中不稱亭林爲師、豈亭林歿後遂背



其師耶。穆案顧閻相見在康熙十一年壬子，而廣韻刻於康熙六年丁未。王山史山志云：李子德嘗得廣韻舊本，顧亭林言之陳祺公，託張力臣爲鋟木淮陰。陳祺公序同，但

山史言較直捷耳。案書前列正字姓氏四行，云上谷陳上年祺公、吳郡顧炎武、寧人關中李因篤、天生淮陰張昭、力臣與山史之言正合。此事本於潛丘無涉，何爲無端拉入。若今日名士之標榜乎。且四人皆冠以地，不應潛丘獨稱受業。卽真執摯門下，廣韻非顧氏私書，受業之稱於誰加之。惟四行後空白一行，下又記云：悉依元本，不敢增添一字。千里因從此空白之一行生波。夫太沖、亭林皆潛丘心折之人，太沖卒，潛丘放雙江故事，追稱弟子，

豈有於亭林而反背之。千里天性輕薄，於生平師事之
段茂堂，一旦論學不合，輒痛加詬厲，無復弟子之禮。茂
堂至引顏黃門語以責之，事具見經韻樓集中。於總州
至交之李尚之，其歿也，又造作文字，重相詆毀。顧吳羹
通政嘗述其事而太息曰：不意千里之待亾友也如此。
然則其誣潛正，正以自解也。此論又何足怪。但不可使
後進少年以潛正爲藉口耳。余所以不能已於辯也。

校記

①瀾：當作「讞」。

②落：當作「絡」。

③庚：當作「康」。

④鸚：當作「鸚」。



儒藏

閻潛丘先生年譜

萬季野先生
繫年要錄

王煥鑣 編撰

郭齊一 審

劉琳 二審

據《史地雜誌》第一卷重排

《萬季野先生繫年要錄》，王煥鑣編撰。原載一九三七年七月浙江大學史地學系編《史地雜誌》第一卷第三期。

萬斯同（一六三八—一七〇二），字季野，號石園，浙江鄞縣（今浙江寧波）人，萬泰第八子。萬氏係甬上望族，斯同兄弟以經學、史學卓絕一時，人稱「萬氏八龍」。斯同與斯大為浙東學派鉅子，合稱「浙東二萬」。斯同在明亡後，堅不入仕，布衣終身。康熙間詔修《明史》，斯同以布衣身份參預其事，本着知其人而論其世的原則，秉筆直書，廣搜博取，為《明史》修纂貢獻卓著。其治史講究經世致用，側重於探究典章制度。其治經則以《禮》學和《春秋》學知名。著有《明史稿》、《歷代史表》、《儒林宗派》、《群書疑辨》、《書學彙編》、《周正彙攷》、《石園文集》等等。斯同極重民族氣節，終身不仕清廷，並著《兩浙忠義考》、《宋季忠義錄》，以表彰宋明遺民之忠義。

王煥鑣字駕吾，南通人，我國著名學者，浙江大學教授。其撰此譜之前，先撰成《萬履安年譜》（萬泰字履安），至此譜則僅及一半（至三十三歲），值抗戰爆發，遂以《萬季野先生繫年要錄》為題發表，略述其生平大事。以記從學、交遊、修史為主，側重於纂修《明史》的記載，對其父萬泰及其兄斯年、斯大、斯備之行蹟亦有所涉獵，然均較簡略，是為年譜大綱而已。其未竟之業，託友人陳訓慈續之。陳復與方壯猷合作，纂成《萬斯同年譜》，於一九九一年由香港中文大學出版，較全面地反映了譜主生平事蹟及其學術成就。

萬季野先生繫年要錄

王煥鑣

先生諱斯同、字季野、號石園。始祖斌、定遠人。從明太祖起兵定天下、太祖命守滁州。天下已定、策功受三等之封、世襲指揮僉事。斌子鍾、備倭寧波、遂爲鄞人。鍾子武、征交趾死。無子、弟文襲職。自斌至文四世皆死王事、所謂萬氏四忠者也。高祖表以文章德業有聲世宗朝、與唐順之、王畿、錢德洪、羅洪先友善。祖邦孚、以總兵鎮七閩。父泰、字履安、中崇禎丙子鄉試、巍然爲一代儒宗、領袖東南數十年。入清、著道士服、以終。有子八、斯年、斯程、斯禎、斯昌、斯選、斯大、斯備及先生、先生其少子也。

明莊烈帝崇禎十一年戊寅、一歲。

正月二十四日戌時、生於里第。

時履安公已舉孝廉、聲名日起、四方之士過甬上者必造訪、家門稱鼎盛焉。

崇禎十二年己卯、二歲。

崇禎十三年庚辰、三歲。

履安公入京會試不第。

崇禎十四年辛巳、四歲。

學使以履安公應薦舉、公以讓同邑陸符。

崇禎十四年壬午、五歲。

崇禎十六年癸未、六歲。



儒藏

履安公入京會試不第。

崇禎十七年甲申七歲。

五月國變訊至甬上履安公痛哭不欲生趣海道盧若騰舉兵討闖賊若騰不能用。

是月壬寅福王由崧卽位南京閻孽馬士英阮大鍼用事欲殺南方名士曾署名留都防亂揭以攻大鍼者履安公在逮捕之列乃潛出都門歸里。

福王弘光元年順治二年乙酉八歲。

先生生而異敏讀書過目不忘是歲在客座中背誦揚子法言終篇不失一字。

夏五月福王被執閏六月唐王聿鍵立於福州錢肅樂起鄞奉魯王以海監國紹興授履安公戶部主事督饋餉履安公不受職而以角巾視事逮南江失守盡室避地五鄉其冬又避之光溪。

唐王隆武元年魯王監國元年順治三年丙戌九歲。

春正月魯王在紹興海師橫決六月四日母聞氏病疫歿於旅舍享年四十有八時已五月不雨輿柩五十里葬於西皋事畢復避奉化之榆林是時家道盡失僮僕多逸去家中食指尚二十餘人樵蘇不繼多從民家借米而炊履安公自是杜門獨處罕接時流先生兄弟寒暑衣履皆祖母晏孺人主之而董姑製之。

秋八月辛丑清兵下汀州唐王聿鍵被執送福州殺之冬十月壬午桂王由榔監國肇慶丁酉魯王發舟山十一月甲辰唐王聿鍵監國於廣州丁未卽位改明年爲紹武元年庚申桂王立於肇慶改明年爲永

曆元年丙寅魯王次中左所。

魯王監國二年、永曆元年、順治四年
丁亥十歲。

冬十月三日、祖母陳氏卒、享年七十有九、十一月二十四日、合葬西皋祖墓。先世祭器書卷悉蕩於兵火、履安公哀毀逾甚、病瘡至困。

魯王監國三年、永曆二年、順治五年
戊子十一歲。

履安公廬墓西皋、而留家人於奉化、先生日與兄姪雜僮僕中、耕稼自給。時猶未入學、間從諸兄問字、默識經史、已自能爲文。履安公初不知也、或以告、試之信然、始大驚以慰。

是年、御史馮京第至四明、與王翊合軍、初爲鄉聚團練所敗、翊旋收兵萬人、勢復張。

魯王監國四年、永曆三年、順治六年
己丑十二歲。

侍履安公還故居、履安公有桐廬之行。

是年春、王翊破上虞、與清師遇、敗之、七月、魯王次建跳所、閩地盡陷。

魯王監國五年、永曆四年、順治七年
庚寅十三歲。

履安公却公車之徵、脫黃宗炎於難。

是年正月乙卯、魯王在舟山、馮京第爲降將所殺。

魯王監國六年、永曆五年、順治八年
辛卯十四歲。

取家藏書遍讀之、皆得其大意、履安公乃遣從姚江黃宗義學。



儒藏

萬季野先生繫年要錄

履安公得吳鍾巒遺稿、手鈔成帙、先生讀而敬之。鍾巒、寧波陷時、抱孔子木主自焚死者也。

是年七月、魯王在舟山、王翊還山中、所留諸將降殺且盡。二十七日、團練兵執送於清、遇害。九月、滄州破。

魯王監國七年、永曆六年、順治九年、壬辰十五歲。

魯王在中左所、尋居金門。

魯王監國八年、永曆七年、順治十年、癸巳十六歲。

七月三日、兄斯年妻周氏卒。

是年、魯王在金門、三月、自去監國號。

永曆八年、順治十一年、甲午十七歲。

履安公過武林、遺書訓諸子。

師黃宗義嫁女於朱、人寓先生家寒松齋。履安公使諸子任其勞。

永曆九年、順治十二年、乙未十八歲。

履安公客吳中、兄斯選侍行。

永曆十年、順治十三年、丙申十九歲。

夏、履安公客粵東、探羅浮之勝。兄斯年客燕。

與諸兄及從子言暨里中諸子約爲文會。

永曆十一年、順治十四年、丁酉二十歲。

究心詩歌古文、欲與當世知名士角逐。履安公有書訓子、略云、兒輩在家、自相師友、最是好事。古書五經而外、宜歸本於八大家。至於通鑑、尤不可不看。讀書人不知古今、與聾瞶等耳。會考立社、但須集同志十許人、以四書爲面會、以經爲窗會。聞汝等聚集多人、如同鬧市、此無益有損、萬萬不宜。只杜門靜坐、時取同心之言、以相賞益。讀書在是、做人亦在是。下略又一通云、八兒有志、吾亦甚憐之。在家讀書、當與諸兄相砥礪、但要虛心平氣、方有長進。

秋、履安公自粵啓行歸里、同舟有毛汧者、疫且劇、舟人皆欲委之。履安公謝舟人、弗汝累也。親其藥餌、時其起臥、毛愈而公病抵湖口不起。十月六日也。享年六十。十二月二十八日、先生等匍匐迎柩、歸葬於鰲山先塋之右。

永曆十二年、順治十五年 戊戌二十一歲。

丁憂益自奮、通經汲古、奉先志不墮。

兄斯大妻陸氏來歸。

永曆十三年、順治十六年 己亥二十二歲。

偕諸子姪赴黃竹浦、問學於黃宗羲。

正月十二日、從子經生。

永曆十四年、順治十七年 庚子二十三歲。

永曆十五年、順治十八年 辛丑二十四歲。



儒藏

萬季野先生繫年要錄

元夕偕兄斯備從子言訪師黃宗義於龍虎山中冬緬人獻桂王由榔於清師明年遇害

康熙元年壬寅二十五歲

冬廣濟橋故第奪於帥弁移家西皋之墓廬即白雲莊。饘粥不給三旬九食而兄弟叔姪談經誦史盎然有餘味焉。脯脩所入恆以供宗黨中喪葬老疾之費。祀田遭亂多所廢斥祭祀不能支創議復興子姓咸仰賴之。

康熙二年癸卯二十六歲

里中文會罷兄斯年館桃源書院斯大脫義士陸宇燝於獄

康熙三年甲辰二十七歲

與慈谿鄭梁訂交秋九月兄斯大與張文嘉僧超直葬張煌言於錢塘南屏之陰是年從子言就昏東里錢氏

康熙四年乙巳二十八歲

春與甬上陳錫嘏怡庭赤衷夔獻張汝翼旦復馮政蓋仲陳紫芝非園范光陽國雯董允瑫在中允珂二嘉道權巽

子陳自舜同亮董允璋俟真鄭梁禹梅董允璘吳仲仇雲蛟石濤兆鼇滄柱王之坪三文張士塤心友九英梅先李

開錫璧張九林璧薦陳寅衷和仲錢魯恭漢臣及兄斯選公擇斯大宗宗充姪言管村等二十六人至餘姚黃竹浦

從黃宗義受業信宿南樓而歸自是非先生過姚江即宗義過甬講道論心極一時師友之盛因得盡聞葢山劉宗周慎獨之學以躬行實踐爲事以聖賢爲必可及與甬上諸子爲策論之會講究經國有用之

學自有書契以至今日之制度無弗考索遺意論其可行不可行集中與錢魯恭書論讀書次第宜先經後史先經史而後文集與從子言書亦勸其爲經世之學以解生民之憔悴不必專專於古文皆在是年左右先生之學至是一變是年妻莊氏來歸兄斯大館城中謝氏

康熙五年丙午二十九歲

春偕諸子謁師姚江與陳赤衷黃百家從子言等讀書海會寺借雲在樓陳自舜書樓二十一史讀之入夜無油就星月光披覽光盡則相背誦達旦兩目爲腫十一月友人李胤奇卒仍舉策論會

康熙六年丁未三十歲

甬上諸子以師教首重經學乃初講經之會月凡再舉諸家子弟亦得執經旁聽會者常百數十人先生時爲主講遇疑義以片言折之講先易次禮次詩次書次春秋折衷諸儒援據今古議論蠡起聞之者各有所得而歸諸經之外泛及史學天文地理六書九章至遠西測量推步之學是年與諸子講周子通書西銘又講程子定性書朱子中和說於張九英之竹中精舍九月二十八日兄斯大妻陸氏卒

康熙七年戊申三十一歲

與諸同學請師黃宗羲主鄞城講席三月大會於廣濟橋又會於延慶寺會以證人名之承戴山之傳也是年兄斯選授經石門斯大館城中高氏從子言授徒萬載

康熙八年己酉三十二歲

赴會稽授經姜希轍家與姜黃百家諸子讀書砥礪得姜氏所藏明列朝實錄廢寢讀之幾能成誦自是



儒藏

以後一志明史屏他書不觀。以爲塗山二百九十三年之得失尚無成書。其君相之經營創建與有司之所奉行學士大夫之風尚源流。今日失考。後來何所依據。毅然欲以著作自任。先生之學至是三變矣。時甬上諸子多散之四方。講經之會遂罷。是年妻莊氏卒。有女子子三。先生所補史表數十篇。多作於是年前後十餘年間。

康熙九年庚戌三十三歲。

自會稽歸。贅於傅氏。高斗魁卒。與同輩祭之。是年文有逸老堂記。

康熙十年辛亥三十四歲。

兄斯大館錢唐魏氏。兄斯程卒於吳門。享年五十有一。從子言館於李都督家。是年文有李杲堂先生五十壽序。

康熙十一年壬子三十五歲。

鄭梁有詩題先生文稿。今石園集中詩文大半早歲之作。後日所增無多也。與兄斯大等重修杭州報先寺鹿園公像。

康熙十二年癸丑三十六歲。

以潘平格所著書示友人毛文強。平格字用微。慈谿縣人。嘗有朱子道陸子禪之說。先生怪而往詰。其說有據。同學因轟言先生畔黃氏。黃氏亦怒。致書先生駁之。凡數千言。先生謝曰。請以往不談學。專窮經史。與友人張汝翼校讎甬上耆舊詩。此書爲先生兄斯備輔李文胤所輯。而又經胡道南論定者。兄斯大所

注三禮燬於火復理前業成學禮質疑一書冬友人錢魯恭卒年二十七。

康熙十三年甲寅三十七歲。

康熙十四年乙卯三十八歲。

秋浙省鄉試友人陳錫嘏范光陽仇兆鰲等中式錫嘏列榜首從子言中副榜兄斯備從外舅李文胤結詩社是年詩有壽李文純八十友人張九英卒。

康熙十五年丙辰三十九歲。

修郡志先生以爲大亂之後人物之卓然傑出者當仿浦江人物志吳郡先賢傳之例以表章之校讎甬上耆舊詩竟是年從子言入京。

康熙十六年丁巳四十歲。

兄斯大葬父友陸符之柩於城西從子言自京師歸十日兄斯年斯備從子言赴滁州市先塋。

康熙十七年戊午四十一歲。

館李文胤家詔徵博學鴻儒浙江巡道許鴻勳以先生薦力辭得免從子言客崑山。

康熙十八年己未四十二歲。

三月開明史館以翰林院掌院學士徐元文爲監修以庶吉士葉方霽右庶子張玉書爲總裁新取博學鴻儒五十人爲編修局設內東華門外元文聘先生入史局秋七月偕從子言北上友人饒之黃過草堂贈以詩文師黃氏以大事記忠端公所記三史鈔授之時史局中徵士許以七品俸稱翰林院纂修官元文



儒藏

萬季野先生繫年要錄

欲援其例以授先生。先生請以布衣從事，不署銜，不受俸。總裁許之。元文乃延主其家，以刊修委之。十二月，元文至京，史局始開。京師才彥皆質疑於先生，甚見尊禮。王士禎亦在翰林院，充明史纂修官。先生嘗以所著禘說示之。是年，醵金贖父友馮京第之子。

康熙十九年庚申四十三歲。

正月，諸編修分撰洪武至正德各朝事，析爲五班。編纂初采溫公長編之法，纂修竣，送先生覆審。先生閱畢，謂侍者曰：「取某書某卷某頁有某事當補入，取某書某卷某頁某事當參校。」侍者如言而至，無爽者。尚書徐乾學時在京，爲之纂讀禮通考百二十卷，上自國卹，以訖家禮、十四經之箋疏、廿一史之志傳、漢唐宋諸儒之文集說部，無或遺者。又以其餘爲喪禮辨疑四卷、廟制折衷二卷。先生深於經如此。乾學因請先生編成五禮之書。閻若璩時亦館乾學邸，先生以喪服質之。二月，徐元文請徵黃宗羲、萬言等修史，宗羲不至，乃取所著書付史館，並徵其子百家言入史館。復兼修一統志。秋，兄斯大校南雷文案。

康熙二十年辛酉四十四歲。

六月，諸纂修分撰之稿告竣，復分撰泰、啓、禎三朝。以崇禎朝無實錄，總裁從汪楫議，選館臣六人，先撰長編，萬言又獨力別成崇禎長編一書。

康熙二十一年壬戌四十五歲。

春，鄭梁來京會試，與先生情好彌敦。先生出樂府新詞使序之。

四月，諸纂修分撰之史既畢，乃繼撰嘉隆、萬三朝。是時史局監修爲大學士李蔚，總裁爲侍讀湯斌，贊善

徐乾學侍讀王鴻緒。

康熙二十二年癸亥四十六歲。

七月二十六日兄斯大卒於杭州享年五十有一。八月明史嘉靖以前已纂修過半萬曆天啓崇禎三朝方分作紀傳。是月晤陸隴其於黃虞稷座上以學禮質疑贈之。十一月與姜宸英等公宴隴其。

康熙二十三年甲子四十七歲。

二月徐元文專領明史監修與先生商榷常至夜分。乾學後與元文訂修史條議六十一條疑出先生之手否卽相與討論而成者。

康熙二十四年乙丑四十八歲。

康熙二十五年丙寅四十九歲。

十月初六日適董氏姑卒年八十有五。是年徐乾學以禮部侍郎充一統志會典明史三館總裁所邀與商略皆天下名士王鴻緒因喪南歸。

康熙二十六年丁卯五十歲。

元夕徐乾學讌客碧山堂出儲酒三十種命客爲鬥酒詩引友人劉獻廷參明史館事。獻廷好遊每日必出或兼旬不返歸而以所歷告之先生先生亦以所讀書證之時黃百家王源亦以史事客乾學家先生愛源英傑而友之。是年從子言檢明史史料自初夏迄秋始卒業友人陳赤衷陳錫嘏卒。

康熙二十七年戊辰五十一歲。



儒藏

從子言授五河知縣。以六月蒞任。上已與徐乾學、湯斌、姜宸英等修楔楊氏園。乾學充會試總裁。卽闈中轉刑部尚書。出闈就職。因事罣誤。上章乞休。準解部務。仍領各館總裁。三日一直內廷。冬先生歸里。徐乾學贈以詩云：慣對卷編常病眼，與談忠孝卽開顏。折衷三禮宗王鄭，泚筆千秋續馬班。蓋實錄也。

康熙二十八年己巳五十二歲。

三月北上。黃宗羲時年八十。特之甬上送之。與閻若璩論編一統志。不必及人物。若璩始猶不信。既而大服。與梅文鼎訂交。冬與劉坊訂交。坊有狂名。京師貴人謂其不可近。先生獨與友善。

姑子董德祖卒。十二月從子經葬其考妣於錢唐西溪安樂山。徐乾學以陶樹穀考選科道事。爲副都御史。許三禮所劾乞骸骨歸。因命以書局自隨。翌春始行。王鴻緒亦被劾致仕。

康熙二十九年庚午五十三歲。

春史稿初就。凡四百一十六卷。三月徐乾學歸里。開一統志局於蘇州洞庭東山。與沈公厚訂交。夏徐元文罷歸。仍領史局。劉繼莊遂挾其所鈔史館書歸蘇州洞庭西山。欲約先生與俱去。先生與黃百家均爲張玉書、陳廷敬所留。移置江南館中。不果行。同門友仇兆鼇與館中知己邀先生同講經術。月凡三舉。公卿主供張。翰林部郎處士輿馬駢集。環坐聽先生講。宮闕地理倉庫河渠水利選舉政刑諸項。朝而設席。向晚而退。如歲寒書屋、梅花堂、浙江江南會館。皆講所也。每會講一事。不繙書。口如瓶注。友人溫睿臨嘗爲札記。何代何地何人。年月日事起訖。毫釐不失也。睿臨後著南疆逸史。蓋感先生之言而爲之者。

康熙三十年辛未、五十四歲。

春與梅耦長訂交。夏四月，黃百家歸姚江，耦長亦將戒道。先生有送耦長南還序。秋，方苞入都，先生降齒德與之交，使輟古文之學而求經義，又以明史列傳目錄示之。從子言在五河任得罪。七月，徐元文卒，年五十八。

康熙三十一年壬申、五十五歲。

明史稿尚在討論修改中。徐乾學以事落職，一統志局亦撤。先生憮然有歸志，索劉坊傳爲贈。秋八月，作王源父中齋先生八旬壽序。朱彝尊爲先生作歷代史表序。

康熙三十二年癸酉、五十六歲。

姪孫承勳入京，謀脫父言於難。七月二十五日，兄斯年卒。

是年，兄斯備客徽州，作送梅定九南還序。

康熙三十三年甲戌、五十七歲。

以大學士王熙尚書張玉書爲明史館監修，尚書陳廷敬、左都御史王鴻緒爲總裁。鴻緒復延先生及錢名世於家，以史事委之。先生每撰一傳，集書盈尺者四五，或八九不止。與錢君商榷孰是孰非，孰宜從，孰不宜從，孰可取一二，孰概不足信。商既定，錢君以文筆出之。楊椿亦於此時獲聞先生緒論。四月，徐乾學卒，年六十四。八月十日，兄斯選卒，年六十六。冬，從子言事解，以斯年之柩歸葬之林邨。是年，作送沈公厚南還序。



康熙三十四年乙亥五十八歲。

鄭梁守高州作序贈之。七月三日黃宗羲卒年八十六門人謚之曰文孝。是月六日劉獻廷卒年四十八。王鴻緒邀遊西山。

康熙三十五年丙子五十九歲。

秋從子經鄉試中式。方苞將南歸先生要之留信宿與論史法甚詳。又曰子誠欲以古文爲事則願子就吾所述約以義法而經緯其文。他日書成記其後曰此四明萬氏所草創也則吾死不恨矣。因指四壁架上書曰是吾四十年所收集也。踰歲吾書成當并歸於其子矣。是年苞歸有書致先生從子言自京師走豫章。

康熙三十六年丁丑六十歲。

正月先生六十誕日王源梁份等置酒爲壽源有序。四月兄斯禎卒年七十六合葬應畧。從子經入京時從先生問業。

康熙三十七年戊寅六十一歲。

春先生南旋約黃百家秋間同人都欲俟明史告成歸里著明朝大事記一書百家不果行。鄭梁來書促先生歸主文壇。先生時以衷曲語劉坊坊得罪鉅公先生促令南歸作序贈之。

康熙三十八年己卯六十二歲。

是年姜宸英卒年七十二四月從子經下第歸。

康熙三十九年庚辰六十三歲。

四月金德純招宴得晤李塋胡渭先生謂塋所撰毛西河全集序稱許太過塋謝之九月復與塋晤十月邀之赴講會十一月塋歸。

康熙四十年辛巳六十四歲。

正月赴孔尚任筵李塋以大學辨業請正於先生先生讀而善之爲之序四月塋之講會先生因講其學十月塋復來京先生與之雜論經史時明史紀傳成表志未竣因薦塋於鴻緒以助成之未果事寢。

康熙四十一年壬子六十五歲。

正月誕辰諸友醵金爲壽以刊所著歷代紀元彙攷四月八日辰時卒於京邸年六十五門人謚之曰貞文。

歸葬奉化縣忠義鄉德星里葦湖畝先生子二世楷早卒世標府學生孫四人人英人敵人傑人瑞所著書數十種。



儒藏

萬季野先生繫年要錄

張文貞公年譜

清·丁傳靖編撰

楊世文校點

郭齊一審

劉琳二審

清光緒三十一年木活字本

《張文貞公年譜》一卷，清丁傳靖編撰。清光緒三十一年丹徒張氏木活字本。

張玉書（一六四二—一七一），字素存，號潤甫，江蘇丹徒人。清順治十八年進士，自編修陞授侍講學士、內閣學士。康熙二十九年任文華殿大學士兼戶部尚書。張玉書博學多能，熟諳水利，多次提出治水意見，均受到朝廷的重視和採納，對治理黃河、運河起了重要作用。康熙五十年，以七十高齡隨玄燁出巡熱河，病死於塞外，諡文貞。張玉書學識淵博，被委派修纂多種書籍。由他擔任總裁修成的有《三朝國史》、《大清會典》、《大清一統志》、《平定三逆方略》、《平定朔漠方略》、《政治典訓》、《治河方略》等書。特別是《佩文韻府》，親自採輯經史，補原書所未備。《康熙字典》也由他擔任總閱官，但書未成即病故。《明史》也曾一度由他任總裁。所著詩文有《張文貞集》。

丁傳靖（一八七〇—一九三〇），字秀甫，號闇公，又有鶴睫、鬼車子、招隱行腳僧等別號，鎮江人。十八歲進學，登鄉試副榜，後入江陰南菁書院深造。宣統二年由陳寶琛薦舉為禮學館纂修。詩文負有盛名，尤工戲曲。民國後，任江蘇督軍馮國璋幕僚，總統府秘書。他利用有利條件，廣集宋、明、清三代史料，著述甚豐，現可考知的約三十種。所輯《宋人軼事彙編》搜集六百多位宋代名人的遺聞軼事，為治宋史者之必備書。

是譜意在表彰鄉賢。取四庫所訂《松蔭堂集》及史傳、行述，參合互證。採用綱目體，於人、事後加夾注，引用文獻以證明之，大體上清通簡要，務求矜慎。

康熙朝、吾邑張文貞公繇詞臣受

聖祖知遇、洊擢綸扉、爲太平宰相二十餘年、出入帷
闥、謹慎小心、相業之純懿、與李文定、王文靖、陳文貞
諸公後先輝映。康雍之間、一門貴盛。乾隆初、公孫适
爲近畿方伯、所居毘陵青山莊、擅水木之勝。雍乾老
輩集中多有題詠。其後有爲守令者、有爲曹司者、多
著政績、有聞於時。咸豐中、七世孫錫庚以侍郎視學
浙中、殉粵寇之難、

予謚文貞。祖孫同謚、前此未有。相公遺澤、下及雲礽、
烏庠盛矣。兵燹以後、鄉邦文獻日益衰歇、遇里中



故老、叩公之立朝梗槩多不深悉。夫一邑之中、積二百餘年之久、勵得一偉人、而鄉里後進竟不能略道其生平、此亦事之深可怪者。因不揣固陋、取四庫所訂松蔭堂集及史傳行述參合而互證之、輯爲年譜一卷。方公爲學士時、諸臣章奏有重大者、

聖祖卽引與參決。洎入政府、倚畀益隆、前後五十餘年、君臣之間有如家人父子。觀

聖祖待公之厚、知公之所以仰贊

高深、必有爲史臣所不及載、家人所不能知者。則是編所輯、猶髣髴公之萬一而已。鄉後學丁傳靖謹序。

張文貞公年譜

里中後學丁傳靖敬編

明崇禎十五年壬午六月二十六日辰時公生。

公諱玉書字素存號潤浦。案公行述及家乘皆不言公號潤浦此據

吳修國朝名人尺牘小傳始祖善甫元至正間自中州遷

居鎮江之丹徒遂爲縣人仲子德明建文時以右軍都督府斷事犒師東昌遇燕兵被執不屈死高祖挾曾祖柏明萬厯間出粟賑饑議叙布政司經歷祖鳳儀明諸生七舉鄉飲大賓父九徵字公選號湘曉順治乙酉江南解元丁亥進



士、歷官行人司行人、吏部文選司主事、考功司員外、河南提學道僉事。薦舉博學鴻詞、崇祀河南名宦祠。著有艾衲亭稿、閩遊草、文陸堂文稿。母何氏生子六、公其次也。

十六年癸未、二歲。

大清順治元年甲申、三歲。

二年乙酉、四歲。

公父湘曉公領解首。

時年二十九。徐乾學張公九徵行狀時初經喪亂、人

多廢學、科舉之文、猶沿明季蕪詭之習。公文宏博大雅、爲一代楷模。王文貞公在翰林、一見深器重之。

弟玉禾生。

字實存、廩貢生、後官行人司司正。

三年丙戌、五歲。

四年丁亥、六歲。

湘曉公舉進士。

五年戊子、七歲。

湘曉公授行人司行人、頒

詔福建。

六年己丑、八歲。

行述、公自幼穎悟絕人。甫入家塾、尺寸不苟、疑然如山岳、識者知爲廟堂器也。江右熊先生公旬讀師也、善李虛中術、知公大貴、以乳下孫爲屬、而請命之名。後四十年、其孫至京、曰公一見呼其乳名曰若、卽某耶。厚贈之以去、人皆服公善記事、而益歎古道之過人遠也。

七年庚寅、九歲。



儒藏

張文貞公年譜

湘曉公奉

命至闕里宣衍聖公。

八年辛卯十歲。

弟仕可生。

字惕存、康熙丙辰進士、後官湖南兵備道。

九年壬辰十一歲。

應童子試入縣庠第一。

行述學使者潯州石公申以益者與命題公援

筆立就石公大奇之據案疾讀曰十一歲童子已盡得先輩三昧真千里駒也抱置膝上嗟賞

不已刻試卷以行士子爭相傳誦

湘曉公考選吏部文選司

主事旋晉員外郎。

徐乾學張公九徵行狀公熟諳掌故人共驚異郎中宋某

曰張君爲秀才時已爛熟胸中矣。

弟恕可生。

字韋存、康熙戊辰進士、後官杭



儲藏

張文貞公年譜

州知府。潤故恕可官戶部員外時、澤州陳文貞公曰、張司官才品非以相公介弟重也。時其新城商推風雅尤痛絕竿牘羣以爲真清郎也。

十年癸巳、十二歲。

湘曉公晉驗封司郎中、又調考功司郎中。弟

與可生。

字端存、廩貢生、後官國子監學正。

十一年甲午、十三歲。

兄玉裁充拔貢。是年鄉試、中副車。

玉裁字禮存、長公六歲、丁

未進士、後官國史院編修。荻汀錄禮存入成均、益都馮公爲大司成、驚曰、今之子瞻、非僅以

文章名世者。

十二年乙未、十四歲。

湘曉公分校會試，尋乞養歸里。八月，祖鳳儀公卒。

十三年丙申，十五歲。

十四年丁酉，十六歲。

舉江南鄉試。主試遂安方猶仁、和錢開宗，首題三以不忍人之心二句。行述房考節推田先生羅重典，公倡捐橐金，歸其家累於三原。子若孫來，必有所贈，甚至典衣裘以賜之。案是科江南主司房考以科場事伏法者十餘人，中有田俊民者，當即行述所稱節推田先生是也。

兄玉裁中副車。

十五年戊戌，十七歲。

覆試列上選。行述會有摘科場事者，皇帝召諸中式舉子試之於廷，章



十六年己亥十八歲。

拔公詩若文置上卷。初計偕與同年夏公
沉僦車以北。僉謂試題必備眾體。夏公就逆旅
發篋讀書不少休。公恒拱手危坐。曰。文體殆數
十種。旬月間可盡讀耶。吾輩少年書生驟覲
擾耳。及試果異等。戴瑯石鼓齋雜錄。殿廷
覆試之日。不完卷者。張文貞公時方十八歲。本
名士。戰慄不能握筆。張文貞公時方十八歲。本
作。十從容抒寫而出。公輔氣度固自不凡。

海寇犯鎮江。湘曉公與笄侍御重光嬰城守禦。

徐乾學張公九叙行狀。知府戴可達嘗異志。語
城下曰。永昔欲降。焉某某不從耳。公與笄聞之。
急趨下城。而門壯已啟。公微服出城東門。日暮
得一解脫。身走常州。謁巡撫蔣公。言海寇烏合
易破。宜速進兵。又至浙江。趨督撫嚴兵堵賊。未
幾賊敗。果如公言。始賊入城焚掠。公舍時封公。

樞在堂、火將及、回
燄不熱、如有神護。

秋、遊延陵。見公集跋燕
文貴草堂圖。

十七年庚子、十九歲。

兄玉裁中副車。

十八年辛丑、二十歲。

舉會試第五名、

總裁大名成克鞏、曲沃衛周祚
同考官田麟號西藪、首題知止

而、后有定一節、次夫子之文
章一章、三易其田疇二節。

授庶吉士。

行述、

大名成公、即湘堯公、乙酉座主、

引嫌遠跡、榜前

未嘗一至其門。成公謂所親曰、此年少、不惟文

章、其風節當不愧古人矣。初入禁林、即仕門却

埽、一切外事不與、晨夕課書、往往迄丙夜。少宰

北海孫公嘗語湘堯公曰、次公他日必為宰相。

請其故、曰、吾召客、會天雨、已而客罷去、客坐處

足蹟多散亂、惟次公雙趺

宛然、此必貴而壽無疑也。

康熙元年壬寅二十一歲。

二年癸卯二十二歲。

湘曉公補稽勳司郎中、又調文選司。

三年甲辰二十三歲。

散館、授翰林院編修。湘曉公授河南按察司

僉事、出視學政。

四年乙巳二十四歲。

子逸少生。

字天門、康熙甲戌進士、累官翰林院侍讀學士。

五年丙午二十五歲。

秋、與浙江鄉試。

行述、與浙江鄉試所舉多知名士、海內翕然有公明之誦。又



儒藏

張文貞公年譜

湘曉公於前明實錄、邸鈔、家傳、野史皆可背誦。
公少即濡染，丙午浙闈策問，即舉明三案以試。
士。是科浙江副主司為潛。
江劉廣國榜首，餘姚徐景范。
里。徐乾學張公九徵行狀、河南兵荒後文治日
衰。公獎拔孤寒，倡明禮教，兩河人士歎為百
年未有。黜中牟潘岳祀典，祀鐵鉉於鄧州。事竣
考核，為天下第一。當擢京堂，有尼之者，乃止。會
撫臣疏舉卓異，詔賜蟒衣。部
議需次起遷，而公已誓墓不欲出矣。
兄玉裁
舉京兆試。

六年丁未，二十六歲。

奉 敕纂修

世祖章皇帝實錄。兄玉裁成進士，一甲二名及第。熙

新語、玉裁對策直刺部院督撫陋
弊，讀卷者歎曰：此長沙痛哭書也。
子思默生。

字處冲、康熙丙子
舉人、官內閣中書。

七年戊申、二十七歲。

八年己酉、二十八歲。

充順天武鄉試主考。策問存
集中。

九年庚戌、二十九歲。

兄玉裁分校會試。

十年辛亥、三十歲。

七月、兄玉裁卒。

十一年壬子、三十一歲。

弟仕可舉京兆試。



十二年癸丑三十二歲。

十三年甲寅三十三歲。

十四年乙卯三十四歲。

十五年丙辰三十五歲。

遷國子監司業、轉侍講、歷左右庶子。

按、轉侍講與晉庶子

疑非一年事。國史及家傳皆繫是年、存之俟考。

充日講起居注官。

行述是時

皇上銳意文治、慎簡講僚、特

命公與崑山葉文敬公常川進講。一日進講書

經、呂刑、至王曰嗚呼、念之哉。一節、公因奏、漢書

謂囚在獄中飢寒而死曰瘐。從來大獄既興、株

連者眾、淹滯不決、動經歲時、囚之不死於法而

死於飢寒者多矣。夫匹夫匹婦亦足上干天和、

聽獄者所當深念也。

上為首肯至再。一

日進講易噬嗑、利用獄、公因講章內有三宥之



法於是疏解周禮三宥之義。復言盛世不輕赦。故春秋于肆大眚則譏之。後如管仲之治齊諸葛之治蜀皆以慎毋赦為言。其經所謂赦過宥罪者為其罪有可原因而赦免非一概寬釋以示恩也。至於定獄之時原情察理斟酌至當一歸於罪疑惟輕則隨時隨事赦免已多又豈待頌行大赦然後謂之赦乎。講畢上稱善曰。所講赦過一節極當於理。又進講易剝卦不利有攸往。公因疏解內言漢唐黨錮之事乃言東漢時黨錮最甚而其時如郭泰徐穉輩皆能高蹈遠引不與其禍。唐之黨始于牛李而其時如白居易輩亦不與其黨。此所謂超然塵壘之外者也。就黨人而論東漢時以名譽相高節義相尚其人本皆君子止因意氣太過不能容人所以人皆嫉之。至唐之黨人專以權位相軋勢利相傾其品不皆君子故其禍中於國家者甚烈。上為之傾聽其餘因事納忠敷陳愷切如此類者不可悉記。公由此浸受知矣。

弟仕可成進士。十月元配吳夫人卒。按夫人

庶常定嗣女來歸。未詳何年。行述或有勸公續配者。公不應。吳夫人母劉念公壯年失偶。買一婢送京邸侍巾櫛。先使人白其故。公對使執不可。淚隨語下。使者仍送婢還。其後數十年。獨處一室。終身無姬侍。士大夫聞公之風者。莫不感慕。增伉儷之重焉。

十六年丁巳三十六歲。

十七年戊午三十七歲。

湘曉公舉鴻博。辭不就。

茶餘客話。冢宰郝恭定薦之。貽友人詩云。少不

如人何。况老身將終。隱又焉文。又遣懷云。虛名空好。羊公鶴肥。遜深情。梁伯鸞京洛少年爭獻賦。伏生接武賈生難人。以是知其不出山矣。

弟恕可舉京兆試。

十八年己未三十八歲。

五月奉



敕修明史。先正事略、封公於明代人物能縷舉其世系與其門生姻戚。公總裁明史、多稟承家學焉。

茶餘客話、文貞公性淡泊、從不肉食、日粗糲一盂、或山藥少許。官庶子、總裁明史、封公貽書戒之曰、此非養生之道也。食不厭精、汝未讀鄉黨耶。退直後宜靜坐片刻、養身節勞、勿以膏自焚也。古樂府、殺君馬者路旁兒、謂竭馬之力以娛路旁耳目也。吾慮汝之馬力竭矣。文貞聞命悚然、加一餐焉。

十九年庚申、三十九歲。

五月、以進講稱

旨、加詹事銜。先正事略、十九年、進講。乾清宮、

人心、宋儒講辨加詳耳。上曰、日用尋常、無非此理。自有理學名目、彼此辯論、而言行不符者甚多。若不屈講學名、而行事允合、此即真理學也。案東華錄、事在二十二年。六

月升侍講學士。冬、

賜貂裘朝服。

行述每歲上元後一日必敕一筵送至邸第拜

賜於家以爲常。御饌

池北偶談康熙十九年以

御書手

卷

賜侍講學士張玉書莊子說劍篇。

二十年辛酉四十歲。

三月遷內閣學士。

行述內閣學士缺開列諸應升者名以上。上問大

學士皆以簡在

聖衷對。

上舉公

名曰學問既博、

人品亦極優、卿等云何。皆對曰、

誠如

聖諭。

上曰、開

列諸人皆不及、可卽補內閣學士。

二十一年壬戌四十一歲。

正月、隨

駕往盛京謁

陵。

行述正月、上以逆藩盡平將謁
福陵告成功。元夕前一日、召滿漢大臣

清宮、賜宴中和殿復宴諸漢大臣於乾
命掌院學士澤州陳公學士桐城

張公及公傳諭諸臣依次廣利為七言古詩一章、

上倡首句諸臣依次廣利為七言古詩一章、
以志太平盛事公遂奉命隨

駕往盛京案公集有遊遼陽千頂山記。
充經筵講官。九月、充殿試讀卷官。按行

充殿試讀卷凡五次。十月、教習庶吉士、奉

敕修平定三逆方略。行述、三朝國史、大清會

漢方略、政治典訓、大清一統志、平定朔
俱奉命為總裁官。其他館局所纂之書、

悉命公裁酌。佩文韻府、
則公親自採輯、補原纂所未備。

二十二年癸亥、四十二歲。



儒藏

張文貞公年譜

五月、調翰林院掌院學士。九月、隨

駕幸五臺。十二月、遷禮部右侍郎。行述、公居禮部、研

御史李時謙請行禘祭之禮、公博引前代故事而折其中。謂成周之制與今異、宜請罷其議。詞

臣曹禾請上封禪、公言、書稱舜燔柴岱宗、非封禪。司馬相如引管仲七十二家之說、梁

著、作郎許懋極詆其妄、朱子綱目是之。史紀秦皇、漢武、光武、唐高宗、武后、明皇、宋真宗皆嘗行

此為後世所議、封禪不應經義、宜罷勿論。皆案、此二事未詳何年、以其皆在禮

部時事、謹附於此。

二十三年甲子、四十三歲。

二月、轉禮部左侍郎。八月、湘曉公卒於家。

上遣內閣學士王鴻緒至邸寓奠酒、復

賜公兄弟茶酒。旋歸里。值

上南巡、駐蹕揚州、公伏謁舟次、特

賜召見。

行述、意調理、復

上見公體貌羸瘠、

溫諭加

命侍講學士高士奇傳

旨、家有大故、

頒賜

諭免遠送。并御前餅餌三器。

二十四年乙丑、四十四歲。

二月、由分守江常鎮道頒到

諭祭公父祭文。

二十五年丙寅、四十五歲。

二十六年丁卯、四十六歲。

二月、服闋、卽家起



儒藏

張文貞公年譜

授刑部尙書尋入京供職。子逸少舉鄉試。

二十七年戊辰四十七歲。

轉兵部尙書。五月奉

命勘視河工。八月還京。

先正事略開音布監督高郵州石工奏請開塞支河口爲中河

留水。

仁皇帝命公偕圖納往勘並徧閱

毛城鋪高家堰及海口情形詳加審度頒行

上謂公曰此行是非可否當秉公陳奏不

可效熊一瀟託故推諉也公叩頭領

訓。

先是開音布疏劾高郵州河員擅開減水三壩

請議處比公至卽馳奏河員開壩乃循舊例無

罪。開音布瀆奏應議處。八月還京疏言奉

命勘閱河形黃河西岸出水頗高年來大水

未曾溢岸則河身淤塞之說非也海口岸寬二

三里河流入海絕無沮滯諸減水壩應如舊閉

塞惟中河一道利濟舟楫得此免涉黃河百八

十里之險殊關緊要但形勢逼近黃河旣不可



儒藏

張文貞公年譜

挑寬而太狹。又不能容納運河及駱馬湖之水。謹按蕭家渡楊家莊新莊口有衝決舊河之處。請飭河臣增建減水壩。相時宣洩。則中河舟楫可以常通。其支河口應如開音布所奏。永行閉塞。奏入。均如所議。十二月奉

命往浙查辦事件。

行述。浙江巡撫金鑑奏。民杜光遇等計控兵丁害民十款。

偕大司空蘇公赫往浙察審。比至而光遇等姓名皆詭託無其人。所列款又絕無左證。且奏內多誹謗語。公按律奏擬。

轉禮部尙書。

孫迪生。

逸少出。康熙癸

巳舉人。後官陝西榆林知府。

二十八年己巳。四十八歲。

正月。自浙還。值

上閱河南巡於蘇州復

命。

國史傳覆奏查無杜光遇其人、撫臣金鉉捏造虛款、暨藩司李之粹迎合附會、情罪非輕、應按律問罪。案行述云、於郊城復國史傳及東華錄均云在蘇州、今從之。命。

奏事畢、卽

命從行。

行述至鎮江南門、御騎由家門、上問公幾子、有在家者否。公對曰、臣二子、長

遠少、從臣在京邸。次思默、跪迎道左者是。上顧思默曰、爾讀書否、年幾何。思默具以對。是時公母家居、公往浙、及還、又隨駕再往、還獲觀省者數四、望人以爲榮。

三月、至淮安。

命與諸臣會議中河事。尋扈蹕還京、充律例館總裁。

見大清律例序。行述公嘗曰、律例一書、生民性命、職官考成所係、不可不盡心。於是句字酌劑、更定輕重之比、凡若干條、刑書乃畫一。

二十九年庚午、四十九歲。

六月、

授文華殿大學士、兼戶部尙書。行述、公自講幄受知爲學士、諸臣奏章有重大

者、上卽手授公、命加票擬。公從諸元老後、執筆逡巡、諸公多指目公者。一日在閣、政府皆退、諸學士亦退、獨李文勤在座、揖公使登己座。公惶悚却避、文勤曰、君何讓焉、旦夕卽君座耳。

三十年辛未、五十歲。

充會試總裁。

案、是科爲公副者、安溪李文貞、澤州陳文貞、新城王文簡也。榜首張

璦。

何太夫人至京師。

明年旋里。

三十一年壬申、五十一歲。



儒藏

張文貞公年譜

四月、

賜遊玉泉山

暢春園。

案、公集有記、惟不言爲某年事、但云四月初四日、召大

學士伊某、阿某、王某、張某同遊。

暢春園。今按、

伊某者、伊桑阿。阿某者、阿蘭泰。王某者、王熙。張

某者、卽公自稱。公集王文靖墓志銘所謂暢

春園賞花泛舟、皆得隨公之後、是也。故公與伊

阿、王三公同爲大學士、自康熙二十九年、至三

十八年止、以後阿公遂卒。此八年中、據東華錄、

惟三十一年四月幸

十二月、奉

命、閱河工。

行、建、先是、總河靳文襄公嘗請於高家堰旁、

也、令隨行諸臣詳觀形勢、

諭曰、重堤斷

不可用。語云、日費斗金、不敵西風一浪。湖水浩

瀚如此、若老堤不堅、雖有重堤、何益。靳輔與人

爭氣、故爲此舉、不待知者而知其非也。又

諭曰、高堰堤頗堅厚。人言堤工單薄、不足信。

因問公曰、自此以前、俱與此堤相同否。公奏云、



與此堤無異。但此係石工。過石盡頭處。即用排
 椿。無石工。蓋因地勢稍高。故從來不費石耳。及
 是。靳公又題請加增運料。小河堤岸。以固堤堰。
 閉張莊運口。建石閘於中。別浚小河。加高遙堤。
 以保運道。上問公所見如何。公奏云。靳
 輔因重堤。不允所請。又欲加運料。河堤。其實高
 堰。一帶所恃。全在老堤。今老堤尙固。可以無虞。
 疏下九卿會議。俱請如輔言。上復於批
 本時。諭曰。朕觀運料。小河築堤。全無用。
 豈有高堰。不固。專恃此小堤。可以堵禦淮水者。
 不若仍加修高。還之堤。期於永遠。堅固。爲有濟
 於實事。可遣大臣。會同往視。其中河。張莊運口。
 築堤建閘。著河臣。將工費估計明白。題到再議。
 閣擬票入。旨下。工部開列。部院堂官。職
 名。以請。上以問視高堤。須用舊時閱
 河之人。故有公與圖公偕往之命。

三十二年癸酉五十二歲。

正月還京。繪圖以進。

行述。

澹寧居。

上御。

賜春
召公

與圖公俱前問河事如何。公與圖公同奏云、近年河道俱已安流、但去年黃水甚大、淮水不能逆行、因而較往年水高數尺。若黃淮之水一時並長、則勢為極險、加修實屬要著。如靳輔等所云、運料河堤加高、真無益也。上曰、加此堤果無益耶。公又奏、湖水面尚高於此堤數尺、雖加至二尺之高、高堰若潰、亦必不能禦、其為無益甚明。上曰、固知如是。公因以所議本進。上取閱一覽、至竟即稱善。曰、爾等所議甚當。又命取圖展閱。上問、陶家閘。今議公因指圖奏云、此為仲家閘。此為陶家閘。今議另增二閘、以備蓄洩。上問、欲洩何水。圖公奏云、若中河水小、則閉之、水大則洩入黃河。公又奏、中河見在刷寬、靳輔之意猶恐不足容水。今欲將夾河深濬、是增築一河、以防意外之意。上曰、防意外亦甚善。公又奏、張莊運口水極深、不便置閘。河臣議於舊口下二三里建閘、取其土堅、可以興造。上深是之。國史傳、上問、宿遷一帶民生若何。公奏、小民沐聖主憂勤、甚為得所。上



欣悅。公又奏、高家堰一帶河工、惟史家刮至周橋最爲衝要、不急於此、處重設堤防、雖多築堤數重、無益也。臣度史家刮至周橋約一萬四百餘丈、宜煩聖慮、飭河臣迅速加築。至三官廟諸口、俟其隻續垂朽、改用石、以期永久。卽現在石工亦須加土擁護。此今日河工急務也。目今高家堰擬築小堤之處、惟令河臣每屆歲修親勘情形、題報可耳。上深以爲然。

孫造生。逸少出。

三十三年甲戌五十三歲。

子逸少成進士。

三十四年乙亥五十四歲。

三十五年丙子五十五歲。

二月、隨

駕親征厄魯特。行述、

命公隨

上親率大軍北征厄魯特

駕四月初十日

至科圖營有

旨令漢諸臣從行者留此

以待旋師公堅請從

至擒胡山

上駐馬

觀明永樂間舊蹟

命公詳視之有石拔

地數尺刻銘紀功

乃永樂八年成祖北征過此

所刻學士胡唐書載金幼孜北征錄者也公因

奏明祖所征乃元殘孽追勦易為力今厄魯特

方鴟張

皇上誅討為邊民除百世害自

古帝王所未有

臣等從行至此復觀舊蹟不勝

欣幸遂從

駕深入此賊奔敗

上

諭公曰漢官無隨師者惟爾以大臣決意扈蹕

堅確不移參贊機密從行至此今大功已告成

我君臣當舉手相賀矣公頓首謝曰臣以儒生

遭遇

皇上神武獲覩巍巍之功今日之

事當為宗社萬世太平賀不第一時奏凱告廟

已也按公弟仕可是時參贊總

統于公戎幕亦同出塞見潤故

六月還京

九月隨



駕幸歸化城。

行述是時噶爾丹敗北其兄子丹濟喇翰

欽納降。上聞其將至幸歸化城以

待之。

九月公進擬拖諾山勒石恭紀

聖

武神功碑文并饒歌曲三十章復請隨

駕。上命公從行抵宣化府

上命

大學士阿文清公傳

諭曰天氣甚寒不

必隨出口外至右衛以俟有事則召可也公請

從內地至右衛從右衛往歸化城

上復

諭曰彼處無一漢人可毋往公復力請曰臣隨

念不耐嚴寒命從內地赴右衛此誠

上曲體臣下之仁臣敢不祇遵但既至右衛豈

有不赴歸化城隨

至彼駐蹕時臣亦當至行在所

駕之理計

上從公

請隨

寒耶頃之以

命取公衣帽觀之大笑曰此足禦

狐皮小套黑狐皮領

御用狐皮煖帽貂皮大裘

諭云此帽前在

透風黑狐領甚煖得此可以禦口外嚴寒矣隨

又以

御用套襪煖靴一雙

又

願賜

願賜

願賜

願賜

願賜

願賜

願賜

願賜

願賜

願賜

願賜

願賜

願賜

願賜

願賜

願賜

願賜

願賜

願賜

願賜

願賜

願賜

願賜

傳諭云靴勿嫌舊此靴雖似稍大而以煖襪套用大小皆宜甚適用也是時方隆冬

念公特甚上為天下計蒙犯霜雪於窮途絕塞而心膳食之珍美者瓜蔬之新鮮者無一

不賚且令內侍省被褥問寒否上駐蹕

野外則令公駐民房毋露宿至於內地

上心始釋君臣相遇如家人父子然十二月還京子思默舉

鄉試孫遂生思默出

三十六年丁丑五十六歲

二月隨

駕幸孟夏行述上由延綏往孟夏初噶爾丹之

至恐玉石不分多內攜擒其子色不騰巴爾朱

爾以獻噶爾丹窮蹙計無復之上在達

刺布龍駐營有將軍奏章及丹濟喇上章言噶

爾丹於閏三月十三日死部眾皆四走丹濟喇



攜噶爾丹尸來伏候進止。

上顧語諸臣

曰、自此邊境永無事矣。復顧公曰、爾漢人三次

從出征、亦不虛此行矣。公奏曰、皇上如

天之福、臣亦被有殊榮。尋進擬勒石狼居胥山

恭紀聖

五月、還京。六月、充平定朔

武神功碑文。

漢方略正總裁。十二月、乞假三月歸省。

詔賜公母何太夫人

御書金剛經五部。

三十七年戊寅、五十七歲。

三月、奉何太夫人至京師。六月、何太夫人卒。

上遣內閣學士布泰、徐嘉炎至邸奠酒、復

賜公兄弟茶酒、並

御書松蔭堂額爲公母身後光。七月回籍。十一月

由分守常鎮道頒到

諭祭公母祭文。

三十八年己卯、五十八歲。

上南巡公迎

駕萬家莊。

行述時多議開海口者、
當何如。公奏曰、愚民不知河事、但望專治下

河、開海口。其實上河不治、雖開海口無益。

上曰、此言甚是。朕意亦以爲當治上河。公又

奏曰、目前黃水倒灌、湖水東洩、其病全在。扈

上流則治水當有次第。上首肯之。

蹕至江甯、尋至京口。公集

思碑記

駕幸江甯紀

書治隆唐宋四大字

遣侍衛馬武、海青

等捧示諸臣曰、此

御筆爲明陵題殿額



者。明日、命郡王率大學士伊桑阿、阿蘭泰、張玉書同往行禮、奉安殿內。臣玉書奏曰、自古帝王未有躬祀前代陵寢者、聖駕三至明陵、親行奠禮、茲又特書殿額以示優隆、盛德懿典、允光千古。且治隆唐宋四字、於明太祖創垂功業、至為確切、一經宸翰褒題、史書遂有定論、臣等不勝欽仰之至。又公集詩、御書恭儉為德、匾額並金山、月夜詩一幅、對句一聯、淵鑑齋法帖一部、耕織圖一冊、又御書浮翠樓澄懷日新二匾、對句一聯、留題江天寺者、益以賜臣。及次揚州、又頒賜東珠涼帽一頂、緞袍銀鼠皮褂各一領、靴一雙、五月、隨

駕至鄭家口、奏辭回籍守制。李來泰、文貞公傳、往有遊京口歸者、語予云、僕閑入張園、門徑清幽、寂無人聲、漸近書舍、遙見一翁衣白布袍危坐、手一卷書、旁無侍者。僕遽返尋

園丁問之曰、卽相公也。蓋是時方宅、何太夫人之憂云。行述卯辰之間、江東旱荒、守令禱不效。公方讀禮墓田、父老相率走請一禱、祈以活吾民。公謝不得、則就墓旁小阜、白衣冠四面拜、不兩日、雨大降。

三十九年庚辰、五十九歲。

案、國史傳及行述皆云、是年冬、詔促入京。據東華錄、起復大學士張玉書、在四十年。讀公集謝恩、並報起程疏云、臣今年已六十。又公集徐公壽序云、憶辛巳冬、被命召對、上問江南吏治、民風甚悉云云。據此、入京確爲四十年事。國史傳及行述皆誤也。

四十年辛巳、六十歲。

十月、



詔促公來京、照舊辦事。十一月、入京。先正事略、時河臣

宜、上問、公奏對甚悉、乃降旨諭

河臣云、昨問大學士張玉書、據稱河水尚大、高

家堰俱為河水所侵、如此、則泗州、盱眙、安得不

被水災、河身之淺深、以洪澤湖水高下為驗、今

聞洪澤湖之水比甲子年、尚高數尺、可見河身

未刷、深恐高堰之堤、過此以往、未可知也。案

國史傳、是年有扈從南巡之事、攷是年

聖祖并未南巡、史傳所紀、乃四十四年事、而

誤屬於

是年也。

四十一年壬午、六十一歲。

五月、

賜羣臣

御書、公得三幅、率羣臣上表謝

恩。

疏存集中。

十月、扈蹕至德州、尋還京。

案、是年

聖祖南巡

閱河、至德州、因

皇子允初病而返。

十二月、弟玉禾卒。

潤故、玉

頴上、值荒歲、士多不能自給、乃損貲傾助、士得

守其舊業、頴人謳思不絕。因父母年高、援例京

職、需次家居。兩浙制府于公聘修通志、辭不就。

侍郎尹公奏聘入。會典館纂修、積勞成疾卒。

四十二年癸未、六十二歲。

正月、扈蹕南

巡、至浙江。三月、還京。

四十三年甲申、六十三歲。

奉

敕修佩文韻府。

四十四年乙酉六十四歲。

正月子思默卒。二月扈蹕南

巡。

國史傳扈從

聖駕南巡

賜銀

千兩并

皇輿表等物。

四月

駐蹕蘇州府

命偕學士揆叙考試諸郡舉貢生員閱卷

呈

覽得汪來泰等五十三人尋

駐蹕

江甯府又偕揆叙等閱卷呈

御舟次高資港公奏曰前

世等五人及

去京江不遠臣之敝廬在焉苦城中無駐

翠華之地輿情雖切未敢恭迎

御輦

入城懇請

行幸江天寺多留數日與親

臨鐵甕城無異也。

切姑再留一日後日起行。

閏四月初一日于寶

塢灣行在

上駐蹕青口

巡視高堰命公與澤州陳

公肩輿以行。公至閘壯繆廟中出河圖與澤州

共閱因爲陳公言新堤高舊堤丈許三十一年

所議加之堤今皆在水中。總因六壩既閉黃水

所議加之堤今皆在水中。總因六壩既閉黃水

所議加之堤今皆在水中。總因六壩既閉黃水

所議加之堤今皆在水中。總因六壩既閉黃水

所議加之堤今皆在水中。總因六壩既閉黃水

所議加之堤今皆在水中。總因六壩既閉黃水

所議加之堤今皆在水中。總因六壩既閉黃水

所議加之堤今皆在水中。總因六壩既閉黃水

所議加之堤今皆在水中。總因六壩既閉黃水

所議加之堤今皆在水中。總因六壩既閉黃水

所議加之堤今皆在水中。總因六壩既閉黃水

所議加之堤今皆在水中。總因六壩既閉黃水

所議加之堤今皆在水中。總因六壩既閉黃水

所議加之堤今皆在水中。總因六壩既閉黃水

所議加之堤今皆在水中。總因六壩既閉黃水

所議加之堤今皆在水中。總因六壩既閉黃水



儒藏

張文貞公年譜

倒灌以致湖底淤墊如此。六壩一時不能刷深，非加築堤，不能禦湖水之漲。此高廣堤岸為救時急務也。是時，河臣遵

壩，黃河已深通。

上曰：

黃河泛漲，眾人立處皆

從官環列。

駕至惠濟祠，觀挑水壩。

是黃河。今清水直抵此處，實為可喜。故朕每次

閱河，必欲到此一觀。公因奏：三十八年以前，波

濤洶涌，此地為至險。今日竟為清水所逼，河勢

至此，可稱成功。

甯夏道黃河中，其水險視此相上下。蓋惟公從

至朔塞，沂黃河之上流，而黃淮先後十餘年情

形亦惟公預聞其本末，故

上南巡，必命

從行，語河事

必以相告云。

四月，還京。

四十五年丙戌六十五歲。

九月，孫遜卒。

四十六年丁亥六十六歲。

正月、扈蹕南

巡閱河。

國史傳、河臣張鵬翮奏請開溜淮套河、恭請聖駕親臨相度。御舟泊清河口、

上親往武家墩、周視良久、見所樹竿之處多屬民塚、非掘壕不能開濬。上惻然、

乃召見河臣、極斥其請開溜淮套河之非。張鵬翮語塞、叩頭請罪。公奏曰、向者老人白

英曾有引汶水分南北流之議、策之善也、不若別作壩引汶水通漕、其下流專以淮水敵黃、黃

水趨海、此萬世之利也。上善其言。分甘餘話、康熙四十六年、聖駕南巡至蘇

州。一日、垂問故靈壁知縣馬驥所著釋史、命大學士張玉書物色原板。明年、令人齎白金二百

兩至本籍購板。二月、弟與可卒。五月、還京。進入內府。

九月、弟仕可卒。渭故仕可砥礪名節、不妄交一

精明、斷詳實、多所平反。噶爾丹跳梁、聖駕親征、仕可參贊總統于公戎幕、奏章出其手。



督學河南與其尊人後先踵武士林以爲
美談。奉湯文正崇祀鄉賢錄其孫於州庠。
四十七年戊子六十七歲。

五月扈蹕塞外。

賜遊化育溝後苑又

賜遊哈喇和屯後苑。六月至熱河、

賜遊熱河後苑俱有記。九月還京。

四十八年己丑六十八歲。

四十九年庚寅六十九歲。

五月以疾乞休、

溫旨慰留遣御醫診視、

賜珍藥。

行述公卧疾。

上遣

御醫劉聲芳診視。

漸有功效。六月中奏摺請

安行在。

上手批問公病狀令用藥留心。時公已上章

乞休因奏言臣卧病兩月步履仍艱如此衰頹

必悞趨直臣年六十有九理當引退在閣中前

後十八年分當知止。謹已具疏瀆陳乞准休致。

上手批報云卿在閣多年凡事小心朝

中老臣不覺漸少朕實傷心也。還當調理得法

數月之內自然全愈故不准告辭。諭旨

同公扶病跪拜且感且泣。自是不敢言歸矣。

八月赴閣辦事。

五十年辛卯七十歲。

四月扈蹕至熱河。五月疾作。十七日公薨。行

四月。上將避暑。公念塞外高涼水泉潔

清出口數月。富陟健堅請隨。駕。

上重違公意。命從行。抵熱河。五月初九

禮不甯猶治事。明日憊甚。上諭好生調



儒藏

張文貞公年譜

理珍藥鮮果頒賚叠至。十七日漸劇。命大學士溫公偕從駕諸詞臣詣榻前上

省視復命內侍傳旨云卿思家欲回京

否。公伏枕叩頭曰皇上聖恩感戴不盡

無所

思也。

上聞大痛惜、

賜帑金千兩治喪、

御賜輓章碑文、

遣皇三子誠親王奠茶、贈太子太保諡文貞。行述、

公傳旨云張玉書勤勞王事偶然患病

不意至此。聞其家甚淡薄給銀一千兩治喪此

地不必動用。衣衾棺槨皆內府置辦悉視南方

殯禮應用物件俱着於監督處取用及殯遣內

大臣省視且令隨駕滿漢九卿畢集乃

殯復遣內務府員外護喪還京邸。御製



輓詩一首傳示九卿。喪車至京。皇三子誠親
 王奉命詣奠茶酒。行三叩禮。子逸少出
 口謝。恩乞手書所賜輓詩建碑
 墓隧。上令逸少少俟。親灑宸翰
 以賜之。

葬丹陽尤區村。雍正十一年入祀賢良祠。

純廟六次南巡俱遣官致祭。

邑後學李丙榮校字

右編清通簡要、大致與近賢所輯王船山先生之譜相仿。凡文貞事蹟多用夾註、故篇章不多、其矜慎可知矣。王譜按年尙引詩文以證其事、此端識其大、以詩文爲餘事、故不詳載。攷京江耆舊集小傳、謂文貞著力行齋集、又云京江制菴爲當代宗工、不知其詩氣雄筆健、格調蒼渾、卓然入唐代之室、卽專門名家者有弗逮也。茲譜載文貞墓在丹陽尤區村、此足補邑乘之遺。若父子同祀鄉賢、公與其父九徵同。祖孫同薦鴻博、公與子逸少與九徵同。亦爲世所僅見、似宜埒入。秀甫姻世



兄爲學好深湛之思、喜閱線裝書、與余同癖。君年正富、大可仿楊鐵傭氏四朝先賢六家及豫章先賢九家之舉、凡江鄉前哲、擇其尤者次第譜之、彙爲巨編、斯亦不朽之盛事也。秀甫以爲何如。光緒庚子先立春三日、訥齋李恩綬跋於四養生印齋。

十七世孫錫敬學華、光斗、十八世孫藻文、經文、彬文、十九世孫善昌敬謹校刊。

文貞公年譜

清·李清植編撰

楊世文校點

郭齊一審

劉琳二審

清道光五年寫刻本

《文貞公年譜》二卷，清李清植編撰。清道光五年二酉堂寫刻本。

李光地（一六四二—一七一八），字晉卿，號厚庵，又號榕村，福建安溪人。康熙九年進士，選庶吉士，授編修。後擢侍讀學士，遷翰林學士。康熙十九年，授內閣學士兼禮部侍郎。歷官掌院學士兼禮部侍郎、通政司通政使、兵部右侍郎、工部右侍郎、直隸巡撫、吏部尚書、文淵閣大學士。卒諡文貞。他潛心理學，旁闡六藝，是清初理學的代表人物。李光地的學術實踐，旨在闡釋儒學義理，尤能提倡謹實學風。在理學研究中，他宗本程朱理學，兼採陸王之長，詳評各家思想得失，而不拘於門戶之見。在經學研究中，他長於樂律、曆算、音韻之學，注重折衷融彙各家之說，所識多有創新。《四庫全書總目·榕村語錄》評曰：「光地之學，源於朱子，而能心知其意，得所變通，故不拘墟於門戶之見。其詰經兼取漢唐之說，其講學亦酌採陸王之義，而於其是非得失，毫釐千里之介，則辨之甚明，往往一語而決疑似。」康熙御纂《朱子全書》及《周易折中》、《性理精義》諸書，皆命光地校理。一生業績顯著。「三藩之亂」時，他不畏兇險，遣使帶蠟丸入京，獻用兵之計。康熙二十年鄭經病死，又力主收復臺灣，舉薦施琅為福建水師提督，統舟師進取澎臺，完成清王朝統一大業。著有《榕村全集》。

是譜為光地從孫清植纂輯，門下士魏廷珍等同參訂。清植（一六九〇—一七四四），字立侯，號穆亭，雍正二年進士，授編修，累遷山東巡撫、禮部左侍郎。嘗輯《榕村語錄》三十卷，為光地學術思想之彙編。是譜因出自後裔、門人之手，對光地一生亦多曲護，但對光地一生出處行事、仕宦浮沈以及論學、著述敘述較詳，可資參攷。

文貞公年譜上

孫清植立侯纂輯

魏廷珍君璧 蔡世遠聞之

徐元夢善長 梅穀成玉汝

門下士

楊名時賓賓 徐用錫壇長

全參訂

王蘭生振聲 官獻瑤瑜卿

元孫維迪校刊

崇禎壬午秋九月癸酉公生。

公諱光地、字晉卿、號厚菴。先世居劍州、相傳爲



藏

文貞公年譜 上

唐江王元祥後。初祖君達、始遷安溪縣感化里之湖頭鄉。六世祖樸菴公好義樂施、鄉國歸仁。祖念次公邁德種善、實修樸菴之業。至考贈公益本之以孝誠、澤之以學問、誼行卓卓、具載家乘。公在孕時、山海訏沸、母吳氏避居於外氏之華地鄉、以九月初六日亥時生公、因以其鄉名名公云。

癸未、公二歲。

順治元年甲申、公三歲。

二年乙酉、公四歲。

未就塾、已識字。見關侯廟有忠義二字、輒取炮炭摹肖之。

三年丙戌、公五歲入幼學。

讀書倍文、穎悟過人。

四年丁亥、公六歲。

五年戊子、公七歲。



是年從母就學於外祖家。外祖教以詩，卽能曉其體製。一日外祖與客碁，以碁命賦，公立成一篇。截云：棋子十六雙，伍位皆相同。連呼過河去，一戰似有功。有先達聞其奇穎，邀與相見，器度儼若成人，先達接以賓禮。

六年己丑，公八歲。

季父西岡指幅畫爲對曰：一幅丹青，繪盡古今來山水人物，畫工化工。公應聲曰：兩道乾坤，曲

成天地閒走飛草木陰氣陽氣其夙負襟抱如此。

七年庚寅公九歲。

塾課之暇季父西岡夜授以離騷成誦卽知大意。及後陷賊幽果中以代歌謠遂能徵事詰文訂舊說而抒新義。

八年辛卯公十歲。

九年壬辰公十一歲。



十年癸巳、公十二歲。

日命五題、自辰至酉、楷畢、居然大篇。

十一年甲午、公十三歲、畢誦羣經。

聰慧益開、而鋒鐸敏戢、循循恭謹、侍坐於長者、日暮不敢就宴。

十二年乙未、公十四歲、夏六月、陷於賊。

時鼎革未幾、鄭氏假託殘明、沿海爲寇、山賊林日勝乘亂竊發、結黨仇窟穴巖嶮間、四出侵暴。



贈公偕弟西岡挈家避跡山堡。適賊黨出掠別堡、西岡捕之、賊以爲憾、乃夜掩堡、盡劫老稚兒女十二人以去、獨贈公走脫。賊挾質索贖、公祖念次公財竭意慙、至十一月竟以憂殞。於是仲父漁仲久以官事羈於劍、聞家喪亂、奔歸。旣卒哭、身詣賊議贖。日勝獨指公謂曰、是兒偉器、君無惜貲也。○贈公旣走脫、徬徨山澤間。嘗過族姪家、辨色辭去、忽值雲雷轟黑、嘿誓於天、從此

走三十里、身不霑濡者、家無害。則見濛雨四垂、
遵霞光一線而趨、須臾抵寓、自雨中振出、縞衣
麻履、訖無淨淖、坐頃而街塍如川矣。事見漁仲
盤嶼集中。

十三年丙申、公十五歲。秋七月癸丑、自賊拔歸。
漁仲旣輸贖、賊望難厭、訖無見還意。乃募鄉壯
先後破賊砦十數、舉家十二口以次拔歸。日勝
威甚、歸命於官。漁仲事累見集中。○公之陷賊



也。舉止軒軒異常兒。時取賊兒書讀。日勝異之。每過堂下。必起立加敬。一日。日勝閱其衆。公投以詩。有戟插雲天。疑雪結。師行地水似風來之句。日勝顧其黨曉文義者。令爲解說。歎曰。真英物也。及連破於我。日勝遷竄無恒處。猶謹挾公以居。奇故。公最後脫。日勝嘗遣其從子林光詐漁仲。以冀緩師。曰。已殺君第四姪矣。再戰則諸兒皆將不免。漁仲不意爲虛喝也。遂斬之以相。

當。日勝聞則大怒、拔劍擬公、其黨莊進曰、素日常獨奇此子、奈何爲德不卒耶。日勝曰、然則落其大指。劍落矣、進急持之曰、是兒年幼指落、斷無生理、就令幸活、終身無用也。且李氏勢熾、所以未窮其銳者、子在故耳、卒聞子殘、鬪必益力、我軍其能支乎。日勝乃投劍而罷。○賊嘗以公竄伏山巖穴中、漁仲察賊逃於石穴、而不知公亦在也、盛以鬱火之煙迫之。賊輾轉且死、見公

無恙而問故、公教之曰、伏身以面貼土上、只離分寸、則烟氣不侵矣。賊從之、亦免。公於幼時、便體察物情如此。

十四年丁酉、公十六歲。

有郡先達者、客於湖、公以宿構文就正、先達曰、詞順矣、氣未充也。指而授之。公退而摩揣逾旬、質以新構、先達曰、氣充矣、神未赴也。又指而授之。公退而摩揣逾旬、質以新構、先達喜、復謂曰、



文章之道譬如畫龍、其睛一點、破壁飛去。今君文已能神氣相團結、然必人以眼視文、若文中之眼尚未能以視人也。因傾示以單微之解、公領畧契會、愈肆其力、由是文日益進。

十五年戊戌、公十七歲。

贈公貧、無宅舍、僦居於洋山岩中。是春病疝、大劇。每深夜、公輒陰啓岩櫺、長跪致禱。一夕感異夢、若有告者曰、尊人無恙、大期之疾在口、非疝

也。問其年、示以二指。自是贈公疾漸瘳。公嘗曰、吾年十七、值秋熱病痢幾殆、已愈、乃立志向學。

十六年己亥、公十八歲。始講性理之學。

季明風氣雜駁、破棄繩尺、爭脫畧爲名高、動以程朱爲詬病。贈公獨喜蓄濂洛關閩及同郡蔡、林諸先賢書、雖橐無贏貲、而購輯不擇價。公旣厲志、首抽性理之編、專心一力、每夜手錄數千



言、晝則熟誦精思、窮極深微、遂毅然希蹤前哲。
斂衣冠、謹坐起、非程朱不敢言。尊卑閒憚之、聞
公來、則裸者衣、謹歛者息、因渠爲假道學。公聞
之曰、夫假者、外然而中不然也。若心知不可、勉
厲自持、非可謂假。且特儒者疏節耳、何張皇及
道學也。是歲娶夫人林氏。

十七年庚子、公十九歲。纂四書解一部。

十八年辛丑、公二十歲。補諸生、纂周易解一部。



公嘗曰、吾年十八時、手纂性理一部。十九時、手纂四書一部。二十時、手纂周易一部。於諸家同異、條分縷析、用爲熟研覃思之地、終身得力、此實根基。○因讀參同契、至千周燦彬彬、萬遍將可覩、曰、此古人讀書法也。卽用以讀參同、遂通其義、凡丹灶爐火之說、龍虎鉛汞之喻、皆近取諸身、儒者有取焉。又因龍虎悟龍馬之義。蓋公平生好易、實於參同有啓發之助云。

康熙元年壬寅、公二十一歲。

讀書妙峯山、譜太極通書相表裏圖。

二年癸卯、公二十二歲、補廩膳生。

歲試第二名。○是歲、家子鍾倫生。

三年甲辰、公二十三歲、始注洪範、又著卜書補義。

疑蔡傳與洛書不相應、乃以三區之以九列之。

其說與西山真氏合、而倍加精當。

四年乙巳、公二十四歲、輯歷象要義。



初讀易、至大衍一段、諸家多以歷法推論、欲檢勘言歷諸書、而家僅有史記。頻年借貸、稍稍漁集、至是乃纂諸家之要及它書論之合者、未附以歷論八篇、備一家言。

五年丙午、公二十五歲。夏、始明律呂之學。

初讀性理大全、惟律呂新書遠難曉了、乃入山齋、日夜推研、勸極則隱几、未嘗就榻。閱半月、以事暫輟、已而又然。及是歲大比、復舍帖括、專勤

益倍。浹月、遂明其學。

秋八月、舉福建鄉貢。

主考吳公國對、王公汝斐同考王公三薦。吳公戊戌及第第三人、有知人之鑒。是冬、公與同榜吳君會芳偕計、道遇吳公、通謁。吳公曰、吳君已得兒否。對曰、未也。吳公蹙然曰、君相非壽、善自愛。因指公曰、李君精魄內凝、神餘於形、此大器也。君宜以爲楷。逮庚戌、吳君復與公偕第、竟歿。



京師。吳君爲人多可紀，集中有其狀。

六年丁未，公二十六歲。

是春會試，同考陳公論得公文，薦而不售。公歸，途出故城縣，見其文廟傾圮，卽竭餘齋倡修之。○先是，贈公被仇誣，官沒於賄，累歲莫直。公至家，逞身代理，於福州遇太守王公之儀，得白之儀，遼陽人，狀貌魁奇，持廉節，豎風操，卒死耿逆之難，贈太常寺卿。○是歲，仲子鍾脩生。

七年戊申、公二十七歲。

是歲、季子鍾佐生。

八年己酉、公二十八歲。

是冬、偕計至京師。同郡先達王公命岳私發策試之、以強藩世及爲憂。公所對、王公深加激賞。

九年庚戌、公二十九歲。春三月、登蔡啓遵榜進士。主考魏公裔介、龔公鼎孳、王公清、田公達吉、同考衛公旣齊。

夏四月、選翰林院庶吉士。

殿試時、大學士馮公溥得公卷、摩挲甚謹、曰、以是冤多士。已而他讀卷者、吹求微疵、乃置二甲第二名。馮公既出、遇富公鴻基、述其事、富公曰、余鄉也、是賅膽忠誠君子、質文無害。年尚少、天下才也。及選館職、有旨試詔一道、公考第一、選庶吉士、習國書。

十年辛亥、公三十歲、始見顧炎武、聞音韻之學。



公以歷論八篇就正於衛公。既齊，衛公以示顧氏。顧氏曰：「元人之文也，誰爲爲之者，幸一識之。」衛公乃見公於顧氏。顧氏與縱談，點畫聲音，古今訛異之原，公心識其說。顧氏又曰：「讀書須整片讀。僕平生零綴碎補，過連篇文字，則不耐竟讀此大病也。當以爲戒。」顧氏先代遺叟集中有其傳。○左都御史魏公象樞雅與公相重，間日會譙，旣久益歡。一日，魏公退，朝意甚悅，曰：「乃



者。命薦士、有董漢策者、嘗見咎於令長、范公承謨猥以其人應。詔今日科臣甯爾講彈之。是也。公曰、令長白黑不分久矣、士之蒙汙豈可概量。假令以枉法受賕之官、而咎不畏彊禦之人、此其過在咎者乎、在受咎者乎。縱使年少不謹、率德改行、亦不當咎其既往。且

上春秋方富、求治日新、首開薦舉之門、可爲復古之漸。抑過其端、愚未覩其便。魏公爲之嗟服。○庶

吉士散館例需三年。是冬、

山陵役竣、以

升祔禮成、覃有恩數、同職或議丐請先期散館、公執
不可、曰、三年學猶不足、豈宜以躁進而壞舊典
乎。議以不行。

十一年壬子、公三十一歲。春、進河洛圖說。

諸翰林承旨各進所學、公進是編。大旨謂天
地之著作在圖書、聖人之著作在易範。河圖顯



陰陽二氣主於流行、流行則變化不窮、而屈伸
往來因乎時。洛書備三才、主於定位、定位則一
成不易、而範圍參贊存乎道。伏羲作易、盡二氣
之變也。故自二以極於八而卦成、不用五十以
爲之本。神禹敘範、備三才之道也。故自三以究
於九而疇備、獨重中五以建其歸。與舊說河圖、
洛書相爲表裏、八卦、九章相爲經緯者異、詳見
集中易範諸書。○先是鄉人有謝瑞者、僑蘇州、

一夕夢公親捧一函其第二章經三緯九矇矓中猶記三字曰夏后氏公寄德公格勒詩云謝翁居閭門夢我捧冊秘一卷獻當宸宛如夢所記。卽指是也。是年公又自夢神人賜冊中有一語云賜長兒特上青霄。豕男墓誌所述指此。公平生所感異兆甚多非集中所述故不載載其述者以使後之讀公集者知所由云。

秋九月散館考第一改授編脩。



衛公旣齊精於韻學、公日從之遊、以與顧氏之
說相參證、故於習國書獨能易人所難、探討
其條理、而心融貫之。比散館、遂冠等倫。逮晚年、
所著韻箋及音論等篇、大抵皆闡明顧說、至以
收聲釐韻部、以五聲切衆音、則補顧氏所未發、
得於國書者爲多。

冬、京察最其列。

十二年癸丑、公三十二歲。春、充會試同考官、

取中唐四表等九人。

夏五月、以省親丐假。

道聞尚可喜請撤藩、覲京、吳三桂、耿精忠繼之、
廷議悉如其請、憮然曰、旦夕其有變乎。比至家、
耿逆反形漸露。總督浙閩范公承謨者、忠義人
也、公密貽以書、畧謂公不離肘腋、若變起倉卒、
必爲所制、不如以閱操閩安爲名、整師出城、疾
走洪塘、溯流而上、直駐延平、控其上遊、彼必不



敢遽動、徐而圖之、其變可弭。范公得書、徘徊不能決、密報曰、所畫是也、吾自度不足以辦、吾義惟與此城共存亡耳。明年、三逆果皆叛、范公遂爲耿逆所囚、卒被害。

十三年甲寅、公三十三歲。避耿、鄭二賊之亂、遜匿荒谷。

耿逆既蓄異志、思收羅才傑之士、聞公回籍、再四以王諭召公。公雖知變在旦夕、然迹未彰灼、

辭不獲已、乃赴省一見、輒告歸。耿逆不聽。公之行也、贈公與闔門皆知其危、甚以爲憂。公將行時、與仲父漁仲約、度至省三日、便以贈公疾劇走信、以給耿逆。於是請於贈公、贈公然之、具書遣僕許順齋達公所。公執書泣、請於耿逆、始幸見許。公出卽首道、疾走泉州、僑寓北門。三月望日、耿逆叛、提督王進功以泉州應之、走福州計事。公乃密就城守遊擊賴玉、謀結海澄公黃芳



度據泉漳、連兵以擊耿逆後。於是遣僕張誥走
漳州報海澄公、而叔父白軒入永春族弟賜卿
入安溪、陰集衆以待事。會玉不密見殺、計不就。
至六月、鄭經遣僞將吳東入泉州、公乃奉兩親
遜跡荒谷、合門野服深匿。有楊芳者、公熟識也、
鄭經使來說公、前後三至、公以死拒之。

十四年乙卯、公三十四歲。上蠟丸疏。

疏曰、臣自二賊構亂、遁逃山谷、賊遣人延致、至

於再三、臣抵死固拒、幸到於今、未汙清節、以辱朝廷。然蹤跡孱危、尚未知能幸全腰領、以再瞻

天日與否。蟲蟻微命、無足言者、臣不敢自惜、獨至一隅安危、大勢所繫、敢冒萬死、蹈不測之禍、希徹天聽。臣惟八閩疆宇褊小、糧稅稀薄。今自二賊蹂躪、兵革不休、椎骨剝膚、民以大弊。此時官軍誠宜以急攻爲主、不可置此一方、曠日持久、恐粵東、江右必生他變。然所謂急之之道、不可不審也。



今耿逆方悉力於仙霞關、鄭賊亦併命於漳潮之界、獨汀州一道與贛州接壤之處、防備極疎。竊聞北來大兵皆於賊兵多處盡力鏖戰、而不知出奇以搗其虛、此計之失也。以臣愚度之、仙霞連淞江、衢州等處、杉關連江西廣信等處、漳潮連惠州、廣城等處。此三者、本地經制之兵、堅壁深藏、虛張聲勢、自足以控制羈縻之。至汀贛一道、爲宜因賊防之疎、選精兵萬餘人、或七八

千人詐爲入廣之兵、道經贛州、遂轉而向汀界。贛州至汀州數日耳、而汀州至福州、泉城來往非月餘不至。此二賊聞知、則大軍入閩久矣、所謂避實擊虛、迅雷不及掩耳之類也。此時賊方悉兵外拒、內地府州縣盡致空虛、所在殘黎望大師之來、正若時雨。苟出汀州小道、橫貫其中、則三路之賊不戰自潰矣。臣乞密馳詔旨、勅總兵官間諜虛實、隨機取效。仍恐小路崎嶇、更



須使鄉兵在大軍之前、步兵又在馬兵之前、庶幾萬全、可以必勝。臣今者雖已爲樊烏湯雞、然葵藿之心、晞見太陽、尚冀幸於萬一、仰惟

聖明照亮。又爲書與富公鴻基言、二賊交毗、勢且狡憤相戕、若叩關過之、必生內變、可無折矢而下。因請大師入閩、禁屠戮以慰殘黎。疏及書既具、時賊熾譏嚴、道梗難通、乃細作蠅頭謄片紙上、蠟裹爲丸、遣僕夏澤齎之、閒道由五福以行。叔

父白軒護出西江界上、經年始得至京。富公以聞、

上得九動容、手削出疏、嘉歎久之。以疏遍示羣下曰、此真忠臣也。所上機宜、輒下羣帥予施行。

十五年丙辰、公三十五歲。秋九月、耿精忠降。

是秋八月、公夢三鳥犯日、啄處光蝕、頃刻垂既。俄而兩鳥交鬪、投西南去、一鳥徬徨自逝、日漸復光。以意占之曰、日者君象、鳥者逆象也。意者



耿鄭不久而交惡、三桂旋踵而亦亡、

聖天子必能手定太平。方驚喜聞身至日境、甬道如
浮煙。行至堂、見關侯儼然當坐、因前述所見及
所以占之之說、且祝曰、兆信有徵者、神惠首肯。
果領之至再。祭關侯文所謂示日之晦者、指此。
未幾、耿鄭果敗約、自戰於汀州、邵武。及九月、關
門以糧竭輸款、大師追奔至福州、耿精忠降。
是歲、編等韻便覽。

公既通國書及顧氏音學，至是玩心益熟，乃摘字之習用者，依等韻字母編爲便覽。

十六年丁巳，公三十六歲。夏四月，特遷侍讀學士。二月，大師復泉州，遂復漳州，鄭賊悉遁。三月，公見和碩康親王於福州。四月，得旨超授侍讀學士。大師入泉州時，因公前請禁屠戮，又旨下主兵者，以公忠貞，令保護其家，故按堵愈於他郡。他郡猶頗不戢，失民心，公先幾憂之，語所

知曰、吾懼時事之尚未輯寧也。

秋九月、還朝。道丁父惟念公憂、奔喪歸。

閩亂時、贈公日夜憂苦、舌生皴皴。比亂平、猶不可愈。公察贈公神觀異常、且戊戌距今計二十
年、心疑二指之夢、憂怖不敢違膝下。而贈公以
國知深厚、趣公入覲。公雖婉託百端、贈公素方
嚴、大義質責、公不得已、奉命以行。公旣首途、贈
公入而垂涕。太夫人請曰、促令行者、夫子意也、



今又何泣焉。贈公曰、吾自覺已衰、度不久於人
閒世、直以人臣義無私顧、故勉而自割、冀以成
全其忘家之節耳。太夫人亦泣數行下。公甫達
福州、卽聞訃、奔歸居喪、一如禮經。

十七年戊午、公三十七歲。春正月、葬考惟念公。

墓在安溪崇善里谷口鄉、贈公所自營兆也。公
遵遺命、旣虞而後卒哭。是時、鄭經僞將劉國軒
復寇海澄、圍之。

夏五月滅白頭賊。

國軒旣困海澄而泉州白頭賊起。白頭賊者姦人蔡寅假號殘明以詭衆嘗募入泉州西門爲郡兵所逐遁去。於是羣帥疑城西民通賊將剿之。知晉江縣事沈君朝聘持不畫押議未定適公至郡急謁羣帥具言小民無辜力贊沈君之議乃止。未幾寅黨益夥逾二萬人再圍安溪勢張甚。公將興義旅而苦無資以收衆乃具啓丐



糧於康親王。王度附里數村創公科取。是時軍需浩繁、官方立爲大當之法、擇富戶輪日當直、無論費之繁省、差之多寡、一切取辦於直日者之家、家立破罄。公計戶均賦、免其輪直、每日戶不過數銖、差平而費省、數村盡賴之。用是赴募者莫不歡忭效命、故能以農忙什佰之贏、於鵠張豕突之時、與縣犄角、而人無懈貳。復牒示諸鄉曰、寅本永春賣漿家兒耳、吾已與兵剿捕、諸



鄉慎毋以糧齎賊。若私自餉賊是卽賊也、便當移兵先翦、以爲諸鄉戒。且分兵抄絕賊糧、別下牒招徠其黨、有殺降者死無赦。牒出之翌日、賊弁林啓卽以七百人降、公量畱數十人、餘悉遣歸農。自啓降、賊黨日相猜忌、散走強半、賊勢頓衰。寅念甚、悉衆迫公、尚六七千人。至盤嶺、公令叔弟心惟率百人扼諸隘、賊不敢下。會夜雨大注、賊露宿經宵、火器濕不堪用。及晨、濃霧迷漫、

賊俯望公鄉、叢樹烟林皆成兵象、遂遁去。公令
心惟尾之、戒曰、度距賊里許卽駐師、困獸猶鬬、
勿迫也。賊日夜饑疲、不得休飽、甫七日盡潰、寅
走歸鄭氏、以瘟死。逾月、國軒破海澄、遂還圍泉
州、困之。

秋八月、導巡撫吳興祚、寧海將軍喇哈達之師自
山道並進、遂解泉州圍、屬縣悉平。

國軒圍泉州、屬邑俱下、安溪令李鉦棄城走、公



所曰、民志皆潰、事無可爲者、公曰、君今計欲何之。鉦曰、鉦老母在京師、思當直北、一見老母、雖就死萬無恨、惟公亦宜與鉦偕遁也。公曰、吾老母兄弟盡在此鄉、義不容以獨去。挈抱扶攜、則蹤跡易露、勢必不達、吾與此鄉俱碎決矣。且君旣自分一死、死法與死事孰榮。榮及老母、盍畱此共事乎。鉦未應。旣夜半、鉦蹶然曰、公儒苑清流、猶奮不顧死、鉦去何爲者、爲當從公効命耳。

公大喜。卒事平後，公代列其績。晉知州。是時吳公師駐福州，刺公師駐漳州，賊斷萬安、江東二橋，南北援絕。公密籌所以濟大師者，於是白軒爲走福州求援，別使僧入檀機乞師於漳，各偵綿谷中樵蘇細徑，墮山支橋以導之入。公忠節旣著，故兩道之師雖盤出羊腸，而將卒咸無疑阻。公復分遣心惟及族弟賜卿率鄉旅導吳公於白鷺嶺，兄萊菴表弟吳概觀率鄉旅導刺公。



於漳平。心惟至白鴿嶺爲賊據。與戰未能勝。馳召練總王丁班以銃手夾擊之。賊散走。嶺道始通。八月戊子。吳公師出永春。先走泉州。以俟喇公。辛卯。喇公師出安溪。翌旦將行。公復爲策曰。賊久弊堅圍。我師踰深山。入死地。賊將頗知兵。宜不敢交鋒。公休士三日。俟之。賊且遁。國軒旣見吳公壘。又聞喇公軍且至。果以甲午退走廈門。於是城邑以次悉復。親王下諭曰。八閩皆處

危地、若非學士中流一砥、幾於事不可問、卽當錄實以聞。而喇公以情請曰、某戴罪圖功、今雖因公幸成事、然功微未足以自贖。公若義肯相脫者、盡以爲某功、則某可以釋罪矣。公曰、凡所以得保鄉族者、將軍退賊之賜也、某何功之有。是役也、公功不備聞於朝。○先是、閩亂之始、公晦迹自匿、賊謂懦書生、不足慮。已破白頭賊、威畧聞於賊中、賊衆驚懼。方泉圍之初、合也、國



軒深恩於公、使其弟國昌貽書招公、公答之畧曰、詩不云乎、維桑與梓、必恭敬止。斯非諸公父母之邦乎、何蹂躪之至於此極也。倘將來悔禍、不佞尚能令貴君臣服其黼黻、賓於王家、目下何必相迫乎。且吾所以軍霸上者、備他盜耳。國軒得書、與其黨傳誦嘆服。及圍益急、郡中官民悉無固志、旦暮且下。公已分道求援、大帥至有日矣。欲間諸郡、而圍嚴不得達。鄉人有董升翁

已者善水、乃納書於筒、蠟糊其口、投諸河、覆以浮苴、使二人者隨筒東下、道遇賊則自沒於水、賊去則出。比至郡、潛行水底、遂冒賊圍、由水關入。郡人聞之、守遂回。○有李治者、少出入戎閒、知兵事。初、識贈公、卽能寫誠、相委託。嗣爲泉州城守營千總、屬賴玉。玉之與公謀據泉、漳也、治與其議。玉敗、乃依公。及公糾旅捕賊、肅伍籍、厲械器、甚得其力用。國軒聞、乃遣一吳姓者、公姪



也。託爲私行訪公、挾書招治、治不爲動。時國軒
有點弁某號善鬪、駐安溪、公使治詐爲復書、故
作畔援語、因吳姓以貽弁。吳姓獻之國軒、國軒
見卽生疑、召弁擯之。由是賊黨之駐安溪者皆
氣奪。及大兵至泉、圍解、左右襄毗、治與有勞焉。
招撫紀朝佐等諸夥黨。

方國軒之披猖也、村谷年少多有不得已鳩集
夥黨、與呼號爲聲應者、至是以形迹懷疑、蜂蟻

屯聚、無所投命。羣帥見公威信大著、託以招撫、公乃牒示以堅明約束、又散遣鄉旅邀制之。不數旬、朝佐等相率款服、村谷廓然胥靖焉。○公退然書生耳、而雅知兵事。自整旅以來、科律嚴肅、賞罰明信、有冒取民間一物者、死無赦。及喇公師出、公里所部多禁卒、凡芻秣之供、饗牛之犒、公悉以平價均取、大師飽騰、而民不知費。禁卒亦以公故、肅然就伍、三日中無敢闌入里閭。



者。駐師萬計，而民不知兵。至朝佐等降，乃散旅歸農，渙然復故，而心無攜怨。一時重臣宿將，下及臧獲童孺，無不仰公風績云。

冬十一月，特遷內閣學士兼禮部侍郎。

鎮東將軍喇哈達疏言，海賊斷江東橋等處，阻截援兵。泉州守制在籍翰林院侍讀學士李光地遣人至臣軍中，爲大兵鄉導，由漳平縣朝天嶺小路入安溪縣。李光地復遣人修通險道，接

濟軍需、又躬迎大兵。文臣爲國盡勞、請加議敘。得旨、李光地當閩地變亂之初、不肯從逆、具疏密陳機宜、殫竭忠貞。今又遣人迎接大兵、指引道路、平險隘、治浮橋、饋食物餉軍、率民兵備辦糧米、供給兵衆口糧、矢志滅賊、實心爲國、深爲可嘉。着從優授爲內閣學士。○公自遭亂、栖止一樓、漁仲取贊皇籌遠之義、名曰籌樓。至在恤中、讀禮之暇、閒成制義若干首。及是、漁仲



名爲籌樓。草而序之。畧曰。晉卿讀禮樓上。日攤三禮而紀綱之。其初本無所籌。至會於不得不籌。但見坐起一樓。而蠟九檄書。遍走於危棧曲徑之間。卒如其所籌。當其時。有憂其籌之鮮濟者。有詆其籌之自焚者。有慮其身弱心瘁必馴致於幽憂而伐性者。是外觀其發縱。未審其靜定也。事竣果出其制義三十餘。皆作於其籌之時。予謂費禕謝安率於皇遽之日。表其從容之

度。弈小道也、尚見精神焉、況於制舉、所謂暇整非耶。

十八年己未、公三十八歲。春三月、以服未闋、表辭、不許。

公以表服卽戎、古有權制。若服中拜職、非禮所宜、具疏力辭、白軒代爲齎奏。

上不許、仍命大學士召白軒至內閣、備問沿海情形。白軒因條奏機宜五事。

夏修宗譜。

既竣序之畧曰、余家宗禮有古之遺者四、執鬯者或以宗、或以爵、或以年德、然祝嘏之辭、則宗子先焉、蓋亦猶宗法之權也。有達者則以其秩祭、無達者則以祖田備士禮焉、蓋亦猶世祿之變也。廟奉遠祖、不附近親。然有貴者、賢者、有勤勞於祖宗者、則升配食焉、蓋亦猶宗有德者之道也。先是祭止於春秋。先君子攷諸伊川家廟



以冬至祭初祖、元日祭先祖法而修之、以合氣
始形始之義、蓋亦猶古今祭禮之衷也。若譜之
設、所以濟宗之窮。吾家之譜、其善亦有三焉。本
以宗法而聯之、所以長長也。標其爵命而榮之、
所以貴貴也。繫之傳記而彰之、所以賢賢也。夫
是以入廟者、觀譜者識長長之義、則知所以尊
祖焉。識貴貴之義、則知所以尊王焉。識賢賢之
義、則知所以尊聖焉。夫能尊祖、尊王、尊聖、而其



材不蕃、家不大者、未之前聞。○是時、公尚未有居室、僦住於孫氏堡中。因攷伊川程子禮、謂人皆宜祭四親、乃就堡中隙地架數楹、設四親主祀之。後營居室、始移主於廳堂、旦暮必謁、朔望則參、歲修祀事、一如程子禮。逮後宦遊、亦就官署設牌、列書四親位、禮事如居家時。

十九年庚申、公三十九歲。春二月、服闋、奉母太夫人赴闕。

公將行時、適提督萬公正色規取廈門。廈門者、與同安隔海相距、僅數十里。臺灣入寇、泉漳必由之道也。鄭氏再世據之、守以重兵、伺釁爲患。萬公將發、衆皆虞其不利、公獨以爲必克。贊白軒從之以往。旣捷、白軒以功加左都督、後授邵武副將、調安平副將、遷至湖廣永州總兵官。秋七月、至京、額外補內閣學士。入對、慰勞優渥、嚮用甚至。時學士員備、特命

額外補職。

閏八月進易論大司樂釋義及讀書筆錄等編。
公之初歸也、念將以養親、餘暇稽古求志、而海
遭閩亂、始則以孑身致命、繼乃以一旅成功。雖
巢卵業岌之中、而意氣安閒、出飭戎備、入披卷
軸、所著有易論等編。至是承問及之、遂繕寫以
進。蓋公自蒙難正志、過荷國知、及入覲、仰
見



天子神武應期、典學思治、遂慨然將推所得、贊太平之基。故其序三編也、勸

上常有未濟之心、以修禮樂之事。至論學、則惓惓以殷高宗爲說云。

二十年辛酉、公四十歲。秋七月、薦內大臣伯施琅提督水師、專平海事。

時鄭氏尚稽天討、公念欲卒平之。會正月、召大臣聯栢梁體、公得句云、仰觀神策、驅天狼意。

蓋指此。至是公因召對復言鄭氏爲寇三世垂六十年。此天道數窮之秋也。而僞畱守陳永華又死。永華頗得士民情。今死腹心潰矣。若命良將率閩兵討之。必克。

上乃命大學士明公珠誼將材於公。時明公意有所屬。公曰。戰危事也。航海而滅劇賊。事尤非易。請熟念七日報。

上命。旣七日。公曰。熟念無可者。必也其施琅乎。明公



以聞、施公遂蒙任用。○公又因閒謂明公曰、今四方粗定、凋殘未醒、幸公常憫念之。公貴富已極、復何所望、惟全晚節、爲完人、則千秋矣。竊見出入公門者、不相惜以名節、恐非愛公者也。明公瞿然曰、公言是也。爲絕私交者累月。是歲著尊朱要旨。

湯公斌與公以學行相取、至契也。然湯公實宗餘姚、公著是編質之、湯公深爲歎嘉、不以異同

爲忤。公嘗言前輩虛懷者、魏公象樞而外必推湯公焉。

二十一年壬戌、公四十一歲。夏五月、疏丐送母還里、許之。

公備蒙恩知、嚮用甚篤、當軸及躁進者漸生嫌忌、而公閉戶介立、莫之知也。先是癸丑分考時、公偶於禮記房檢得一卷、大加咨賞、力贊其同考呈薦之、主司定爲第一、榜發、乃吳下韓公



葵也。故韓公于公有知己之契。及是、韓公亦爲內閣學士、與公聯職、一夕同直政府、促坐庭中、乃具報公以諸嫌忌者寢相媒孽狀。而母太夫人亦以不服水土思歸、公于是具疏陳丐。

上見疏、意不欲其去、有重公者代爲奏曰、將毋歸里、固人子私情。然施琅出師在即、歸參其畫、亦大有裨于國事。

上乃喜許之。當是時、八閩疊經兵革、官困于供億、人



凋於重斂、武夫悍卒競爲陸梁、置梁之設所在皆是。而沿海之民又因通海之嫌、迫令遷入內地、流移滿途、千里爲墟。至蠹吏鄉豪爭以朴愿爲魚肉、而躬刀俎之輩、樊蝟生、百邑皆敝。公旣歸、值總督姚公啓聖虛心諮訪、于時所宜興革者朝聞夕行、不數月、民困更蘇。姚公又以臺灣未靖、廣設方畧、招其黨羽、投誠之人賞賚至渥、由是來者日衆、賊勢益衰。然坐是所費不貲。故

姚公身歿之後，所虧帑金以百萬計。值公還朝，爲陳其勞勩，指述其耗費本末，荷上隆恩，概予放免焉。

二十二年癸亥，公四十二歲。秋八月，臺灣平。

集中有記施公逸事，其畧曰：余請急家居，邂逅公小店中，雨甚稍憩。余曰：公出師在此月，然衆皆言南風不利，公必犯之，何也？公曰：賈豎之言也。夫北風日夜猛，夜則更甚。自此至澎湖，舟戴



星行、就能魚貫相尾、幸而不散、然島嶼悉賊踞、
到彼未能一戰奪之、舟無泊處、坐與行殊、風浪
飄拍、軍不能合也、將何以戰。夏至前後二十餘
日、風微夜靜、海水平如練、可以拋舟泊洋、聚而
觀釁、不過七日、舉之必矣。用北風者、徒幸萬一、
南風則十全之算也。然節候月離、旬日間當有
颶風、亦偶閒歲不起、此則天意、非人慮所及。又
賊將劉者、爲彼魁傑、設以他將守澎湖、雖敗未

服也、必用再戰。如守澎者、劉或死、或敗、則勢盡
膽喪矣。臺灣可不戰而下。余喜曰、寇平矣。公笑
曰、何相信也。余曰、聞爲將者、必識天時利害、地
理向背、較將之智力、公兼之矣。能無平乎。公以
六月十四日、舟發銅山、十六日至澎湖、二十二
日、尅勝、果在七日中。戰之日、東南角微雲起、劉
方調遣拒敵、望見喜甚。須臾雷聲殷殷動、劉推
翻食案、歎曰、天命矣。海行占風者、以雲起爲風



兆、聞雷則散云。劉敗後、乘小舟走至臺灣、憂沮
無復戰意、率先納土、悉如公料。○初、施公之父
兄若子皆死於鄭氏、及是有說以報仇者。施公
曰、賊實海寇、而託號先代。今日戮之、彼將自謂
能得死所、孰若累而獻之、使乞生。明廷以揚
不殺之武、以暴其累世包藏之心哉。竟不戮鄭
氏一人。自是海患盡息。○是歲、仲子鍾脩卒。

二十三年甲子、公四十三歲、定爲小宗五祀祭禮、

文載集中。○是秋公夢高峯萬仞、欲登之、迴惶
尋徑、乃繞入山腹、盤而層上。至腰、旁有小牖、憑
望遠見江左、口自哦曰、覽冀州兮無極、騁四海
兮焉窮。復念曰、及半已如此、若益上、則今古盡
在目矣。既造其巔、見二人倒卧、長各十丈許、下
望、一切怵然生悸。因循徑下、則見散灰滿道、心
訝之、若有應者曰、此所謂劫灰者也。遂寤。閩山
賦所述指此。

是歲樂書纂成。

凡八篇。一曰樂教。古者學校之中、四術造士、而樂爲尤重。故虞之典樂、夏殷之樂正、周之大司樂、皆學職也、而以樂名。以此知樂所以教、非徒爲祭享朝聘之用也。二曰樂用。凡郊廟朝會燕饗以及方田蜡祭各有儀節。三曰樂章。如燕射歌鹿鳴、四牡皇華、兩君相見、歌文王、大明、綿之類。四曰樂聲。聲有五、通曲而名之爲調、逐字而



奏之爲聲。五曰樂律。詳律管之分數。六曰樂器。載金石絲竹之類之制度。七曰樂舞。舞已失傳。就可攷者論而存之。八曰樂理。統論同和之精者也。後乙酉保定官署火燬不傳。

二十四年乙丑公四十四歲始闢榕村書屋。

地在孫氏堡之東北有榕數株蔭數十畝故名。自爲記有曰二三親串知厚相要角文其中志在光時職思用世扶樹缺微嗣音風雅使榕村



之名及後諸子之志也。由是學者稱榕村先生。
公又買山一區，粗營精舍，中有石洞，名成雲洞。
是歲，禮學四際約言成。

公嘗謂編禮者當以孔子所分冠昏喪祭射鄉
朝聘爲目，而八者止歸于四。蓋有冠昏而夫婦
別，有喪祭而父子親，有鄉射而長幼序，有朝聘
而君臣嚴。三代之學，皆所以明人倫也。故曰四
際也。又采小學儀節于首，附王政大法于後，合

爲此書。後乙酉稿燬。

二十五年丙寅、公四十五歲。春、禮記纂編成。

乙酉、稿並燬。

秋七月、還朝。

母太夫人以受國殊恩、義當陳力、述贈公本意、屢趣還朝、公乃行。入覲之日、

上問易範理數甚悉、公因奏曰、洛書具三才之象、神禹陳之以見上天下地、人都其中。至人君首出



庶物、尤爲人中之主、必爲天地立心、爲萬物立命、而後皇極永建于天下。

上深然之。于時臺灣棄守之議久未決、

上以訪公、公曰、重洋之險、守則必設重戍。設重戍而因業其子孫、一旦瀕海有警、隱然有夜郎自大之勢。竊計臺灣故紅毛地、若乘國威遐播、其地與紅毛、而今世守輸貢、似尤永逸長安之道。

上念久之、慨然曰、今日可守則守、若萬世之後、我受命無疆、惟休、何必逆爲遠慮乎。乃定爲戍卒更番之制。

九月、改掌院學士、兼禮部侍郎、教習庶吉士。

公日就館、與諸賢正襟講貫、日昃忘疲。于時

上眷遇愈隆、旦夕且大用、諸惡爲異己者、日益忌之。

充經筵講官、日講起居注、

充方畧館副總裁。

二十六年丁卯、公四十六歲。春三月、疏乞終養、
予假一年。陞辭、召對、薦德格勒、徐元夢、衛旣齊、
湯斌等。

時母太夫人年益高、而城社爭柄、羽翼競營。有
布政使某者、穢聲彰著、而柄臣囑公爲之薦達、
公執不可、大以爲憾。公自度不見容、思歸養以
避之、遂具疏乞終養。疏入、

聖意方渥、不許、僅予假一年、且懸掌院缺、不他授、



以速公還。公臨行進所著易學二卷、洪範說一卷、歷理新書一卷。荷 恩召見、因論易學、公薦德公格勅、徐公元夢論實學、公薦衛公旣齊、湯公斌。至李顥爲餘姚之學、李因篤爲淹博之學、耿介之篤行、仇兆鰲之厲志、楊文言之歷算、亦皆以其名聞。因奏曰、秦漢以後、禮壞樂崩、六經雖經宋儒闡明、然永樂閒所修大全、未免蕪雜疎漏。宜大徵天下知學之士、蒐羅羣言、討論編



纂。以至禮樂制度亦稽古論定、有典有則、貽厥子孫、誠千載一時也。

上然之、但曰、士人纂書、多挾私聚訟、求其虛心公道、實爲難耳。俄出著策、命布一卦、得賁六爻不動。

上令論其卦意、公曰、賁、文明之卦也。天下事無本不立、無文不行、故賁當得亨。然文貌盛則實意微、若浮華相尚、不知返樸、將不勝其弊矣。昔孔子

筮賁、愀然不樂、蓋憂周末文勝、永終知敝耳。

上曰、此卽玉帛鐘鼓之喻也。是日也、以辰正入對、出時午中矣。

冬十月、疏請展限。

先是、

上見某書指擯元代、不得書法之公、一日從容講讌、因問及之、有謬揣

上指者、實未見其書、遽應曰、良善。

上嘿然復顧問公、公曰、臣少見之、頗記其大體非是。
上悅。頃之、孟秋奏讞、

上御門議其平反、雖柄臣不盡訪、而每爰必以訪公、
於是前言書善者大嫉之。比公改掌院、嫉者益
急、因謬與公密、思得釁以中傷之。而公不虞其
懷詐也、至予假之命下、引與議曰、本冀終養
以遂烏私、不謂

聖心垂眷至此。吾母老矣、而



主恩益厚、進退之計、兩情交胸、公將謂我何。嫉者曰、何泥也。旣得假、則遄歸、歸而更以終養請、未爲遲也。公若有後疏者、幸以相聞、當助爲圖之、以副孝思也。公性易直、遽喜其誠然、深以爲德。五月至家、卽用其言、具終養疏。又慮未必可用也、復具展限疏、而特使仲弟訥菴齋赴京師、以就決于嫉者。十一月、訥菴至京、未皇舍館、卽謁嫉者、備致公意。嫉者見則大喜、曰、終養是也、吾當



爲商訂數語而奏之。因挽訥菴止宿其家，且以
甘言弭之。訥菴固辭退，遇密友陳方升，具告以
嫉者相傾狀。蓋嫉者因前論某書事，已窺
上微旨所在。及公離閔後，輒使其黨譖公曰：所爲
頻歸者，以臯夔自待，非其君不事。云省視者，託
語耳。以故

上大不嗛於公。訥菴既知嫉者之有異，遂夜繕展限
疏，侵晨赴通政司投進。嫉者未之知也。日中適

有會議事。嫉者揚言于廷曰：「李某果力丐終養矣。」通政司曰：「其疏展限，非終養也。」嫉者愕曰：「公於何見疏？」通政司曰：「適至，司未久也。」嫉者不覺爲之勃然變色。

二十七年戊辰，公四十七歲。春二月，奔赴孝莊文皇后大恤。

公在籍聞訃，哭臨禮畢，卽倉皇赴京。于道連得嫉者數札，大抵皆勸公以徐來勿遽之意。及至



福州巡撫張公仲舉者、舊泉州守、爲劉國軒所圍者也。圍解後、深仰服于公、相見頃、私謂公曰、有人領公、公宜速行。蓋

文皇后發引大禮卽近在春季、嫉者本計將使公會送後期、以成其譴、故旣連札沮公、復馳書授意于巡撫、使緩其來、不意巡撫之露之也。然嫉者亦知公忠義性成、與國同戚、必不遊其術中、且見

天子明聖、上符日月、箕舌翕張、恐未足以傾公也。因
柄臣有憾于公、復陰相結、誣陷德公格勒、以附
致公罪。德公者、字子鶚、滿州人、公同榜進士。性
剛毅、事母至孝。通籍時、年少佻達、于同榜無所
不狎侮、同榜咸畏而下之。否則畏而遠之。公獨
晉接以禮、雖相犯、未嘗一作色。德公怪之、公曰、
其失在君、吾何與焉。德公大慙謝。公因勸之曰、
古人重改過、不改斯爲過耳。德公感其言、折節



學問氣質大變。及公遭亂，遣僕上蠟九疏。德公見僕，嘉其義，爲之下拜。公既還，朝德公，與徐公元夢日就公會講，所得益充。逮公假歸，以德公易學薦于

上。德公遂以侍讀學士召入侍，甚見褒重。未幾苦旱，

上命筮之，得夬。德公占之曰：卦象澤上于天，有雨，但未下耳。曰：德何如而雨乃下？曰：夫夬者，決小人

之卦也。去小人則雨矣。曰。誰爲小人者。曰。一陰據五陽之上。以象論之。非卑位者也。

上所尊寵委重者爲誰。斯足以當之矣。

上嘿然。當是時。專竊依附之徒。競爲門戶。德公旣嫉之。有懷未吐。故因筮及之。語聞于外。遂共力擠

擯。德公竟罷去。德公家本貧薄。奉母居固安。嘗自策牛車。或徒步入都市鬻物。以供甘旨。嫉者聞之。私圖結納。乃具白錐千者三之。密使款門。



爲太夫人壽。德公笑曰：「豈欲以餘財污良家耶？」
斥不受。嫉者大恨。嗣而德公以他事觸

上怒。召至，將杖之。德公躍起曰：「臣廁跡士類，今日
被罪，戮之可也。義不當行杖。」

上愈怒。嫉者遂與柄臣同心下石，且披尋根茹，將構
爲大獄。于是有旨：「廷詰所與會講者爲誰？」德
公不對，重夾迷去。少閒復甦。廷臣曰：「何獨受刑
而爲黨者諱？」德公張目曰：「夾足殊不楚，徒令逾

時睡熟耳。惟夾吾首、使腦漿迸裂、則輸服矣。詞聞、乃貸其死、使爲媵臣于塞外。至歲丁亥、德公以從一還京師、公遇之寂歷僧寺、道無恙外、卽出書一篋、歷有標識、蓋其連年所疑處也。往復問辨、盡明其說、遂歡然辭去。公嘆曰、德公居塞外、進學不輟、所詣益深卓。患難契闊之餘、曾無辛苦相勞、牢騷不平之響、其肝膽之錚錚、不獨今人無是也。至辛卯、竟卒塞外。

三月至京。

至京之翌日、卽爲發引之期。前數日、有旨、在籍諸臣會送不至者、禮臣疏糾以聞。蓋爲公也。公旣會送、禮畢、旨下廷詰來遲之故。公旣知讒構所由、因挾道所得嫉者札以就質。嫉者聞之、遮道持公爲乞憐狀。公曰、豈以前札故耶。今我不出札于廷。猶持未肯釋、公笑曰、去休矣。我已許諾、無相質也。及質、直以道里程期對、卒不



出札。而嫉者亦愬詭情之露也。囑承問之人毋過求來遲事。惟用德公故。嚴詰舉主。坐公罪。貶秩數等。于是

天子曰。臺灣未平時。朝臣咸持鱗介衣裳之議。獨李某斷爲必克。果竟克之。以靖我國家。茲非其功歟。遂從寬貸。先是同年某者有才美。公深器之。及耿逆之難。某名跡難自白。耿逆平。公疏救之。得從末減。而某猶望公以救已不力也。于是嫉



者計公以孤忠結知、非汙蔑之不足以得志、乃
構某造謗百端以毀公功。語聞禁中、故

上獨舉臺灣之績以塞羣喙。是時昨荷

天子神明獨照、則公禍且不測矣。

冬十月、充武會試正考官。

取韓臯等百人。

十一月、充武殿試讀卷官。

二十八年己巳、公四十八歲。春正月、扈從南巡。

公既蒙貸、嫉者益忌。先是有大臣某者與公論
易不合。及公丙寅還闕、有旨命就國史館
熟論三日、同僚聞者多是公、大臣心益不平、由
是成隙。久之、大臣以閣事獲譴、家居數年。至是
嫉者將起之、以爲助。陰囑近臣高某相與口噓
手援之。

上意稍回。適駕南巡、嫉者乃揣大臣迎見、頃
上所欲問及大臣所以答者、驛致以授大臣。于是大

臣迎見、

上果問曰、李某學問何若。對曰、毫無識知。又問曰、高某何若。對曰、頗宏博、然好招事。皆所揣擬也。高某乃所囑與并力以起大臣者、即使大臣兼詆之、其擊刺險賊如此。然高營窟布置、故不相下、應時知之。卽入見、

上曰、李某學問何若。對曰、學者也。

上曰、有言其毫無知識者。對曰、聞在天末、或頗荒陋、



何至言者之甚也。

上曰、有告朕以卿招事者。對曰、臣朝夕在直、何由敢爾。高之揚公也、蓋聊以自救、初非知公也。及回京、高某卒請曰、前諭臣以有言臣招事者、其人爲誰、臣敢以請。

上曰、卿欲知之耶、卽卿所薦之大臣也。對曰、臣薦之、而彼乃詆臣、臣之招事與否、必蒙聖諒矣。



上笑而罷。○南巡既還、公卿爭獻賦頌、公不與衆偕、
逮承旨宣索、方具帙以進、
上意不懌。未幾、遂左遷。

夏五月、改通政使司通政使。

公艱疏讒譏之中、駭機之發者相乘、乃筮之得
晉、心疑之曰、安所得錫馬畫接事乎。未幾、召
問樂律、數日之間、前後三覲。及冬、遂改司馬。
冬十一月、改兵部右侍郎。

部胥例以年杪試判、示中律者以雜職用。公典其事、考核必慎、不徇私干。干者曰、此豈科場選士耶、何泥之甚。公曰、非也、旣已糊名、而它方以得之、雖甚細故、其爲曖昧欺人則一而已。干者服其言、遂不敢請。

始見梅文鼎聞歷算之學。

文鼎字定九、宣城人。博涉羣書、尤精歷算。凡中西之學無不淹貫。爲人忠厚、徹于表裏、口不言



人過、與人交、和而不同。是時以訪南懷仁入都、公往扣所學、遂與訂交、因得其所著方程論、爲付刻閩中、板藏榕村精舍。公嘗推顧氏音韻、梅氏歷算、自漢以下、專門未有也。

二十九年庚午、公四十九歲。察賑大同。

道經蔚州、致奠于環極魏公之墓、感風契也。

三十年辛未、公五十歲。春二月、充會試副考官。

公寬裕休容、獨于科場請託之弊、義形于色、以

爲壞人品、傷風化、莫此爲甚。採虛聲與受賄囑
厥罪維均。又以制義者遵守傳註、佐佑六經、使
人窮經明理、極有補於世教。才氣騖驅、名爲貌
古、而實與經旨背馳、則倚撫冀壤、勢必晦澀蒙
昧、若晚明之爲心聲、如此、治忽何徵。故入關與
張公玉書、陳公廷敬、王公士禎同心剔弊、極力
還淳、取張瑗等百五十人。

夏五月、銜命視高家堰、遂至海口。



高家堰者、明潘季馴所創天然減水壩也。長六十里、不加高築、鮮有潰壞。至是總河高築之、止畱六閘、值水盛口決、大爲民害。公至、總河問曰、舊不築而害少、今築之而害大、何也。公曰、固也。舊以六十里減水、水雖漲、其力散緩。今只畱六閘、則逕專而力猛、故所直之方、人畜田廬無不湮盡者、勢則然也。公又嘗言、河性湍悍、堤之則患塌、濬之則患淤、惟引而洩之于窪處、勿事防

東使四平皆容水之區、則雖或泛濫、勢將隨漲
隨溢、不至驟滿橫決、有一道崩衝之虞、而河害
自減、所謂不與爭地者是也。禹貢九澤旣陂、陂
乃堤也。惟止水可堤、河而堤之、是汨陳之故智
矣。然三百年來、不得不講治河之方者、徒以濟
運也。攷漕運之法、本色之輸、耗幾倍于折色、則
其累在民。上運之日、文武接受、竇穴千孔、則其
累在官。至旗丁之廩食、運員之祿糈、以及漕艘



之大修小修、開夫淺夫之千里碁置、其累掇中
于國。綜而計之、每運米一石、無慮需銀八九
兩。更合之以治河之費、蓋斤金不啻矣。若于幾
甸之內、躡有泉源處所與窪下之鄉、厥壤塗泥
者、倣古溝洫之制、採虞集之說、擇幹吏以興稻
田、既可少殺北河水患、又可上供玉粒、下給吏
俸。至各旗甲米、則量歲高下、就近省採買雜糧
以勻給之。如此、則東南漕額漸次可省。每歲量

漕以物。天庾自可改用小艇，直凌淺波，不必藉水于河。于是度河之勢，引而洩之，一以損漕道歲輓之勞，一以免河防歲修之費，北收溝洫之大利，南減崩衝之甚災，計莫便此者已。

冬十月，充武會試知貢舉。

是月，季子鍾佐卒。

三十一年壬申，公五十一歲。夏初，夏錄成。

薦陸隴其。



公當是時、讒搆方熾、而引拔人材、商畧國是、未嘗少有詭隨。先是、捐納例行、尚立爲保舉之法、以防其弊。時因大同宣府運送草荳、又別開例、并保舉亦聽捐免、又有捐納先用之例。適陸公以公薦入爲御史、激吏道之不清也、抗疏請停二例、且請于捐納人員到任三年、未經督撫保舉者、概令休致。公遇諸廷、知其意、逆謂之曰、以爲保舉先用、不可捐納者、理正而詞順。諸已

到任、以三年不得保舉、而輒奪其職、衆將謂我何。

上寧肯失信于天下乎。陸公不聽、疏遂上。

上怒、所以呵責陸公者甚厲、同僚皆爲公恐、且曰、若責舉主、必深自引罪、萬無爲陸公辨雪也。有頃、旨下詰公、公乃自述所以駁陸公之說、因曰、陸某不諳事理、臣故爲

上言之。若語持已清廉者、臣終不敢二言也。語奏、



上意平。及後捐納復行，公獨不畫押。主議者怒曰：「向日事例需價過昂，故急公者少。今稍賤，誠計之至便者，而公必立異，何也？」公曰：「夫名器者，國之寶也。公徒知價賤而售多，獨不思售愈多則名器之褻越愈甚乎？主議者雖無以應，而竟不爲止。」

三十二年癸酉，公五十二歲。春正月朔，始日輟一餐，以祈母壽。

自戊辰趨闕，衆喙交攻，無寧晷。公雖孝思純篤，而前讒已深，未敢卒遽陳情，以實讒言，拂上意，而遺母憂。至是，母太夫人年七十有九矣，望雲之下，一則以懼，乃日輟一餐，以是年元日爲始。○是秋，冢子鍾倫舉福建鄉貢。

冬十二月，以兵部右侍郎提督順天學政。三十三年甲戌，公五十三歲。春三月，丁母太夫人吳氏憂，固請奔喪，不許。在京守制。



三月二十七日、訃至、卽循例乞奔喪、

上不聽、有奪情之意。公再三固請、終不見許。于是楊、
沈、彭、三御史、交章劾公不奔喪而彭尤力。讒者
曰、彭、閩人也、彼以鄉情受囑、名雖彈劾、實以詭
上、冀得放歸耳。

上因切責彭、彭急思自白、遂捕捉風影、別疏極詆公、
上滋不懌。公不得已、自陳曰、臣在亂時、臣母固勸臣
以忘家之義。臣得假家居、臣母又趣臣以就列

陳力、少効夙夜在公之職。今臣勉遵母志、不敢
丐歸、惟求解任。乃命在京守制。

三十四年乙亥、公五十四歲。朱子語類四纂成。

公編摩洛閩之書、惟日不足以語類門目繁多、
辭旨冗複、乃撮其精要、凡四釐定。及是書成、至
朱子文集、循環點勘、丹黃陸離、亦摘選其尤粹
者、頻年抽易、未及定本。逮乙酉燬於火、以故失
傳。



三十五年丙子、公五十五歲。程子遺書纂成。

是編手所纂錄、較語類尤加劬。○是時、諸構公者、咸以事敗、或死、或黜、公心跡稍白矣。

夏六月、服闋。

冬十一月、復以兵部侍郎銜提督順天學政。

十二月、葬妣太夫人吳氏。

墓在安溪感化里之南清鄉。公既未得丐歸、營葬、曠歲怛怛、至是不得已、命訖菴、心惟及季弟

臯軒偕冢子鍾倫襄事焉。

三十六年丁丑、公五十六歲。

北方侵尋學廢、公教以則古通經、有能誦二三經、若小學及古文辭多者、稍成文、輒錄以示勸、爲之背誦、至漏下二三鼓不勌。試日發題、先爲解剝經旨、而後答義、極力起衰、所錄文悉返之大雅。校刻朱子語類四纂、以貽學者、立其根柢。畿輔勢要鱗集、宿學遏抑、公一切謝絕、士氣頓



伸。嘗發案頃、一生入謁、審諦之、則前甫傭于公者也。詰之、則曰、少嘗就學、屢試輒黜。家苦貧、舍業就傭、傭於公。竊見公之校士以公也、復舍傭就試、就試而見錄于公焉。諸生丐休有成例、自積弊相仍、有賄者例莫能格、貧者卽及例、百不一得。比公視學、龍鍾就試者相踵。公乃一破成例、惟察其年力老壯、不拘以歲月久近。由是窮老之士皆得所息。尤畱心賢哲之裔、於河閒則

拔端木氏、劉氏、保定則拔楊氏，使學者溯淵源，慕忠節，慨然發其志，士仁人之思淵哉深乎，作人之微意也。

冬，就補工部右侍郎。

三十七年戊寅，公五十七歲。選古文精藻，榕村講授成。

因并刻之，以惠士子。

冬，就轉工部左侍郎。



十二月、以兵部左侍郎、右副都御史、巡撫直隸。
公考校旗籍、清嚴如一。有以貳室之令至者、公
固謝曰、黷序之名額、學臣所司、非學臣所有也。
視所司若所有、而輒徇情以邀私好者、負職之
極也。吾之此來、簡書是畏。倘 詔旨而外、皆不
能以承命語報而罷。於是聲實翕然、內外益相
信諒、干請之徒、不遏自絕。

上深爲嘉獎、公愈勵精。雖過勞被病、呻吟中不廢披

閱方期破俗還淳、以端士趨、興雅化、而巡撫之
命遽下、不及究其績效、公嘗以自歎焉。

文貞公年譜下

孫清植立侯纂輯

魏廷珍君璧 蔡世遠聞之

徐元夢善長 梅穀成玉汝

門下士

楊名時賓實 徐用錫壇長

全參訂

王蘭生振聲 官獻瑤瑜卿

元孫維迪校刊

三十八年己卯公五十八歲春正月設義學。

前後延孫勲徐用錫等爲之師立爲規條務使



儒藏

文貞公年譜 下

整衣冠、謹頰笑、一正俗學之陋。有閒則身臨課之。諸生兼通五經者以十數、獨張南齡能誦十三經、中乙酉順天鄉試第一。嗣復推行所屬、凡通都大邑皆以次修舉焉。

二月、南巡迎駕、賜內府耕織圖。

公每有行、僕從不過五六人、簿吏標騎合不過十許人、車馬省約、禁誡嚴明。所經由有敢需求騷擾者、死無赦。有陰爲趨奉供億者、罰無赦。終

巡撫任、率以爲常。

三月、偕王新命會勘漳河。

畿甸運道之北有桑乾諸水、是爲永定河。運道之南有漳、滏、沱諸水、是爲子牙河。是時漳數爲患、特命公會新命往勘之。

夏四月、安輯紙糊套。

紙糊套屬贊皇縣、與河南北境、憑依峽谷、游惰叢奸、且爲變。公偵知、遽遣參將胡琨以百人馳



往鎮懾之。琨以衆少辭。公曰：「奸民喁鱗，莫能相長。及其計未定，急往且無事。多挾人騎，反激奸心。」琨至，果盡戢。嗣復遣知縣成永健入捕其首惡數人，餘置不治。更拯貸以牛種，使自業比平民。

請紅剝船田畝遇災一體邀蠲。

紅剝船者，徭戶也。其田畝向例以事異民業，雖遇災未嘗予蠲。積困已久，至是始甦。

請平糶霸州、文安、大城、固安等州縣存剩漕米。
以被水故。

五月回鑾迎駕。

始出時，供億從簡。比回鑾，又然。扈從者囂沸。
公不顧，因閒奏曰：「畿甸翠華時幸，一切供億
臣皆過從減損，以紓民力。」

上是之。且命隨從有敢罔法擾民者，先按治。後以
聞。由是皆息望于公。至僚吏亦藉公之重得免。



苛求。卽有求者，則謝曰：「非不欲相奉，巡撫實不許我也。」

六月督捕蝗蝻。

畿內窪下州縣，每歲蝻發，是年无盛。公旣親督官吏晝夜捕撲，又募民有捕致一石者，予貲若干，卽除災之中而寓振窮之惠。頃之，復以捕撲未盡，自請鐫級。及協捕各官級，以督其效未幾，捕撲盡滅，歲以有秋。凡官僚所鐫級，槩蒙開復。



○公督捕時、親歷部簷、博訪蝻發情狀。蓋因夏秋水泛、坡坨瀰漫、魚產于淺波、一及水落、于漬泥中、經冬無大雪、值春回、即潛孳育、其地面輒有微竅可辨也。春既闌、子乃出土、變爲蝻。公已審其情狀、遂于冬月預飭窪下令長、造爲直銳鐵錐、長尺許、凡數百枚、于臘底春初、乘印封務閒、量募庄農、以錐鑱置竿末、分走坡坨處、比櫛巡視、遇竅鑿之、蝻患頓減。後人循用是法、至

于今爲民利。

秋七月，赴固安聽質，因劾永定河分司吳祿禮。

祿禮築堤曠年，不報奏銷。公節其請，給祿禮遂劾公貽誤工程。

上命侍郎羅察赴固安審質。公旣就質，因閱堤工，盡得祿禮靡冒苟簡諸弊，抗疏論之。

閏七月，再赴固安聽質。

羅察之出，心懷覬望，而公不之應，故奏覆時袒

祿禮以排公。然

上既見公疏心知祿禮負職。命尚書薩穆哈復出
覆審。果盡得其情弊。祿禮由是褫革。沿河之民
快焉。

八月。請以馬見伯爲中軍遊擊。

見伯者。寧夏人。馬似龍裔孫也。以武進士授正
定守備。爲人整敏。氣候分明。公督學時過正定。
與語。器之。至是拔以自助。公嘗閱河出。夜宿舟



次更旣闌、披衣啓艙、見一人左執弓矢、右跨刀、
閉息坐艙門外、呵之則見伯也。詰其故、則謹對
曰、公野泊于外、警守不可以懈、防遏意表、中軍
分也。公笑曰、際時清平、復何所怵、而君達曉凝
坐、無乃憊乎。見伯曰、凡爲將者、日夕警惕、尚床
簟偷安、習久益慣、何以備疆場驅策乎。公深爲
嘉歎。後累薦之、歷山西、天津總兵官、擢固原提
督、率師克復西藏、凱還、道觸瘴卒。見伯所至整



飭軍容、惠撫士卒、不愧其家世。公嘗言曰、昔管子稱小白惕而有慮、凡龍之蟄、聞雷則惕、惕而升騰、則雲雨作焉。故夫惕者、立事之基也。余始知見伯時、披腹陳義、見伯無不惕、然易容者、以此知爲大器也。○公天懷樂豈、制行潔清、屬吏承風、多知以飭躬恤民爲事者。是冬、

上校獵塞外、道出宣化府、見野有蓋藏、民間兒女班斲、粲新、顧謂環衛曰、朕用一清正撫臣、便歲

豐人樂、可知得賢之易效也。

冬十月、校刻梅文鼎所著歷學疑問。

三十九年庚辰、公五十九歲。春正月、請定常平倉
咨部輒發之例。

公以青黃之交、貧民待哺、每歲表請平糶例、下
部議、動愆數旬、遂使良法美意、不得及時以濟
農忙之急。請咨部輒發、自今年始著爲令。

二月、子牙河工竣、扈從閱視、賜御製子牙河詩

字。

公查勘漳流，了其原委，乃建議堵廣福樓決口，濬閭留二庄河道，以分水入淀，築完固口，以分水入衛。

上報可，因以委公。公乘春作未興，遂竣斯役。濱河居民且千家，公別相基兆，官爲營室以易之。民去水患，得寧宇，歡聲沸然。

三月，行取李發甲、屠沂等四人。



後發甲、沂歷官皆有聲績、累擢至巡撫。

秋七月、請以許天馥知河閒府、經理水田事。

河閒常苦水患、公始勸開稻田、以殺其潦、用天馥司其事。凡濱水州縣、可導以稻田之利者、皆以次經理、歲有成效。

八月、條奏科場學校事例。

時湖廣總督郭公琇、因劾學道、并陳場弊、

上遣中書舍人齎

諭詢公、公條奏詳密、槩蒙施行、

具載文集。

冬十月、扈從閱永定河、請撤回王新命、身任河防責成。

新命專督河防、累歲靡金錢鉅萬、績用弗成。公請身任其役。

上許之。公念北方三冬土凝、旣難疏築、夏秋大雨時行、河漸方泛、而農務正殷、尤非勞民之候。計惟春回凍解、與役爲宜、乃先期飭材、以需乘時庀



事。

十二月勘東翼馬廠請以餘地聽民墾種。

廠地旗民紛爭已閱數年公乃確查舊案履畝勘實爲奏畧曰馬廠餘地有水佔不可墾者有愚民偷墾因歉旋拋者有犁掘蝻種雖似開墾而無人承者其經墾餘地實三萬二百一十六晌。蓋愚民因已田城薄故舍而墾餘地原未多佔漏糧所當寬其偷墾之罪使各安耕種照則

輸糧。至旋拋及掘蝻等地、容臣檄行州縣陸續
勸墾、照墾荒之例升科。

上可之。是役也、八旗都統俱銜命會勘、既退還所
攘民業、而公供饋有節、又不滿其求、各懷憤悵。
獨白公某歎曰、有官公正若此、撓之可乎。嚴東
所部、毋敢睚眦入城市者。及事定、旗人猶囂沸。
上命內大臣會公確議、內大臣聲色俱憤、公據事論
理、詞氣沖和、內大臣爲之愧屈。



是歲洪範初稟孝經注、正蒙注、握奇經注成。

是年四境豐熟、異穎挺生。或勸公獻之、公不聽。適署中粗構小齋、因名曰嘉穀軒。工甫落、於標間產芝一枚、深紋淺茸、紫色金檢、大學士桐城張公英自都下聞之、馳贈一額曰芝館。

四十年辛巳、公六十歲。春二月、扈從閱永定河。永定河自蘆溝迤東兩岸多沙土、歲有衝決。

上親臨相度、命自三聖菴經老君堂折而南、出柳



全口各爲築堤、開河引水入淀。公欽承指受、於回蹕後、卽乘時興工、所集民夫餘十萬人、每十夫給一鋪爲栖止、夾岸以席爲之。每鋪九夫供役、一夫供爨。擇佐禰有幹才者畫界責成、每員轄三十鋪。又擇二大員分南北兩岸兼轄之、而特薦黃性震總理其事。每日興爨赴工、皆以鳴鑼爲之節、程有常規、役無偷惰。公又自駕小舟駐柳全口、日肩輿往來、勞來程督之。于時

東作將興、役夫中或生怨言。公召父老諭之曰、
南河之役、藉以濟運、猶爲有利於國。至若此
役上煩

聖慮、下勤百官、無非爲父老田廬之計。北方三冬土
凝、夏秋水發、計一年中可以興工者、惟方春兩
月耳。父老義宜仰體 當宁之憂勤、知爲萬民
身家之切務、勉率子弟官民一心、及時趨事、以
圖永安。不當視爲公家力役之比、妄生怨譴也。



語未及旣、父老皆應曰、諾。出而相詔、役夫皆應曰、諾。歡呼赴事。凡四十日而工竣、附河居民亦代爲度宅、如堤子牙時。

夏四月、永定河工竣、扈從閱視、賜御製永定河詩字、御書夙志澄清匾額及御服衣冠。旣竣役、爲奏畧曰、

上念淀居之民屢被淹溺、特命開河築堤。自郭家務至柳盆口、釘椿下埽七十餘里、大城縣西隄

椿埽工七十餘里、又子牙廣福樓新河接修至
賈家口等處堤工五十餘里、并雄縣民堤二十
餘里。凡土工、椿工二百餘里、工程並舉、不日告
竣、沿河田疇涸出、二麥豐收、士民謳歌

聖澤直同覆載。

上見疏、因躬出閱視、喜勞優渥、親解御服衣冠以
賜。方役之興也、東作將屆、旣虞苦雨以妨河工、
又慮恒暘以愆歲事。而四旬之間、晝則雲陰澄



霽、夜則微雨疎零、十萬之衆罔有疹疾、功以時成、歲亦大稔。論者以爲上下協和之應云。

請放免永定河効力人員。

時用部議、召家居督撫以下、道員以上三十餘人至工所、出貲爲助。公以經費已足、不必責貲于下、且諸臣中多有守職清素者、請一切罷遣。于是高曰驄、汪薇等皆得免歸。

請免開永定河工捐納事例。

先時王新命曾開北河捐例、至是諸營進者復謀開之、重賄布託、計在必行。然條請甫上、而工已報竣、于是下公議之。始則部僚輸情、不可、則邸第諷指、又不可、則佐史交迭更請、且曰、

上意已肯、公慎毋違。公不應、密奏已之。時直隸與山西毗連、叢山中綿亘百里、大木數萬章、價浮鉅萬、奸商或借邸第色目橫罔其利、官皆縮手、民盡吞冤。公聞之、飛檄嚴捕、奸夥悉犇散。

冬十月、請免築廣平縣堤工。

時有請築廣平堤工者、公奉命察勘、爲奏畧曰、廣平一帶土鬆沙深、而漳性遷徙無定、開河則旋淤、築堤則旋塌。詢之士民、咸稱不可築堤。且歷考漳河經由之處、其後涸出、俱成沃壤、不過目前被水、耕種維艱、惟有希恩于被水之歲、免其田糧、旣涸則勸墾起科。若明年水勢未消、則再免一年。要以荒田墾種之年爲起科之



限則一邑稍蘇矣。由是廣平頻歲邀蠲，民未大病。頃之又有議開畿南河道，并數流爲一者，公以爲費不可勝計，壞邑廬宅兆尤衆，且流合弊猛，害將莫大。密奏寢之，所全尤多。

十二月，勘西翼馬廠，請斥餘地予民。

公以勘地必需農隙，故東西二翼分年勘之。旣竣，爲奏畧曰：西翼餘地乃先歲用以準抵城西所圈民地者，不宜圈給旗人。卽旗人舊所侵圈，

亦宜斥以予民。從之。

列舉楊名時、趙申喬、劉琰、文志、鯨等十有五人。

趙公江南武進人，公同榜進士。始仕秋曹，引繩爭事，多所全活。以忤上官自罷去。公與趙未及相見，有述其事笑於公傍者，曰：「世有癡如趙某者乎？」以故公知之。楊公江南江陰人，與文、劉皆公辛未所拔士。楊公篤學力行，立志不欺，貌樸而氣方，言訥而神完。聞人有善，不啻已出。古之



慥慥君子也。時特遣中書舍人詢訪人才，公列楊與趙、劉爲特等，自文以下十二人爲一等，密奏以聞。於是以楊督順天學政，趙爲浙江布政使，文督浙江學政，劉督江西學政，皆廉隅清慎，能司其職。

四十一年壬午，公六十一歲。春二月，扈從省耕畿南，賜御書勸農詔一軸。

蹕經博野，因念稼穡艱難，躬秉耒耜，卽功竟畝。

公爲文勒石、以紀其盛。

薦徐元夢。

徐公字善長、一字蝶園、滿州人。癸丑進士、選庶吉士。與德公格勒從公講論、嗜學無厭。後坐德公事褫革、妻女俱入辛者庫。時徐公父母皆在堂、公恐有差使事、致動父母心、乃居父母舊處、而自尋屋別居、率其夫人及一女供役不稍懈。父母見公身雖被累、讀書不輟、意頗歡。俄命授

書諸郎公每退直趨寢色養備至若嬰赤之未
離懷聞者以爲美談時公因召見蒙問滿州
人材公曰無有過徐元夢者比蹕還遂命
補授包衣員外郎是秋差充順天鄉試副考官
夏四月薦何焯。

因便見蒙諏逸民公以焯對焯博學強記書法
冠一時性峻潔持議論不爲詭隨以此爲流俗
所嫉未幾召焯入京明年會試後恩授庶



吉士。公子書曰、某平生多受友朋之累、然每諷
蒹葭塲苗之詩、念所謂舉逸民、天下歸心者、慨
然永嘆、以爲此太平之基、太上盛德也、輒復自
罄不顧。其後居數年、焯果以圭稜爲人所誣構、
然磊落無他、卒見剖白。改編脩、卒贈侍讀學士。
秋八月、請興水利。

公以北方土性苦旱爲多、畿內泉源甚衆、隨處
可以通溝灌田、近河鄉地又可築壩逼水、引渠

廣漑。而無泉無河之處。勸令鑿井。亦可濟水利之窮。至窪下十數州縣。又苦水多。各有應修應濬大小河道。必并去水之害。然後可以興水之利。具疏入請。

上慮興役致擾。密勅姑以官檄行之。需事有緒。再奏。公乃檄下所屬。令各條水利便宜。而清苑令浚井三千口。特最其績。以示勸。然以明旨未頒。各屬觀望。鮮有成效云。

冬十月、南巡、迎駕、恭進歷學疑問、賜御詩及御書聯句。

疑問者、梅子文鼎所著也。有旨索公所刻書籍、因用奏進。是役也。

上行至德州、聞

太后遠和、卽時返棹、一日一夜行三百餘里。過天津、得寧復之奏、

上方稍憩、喜慰之誠、溢于翰藻、輒成律句、親揮一軸



賜公又 賜誦詩聞國政、講易見天心、柱句凡與
扈從者無不恭頌

聖孝云。

十一月、調考三鎮軍政。

三鎮軍政例由鎮臣考校、至是

上以其軍容遠不逮撫標、特命公召閱。公爲簡精
良、核名實、其以卓異薦及附薦者凡數十人。弓
馬有不必稱、而才武偏長者、如黃金以諳習水



務舉郭鎮邦以操守舉若此比者又數人
上並優予卓異其後就中登壇有聲者相望衆益服
公爲知人。

是歲春秋彙成。

逮乙酉燬於火其未燼者不能及半也公又有
手批春秋大全一部公身後清植謹掇拾燬餘
彙之猶可讀者而以大全批語附之刻入語錄
春秋目中。

四十二年癸未公六十二歲春二月南巡迎

駕賜

御書太極圖說西銘及幾何原本算法原本

二書。

頻日召對因指授歷算之要時方命西

人自京師至德州水地平以準天度計二百里而差一度。

上以語公公曰里差之算古云二百五十里今二百里正以古尺當今尺八寸故耳。

上大然之。

延梅文鼎至署、校刻歷算書七種。

公蒙 賜幾何原本、算法原本二書、雖經 指授大意、未能盡通、乃延梅子至署、于公暇討論其說、因發其所著、爲付梨棗、曰三角法舉要、弧三角舉要、筆算、塹堵測量、環中黍尺、交食蒙求、歷學駢枝。又使諸生從而受學、于是陳萬策、魏廷珍、王蘭生及冢子鍾倫皆通歷算之學。公有



詩云、年運遞奔馳、六藝缺復久。諸子興未衰、斯文幸已厚。蓋深喜之也。

夏四月、遷吏部尚書、管理直隸巡撫事。疏辭、不許。是時太宰需人、

上問侍臣曰、銓衡與畿封孰重。或曰銓衡重、或曰畿封重。

上曰、然則兩兼其職可也。遂以六官之長保釐三輔。五月、回鑾迎駕、因赴闕謝恩、追賜御書。

在原至誼額字。

因召對奏幼時陷賊仲父日爆平賊拔歸事、
上深嘉其義親揮額字以賜。

冬十月請汰河工冗員。

河歲有十二汎而桃汎、麥汎、秋汎爲害最劇。公
於永定于牙二河積料於堤、必備必良、先事預
防、極爲周緻。鼠穿蟻穴、察視綦詳。暴雨淫霖、飛
檄驛至、以故數年中、河防鮮有潰壞。至是以事



省員冗爲奏畧曰員冗則難覈其賢否、責專則易課其功過。請將正副筆帖式量行裁缺、卽兩岸分司亦可裁去一員、以免彼此隔膜之異。從之。

西巡迎駕。

屬吏有才而險狡者、規代公位、陰結禁密、散爲流言、指摘公所薦楊名時、文志、鯨等以撼公、以故公于是役禮遇頓減于舊。或勸公奏黜其人、



公不肯曰、惟其才也。逮後其人別遷、以事敗歸、而謁公、公與修故舊之雅、懽若平昔、無幾微異。大抵公平生於相犯相軋者、率能以大度容之、以坦懷化之。當爲督學時、有縣令以求請不遂、無禮於公。居有閒、而公改巡撫、令惶恐請罪。公謂曰、若能改行、自力於善者、毋以前釁爲介介。令感悅、深加檢飭、卒爲循職吏。古北口總兵官馬進良者、持官正、馭衆嚴、獨性喜上人、不自抑、

怪公調考其軍政、伺公馬行堤上、故縱連騎突而駭之、公不與校。俄以扈從連幄行營中、公輒先往過之、促膝寫誠、深獎其所長。進良亦折服、加勵、官聲益著云。

十一月、請平糶被災州縣倉粟。

時有數州縣被水、特請先期平糶、爲奏畧曰、發倉以濟貧民之食、其施有限。平糶以出富民之粟、爲惠無窮。若確訪時值、量減平糶、至時值稍

平卽復量減務令富家不得擅困倉之利庶小民不致有升斗之艱矣。

十二月回鑾迎駕。

山西總兵官王應統者戊辰武殿試第一人公所拔士也。蹕過山西應統扈從不能滿左右之求一夕

上召應統射甚見褒許因召閱其兵弁凡扈從八旗兵在豹纛後在所兵在八旗後于是應統兵



弁聞 召欲前、左右故令旗兵遮道、勿使得前、上屢趣、而應統兵弁卒無至者。應統侍

上前、莫知所由、神色駭愕。

上震怒、遂以應統下詔獄、毀公者因復指爲公釁。旣還京、遂解楊名時督學任、降文志鯨爲知州。

四十三年甲申、公六十三歲。春三月、請立社倉。公勸募吏民隨力出粟、得數萬石、分貯所在。乃修社倉之法、爲奏畧曰、立法之始、應有成規。可



否分上中下歲。上歲加謹收貯。中歲糶舊貸新。
下歲量口發賑。并令官吏勿預其出入之政。但
使主其事者。秋後具以檢放之數報官。俾有鈎
考。庶可貽永利。而不至滋羣弊。從之。行甫歲餘。
而公被召入閣。未竟厥緒。

重建董子祠於景州。

明年春、駕過景州、因錫一額曰、闡道醇儒。
夏四月、以河閒府災、民流移自効、請削吏部尚書

職不許。

河閒以水故不熟、公自以職任保釐、而召災異、無以自逭、既多方救賑、仍具疏自劾、蒙 恩慰留焉。先是直隸舊例有外結事件坐罰贖者、其貲名無碍銀、悉歸巡撫。公于遞年罰貲俱令貯庫備用、至是數已八萬餘兩、又借帑數萬兩、都爲糴本、遴官四出、設法糴運、煮賑散給、各有方畧、通商勸分、成策備舉、貧民賴以存濟。故歲雖

荒而途無殍者。

赴寧津縣查察倉庫。

山東自去夏苦潦，民流入京，言者以聞，

上加恩，令資送歸籍。就中有不願歸者，多托言寧津

籍，以免官吏驅遣。寧津壤接山東，口音不可辨

故也。至是，蹕過密雲，見流民數百，問之，皆曰

寧津人。而寧津令陳大經者，去冬業以老疾丐

休，公已疏報下部議，而部覆不以時，及是始奏。



上見以爲近日事。怒曰：寧津民化離至此，縣令乃臨事規避，罪可追耶。命巡撫察其倉庫，有虧負

卽先斬首，後以聞。公承命往察，無銖兩虧負，爲奏原之。僚吏皆以觸怒爲公恐，交迭沮公。公曰：吾爲巡撫，民乃化離，此罪不在大經，豈可使昇平在運，有殺一不辜之事哉。奏遂上。後因便復面陳，陳大經丐休年月，實無規避情事。

上意漸釋。越年，遂蒙赦宥。公之赴寧津也，寧津方苦

旱公以卓午禱于關侯之祠、入夜卽大雨、四野
霑足。公爲門符云、我來求麥秋、澤隨地徧。公靈
震華夏日在天中。

冬十月、扈從閱永定河。

是秋大熟、

上甚悅、頻仍召對、公因請宥王應統罪、放還家。
四十四年乙酉、公六十四歲。春二月、南巡迎
駕。官署火。



公扈從於外、家人婦不戒於火、凡公平生編著
盈累箱篋、至是悉燬。今存者多晚年作。

夏四月、回鑾迎駕、推恩追賜御書女宗
挺節及教忠額字。

公因閒以高祖母林氏義烈事及贈公兆慶忠
孝大節奏聞、概蒙額錫。

閏四月、薦梅文鼎召見舟次。

文鼎所著疑問一書既蒙御覽、深加獎許、及

是召見舟次者三。皆賜坐移時。垂問道數精微甚悉。文鼎出。

上謂公曰。此學今鮮知者。當世一人也。惜乎老矣。連日賜扇幅珍饌。又賜額字曰蹟學參微。時上舟行連日。召公侍講論。御舟迅。公舟不相及。乃命繫舟于御舟之後。銜尾而進。公因閒請曰。府兵制壞。兵之耗費且千年矣。夫一夫不耕。或受之饑。況以數十百萬之衆。坐而食之乎。



古制既難卒復，臣愚以爲邊海經制之兵固不可撤至腹裏郡縣，爲宜參用民兵，給以半贖。民兵既有田園廬落，又諳委其俗情，形勢有事鼓而用之，易效臂指。事已散而歸休，足以力農。如此費之省者，以百萬計矣。邊海經制之兵亦宜倣古屯田之意，擇在所餘地，官予耕種，數熟之後量減其貲糧，惟無地者乃予全給。如此費之省者，又百萬計矣。夫兵貴精不貴多。今之兵宴

然坐食、與惰游無異。一旦有事、驅使荷戈、作止
疲羸、奔走不任、數雖多何益。若羣之隴畝、以時
蒐狩、終歲勤動、必加趨強便捷也。臣竊謂此可
爲復古之漸。又奏曰、官俸累殺、百僚幾無以自
給。遭

上寬仁、憫其祿薄、容隱其需求細過。然臣心竊有未
允者、俸以養廉、防官邪也。今乃仰恃寬仁之恩、
借口祿薄之故、競爲需求、以陷于邪、其不至賣



法黷貨者、卽抗顏揚聲、以廉自負、此於澄敘官
方之道、似有未盡。臣愚以爲兵費旣省、則經費
益充、因而量加百官之俸、使足自給、一絕其需
求之門、以杜其亂法干紀之路、則庶績咸熙矣。
又奏曰、禮樂不興、千載夢夢然。今樂猶古樂也。
臣少時見優劇、有爲貞臣孝子義夫順婦信友
悌弟之行者、當其慷慨淒激、悍卒童孺莫不沾
襟焉。然則卽今優劇、文以貞孝義順信悌之跡、



亦足以感風俗而成治道。獨其鄙俚不經于古
無事實者、爲當立以厲禁耳。方今承平日久、禮
樂可興、鐘黍律呂難以遽議。若因民間之樂順
而導之、此亦用力少而成功大者也。

上皆然之、而重慎改作、未及施行。又奏曰、

上視民如傷、屢賜蠲免。然蠲免之歲、舊逋未與停
止、故官吏追呼不輟、不肖者或緣舊逋以罔新
額。若遇蠲免之歲、槩停舊逋之征、則民終歲休

息實沾鴻仁矣。

上立于施行著爲令。

五月、劾治張霖。

霖以原布政使廢居家積貲鉅萬恃財爲姦交
通東禁。公久聞其惡但以情跡秘詭機狀深密
未能得其領要以故未具彈章。至是

上知其揮霍盤結稔惡不悛念非剛正大臣不足明
研其罪乃命公劾治之。

請以李發甲爲天津道副使。

天津水陸交湊、商民雜處、號稱難治。發甲至期年、政聲翕然。

冬十一月、召拜文淵閣大學士、疏辭不許。

公之撫畿輔也、於僚吏延接以禮、咨訪以誠、雖令宰末員進見時、亦與坐從容、各令罄所願陳。逮乎課績、則揚清黜墨、獎長宥眚。由是百邑競奮其厲、將卒自營伍而充標騎、自標騎而拔千



把皆先擇其材技優者或五六人或四三人令之校射以中多者爲右選程材而用無所容其假借。至營備以上則又廉其事實以定官評。薦効必允公道大著。爲治崇實惠持大體幕中不延主文之客惟三數儒者相與講求利民之政日見施行。而章牘簿書按時駁發必慎必詳毋寢毋漏。有微弁以事爲帥所辱輒陰持其帥短長。闇顙以快私忿者。事下公所罪其弁而原其



帥。正定屬邑有豪民與庸令相觝、幾致民變。公聞、卽捕按其豪、逾月始以它事斥令、識者以是知公之爲不吐不茹也。嘗誡主吏時時清釐冊籍、爲解官計。或請其故曰、要當使朝解官而夕可就道、方爲不曠厥職耳。遇笞杖細案、一以速結爲主。嘗言命盜重情、反覆以致精審宜也。自餘瑣細、亦歲月塵擱、則佐證牽連、羈候失業、且使隸役得磨舐穿穴以長其姦、大非便民之道。

故每見牧令諄諄教飭必以是爲深戒。又寓嚴明于慈和之中。姦桀旗民有以身扞網者雖依託深邃公飭檄交下申之以章奏或至十餘上不得其姦不止。旣得則推情準理必蔽其辜所定爰往往附爲令甲。容有揮霍大豪傾貲干請至使王公意動專員諭指者公概令暫止外署使告之曰若所從來真僞總不可知。就令來自邸第然法者朝廷之公凡屬子臣所當同心



寶惜、豈宜以一二私人撓之。來者咸嗟服而去。數年之間、吏潔民和、稂莠苗秀、風不滯行、事成就理、不爲赫赫之聲、而有蒸蒸之效。遭上神聖、方以久道禔天下福、遂召公入輔。

選刻名文前選、程墨前選、易義前選成。

公嘗謂制義所以詮經、蓋箋疏之流、實通經窮理之梯筵。舊有選本、至是鞅掌之暇、更廣爲搜集、刊校成帙、以爲文的。所自著曰榕村藏稿、凡

數百篇、皆發明經旨、知文之士爭相傳誦。

十二月、請豁琉璃、亮瓦二廠閒架之稅。

既拜命、首途入覲、道得旨、使卒讞張霖

之獄、暫回本任。公久知二廠稅重民困、然籍隸

京師、部僚所指爲贏利、知言必無當、以故稽時。

至是乃卒陳之、雖終格于部議、因公輔政、竟得

差減焉。

四十五年丙戌、公六十五歲、春正月、入閣辦事。

二月復薦徐元夢。

徐公既補部郎中、未幾復以媒孽去職、至是公又薦之。

三月、充殿試讀卷官。

有一策對云、假廉吏不如真貪官。同事欲高置之、公固執不可、黜置下。列及入讀卷、因奏曰、吏至真貪惡已極矣、廉者卽假、何至反有加罪。今於廉者而故爲逆億誅心之論、於貪者則倡爲



真率平恕之談天下之廉者思而貪者肆矣。大
廷颺對而持議若是其於世道所關非細。

上深然之。○是月、冢子鍾倫卒。

夏四月、充國史館、典訓館、方畧館、一統志館總裁。
五月、承修朱子全書。

始、都御史吳公涵承修是書、甫數月而吳公卒。
值公入輔、因以命公。先是吳公已臚爲門目、
奏可矣、頗雜複、公請刪併數門、以省支離、又稍



移易其前後以清次第。雖規模體制有所循稟，不爲盡出公意，然微言大義醇乎其醇。每逐門纂畢，陸續奏進。

上披閱不勸。其後羣經以次修纂，皆自是書啓之。

訂榕村詩選。

首摘體與三百篇相近者爲古體詩一帙，繼以自漢迄宋諸家之作，更欲選歷代賦，自屈子訖東坡爲一帙，以殿後，寄商那之意，竟未暇也。又

以歷代文編多有關於學術經濟者，將欲精選一集，已命門人陳汝楫摘出四漢文目，亦未及竟緒。

冬十月，充武殿試讀卷官。

是年，湖廣總督劾瑤人田舜年僭越事，遣官審鞠，法宜斬。

上御門議之，公曰：瑤人去闕萬里，卽負枉固難以自陳。

上方廣綏遠之德、寧再命方直有威重者三加明察、使服罪而甘死、則邊境帖寧矣。

上乃命大學士席公覆審、果得舜年見誣狀、于是罪誣者而赦舜年、謠人說服。○巡撫某因依城社、恣意職貪、御史袁某亦以私故劾之。

上不直御史、稽于衆衆、衆懼觸諱、莫敢言及巡撫者。公獨從容剖別、各蔽其辜。○陳鵬年官于江南、聲實甚美、時被參誣坐黜一日。



上問江南督臣何如。公曰：素頗得譽，邇來頓減。爲其參陳鵬年故也。鵬年由是復起用。○馬廠旗人因公遷去，復與民交爭。

上命學士赫公覆勘之。將行，公謂曰：萬世瞻仰，在此行也。學士感其言，請部案勘實予民，事遂定。四十六年丁亥，公六十六歲。夏四月，校刻韓文考異。

坊刻韓文皆散注考異文於各篇下，閒有刪脫。



無完書。時得善本、刻之以傳于世。又朱子有自記與季通講論語名翁季錄、自明季失傳。是春天子南巡、公摺請購募之、以備朱子遺言、卒不獲。贖顧炎武音學五書。

顧氏是書既成、厚自珍秘、世無知者。顧氏既沒、其版沉埋于揚州坊賈閒、坊賈將削其版以鐫它文。適有見者以告公、公爲贖歸、傳于世。冬十一月、朱子禮纂成。

先命臯軒遍檢朱子文集、語類中之言及禮者、分彙裒集、公復選其尤粹及衡權斟酌、足爲古今之衷者、訂爲此編。○是年直隸巡撫因患盜、請立爲十家連坐之法。公奏曰、盜蹤跡詭秘、主家未必知情況、鄰右乎。株連非善政也。事以不行。○公明習兵韜、熟諳海務、

上稔知之、故每用水師提鎮、多見諮訪。時定海總兵需人、公薦吳郡。嗣是數年閒、所薦大帥以十計、



大抵皆戢兵愛民、克舉其職。若吳陞之清操、歐陽凱之死事、尤武臣中之表表者也。○趙公申喬是時巡撫湖南、劾提督俞某浮冒軍實、致交章。繼又以學士某銜命入境、供應不厭其欲、橫被誣奏。

上旣稔知趙公清節、而公將順諭旨、備陳巡撫善狀、幽明黜陟、白黑如照、善類皆爲伸眉。

四十七年戊子、公六十七歲。春二月、奏對。乾清

按先生本平定洪範說、
有序題應照戎于上已、
請未載。

門。

時青萊閒有詭稱朱三太子者、吏捕致京師。

上使繫置別室、疊遣內監逮事崇禎者反覆詢以當

年事、所對皆舛、乃下刑臣如吏議而御門

諭羣下曰、我朝滅閹定鼎、爲明報仇、于明無怨

也。假令餘裔尚存、何妨禮而厚之。無如姦徒影

託自御極來、官吏所捕如此比者三十許矣。

公因奏曰、勝國之遺秩、以三恪、周德所以盛也。

我朝之待前代就其陵寢歲修祀事爲設守
戶遭。

上南巡展拜孝陵且有加禮四海臣庶皆知

上盛德在躬實能方軌有周如周子南君之事不足
以云也。

上深領之。

夏四月選韓子粹言成。

秋七月注樂經樂記。



公於樂事備得其條理。舊纂爲八編。乙酉燬於火。至是乃定周官大司樂篇爲樂經。小戴樂記篇爲樂傳。又採經書中言樂者以附經。史傳中言樂者以附傳。篝燈至漏下二刻不輟。閱數旬。致病。故附編未及卒稿。今所存附傳之聲律篇。實出手訂。至附經及附傳之樂教樂用二篇。僅有遺稿數紙。清植謹與門人王蘭生編而錄之。

冬十月。獨對 乾清宮。



時口外回鑾於道帳殿夜警傳聞洶洶。同僚或詢公曰事將奈何。公曰吾與公未親扈從莫與見聞而事起昏夜真僞未辨。

上旣天保孔固惟有益廣

聖心徐核其實使蔽厥辜毋傷天性之恩以塞萬世之議而已。比駕至御門諭旨憂憤舉朝惶慙莫知所對。公進曰國家不幸而有此然堯舜處此直等閒耳。

上因注視公、公復奏曰、以

上聖德、不宜有此。然稽前史、何代無之。惟

上平怒觀理、徐爲處置、但使

聖躬有萬年之安、斯國祚有萬世之固、此不足以

玷

聖明也。

上意稍釋、遂還宮。有頃、召公獨對、公頓首請曰、
帳殿之警、

上果稔知其主名、必無刺謬乎。

上默不答、悵然久之、曰、此直爲鬼物所戲耳、何喪心至是。公曰、臣幸荷爵祿、鬼物猶不敢干犯、況天潢之胄乎。人情尊榮則驕、安舒則肆。驕肆之行、神志日昏、始則偷安繼而惡正、聞一善言、如刺在背、惶惑顛倒、若或憑之、則昏之極也。

上曰、跡其生平、誠如卿言、然則有瘳乎。公曰、養心莫善於寡欲。若屏其聲色、使凝志寧靜、滌神清虛、



平旦之氣益生，則本心之明漸著矣。

上爲首領者數四。未幾，

上以憂憤乖和，輦下物論一日數變。公辦事纂書程課一如平常。有以採訪之言、摩揣之見告者，甫啓口，公輒抑之，不使竟其辭。或私請其故，公曰：爲大臣，遇大事，惟當灼之以理，裁之以義而已，紛囂萬喙，不足聞也。

四十八年己丑，公六十八歲。春正月，會議西苑。

時

聖躬益愈、召羣臣會議所宜立者、諸臣所議失當、
上傳命詰公曰、去秋卿言云何、而今乃遽改口、與衆
同聲耶。公奏曰、去秋

上問云云、臣對云云。夫建儲大事也、義當決自
聖衷。今

上使臣舉一州縣、臣竟舉之矣。使臣舉一方面、臣鄭
重而乃舉之矣。若使臣舉一閣部、則臣躊躇而



儒藏

文貞公年譜 下

未敢舉者、位分與臣相埒故也。今日之事、惟宜天心獨斷、臣何敢遽贊一辭。語奏、乃罷議。

二月、充會試正考官。

取趙熊詔等三百三人。公以科場積弊久極力挽之。既竣事、錄文進呈、序之畧曰、學者存乎己、過者存乎天。知命則知倖之不可徼、愛身則知行之不可苟。後世之士、薄積焉而未售、則怨尤生矣。又其下焉、無挾而逐于外、則將無所不至。



矣。公卿大夫乃士之表也，尤不宜急急然望其子弟，爲速化之術，以落其學殖而喪其志氣，豈所謂愛之護之，俟其熟而食之哉？爲士者旣以是而自進，爲有司者又以是而相先。積習之久，或遂視爲固然，有欲矯之者，反目之以不情，疑之爲不信。此非其待人之淺，其自待者薄也。且又見世之以干得者，莫不貌德而心非，蓋直道之在人，終不可泯也。則亦何爲隱伏崎嶇，以樹

此不可告人之恩哉。公卿之未能免俗者，誦斯文，莫不動容知媿焉。

三月，充殿試讀卷官。薦蔡世遠。

公畱意人才，每遇館選，于宿學必加推薦。漳浦蔡世遠者，于經史，閩洛諸編無不淹貫，從其父講學鰲峯書院，粹然一出于正，故公特薦之。

充冊立正使。

既還冊，



上爲述公所陳鬼物之說、使之朝夕深省、且命更
諏善道。于是有承指諏公者、公曰、勤思考道、篤
志正學、天聰益開、天性益厚、如此而已。

夏五月、薦陳瓚。

陳公舊爲臺灣知縣、有聲。是春充會試同考、公
益得其爲人。會臺灣道副使缺員、遂薦用之。
冬十月、充武殿試讀卷官。

四十九年庚寅、公六十九歲。夏四月、韻箋成。

韻部一依顧氏古音表、至括衆韻爲六攝、通用上去二聲、尤得古意。

秋閏七月、中庸餘論成。

八月、洪範再稿成。

以初稿多于經外發揮、非古人釋經之體、于是再成是編。

冬十月、歷象本要成。

既脫稿、郵致宣城、就正於梅子而後付板。○一



日、吏部以推陞事、列王思軾之名以進。

上曰、思軾督學、聲名殊減、豈可用耶。公進曰、思軾典試山左、所拔士頗公當、初未膺督學之任也。

上顧問吏部、乃知果誤也。未幾、遂擢用至侍郎。學使周者已故、其嗣裔陰覬卹典、部臣爲之上請、公密陳其官聲有玷、事格不行。其輸直報國、多此類。

五十年辛卯、公七十歲。春二月、奏定爲輪蠲錢糧

之法。

歲癸巳實爲六十

萬壽之期。

上自以壽考昇平、推心仁覆、將欲沛澤宇內、普免地上、錢糧、因奏事項、預示意指。公曰、

上應乾之健、以溥如天之澤、萬年有道之長、實券于此。然統俟癸巳之年、一體通蠲、則各省吏祿兵餉、無所支給、勢必由部帑發解、事增而費繁。倘



分作三歲輸蜀、自今年始、每年蜀免五省。假如今年已蠲四川、則陝西姑待來年、是今年得以陝西之賦供四川之祿餉、而來年又得以川供陝。統以癸巳之年爲周、則現年五省卽得先霑洪施、而敷天之下愷澤環流、亦無一民之不被三年內直省錢糧就近協用、不煩解部、至癸巳之年、部帑又可無外解之費、于事爲便、而于恩尤加渥矣。

上悅從之。

秋八月、摺丐休致不許。

公自甲戌守制、噤不敢言歸。其始入輔也、曾於便殿乞省墓、

上卽悄然易容。至是以年屆懸車、義宜引退、又自三月病瘍、曠不入直、心益不安、乃具摺陳丐得旨慰留焉。逾月、

上自熱河回、鑒適戶部尚書趙公申喬以查核銅

商事與左右侍郎不相能、抗章丐去。

上以其詞氣憤懣、失大臣體、意不懌。公爲奏曰、申喬詞雖過激、而意實無它。

上翻然爲之霽容。

冬十二月、自湯山入、覲於暢春苑。

湯山在昌平州之東南、山出溫泉、故名。公病瘍久、丐假洗沐、以是月朔赴苑陳謝。

上知公當來、預爲適館、設帳具於暢春苑後、禮遇甚



渥。是秋江南鄉試穢聲騰聞。公入覲頃、

上慰藉訖。問曰江南有對語云左邱明雙眼無珠趙子龍渾身是膽。卿聞之乎。左與趙其二主司姓也。公曰聞之。然此非特主司罪也。有編修楊者與趙實相表裏。此風不革科場安得真士而取之大廷。又安得良臣而用之乎。

上曰閩賊陳五顯雖平民情得無病乎。公曰五顯之發非設心爲亂也迫于饑饉耳。荷。

上垂恩、船米三十萬往哺災民、泉漳間菜色盡蘇。
上行政若此、蒼生之福也。

上曰、有言。朕者曰、五顯饑民耳、何厪慮之甚耶。

朕應之曰、若言非也。前史民亂率起于饑、禍多生
于所忽。洪武獨非饑民乎。公頓首曰、

上言及此、是舜禹兢兢業業之心、社稷靈長之本也。
上曰、程朱諸賢以闢佛老爲一大事。以朕觀之、奉
之者固非、闢之者益增其濶耳。自古帝王如梁



武不足道、卽有禁人爲僧尼道士者、未及數年、其教輒復、復則益以披猖、朕惟置之焉能有無之間、斯其氣燄必然銷歇矣。公曰、此孟子經正民興之旨也。

上表章程、朱乙夜勤學、六經之道爛若中天、彼二氏者、自可不攻而破矣。公退、編修楊遂被斥革。

五十一年壬辰、公七十一歲。春二月、奏對南海子、江南場弊、督臣多所干預、撫臣論之、遂致交章。

督旣布置深密、撫乃以身當之。

上雖未有軒輊、而撫臣別疏論海賊事者、誤信傳訛、有所株害。

上不悅、適駐蹕南海子、召大臣問曰、巡撫言海賊徒黨萬計、信乎。公曰、沿海島嶼悉駐兵防賊、安所得巢穴以聚萬計之徒黨。巡撫生長西北、不諳海務。以臣論之、此不過什佰不逞之徒、截搶三數商舶、因以出沒行劫耳。夫鼠竊以三兩



爲輩行劫大洋，不容以單隻成姦，故雖什佰糾結，較其情事，乃與鼠竊相等。頗聞此輩南風輒出，出則依船爲營窟，北風一吼，卽潛遁歸。惟嚴飭沿海兵弁，謹視風候，悉力稽巡，姦民自當知戢。且內姦易捕，然猶鼠竊時聞，何況大洋姦源，安能遽塞。若使時和歲豐，風行化美，郡縣無鼠竊之偷，斯大洋無行劫之害矣。不然，勦襲傳訛，聲張風影，至乃株害愿良，甚無謂也。



上曰、然。巡撫不解事、今又以科場囂沸矣。公曰、科場之弊、半由外簾。外簾釐剔有方、弊竇之塞者已大半矣。然督撫交章、國體所係、倘加包容、已邀寬典。至科場情弊、人才攸關、百年因循、于今尤熾。若不卒究根株、重加懲艾、後安所瘳乎。時松江提督穆廷弼亦爲督臣所誣陷、公代白其清節、得調福建陸路提督。

三月、充殿試讀卷官。

凡殿試有違式者、例并褫其舉人。公請止革進士、仍準會試著爲令。

夏四月、周易通論成。

公旣依經釋義爲觀彖一書。其推本源流、根據圖象、統論綱領、指趣者、不欲雜附經中、以溷正意、乃別釐爲此編。

薦朱軾。

朱公以己丑充會試同考官、公與同事得其爲



人。試事竣，輒以其清慎恪勤之節聞于

上。嗣而朱公自郎署出督陝西學政，名聲益振。至是任滿家居，公密薦之，起家爲光祿寺少卿。

五月，夫人林氏卒。

集中有誌墓文。

六月，摺救江蘇撫臣張伯行。

時已兩命大臣審質，而督臣餽氣薰灼，雖負公望，爲柱石者亦偏辭以擠。巡撫、巡撫旦暮且

危。公乃密摺別白。

上是之。至九月，有旨奪巡撫階，畱本任。督雖不視
革，而召入京，于散秩。彰瘴得宜，風聲樹于四
方矣。

秋七月，朱子全書成。

既裝潢呈進，公奏勸曰：

上平生爲學，必務終始，雖律象微蹟，罔不窮極杪忽，
未嘗中輟。此誠壽考無疆之徵也。



上悅、因曰、朕性喜溫故、自童年所習書、以及退筆、皆捆藏笥篋、閒復玩視、不忍棄也。公頌首曰、上念勤思舊、雖細物不捐、敦厚之性、與天地參、宜乎勲勤諸臣、皆得以功名自保。德盛恩明、軼漢唐遠矣。公前後復進文學、謹愿之士、魏廷珍、王蘭生、梅穀成等入侍講席。每晡後幾務畢、上輒出御經座、引諸臣論誦書文、逐段披對、講論尋繹、寒暑不廢。未幾有旨、朕閱朱子全書、粹然

孔孟之傳、宜躋位四配之次。公奏曰、朱子造詣誠與四配伯仲、但時世相後千有餘載、一旦位先十哲、恐朱子心有未安。乃定列祀於十哲之末。

八月、獨對西苑鍊門。

是時復行冊廢。

上詣鍊門、召公獨對、公叩首請全父子之恩。上曰、將如朕何。公曰、



上既削其名號、芟其羽翼、以

上神武威明、又何慮焉。從之。公既退、私嘆曰、數年之
閒、是事三變、豈一毫意料之所能參。付託事大、
天命不欺、尤不當阿順目前、妄生希冀。吾前後
三對、不過權情度理、歸之于是而已。若少挾瞻
徇希望之私、則波瀾翻覆、孰能執其禍福之柄
哉。

九月、薦劉謙。

劉公累官清靜、且篤志正學、老而益勤。

上既召見、適閱朱子全書、命擬爲序文、大見褒許、遂加嚮用、連擢至左都御史。

冬十月、充武殿試讀卷官。

會詞臣汪霽卒、公以它事入對、

上忽嘆曰、汪霽死、無復能爲古文者矣。公曰、必如班馬、韓柳、誠急未得其人。若如霽者、才固不乏。卽若某案中之方苞、其古文詞尚當勝之。時苞方

以事繫詔獄、由是

上憐其才、明春釋之。命入直蒙養齋、修纂羣書。

五十二年癸巳、公七十二歲。春正月薦徐用錫。

顧氏之學、既覈音聲、兼論點畫、一一推本六書

之意、以與說文相考校、故從來言字學者亦惟

顧氏最爲詳密。徐君以耆宿名彥、又精于字學。

時方刊刻朱子全書、特薦任校讐之事。徐君從

公最久、每講論畢、輒筆記所聞、積歲盈捆。逮後



編成語錄三十卷行于世。

二月、請止捐納事例。

時營進之徒布置囑託、自邸第以及衙舍、無所
不徧、所開事例濫雜多端、雖素豎正論排貲郎
者亦皆畫押、莫敢格其議。公獨持不可、密奏曰、
今四海昇平、正慎重名器之時、而條議捐納殊
失懲儆官邪、愛惜民生之意。
上是之事以不行。

三月恭逢

萬壽聖節。賜御書匾聯及御服衣冠。

匾曰、夾輔高風。聯曰、太平有象占霖雨、庶事惟康勅股肱。又例賜諸大臣衣帽。

上獨解躬所服用以賜公用示優厚。

秋七月周易觀象大指成。

公謂易更三古四聖一心詮解者多不能融洽而離異視之乃每卦括其大指爲一篇。



冬十月、充殿試讀卷官。

一日、自西苑封還公所奏摺子、內夾 諭旨一紙、乃因內監交結近臣、有所咨訪、諭中引用諸葛亮親賢臣、遠小人語。公捧誦慰服、卽具摺覆。翌日、遂逮治內監、人心悚然。嗣因便見、復頌我朝宮政嚴肅、凡給事內監不假名秩奔走而外、無使干預。

上又明飭刑法、雖辭色不少借、宦豎之禍、庶幾可絕。

其源。

上深然之。俄又有甄別學臣之命。原粵東學臣樊者名聲最下、而交結情熟、公卿列署議狀、卒不及其人。公閱狀訖、索筆續署之、廷論大服。

十一月、充武殿試讀卷官。

先是、念次公及贈公代有疝疾。公壯歲卽苦此。醫者以是爲遞疝、不可治。及年愈衰、下脫愈甚。時因武殿試侍班失調、疝疾劇發。



儒藏

文貞公年譜 下

上聞、卽遣魏廷珍、王蘭生省疾、所傳 諭至有義、雖
君臣情同朋友之語。隨遣太醫診視。翌日有 旨
擢徐公元夢爲內閣學士、免出辛者庫。又翌日、
有 旨召楊公名時入京。又翌日、文志鯨以月
選知州隨班引見。有 旨復其翰林職銜。公
聞之曰、此皆
上所以療我疾也。感悅之餘、病候爲之輕減。
十二月、承修周易折中。

先是

上以易爲六經之源、欲成一書、以惠萬世、而鄭重其事、未知所委。至是屢出圖象、命公採擇。公依義條答、與

上意合。乃下諭曰、卿畱心河洛久矣、見來書、愈知理明識遠、此事非卿萬不能辨其是非。遂命修之。

五十三年甲午、公七十三歲。夏四月、奏免閩賊陳



儒藏

文貞公年譜 下

五顯餘黨家屬流配之罪。

是獄也、以公奏明其因饑釀亂實情、與懷逆背叛者有閒、故惟五顯首惡五人坐斬、其餘悉得免死。而地方承審之員、猶務苛覈株及家屬、擬充發關東者、凡男女千三百餘人。公因閒奏明、蒙恩槩予放釋。一日、刑部以彙題具奏、得旨駁正甚多。公因入見、請曰、彙題之奏、其厚盈尺、杖徒以下之案、臣等亦不能遍觀。頃見

上所駁正、雖杖徒不遺、日月有明、容光必照、良非臣等所及。

上曰、朕非能逐案查閱也、直慮刑獄之臣有忽畧細案之患、故抽閱一二、駁其舛者、以警動之、庶冤濫益寡耳。公曰、此堯舜欽恤之心也。

上於三逆叛案、悉宥其族屬、至容有祿於朝者、遂使二千年沿襲秦酷、一旦盡湔、豈特遠軼前古、實足衍慶無疆、臣敢以此爲



宗社靈長賀。

上大悅蓋。

上如天之仁、本諸性生。公又隨事推廣詞旨、深摯如此。是秋京師斷死刑僅二十有四人、實爲近古未覩云。

秋八月周易觀彖成。

公自十八歲卽玩心于易、至是而年七十三矣、前後凡易稿數十次。是時方承修折中、薈萃自

漢迄明諸儒之說凡三百餘家採擷精純刊取
領要鎔鑄百氏陶冶千載易之道於是大備每
奏進

上御經座引儒臣講論其勤如讀朱子全書時嘗從
容問鼎覆餗之義公曰易例以九四應初六者
多凶爲居大位而昵匪人也。以九四承六五者
亦多凶爲位近君而任剛德也。鼎四旣犯二例
又卦中三陽者鼎腹至四則腹滿矣物不可滿



滿則必覆。祿位固爾。功名亦然。卽學問而有自滿之心。德必退矣。

上爲悚容嘉許者久之。公因復奏曰。甲寅之亂。臣夢三鳥犯日。卒占太平之兆。自削平來。海宇乂安。然臣竊窺

聖意。猶以吏治未清。教養未備。爲念。欲使家給人康。風行化偃。則太平之象。固愈進未艾也。

上瞿然曰。所爲讀書者。凡以此耳。蓋公遭遇



聖明自牖輸忠以頌爲規言婉而意至多如此類。公又頻言經學隆汙有關世運。

上遂分簡大臣修纂詩書春秋又別纂律呂正義釐定韻學之書皆命就公是正焉。

冬十二月奏明柯蔭獄情。

先是總兵官柯彩之孽子蔭陰戕其父獄久未決。御史殷某以受賄指爲疑獄將疏論減其罪。物議沸然。公預陳是案本末閒數日殷疏果上。

上面加呵詰，嚴予斥革，人咸快之。

五十四年乙未，公七十四歲春正月，請寬減御試翰林處分。

諸詞臣因試被黜者二十有四人，公以文字不稱與敗檢殊，乞從寬減得旨，準以原品休致。時雲貴諸臣有請開掘銀鑛者，蒙發廷議未及議，而公以事見

上，因奏曰：開鑛一事，臣有以知



聖心必非欲牟其利也。直以邊黎貧匱、或得借此資
生耳。然鑛徒聚之極易、倘將來鑛盡、此輩將何
法以散之。奏未及畢、

上已數四點首。蓋明季鑛徒之禍、

上所素稔故也。于是特旨不準行。

二月、承修性理精義。

公以前明所輯性理卷帙繁多、門目冗複、欲裒
精要、以便乙覽。值

上亦以科場論題僅用太極圖說通書西銘正蒙數冊沿習既久勦說雷同欲勒一書爲論目於是命修此編。

薦李紱。

因進見頃蒙問詞臣中學問之優者公以紱對。翌日召見遂自編修擢庶子。

三月乞免充殿試讀卷官。

公自以年過懸車老不引退于古人之義缺然。

每奏事畢畱身陳乞者屢矣。至是、

上始意可、公卽欲拜疏。而值西陲有警、廟算方殷、未敢以請。乃丐休沐、在家修纂性理會殿試、固請不與、

上勉從所請焉。

復薦楊名時。

公念將告歸、無以報國、因議樂章事入對、奏曰、楊名時篤學力行于今無輩。臣崦嵫景短、無



以自效其未盡之志。此人若蒙任用，必不負
恩知。臣雖歸骸泉壤，

上猶得以考其然否也。

上連爲首肯。

周易折中成。

公之承修是書也，每奏進，

上有疑義，輒下公所。公解剝敷陳，

上常意歡。有所批糾，卽應時改定。

上嘉其冲挹、益虛已盡下。至是書成、命校刻內殿、又與朱子全書俱頒付直省、各別刊布、以便士人購誦。

夏四月、奏駁復行例生之法。

先是、三逆初平、所在支費不繼、不得已聽人輸貲、充名賢序、號曰例生。時卿貳中有欲修復舊法者、公方以詞林散館、閱卷于西苑之別署、其人袖所具疏、向公自述其意、公立斥之、語極峻。



厲。旋復入奏。是法妨學害正。非盛世所宜行。由是疏入。得嚴旨譴駁焉。

六月。疏丐休致。予假二年。

爲奏畧曰。臣久嬰殘疾。老而彌劇。三年前具摺丐休。蒙恩慰留。五十二年。

萬壽節後。復申前請。又蒙垂念理學緒微。經書說雜。特加刪輯。以惠萬世。命臣承修易經性理。臣上幸先聖前賢之復光。下喜暮年餘生之有覺。



是以黽勉從事、忘疾病之在身、知其有重于區區之軀命者、而不敢自愛也。今稟承筆削、二書將次告成、故敢瀆懇、乞臣休致。

上雖已垂恩許、及見疏、終惜其去、乃下溫綸、予二年假。

陰符經注成。

時方裝俶、從門人王之銳請、遂成是注。

秋七月、性理精義成。

亦校刻內殿、欲用爲論目。適公丐歸、異議者沮之、不果行。

八月、赴熱河辭陛、賜御書匾額及御製餞詩。將至、遣魏廷珍迎于道次。旣至、又爲適館設具、連朝召見、再錫宴于內苑遠處。賜匾字曰、謨明弼諧。且傳諭曰、朕心藏久矣、欲俟卿屈八旬、用以壽卿。今卿將歸、故特寫賜。又賜餞詩曰、協恭惟得老成儒、味道經書揖廟謨。

辭闕憂 君千里外、引年捧日萬方敷。秋霜昔
歲明臣節、崑玉冲襟決勝符。暫別 恩榮宸
翰餞、勿勞遠念慰長途。復 命王公以下皆爲
和章于時

世宗以視膳隨侍、所賜詩曰舊學者年本鉅儒、綸扉
勵翼奉

皇謨。老臣報 國清風著、

聖主崇文湛露敷。鳩杖暫尋巖壑去、龍章直與日



星符蒲輪竚望還。朝早莫令宸衷念遠途。

上又推恩追賜公六世祖森匾字曰急公尚義。

父兆慶聯句曰一念懷明主終身思舊恩。別

賜公叔父原任永州總兵官日烜匾字曰方重淳

深。弟歲貢生光坡聯句曰道通月窟天根裏人

在清泉白石間。公造膝有所陳請。

上以公耳重慮屬垣語洩手書作答。公捧讀訖

上卽手燬之。如是數四外廷莫得聞也。已又曰人老

苦耄。國家事大，而朕年高，旦夕惴惴，深以爲慰。公曰：老而耄者，神志損耳，此在庸人則然。自古賢聖，年益高，德益邵，烏有是哉。

上曰：奈非賢聖何。公曰：不自聖者，聖益聖。不自賢者，賢益賢。

上兢業若此，斯清明在躬之本也。比公將歸，復召見，握手爲別。公叩首請曰：西師之役，臣每欲有云，然臣事



上久知

上更歷持重、必無輕舉妄動之事、惟乞深爲留意。

上許之、乃曰、卿雖家居、政事有不便者、當密以聞。公頓首謝、隨進篆文五經一部、乞更賜刊刻、以廣篆法之傳。

上卽頒付內殿、如其請。是日、復賜公肩輿、遍遊內苑、禮遇莫比。

九月、出京師。



門人蔡世遠從、因指受龜卜古法、遂成卜書補
亡凡例、欲勒成一書、未及就。

冬十月、道出鉛山、謁鰲湖書院。

集中有書院記文。

十一月、次武夷山謁仁智堂。

作詩磨諸石。詩曰、昔年長老逐遊興、從問何處
名山盛。迤邐莫須敷淺原、曲深第一武夷逕。尋
幽易步衆壑殊、獻奇觸眼羣峰競。宋家南狩西

山西光移婺女開賢聖。居于夫子似鄒魯。來往
未曾拜舊宇。此行棄舍浙江舟。取道迴遭西水
泝。探源莫憚九折深。仰止方知萬仞古。飄風爲
謝武夷君。不是看山非采苦。高山歸然哲人邁。
猶有手整六經在。章句初年成習心。專門白首
歸模楷。下竿淺刺寒溪風。肅佩上趨精舍靄。相
看來裔寢微茫。誰念前修久相待。公見堂宇多
圯。倡修之。總督滿公保董其事。廟貌一新。

十二月至里。

妣太夫人之喪、公旣抑情守制、至是折中古義、望鄉變服、行奔喪禮于墓次、乃後謁廟歸家焉。五十五年丙申、公七十五歲。春三月、摺請分甄學使之無罪者。

時用部議例、召前爲學使後歸休者、概行派差。公見其賢否同辜、無以激厲清公、乃密摺請加分甄。于是劉謙、沈涵等皆邀開宥。



夏五月。旨趣還京。摺請展限。

公至里未半歲。

上念公乃。命魏廷珍密傳

上意。促還京。公念身爲耆老大臣。雖被恩深。不敢

堅守常節。然進退有體。瞻聽攸關。若遵密傳戒

道。外聽莫審所由。便疑于貪慕。以羞朝廷。乃

請展限。並乞明勅督撫。敦趣時方。訂正家禮。得

旨。遂不果。

六月葬冢男鍾倫。

秋八月大學古本私記中庸章段成。

公之居里也、約束鄉族、課訓子弟、和而毅、寬而栗、所獄獄、董勸不少假借者、自孝弟始。農忙晴雨咨嗟、公出禱、無不立應。由是姦盜屏息、狙獫失恃、工賈咸若、風雨大和。方是時、知泉州府事者山東劉君侃、知安溪縣事者江西曾君之傳、皆承公意、于府則重修府學、于縣則特建朱子



祠各爲延師教授。而巡撫陳公瓚亦因鰲峯書院之舊而作興之。請師于公公薦蔡世遠以董其教事。

冬十二月葬夫人林氏。

墓在安溪光得里之仙苑鄉。

五十六年丁酉公七十六歲春二月還朝。

公既摺請旨下督撫敦趣遂以是月戒行。

次福州講學於鰲峯書院。



事具集中鰲峯講義、因顏其堂曰道南嗣音。

夏五月、論孟劄記、離騷九歌、參同契注成。

諸書舊稿盈捆、充篋未及詮次、至是于舟閒訂成之。

六月、至京。

時因避暑、駐蹕熱河、公將趨覲。

上以三庚水潦、命俟處暑後、公具摺謝、并奏明未覲。

天顏不敢入直辦事。

秋七月赴熱河。陛見，丐休不許。

禮遇如辭。陛時，公力丐休，且曰：「老臣戀

主之心，何忍遽離闕廷，直以進退有道而疲老趨

蹉，一有失墮，便爲上辱。國體義宜引去，非但

私爲骸骨計也。

上命且入直辦事，俟回鑾更議之。

冬十月，回鑾，丐休不許。

迎一觀于湯山陳丐益切。命明歲

萬壽節後更議之。

十二月遭

孝惠章皇后大恤。

自

太后違豫、

上移次于蒼震門內、衣不解帶、憂瘁成疾。羣臣見

上春秋已高、恐遭大恤、不任哀勞、凡諸喪禮乞從省



節。而

上至孝純誠、必欲勉強自力、不爲俯允。公乃酌古準
今、爲奏曰、漢儒鄭康成精于禮者也、其論國有
大憂、而君有疾者、使子執事。朱子嘗據以議于
朝。卽朱子平生最謹于禮、及老不任拜跪、亦惟
坐視子孫行禮而已。臣等雖愚、豈不知

主上孝思維則、爲萬世師。然此皆先儒之明論、前輩
所已行、似宜稍抑

聖情遵昔制。

上乃從之。嗣而

太后大行。

上以思慕過甚、所患益加。內發諭旨、命頒示中外、

其中多有可駭句。諸大臣皆知宣之不可、無不
惶愕失措者。公徐捧諭旨、就坐處別訂一藁
以進。

上怒、以擅格詔旨、下部嚴議、仍發原稿、立令頒行。



諸大臣益震。公又再訂一稿以進。復奉 嚴旨如初。于是有欲順 旨頒行者。公固持之。密謂馬公齊曰。此事當以死爭。又更訂一稿以進。奏入。

上亦意悟。因畱中不發。事獲寢。俄以議

太后廟號事。公已定式付所司。同僚中或強作解事。陰改之。式與禮違。奉 旨切責。羣公皆深咎。改者。公無一語。惟例入謝罪而已。寮列無不推服。

五十七年戊戌公七十七歲春二月廷議三次。

時國儲未預、

上孝感嬰疾、章奏倚閣、百僚惶震。公堅卓凝定、獨持正論、不爲浮說所搖。每入班列、無遽言、無厲色、謇不至激、和不至隨、懇懇獨摯、以求建國是、朝野胥倚重焉。方廷議時、有挾覲倖之私、倡爲邪異、以撓僉謀者。公卿相顧、莫敢扼其吭。公侃侃與辨、旣三日、議不合、公卽繕摺別奏、異議者



方屈。前後如是者三。已而

上聞之。歎曰。大臣中每事爲我家計萬世者。獨此一
老臣耳。大學士蕭公永藻謂公曰。公計不遺義。
辨不傷氣。是何識力之定。涵養之深也。居頃之。
閣臣有以摺請建儲。詞不別白。被議褫職者。諸
閣臣入請。

上顧公曰。請立國本。大臣分也。卿比年口奏屢矣。
此何罪。命置之衆。由是始知公之造膝非一。

且深服其慎密云。

三月充殿試讀卷官。

時

聖躬益愈、駐蹕湯山。嘗奏事頃、以湖南巡撫需人、顧問公、公薦吏部侍郎張公廷玉。

上曰、此人朕所稔知、但銓衡要職、難以他授也。公復薦雲南布政使劉公啓。

上曰、滇方用兵、藩司亦難易其人。因語及江南總督



某山西巡撫某。公對曰。此二臣者。臣實未聞其善聲。後二人俱果以賊敗。

夏四月。復丐休。

爲奏畧曰。去冬臣在湯山丐休。奉 旨俟

萬壽後具本。嗣值 國有大恤。神人悲慟。豈臣子言私之時。且

聖躬憂瘁成疾。臣日夜恐懼。亦無暇爲草芥微命計矣。近者仰瞻



聖上神明粹清、氣色溫潤、微臣纔私自狂喜、知天祐
邦家之意厚也。伏念臣年七十有七、若老不引
分、則招惹物議、恥辱必至、下玷晚節、上負深
恩。此微臣之所惴惴危懼、如臨淵谷者也。時閣臣
王公揆以病在告、

上命俟其入直、當遂公所請焉。

詩所成。

時又注釋尚書、甫成七篇、而公薨矣。尚有文集、

四十卷、別集五卷、續集若干卷行于世。

五月丙子、公薨。

前一日、改定洪範訖、憮然曰、吾年二十三始注洪範、今又詮此、大體猶是、但覺意融理洽、不必多著注釋耳。有頃、疝疾大發。翌日午時、薨于正寢。公自幼嗜學、髦而益勤、雖政事鞅掌、稍暇卽憑几編著、丹鉛未嘗釋手。自羽翼經傳而外、凡諸子百家、下及星日命卜之流、莫不旁涉會通。



以滋其神明之貫。常以晡後集諸生講論答問。析疑、疊疊循循、漏下二三刻不倦。每有述作、輒令諸生傳視、有能發其覆、申其義者、則喜動顏色、與相參酌、往復應時改訂、沛如也。天秉易直、與人交、讓美分過、無所矜吝。至心樂善、聞一善言、見一善事、則顏開神愉、稱道不啻口出。于方正有學之士、薦而引之、惟恐後時。公或未識其面、其人亦不知公之實薦已也。所薦士多不諧。

俗每以舉主蒙譴而終不以替其好賢之心。平生履險涉機切自磨厲。自兵革倥偬以逮朝端輓晚雖鑒別內朗白黑瞭然而一被以春和未嘗犯壯頌之戒。卽至衆沬叢輕岌岌乎有漂折之勢亦皆處之以艱貞加之以憫度曾不少畱爲芥蒂。故終其身清夷平曠對之者皆躁平欲釋有接席頃而慮蠲神蛻者。性本畏謹然至於赴會肩鉅則精誠自斷卓然不搖。每諷朱子所

誦佛語云、假使鐵輪頂上旋、定慧圓明終不失。
蓋其內力厚矣。晚遭

主上清明聖學日新、而公又積誠格沃、非堯舜之道
不敢以陳。每逢

萬壽、羣下多進古玩、公獨以舊板名編奏備乙覽。逮
壬辰後、簡編日御、遂益以羣籍爲廚、經書爲膳、
道教休明、揭于中天焉。至襄贊機務、考覈官評、
責實布公、敷奏詳雅。其所尤加意者、推廣德心、



扶持善類、用以益培邦本、厚樹國楨。

上往往俯從其言、所全尤多。少時持己剛方、英氣嶄
嶄。及年益高、德益卽、則終日怡然、雖遇事而怒、
而辭氣雖和、不改其常。政府論事、衆見宣騰、則
反覆開譬、務盡事理、而終無異同憤拂之色。或
言有裨助、則舍己從之。其開誠不欺之心、翕然
見諒于上下。

上覽遺疏震悼、批旨有惟 朕知卿最悉、亦惟卿



知朕最深之語。蓋明良之遇，曠千載而稱僅，實有在於文章政事之先者。特遣工部尚書徐元夢、侍讀學士魏廷珍自行在馳京護治喪事。命皇子臨奠，臣僚會哭，厚予賻贈。又賜祭葬，謚文貞。其文曰：昔當盤錯之時，特挺冰霜之節。初奏書於殿陛，克矢孤忠。繼贊畫於軍麾，備彰勝算。功成勛定，賞慙官階。入長中禁之詞，臣出貳夏官之邦政。總文柄者二載，秉節旄者

七年。歲月滋深、委寄逾重。凡茲數歷、各著賢勞。擢登喉舌之司、簡在鈞衡之地。居心翼翼、期素履之不渝。奉職孜孜、務遠猷之入告。至於專勤好學、博洽多聞、徧窺秘府之珍函、詳究遺經之奧旨。朕久翫義文之易、獨窮理數之原。惟爾虛衷隨時、請益每共研尋終始、辨析精微。嘗累日而未休、恒他人所莫解。君臣之契、特有深焉。隨宣索平生所著書、錄藏秘省。閏八月、發引。



南歸復命皇子臨奠百官咸會遣行人王道成護送歸里以五十九年庚子夏四月葬於安溪興二里之百葉林至期布政司堂上官銜命設祭墓次先是

世宗皇帝在藩邸時已心重公名德曾兩賜匾字一曰清虛怡簡一曰昌時柱石至雍正元年春首錄舊臣名節之尤驗白者特贈公太子太傅十一年復加恩崇祀賢良祠賜祭一壇

校記

①灼：當作「酌」。

南畝老人自訂年譜

清·彭定求 自編

清·彭祖賢 重編

楊世文 校點

郭齊 一審

劉琳 二審

清光緒七年刻本

《南昀老人自訂年譜》一卷，清彭定求自編，彭祖賢重編。清光緒七年刻《長洲彭氏家集》本。

彭定求（一六四五—一七一九），字勤止，一字訪濂，號止庵，又號南昀，清長洲（今江蘇蘇州）人。父瓏授以梁谿高氏之學，又嘗師事湯斌。康熙二十五年中狀元，授翰林院修撰。歷官國子監司業、翰林院侍講，充日講起居注官。在翰林院四年，即歸里不復出。作《高望吟》七章，以慕王陽明等七賢。著有《陽明釋毀錄》、《儒門法語》、《南昀文集》。曾參與編纂《全唐詩》。定求雖服膺理學，而亦出入釋道，編有《道藏輯要》。

定求自撰年譜，載於《南昀文稿·詩稿》內，有雍正間刊本。至光緒年間，其六世孫祖賢據以改爲表譜，即此本是也。首爲世系，然後分紀年、時事、出處、詩文著述四欄，列爲表，並於行文字句略有改動。從順治二年乙酉始，按年記錄當時發生的重要事件及個人讀書、應試、仕宦等情況。

南昀老人自訂年譜

世系

始祖學一。

江西臨江府清江縣人。明洪武初從軍至蘇、隸衛籍。二世祖仲英。三世祖

斌。

字彥洪。

四世祖

道。

字濬庵。仲子。明正德辛未進士。

五世祖時。

號南窗冠帶。鄉飲賓。

高祖天秩。

號梧山。嘉靖辛酉舉人。

曾祖汝諧。

號蓼蔚。萬曆庚子舉人。署丹徒教諭。成丙辰進

士。

祖德先。

字敬輿。吳庫生。入太學。著蘇州賦役條議。江海防禦事宜。明季巡撫祁公聘入禮賢館。甲申後

隱居。

父瓏。

字雲客。順治辛卯拔貢生。丁酉順天舉人。己亥進士。廣東長岡縣知縣。去官歸杜門講學。歿後

門人私謚仁簡先生。

定求。

字勤止。一字訪齋。晚號止庵。又號南昀老人。江蘇長洲人。順治二年五月初九日亥時生於里第。



備藏

南昀老人自訂年譜

紀年

時事

出處

詩文著述

順治二年乙酉一歲

五月、王師下江南、金陵既定、傳檄至、蘇、時生甫三、日、長蘆公挈眷、避兵於光福、塢、里、山、蔣公、墓、旁、丙、舍、山、陽、寫、遠、誠、中、輝、火、頻、起、說、言、至、長、甯、公、作、山、中、抱、子、詩、有、句、云、辛、壬、癸、甲、猶、餘、一、險、臣、懇、難、已、倍、千、又、云、林、疑、執、手、咳、名、切、會、記、懷、娠、諫、教、度、事、定、乃、歸。

順治三年丙戌二歲

順治四年丁亥三歲

出痘甚險。是年母施安人舉一



儒藏

南畝老人自訂年譜

第、不育。

順治五年戊子、四歲。

順治六年己丑、五歲。

順治七年庚寅、六歲。

始入塾、族伯祖天池翁世昌來授句讀。

順治八年辛卯、七歲。

從師劉子升先生之昭。十月、長甯公試拔貢第一。

順治九年壬辰、八歲。

習書經。三月、祖母蔡太君六十壽辰、四方同社壽集、極一時敦榮之盛。長甯公赴成均。

順治十年癸巳、九歲。

長甯公隨鄉平張氏秋、母施安人患腹疽。

順治十一年
甲午十歲。

易詩禮記左傳
以次受讀。長雷
公應京兆試。報

順治十二年
乙未十一歲。

長雷公應廷
試第一。以知
即用。九月歸
王父母。返里

順治十三年
丙申十二歲。

長雷公家居
課於雋和。護

順治十四年
丁酉十三歲。

從師黃長劍
生鳳苞。吳江
生。長雷公舉

順治十五年
戊戌十四歲。

四月長雷公
閏報罷旋里。
月十六日。母

順治十六年
己亥十五歲。

正月繼母袁
人來歸。二月
隨公入都。赴
闕。出給諫。以

楊公門。賜第
二甲進士。六



儒藏

南昀老人自訂年譜

順治十七年 庚子十六歲	順治十八年 辛丑十七歲	康熙元年 壬寅十八歲
海氛告警。南北 震恐。八月賊平。 歲杪旋里。是年 從師陸蔚文先生。 生。在初長洲諸 生。	從師宋晴三先生。 生。秋與里中文 會。從雅園顧先 生。子成游。	從吳敬生先生。 遊。顧先生梓邑 令。羅織於諸生 哭廟案內。就逮 下金陵獄。議置 重辟。旋奉特 旨釋歸。相見為 之破涕。與吳翼 與。管麟公。縹 生。吳秀。并吳羽 良。吳願。伊在吳 斯。願伊在吳律 公。為文會。
	應童子試。入長 洲學第三。學使 念蒿胡公。湖北 江夏人。	十月。孫學使蒞 試。列二等。

康熙二年癸卯十九歲。

康熙三年甲辰二十歲。

正月、長圖公往江右。四月、宋師歿。吳師修文星閣。十一月、元配李安人來歸。安人父符公順治。

二月、海鹽題門。叔來寓南園。詩二首云：三月、南園雨復晴。輕衣初試踏青行。碧桃水暖通人境。綠柳陰濃覆女城。春草欲將幽佩結。夕陽多傍畫樓明。閒中花最落。空林已暗驚。聞唱吳歌。猶作片春時。停。南園集賢舊苑暮。相國東。

應鄉試。故落。



儒藏

南昀老人自訂年譜

康熙七年戊申二十四歲

時已裁推官。二甲進士。俱改授。縣令。長。惠州府。

康熙五年丙午二十二歲
康熙六年丁未二十三歲

十二月。長。園公。葬。王父。於。王。母。壽。藏。山之陽。於。王。母。壽。藏。人之。王。母。壽。藏。之。次。

學使。梁。公。拔。科。試。一。等。補。培。廣。生。

應鄉試被落。

康熙四年乙巳二十一歲

秋。長。園公。旋。里。王父。敬。與。公。卒。十二月。次。女生。口。是。歲。長。女。生。滿。庭。四。月。送。長。帆。細。雨。極。晚。朝。來。觸。目。多。惆。悵。檢。黃。花。殘。已。斜。陽。成。晚。芳。樹。門。草。自。青。

長子國祿知縣。十月赴任。命侍養。祖母蔡太孺人於里第。是歲舉一子。不育。

康熙八年己酉。二十五歲。

是歲。顧先生子應鄉試。被落。

康熙九年庚戌。二十六歲。

舉葑溪文會。陸芝庭蔣公遜兩先生閱。社文並加歎賞。夏大水。為災。冬。廣督金。光祖。核減。銷。鹽。事。疏。劾。長。甯。公。問。信。馳。省。與。寧。寧。隆。施。亮。生。入。寧。寧。除。夕。抵。嚴。州。人。日。過。玉。山。經。南。昌。過。十。八。灘。達。贛。州。由。陸。路。經。信。豐。龍。南。抵。長。甯。時。長。甯。公。抵。寓。城中。羅貢士。

康熙十年辛亥。二十七歲。

庚嶺謁張文獻公祠詩。



家相見痛哭不
 能遠發一語。邑
 中士民環聚太
 息。越三日命往
 連平州。謁寶高
 公。以任內民欠
 應征者託之。遂
 權漁舟一葉。至
 石龍鎮見渡。長
 番。馬越半月。長
 甯公。借袁安人
 至省。會亮生。長
 粵。見巡撫劉公
 譚。次及長。隔事
 劉公曰。吾久知
 令冤也。為具疏
 援赦前失察。倒
 應免議。六月。覆
 部結案。七月。長
 子。始。乾。生。於家。
 十。一。月。侍。長。星
 公。發。廣。州。泊。星
 子。度。歲。

康熙三十五年	康熙三十四年	康熙三十三年	康熙三十二年	康熙二十一年
丙辰	乙卯	甲寅	癸丑	壬子
歲	歲	歲	歲	歲
王符瑄訂交。四名總裁相國高	座師詹公。入都。偕美門叔	變、遠近戒嚴。十月	五月、祖母蔡太	元日、里巨廬五
榜下與華亭楊會試中式第一	三月至杭州謁	初春聞吳逆之	五月、祖母蔡太	老峰紫權守風
			會試被落南旋	過采石磯風浪
				大、作、抵、京、口、糧
				艘、阻、塞、覓、小、舟
				先、歸、二、月、長、圖
				公、情、袁、安、人、旋
				里、三、月、為、王、母
				稱、八、十、壽
				一、公、滋、順、德、人、上
				月、計、偕、北、上
				因、范、山、陰、人、同
				撰、文、中、書、沈、公、閣
				聖、建、德、人、內、公、惟
				部、郎、中、詹、公、惟
				應、二、名、主、考、第、二
				鄉、試、舉、第、二

月第四女生。

陽李公肅、大、宗、伯、漢、陽、吳、公、正、治、少、宰、長、淵、宋、公、德、宜、副、憲、陽、城、田、公、六、善、同、考、戶、部、郎、中、雲、桐、城、吳、公、子、雲、下、試、日、午、漏、未、殿、試、上、命、中、使、索、會、元、及、成、德、卷、以、進、有、頃、發、出、讀、卷、大、臣、不、平、冀、公、如、錫、擬、第、一、甲、第、三、名、進、呈、上、問、曰、此、會、元、彭、定、求、何、以、稍、後、讀、卷、大、臣、對、曰、以、其、書、法、不、對、及、前、二、卷、以、策、爲、主、後、結、一、段、有、勸、勉、朕、明、之、意、自、古、周、程、張、朱、難、道、俱

康熙三十六年
丁巳歲

澤州陳公爲教
習館師李安人
至京寓李鐵拐
斜街

善寫字者。遂拔
置。第一甲。第
名。四月。授翰
院。修撰。教習
書。館。師。掌
士。滿。洲。喇
山。立。齋。徐。公。崑。

充順天鄉試主
考官。榜額三
六。人。臺。疏。參。奏。
以。冒。籍。中。式。未
經。檢。舉。奉。旨。特
旨。考。試。官。原。未
定。有。檢。舉。冒。籍
之。例。正。副。主。考
各。降。一。級。仍。留
原。任。榜。首。爲。崑
山。王。喆。生。

充校錄。皇興
表。官。七。月。散。館。
體。仁。閣。試。清。書。於。

康熙三十七年
戊午歲

冬。尤。悔。庵。先。生。
羨。門。叔。方。以。薦。
舉。應。試。從。弟。圖。
求。舉。丁。巳。鄉。試。

表。官。七。月。散。館。
體。仁。閣。試。清。書。於。



儒藏

康熙十八年
己未三十五歲

康熙十九年
庚申三十六歲

康熙二十七年
辛酉三十七歲

公車至、同住京

日、又試觀稼詩

二月、次子正乾

始得高忠憲所

除夕歸興詩。

門生梅庵先生、

輯五子近思錄、

科、授職遷寓、

理學準繩、奉為

二月、京師地震、

第三女痘、瘳、

正月、以病乞假。

十二月、次女亡。

八月、旋里。

管許字施、遠。

春、建斗閣於文

建斗閣詩。

時習堂詩。重建

習堂於六月、建

修文星閣詩。

誦道南書院詩。

生、修文星閣、

記。

重修衣言堂

成、相城吳公、

刻纂注小學一

編及高忠憲四

書、參解、十二

月、

記。

康熙二十一年
壬戌三十一
歲

康熙二十二年
癸亥三十二

詣梁谿、謁東林、

與主庵陸師議
修長洲學宮。二
月、建草堂於舍
南、刻文星閣、

業成、長、闔公
序、五、月、至、

謁岳忠武于杭州、

肅墓、游法相寺、

適房師吳公至、

因、迎、之、來、蘇、

月、送、至、講、關、

別、元、月、長、始、

七、十、壽、辰、名、

讀、書、處、曰、志、

齋、趨、命、赴、京、

我、體、氣、甚、健、

母、久、曠、職、親、

至、揚、州、十、二、

第、五、女、生、月、

募都門諸公籍

十一月、至、都、補、
除、夕、感、懷、詩、
原、官、寓、保、安、寺、
募、修、長、洲、學、序、

冬日移寓詩
甯國府學教授

九歲。

康熙二十三年甲子四十三歲。

康熙二十四年乙丑四十四歲。

學銀、寄諸生鈕希文、董治之。

七月、座師相國高陽公薨於位。

吳翼生至京、留止邸舍、選授四

川、洪雅令。上、肇舉、東巡、與

禮、九、月、頒、詔、天、

下、長、雷、公、施、安、

人、袁、安、人、俱、封、

贈、如、制、

聞、房、師、楊、城、五、

崖、吳、公、計、為、位、

哭、於、僧、舍、四、月、

元、配、李、安、人、卒、

於、家、母、袁、安、人、

為、嗣、母、袁、安、人、

為、側、室、

三月、充纂修、

太宗、文、皇帝、

世、祖、章、皇帝、

朝、聖、訓、官、內、閣、

高、陽、公、院、長、孫、

延、薦、先、生、以、講、

奏、

御、試、翰、

唐、諸、臣、於、

和、殿、作、經、史、

百、春、應、制、排、律、

九、二、韻、名、列、第、

覆、試、十、一、日、

乾、清、宮、書、作、

班、馬、異、同、錄、

萬、出、給、札、賜、

餘、

芝庭陸先生行

狀。

哭、高、陽、公、詩。

旌、表、莊、節、婦、文

氏、傳。

紀 恩詩。



儒藏

南昀老人自訂年譜

康熙二十五年
丙寅四月十五
二歲

春正月、上元前
一日、乾清宮、
鍾火、確、琛、
內侍傳、珠、絢、
各暢飲、漏下、
鼓、均、立、恩、
成、均、立、恩、
約、竟、日、留、
廂、面、令、交、
宿、出、案、乃、
諸、作、有、佳、
刻、以、寓、獎、
丁、陪、祀、編、

晴、思、禮、優、
名列第七、
臺、引、見、
充、日、講、
居、注、分、
講、章、十、
殿、試、掌、
賜、中、金、
兩、十、月、
子、監、司、

紀、恩、詩、
丁、陪、祀、
輯、孝、經、
序、



儒藏

南畝老人自訂年譜

康熙二十六年
丁卯
三月

教習卷一 賦試	庵祭酒 刻	試教習 與	賜酒 在	漢諸臣 環	設煙火 命	春正月 十六日	賢祠 蘇州府學 鄉	祀蘇州府 學父入	是年曾王 父對	必詣學宮 奏對	推重每講 鄉約	杜門請學 鄉	紳公詢以 長	府事入都 陸見	大宗伯掌 召	巡撫公自 江蘇	庵湯公	官學生 九月	國書頒示 八月	經旁訓翻 譯
------------	----------	----------	---------	----------	----------	------------	-----------------	-------------	------------	------------	------------	-----------	-----------	------------	-----------	------------	-----	-----------	------------	-----------

冬日臥病詩
歸思詩
太學
月課文選序

康熙二十七年
戊辰四月十七
四年歲

恭遇 二月 十七 日 太皇 太后 送 歸 院 侍 講 念 長 翰 林 重 修 甫 里 書 院	十二 月 二十 七日 歸 寓 南 下 長 國 公 寄 示 曰 汝 須 俟 雍 職 量 移 方 可 乞	至翰 林 苑 夜 宿 遣 眷 屬 附 槽 艘 歸 計 先 於 是 秋	奉 御 園 既 返 歸 計 先 於 是 秋	宮 出 齊 化 門 安 梓 院 侍 講 念 長 翰 林 重 修 甫 里 書 院	正月 十一 日 送 歸 院 侍 講 念 長 翰 林 重 修 甫 里 書 院	出 乾 生 側 室 張 氏 永 明 隨	史 館 第 四 子 永 明 隨	太 皇 太后 崩 隨	月 二 十 五 日 潛	庵 湯 公 墓 十 二	至 路 河 十 月 潛	位 八 月 喪 時 送	師 廣 平 公 墓 於	馬 氏 出 六 月 座	子 日 乾 生 側 室	振 矣 三 月 第 三	若 此 則 文 風 大 蹟	者 見 之 日 聞 蹟
------------------------------------------------------------------------------------------------------------	-------------------------------------------------------------------------------------------------------------------------	------------------------------------------------------------------------------------	-----------------------------------------------------	--------------------------------------------------------------------------------------------------	------------------------------------------------------------------------------------------	------------------------------------------------	--------------------------------------	------------------------	----------------------------	----------------------------	----------------------------	----------------------------	----------------------------	----------------------------	----------------------------	----------------------------	---------------------------------	----------------------------



儒藏

南畝老人自訂年譜

康熙二十八年己巳四十八歲

后升附太廟
覃恩給封典
賜官緞表裏二
聯

正月望後至汴
渠過睢州
庵湯先生殯宮
二月月初九日
臨陽開計丁外
難徒跪奔喪春
雪方下兼程急
行三日又至浦
登舟又初三日
里五月初一日
繼母袁安葬於
十遮山王父母
墓次居丙舍累
月是年從祖貽
令公吳敬先生
陸蔚文師先後
題謝

假故復需次以
待卽於改官三
日後投牒吏部
乞假省親歲暮
出彰義門同
賦詩贈行

重修坊里山房
記。府君行狀。顯
考。一菴府君事
狀。顯妣施太
君事狀。

康熙二年
庚午四十九
歲

先君半岡詩書
後

宿志矩齋門人
湯傳桀張孝時
等爲長圃公建
祀室於文星書
院右方私謚曰
仁簡先生梁谿
錢十峯肅觀爲
之記吳敬生師
歿於己巳之春
葬畢祀於桂香
殿左樞門人私
謚曰端仁先生
五月至雲間維
揚金陵謝弔侯
座師漢陽吳公
病相見惻然而
別。十二月葬李
安人於蒸山新
阡。

康熙三十七年
辛未四十七
歲

建家祠於艸堂
之東始顏草堂
曰南昀堂左建
飛雲閣下爲詠

八月服闋投牒
告病。

臥蒿集。五世
祖像總圖頌。



儒藏

康熙三十四年
壬申四月十一
八歲

康熙三十二年
癸卯三月十四
九歲

真小洞如遊匡廬五老雲深處。五月病。十月。長子始乾。請京。就婚於尤謹庸邸舍。七月。第四女亡。十字平湖陸世禎。哭座師吳公送喪至江干而歸。長子始乾挈婦南還。

二月。同尤悔庵先生入山探梅。始覽石壁萬峯臺諸勝。拜雅園顧師晴。三宋。之墓。夏。大早。歉。收。募建長洲學。敢聖公祠。梅庵。先生作上梁文。建晴三宋師祠。

十月病痊。赴都。十二月。補原官。

募建敢聖祠序。韓雲元配。沈孺人墓誌銘。

康熙三十三
年甲戌五十三
歲

康熙三十四
年乙亥五十四
歲

於長蘆公祠南
門人私謚曰正
誼先生作文星
先生祠記十月
三賢祠記十月
長孫遵儒生十
一孫第五子景
一孫第五子景
生月第氏出景
澤生月第氏出
正月陪祀祈
穀壇二月陪
朝日壇二月
及歷代帝王廟

五六月水災大
發南園俱成巨
浸爰募工築隄
種田十畝略做
陶公勸農遺意
八月第六女生
張氏出

閏端午上試
詞臣於瀛臺
理學真偽論
澤園賦試舉
欲告歸上疏
請入月出都
月抵里門九

歸田集。誓墓
詞。玉。建。瓜。房
記。重。廬。陵。知
橋記。先生墓誌
縣。陸。五。十。生
紹。客。約。日

家居。與里
中。交。森。求。先
吳。侯。旃。傲。高
憲。豆。腐。會。各
卽。事。言。與。之
城。南。刻。豆。商
詩。一。帙。亦。空
足。音。也。中。秋
借



儒藏

南昀老人自訂年譜

康熙三十五年
丙子五十五歲

康熙三十六年
丁丑五十六歲

三月次孫惇儒生。七月大風爲災。玉遮。歸家。病。松。多。仆。歸。家。病。瘧。十月。杭州。諸。生。汪。泰。來。問。業。後。中。壬。辰。進。士。

二月。至。王。峯。晤。朱。柏。廬。先生。未。幾。先生。遂。歿。三。月。文。治。弟。丁。憂。歸。里。黃。太。孺。人。憂。歸。里。治。喪。建。登。

朱左君至玉蓮山房。偏。厯。宮。廕。鄧尉。開。作。虎。山。橋。秋。遊。詞。用。陸。放翁。和。元。真。子。漁。歌。原。韻。裝。成。畫。卷。友。人。題。和。甚。夥。是。歲。始。刻。南。昀。詩。稿。席。文。遠。墓。誌。銘。翰。林。院。侍。講。學。士。周。素。持。先。生。墓。誌。銘。詠。真。小。洞。夜。坐。和。羅。念菴。先生。原。韻。十。首。

冬日。閉。關。吟。朱。柏。廬。先生。墓。誌。儒。門。法。語。偶。鈔。自。識。湯。潛。庵。先生。文。集。序。明。賢。蒙。正。

康熙三十七年
戊寅五十七歲

觀。居於草堂西隅。刻儒門法語。偶鈔。冬。輯潛庵湯公文集。節要。並。明。賢。蒙。正。錄。成。汪。義。齋。並。授。梓。

三月。訪。羨。門。叔。於。海。鹽。七。月。妹。室。張。氏。亡。七。妹。自。四。川。蓬。溪。扶。妹。婿。壻。黃。聖。貽。橄。歸。爲。卜。葬。於。蒸。山。之。麓。山。陰。逸。民。戴。南。枝。來。信。宿。草。堂。留。贈。緣。書。數。幅。刻。謝。客。利。以。謝。宴。會。之。

錄序。敬亭傳。孝廉力。

作。高。望。吟。七。首。思。明。儒。潛。修。講。學。之。地。若。陳。白。沙。先。生。陽。春。臺。王。陽。明。先。生。龍。場。驛。鄉。東。廓。先。生。青。原。山。羅。念。生。青。原。山。羅。念。庵。先。生。石。蓮。洞。高。存。之。先。生。水。居。劉。念。臺。先。生。古。小。學。黃。石。齋。先。生。榕。壇。所。謂。雖。不。能。至。心。竊。嚮。往。之。音。也。九。月。游。西。湖。庭。徧。歷。林。屋。洞。石。公。徧。



儒藏

南畝老人自訂年譜

康熙三十九年庚辰五十九

志矩齋讀書圖	正月刻長甯公	五女氏十月嫁英	次子正乾娶婦	馮氏出九月初	第六子尚祁生	送至射濟而別	弟赴召入京	編成七月瞻庭	仁孝先生侯後	於射濟重刻王	萬壽宮朝賀送	州行鑾臨幸蘇	迎揚州在籍諸臣	赴揚州在籍諸臣	巡偕在籍諸臣	二月、皇、上、南
--------	--------	---------	--------	--------	--------	--------	-------	--------	--------	--------	--------	--------	---------	---------	--------	----------

康熙三十八年己卯五十八歲

哭子詩三十餘首。美門叔挽

淨友賦。集詩。	題廬陵張幹臣	先生文。集詩。	題廬陵張幹臣	君墓碣。知縣黃	蓬溪侯。知縣黃	得詩四。十餘首。	山繚繚。峯諸勝。
---------	--------	---------	--------	---------	---------	----------	----------

六歲。

康熙四十七年
辛巳五十七歲

康熙四十八年
壬午五十一歲

成。三月、瞻庭弟
歿於京邸。十月、
第。三子。日乾。亡。
第。三子。效。儒。生。
冬。養。門。叔。卒。命。
門。人。陳。奕。銓。刻。
黃。石。齋。先。生。儒。
行。集。傳。成。生。儒。
助。刻。周。忠。介。公。
廬。餘。集。六。月。第。
四。孫。勛。儒。生。十。
二。月。遷。葬。李。安。
人。於。銅。井。山。西。
麓。自。築。生。墳。并。
葬。日。乾。於。羅。城。
之。左。孫。啟。豐。生。
正。乾。長。子。歲。杪。
往。海。鹽。送。羨。門。
叔。葬。赴。虞。山。哭。
同年。計。鐵。巷。喪。
八。月。銅。井。歸。病。
瘧。九。月。公。建。江。
告。恩。亭。於。吳。江。

詞。狀。瞻。庭。弟。行。
董。觀。三。庶。常。
進。士。家。傳。漢。崔。
庭。嚴。氏。兩。世。墓。
誌。銘。

周。忠。介。公。年。譜。
序。端。孝。先。生。
傳。李。節。婦。許。
氏。傳。座。師。漢。
陽。公。墓。誌。書。
五。人。傳。記。後。

銅。井。探。梅。記。
又。詩。三。十。首。
懷。東。林。道。南。書。
院。過。海。烈。婦。祠。



儒藏

康熙四十二年癸未五十九歲

上將南巡。偕那
紳數人前迎。舟
至寶應。知
幸德州。回
乃返權。鑿

二月。至常州河
干。恭迎。聖駕。
垂問。姓名。一
置對。歸。侯。行。宮。
朝賀。萬壽。隨。
賜。御。書。一。幅。
為。唐。句。云。西。掖。
恩。華。降。南。宮。命。
席。闌。詎。知。雞。樹。
後。更。接。鳳。池。歡。
夏。早。續。募。修。長。
洲。學。刻。彭。氏。宗。
譜。成。十。二。月。從。
弟。南。旁。求。來。居。於。

露筋廟。諸詩。忠
西郊行。周。忠
介公竹榻記。重
又。血。疏。跋。記。
修聚奎閣記。重
吳文僖公墓誌
銘。

彭氏宗譜序。
續修長洲縣學
募序。湯母戴
孺人八十壽序。
蔣善彰墓誌
銘。

康熙四十六年
甲申六十三歲

正月、文德、又、雲、間、殿、廣、
成、京、昆、季、招、龍、門、
紫、虛、閣、四、月、再、
往、歸、舟、由、清、海、
觀、海、以、七、月、往、
南、九、月、再、往、
長、刻、文、星、閣、小、
志、三、卷、第、四、子、
永、乾、入、吳、縣、庠、

康熙四十四年
乙酉六十四歲

三月、上、復、南、
州、迎、駕、至、常、
命、萬、壽、行、官、朝、賀、
命、為、校、刊、全、唐、
詩、官、如、銷、假、者、
照、現、任、官、例、一、
體、升、轉、同、事、者、
沈、贊、善、三、會、楊、
編、修、中、訥、潘、編、
修、從、律、汪、編、修、
士、徐、編、修、樹、

五月、赴、詩、局、九、
月、暫、歸、

游、雲、間、諸、詩、
感、懷、詩、吳、門、
士、民、公、建、湯、尚、
書、遺、愛、坊、成、賦、
詩、紀、之、坊、重、修、
王、仁、孝、先、生、祠、
記、六、汪、母、謝、瑞、
人、節、婦、胡、氏、
吳、節、婦、胡、氏、
門、頌、

是、年、始、編、南、
洲、學、道、山、亭、記、
碑、記、陵、天、如、宮、
公、祠、堂、碑、清、端、
文、正、公、祠、堂、記、
諸、緘、齋、先、生、墓、
正、吳、慎、旃、墓、誌、
補、人、墓、誌、銘、太、



在本車編修晉鼎
 汪修撰、纂、館、師、澤
 州、陳、公、扈、南、園
 至、蘇、留、宿、南、園
 一、柏、山、房、贈、詩
 留、別、四、月、十、六
 日、使、傳、上、在、行、宮、
 中、南、督、臣、阿、山、
 江、南、督、臣、阿、山、
 撫、臣、朱、榮、公、舉、
 鄉、紳、中、學、問、公、
 品、行、好、家、世、好、
 不、管、閑、事、者、先、
 大、幅、督、撫、書、新、
 以、應、御、書、上、舉、
 使、捧、御、書、一、幅、
 云、明、麗、山、川、列、
 象、輝、光、鳳、輕、列、
 帶、煙、霏、雪、隨、御、
 仗、分、河、畔、雨、洗、
 微、塵、花、滿、闥、門、

紀恩詩。

康熙四十五年
丙戌歲

作也。祗領謝恩而退。十二月、建于清端公祠、於郡學歲除、由京口還過梁谿、哭。緘齋先生之喪。

三月、從刑關買舟為茅山之行。秋、送陸師圭庵先生入長洲鄉賢祠。

二月、赴揚州校詩。九月、暫歸。十一月、復至揚州。十一月、歸。

重刻南畝藏稿。尊經閣上梁文。清蘇州府學于王節婦張氏旌門。

康熙四十六年
丁亥歲

二月、至清江浦恭迎聖駕渡河、臨幸金山、旋回蘇祗候。萬壽節、行宮朝賀。澤州陳師仍寓。一柏山房、桐城張相國過訪草。

正月、赴揚州校馬節母王孺人墓誌銘。全唐詩學。五月、回籍。



儒藏

南畝老人自訂年譜

康熙四十七年戊子六十七歲

康熙四十八年己丑六十八

堂四月至揚州	送駕與陳師	別於舟次重建	明徐文靖公祠	潘煥討稼堂爲	記尊經閣落成	六七月大旱長	子始就亡	正月由寧寧至	銅井探梅屬解	徵上人畫圖一	冊章浦林生雲	翥鳳來問業第	五子景澤入長	洲縣學夏大水	爲表兄施帶士	營葬澤州陳師	寄午亭文編屬	校訂授梓冬于	中丞議建文信	國公祠
--------	-------	--------	--------	--------	--------	--------	------	--------	--------	--------	--------	--------	--------	--------	--------	--------	--------	--------	--------	-----

水旱連年米價騰貴餘僅載塗

祝釐紀事詩
施帶士墓志
翰林院修撰東
山汪君墓誌銘

刺南畝續稿
文信國祠祝文

康熙四十九年庚寅六歲

疫癘大作。冬春之交。上諭截漕煮粥。當事復謀展期。給賑。因與馬雲程。汪河符。程子雲。捐米賑於對郊。海會庵。建東壁亭於草堂東。恭奉御書二碑。爲第四子永乾娶婦汪氏。

碑。重建況公祠。
東壁亭記。
袁令推家傳。
清流縣知縣。
湯君墓誌銘。

題于清端公政
續圖午亭文
編序由溪居
士志仁程翁基
誌銘
州張君墓誌銘
墓表外舅李府君
墓書三寄林雲
翁書手錄程子
忠憲石刻後
四箴齋居謝客



儒藏

南畝老人自訂年譜

康熙五十七年
辛卯六十七歲

漳州老儒詹明
章寄示易解長
孫遵儒入長洲
縣學。十月丁氏
妹卒。十二月吳
氏姊卒。

康熙五十六年
壬辰六十八歲

二月。薊園工竣。
奉安始。祖以
神位於蔚基下
堂。修吳文定公
祠。五月。澤州
師薨於位。陳

約。

憶舊述懷詩。
王文成公三立
編序。文星閣
修造。工程記。
宋母管太夫人
墓誌銘。宋母
周太孺人墓誌
銘。宋孺子暨
原聘吳貞女合
葬墓誌銘。吳
洲儒學侯文煒
行狀。吳氏姊
行狀。丁氏妹
行狀。書文昌
陰陽文石刻後。

東莊懷古詩。
重裝九如圖記。
公祠記。吳文定
東嶽廟記。重修
園宗祠安位祝

康熙五十二年
癸巳六月十二
九歲

恭遇萬壽皇
上月初六
旬萬壽皇
上月初六
二日入都
門。初十
苑進祝。萬
壽。春。十
詩冊。十。七
西直門外
入。外。七
入。外。七
聖駕入宮
詣。太。宮
殿。前。朝。賀
就。原。班。賀
壽。就。原。班
赴。綵。棚。送
至。五。暢。苑
十。五。暢。苑
春。苑。越
旨。賜。宴。於
苑。自。六。十
以。上。省。皆
上。親。御。門
視。諸。皇。子
孫。上。席。勸
示。上。諭。一
道。頒。皇。令

文。祭高都陳

太孺人墓表。



儒藏

南昀老人自訂年譜

歲年庚
甲午五
七十三

次孫樟儒入長
洲縣學。嫁第
女於丁。甥鎧
第五子。景澤娶

以移風易俗莫
先於孝弟為言
命諸臣宣示鄉
里。父老。宴禮
畢。復頒。宴。御
羹。龍。格。水。松
石。硯。一。方。有
日。以。靜。為。用。是
以。永。年。越。四。月
十。五。日。候。恩。回
升。殿。謝。恩。同
籍。第。五。子。景。澤
江。南。鄉。試。中。式。
九。月。往。揚。州。弔。
卞。母。李。太。君。喪。
十。二。月。為。長。孫。
遵。儒。娶。婦。顧。氏。
第。六。孫。啟。鎬。生。
正。乾。次。子。

七十生朝齋居
避客詩五首。
義齋汪太翁墓
誌銘。

康熙五十四年乙未七十歲

歸馬氏。送文文。肅姚文毅。陳文。莊補祀。長洲學。鄉賢祠。十月。改建草堂。西屋。為鶴和書齋。二月。月。王醉叔邀。同洽。湄遊。頭園。及半枝園。丙園。梅花。正放。梅。適。往。還。六。日。恬。適。從。焉。第。七。日。遵。儒。從。焉。第。七。日。孫。聚。奎。生。景。澤。長。子。五。月。送。考。功。願。師。入。祀。虎。邱。清。和。書。院。九。月。為。諸。子。新。筵。始。謝。家。政。作。閑。家。錄。示。之。十。月。至。雲。閒。謁。杜。公。墓。謀。建。祠。宇。

康熙五十五年閏二月。楊梅庵。年丙申。七十。至。約。同。探。梅。留。

吏部考功司員外雅園顧公祠堂碑。江立亭墓誌銘。

探梅鄧尉詩。西江行。園妙。

二歲。

康熙五十六年丁酉三月。

宿王進山房編
歷青芝諸勝
井賦詩為贈
庵墓祠告成
公墓祠告成
庵作記并題
峯攬勝南時
遊各圖葬始
於尹山新阡
氏妹卒於京
喪歸哭於虎
八月送葬周
顧揆能從祀
先生祠十
為次孫惇
韓氏孫政
蘇州府學
入娶

正月信下用
探梅宿馬氏
西山房馬氏
孟容贈黃梨
先生明儒學
冬葬從弟伊
中。

觀三清殿彌羅
閣碑記鄭遂
菴太翁傳
州清鎮縣訓
洪太翁墓誌
風翰林院編
銘吳鎮江府
授吳達菴墓
銘寶慶府知
府嚴卜顧君
誌銘。袁府君
墓誌銘。

姚江釋毀錄
尊經閣四賢
記。園遠知縣
瞻茶倪君墓
銘。吳懋叔墓
誌銘。徐府君



儒藏

南畝老人自訂年譜

康熙五十七年戊戌。四歲。

十二月二十七日。日恭接。皇太后。宣讀。詔。詣。撫。署。后。遺。詔。詣。撫。署。宣。讀。哭。臨。三。日。元。日。禮。畢。散。歸。持。服。二。十。七。日。一。月。長。孫。女。卒。十。月。卒。

康熙五十八年己亥。五歲。

四月初九日亥時卒。

墓表。

長孫遵儒哀詞。三十首。自撰。生。廣。志。切。里。阡。表。玉。遮。阡。表。學。易。纂。錄。長。女。歸。朱。氏。事。略。

吏部尚書恕菴吳公墓誌銘。自撰墓誌。

六世孫祖賢謹編

[General Information]

书名=儒藏 史部 儒林年谱 32

丛书名=

作者=吴洪泽, 尹波, 舒大刚主编

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7. 04

形态项= 882

页数=882

原书定价= 35000.00 全套

读秀号=000007507334

SS号=12365599

ISBN= 978-7-5614-3656-1 / B222.9

分类号=0204030207&sw=81.901475E-3075B2D8+AB7B2BF+82.636851E-30851D642.638915E-307A

主题词=

参考文献格式=吴洪泽, 尹波, 舒大刚主编. 儒藏 史部 儒林年谱 32. 成都市: 四川大学出版社, 2007. 04.

简介=